

主编：程根法  
撰稿：吴小谦

温岭乡贤传略



温岭市档案局(馆) 编

# 温岭乡贤传略

主编 程根法

撰稿 吴小谦

温岭市档案局(馆)编

# 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温岭修志，我有幸应邀参与其事，得识吴小谦同志。经过几年的努力，新志告成，颇获好评。小谦同志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和认真负责的精神，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修志工作结束以后，小谦同志便从工作岗位退了下来。但他退而不休，仍然致力于乡土文献的整理和地方历史的研究，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先后完成多种著作。这部《温岭乡贤传略》，就是其中之一。

温岭建县较晚，僻处海隅，在历史上较闭塞。但文风很盛，代有才人。《温岭乡贤传略》一书，介绍了二十几位乡贤的事迹，他们在不同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各项领域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可以想见，温岭人民特别是青年学子一定能从这些前辈的事迹中吸取营养，为当前伟大的建设事业作出贡献。

我为小谦同志的新作感到高兴，希望他身体健康，继续为地方文化事业写出更多的作品。同时也对支持他工作的温岭档案局表示由衷的敬意。

陈 高 华

2008年10月13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 温岭市乡贤传略目录

一、南宋名臣王居安.....	1
二、宋代著名文人——徐似道.....	18
三、江湖派诗人戴复古.....	22
附：浙东南诗族杰出代表 戴昺.....	34
四、宋代名士——楼旗三王.....	37
五、第一部植物学《全芳备祖》作者陈詠.....	40
六、宋代理学家戴良齐.....	46
七、宋代著名书法家虞似良.....	50
八、元代儒林山斗盛象翁.....	53
九、元代著名诗人潘伯修.....	56
十、明代英烈王叔英.....	62
十一、一门天宠李匡.....	71
十二、操履端方林鹗.....	74
十三、明代名臣林克贤.....	80
十四、风纪一清黄孔昭.....	84
十五、史学家、教育家、茶陵派诗人谢铎.....	89

十六、刚正不阿赵大佑.....	103
十七、明代宗匠叶良佩.....	107
十八、抗倭名将张元勋.....	112
十九、振兴乡邦文化林贵兆.....	118
二十、一代宗师戚学标.....	123
二十一、清代才气横溢诗人黄濬.....	135
二十二、义举文人金煦春.....	152
二十三、杏林名儒赵兰丞、赵立民.....	156
二十四、浙南才子毛济美.....	178
附：质斋十箴.....	192
附：晋山劫灰记.....	196
二十五、国际名人——曹文彦教授.....	200
二十六、著名数学家柯召院士.....	210
二十七、世纪之才朱伯康.....	222
附录：1、花山诗派源流考.....	232
2、峨山陈氏考.....	240
3、江馆孔氏考.....	248
4、古志入太平乡贤祠名录.....	251
后记.....	252

# 南宋名臣王居安

王居安（1151-约1233），字简卿，又字资道。初名居敬，因避祧庙讳，改名居安。宋黄岩方岩乡（今温岭市大溪镇）人，因自号方岩。淳熙十四年（1187）进士，殿试第三名，官至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卒赠少保。

王居安是南宋中期一位颇具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政论家和诗人。是温岭历史上的第一位名臣，唯一的一名探花。他一生光明磊落，高风亮节，被《宋史》赞称“宅心公明，待物不贰”。尤其他的“直谏”精神，曾使“天子改容，愴奸侧目”，成为历代士林人士学习的榜样，被称为“王居安精神”。

## 一、王居安生平

王居安生于南宗高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世祖王从德，唐大理寺少卿，因忠言直谏，触犯权贵，弃官隐居。祖父王聚厚，因慕大溪山川钟灵毓秀，从黄岩宁川迁居大溪定居。父王纯原，生三子，长居安，次居宁，三居实。居安、居实皆中进士。

居安七岁入学，读《孝经》即能知其主旨，十二岁时，国子司业刘孝黉至黄岩，曾过其私塾视察，命赋七夕诗，居安援笔而成，孝黉拊其背，赞尝曰：“子异日名位必过我”。后从学张布。淳熙十二年（1185），省试第二名，入太学。淳熙十四年（1187），举进士，殿试第三。授文林郎，任徽州推官，其

间父母相继亡故，曾回家居丧。庆元三年（1197），朝廷以居安十年不调，欲召往京师任职。但他请求为民理事，愿到地方任职，于是授江东提刑司干官。当时提刑使王厚之性格暴烈，部下不敢违拗，惟居安凡遇不平之事，必当面力争，从不屈服。庆元六年（1200），调至京师，任国子正，入对时上《论知人安民疏》。宁宗嘉泰元年（1201），升迁太学博士，又上《论灾异当修实德、立实政疏》。次年拟升校书郎，居安乞召试，改司农丞。因居安反对授韩侂胄之亲信苏师旦任节度使之职，御史迎合权臣之意，以“考校私试，所取必占前等”罪名论劾之，被罢职，居家二年。

宁宗开禧元年（1205）被起用，任兴化军，上任后呈奏便民事，请求准予施行经界法。开禧三年，除秘书丞，入朝转对，上《论今日莫急于御戎疏》。继任秘书丞，寻除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兼权考功郎。“韩侂胄之诛，居安实赞其决”。又擢左司谏，上《乞诛殛韩侂胄、陈自强疏》，继又上《论更化治本当以侂胄为戒疏》。权臣风闻，为阻其朝奏，连夜迁居安为起居郎兼崇政殿说书。既供职，直奏前事，指斥权要徙其职，以阻其进谏之用心，并报论召用赵彥逾之非，当面向宁宗表示：“不得其言则去，臣不复留矣。”帝为改容。后被御史弹劾，罢官。“直声撼海内”，太学诸生闻之，有举幡乞留，事惊朝野。名儒项安世致书称赞：“左史、人中龙也”。

嘉定二年（1209）复官知太平州。三年召入对，宁宗赞曰：

“卿有用之材。”授工部侍郎，以集英殿修选知隆兴府，督剿“峒寇”。四年“群盗次第平”，地方人士为居安“祠而祝之，刻石纪功”。被任命襄阳知府。不久“以平盗涉日费时，不能效尺寸之功”被罢职，居家十一年。

嘉定十五年（1222）被召入朝，受工部侍郎，入对时，对朝庭受恭膺天命之宝而大搞庆典活动，呈提看法，言：“人主畏无难而不畏多难，舆地宝之归，盍思当时所以失”。言极切至。受召两月，转任集英殿修选提举玉隆宫闭职。嘉定十六年被起用，以宝谟阁待制知温州，秉心公务，郡政大举。转任敷文阁待制知福州。理宗绍定二年（1229）升龙图阁直学士、转太中大夫提举崇福宫。即将离福州任所时，福建汀州盐民起事，朝廷命居安留驻专任招捕。因居安主张对义军招抚，而汀守主镇压，议而不合。居安自认年事已高，主张难以实施，遂拜疏辞职回乡。绍定三年（1230），自福建至家隐居，寄情山水自娱，绍定六年（1233）在家卒，赠少保。

## 二、王居安政治主张

王居安入仕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四朝。是南宋王朝从盛到衰过程。自宋孝宗隆兴年间与金人议和以来，高层统治集团偏安一隅，不思收复中原，不图强国裕民。大臣之间、大臣与内宫之间，各自结党营私，互相排斥，明争暗斗，久无休止。居安他以“公而忘私，国而忘家，捐躯丧元无有顾的精神，不顾权奸当道，言路不开，“忠愤所激，不敢有所顾忌”，多次



向朝廷进谏，提出了一系列切合事宜政治主张。

### 1、知人安民，稳定社会。

针对当时政治腐败，时局混乱的形势。他首先提出“人主当以知人安民为要”。在《论知人安民疏》中言：“臣闻皋陶以智为帝谟，……今考之《书》，其大端不过曰：‘在知人，在安民而已’。自今观之，岂不类之老生之常谈哉？臣尝反复思之，自昔圣帝明王之治天下，未有过于斯二者。后世循之则治，反之则乱，益信皋陶之言，亘万古而不易。臣敢发挥其意，为陛下陈之。”又言：“民不安，则国易危，此君道之大端”。要安民，必先知人善任。他尖锐揭露小人是“佞者似忠，诈者似信，讦者似直。急于求用，则随时好尚；巧于迎合，则同声是非。”要求用君子、舍小人，对官员进考核。他又说：“选任之道，莫若明昭大臣，考核其名实，而参酌乎众多之论，谨重于用舍，而期合乎好恶之公。则诚实者有以自见，而虚诞者无所容其欺。”认为只有去小人，国家才能治理。在《乞诛殛韩侂胄、陈自强疏》中又说：“奸人去国，公道开明，天下幸甚！社稷幸甚！”表现他对安民和任人唯贤的强烈要求。

### 2、修实德立实政，整顿政风。

嘉泰元年三月，临安大火凡四日，焚烧居民五万三千余户，“城中庐舍十毁其七”。灾后当权者仅薄罚步师而弗问京尹殿帅二人之罪，不深入总结教训。王居安上《论灾异当修实德立实政疏》，文称：“而臣惓惓之愚，则愿陛下自今以始，修实德，

立实政，而后可以答天之威，而副民之愿也。”并提出怎么才能修实德，立实政？他提出：“陛下思积累之艰，念付托之重，开言路，决壅蔽，公天下之是非，辨天下之邪正，居之以刚健，行之以中正，则实德修矣。陛下追究既往临事仓卒，若将若兵无足倚仗，正纪纲，明赏罚，有罪者诛，有功者用，储养人才，为国远虑，则实政立矣。实德日进，实政日举。行之有常，对越无愧，则成汤之六事自责，宣王之侧身修行，不过是也。信能行此，则足以和天地而延社稷之福也。”又在《论变化治本当以侂胄为戒疏》提出：“人主公听并观则治，偏任私信则乱；政事归诸外朝则治，归诸内庭则乱；问诸百辟士大夫则治，问诸左右近习则乱；谋诸大臣则治，谋诸小臣则乱。人主以一人之身应万机之繁，裁处事儿，有所未决，虚心任下，何损盛德！虽尧舜之圣，未尝不资人以下问。然公朝之事当与廷臣公谋之，不当有私人以议公政也。”并要求皇帝“躬亲政事，委听辅弼……凡臣僚之奏章，边陲之便宜，郡国之申明，相与谘谋而付之外施行之。”这些“修实德立实政”和“虚心任下”等主张颇切中时弊，其犯颜直谏的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 3、简政裁冗，增强国防。

宋室南渡之后，取得偏安，衙门重叠，人浮于事，许多官僚“平居坐享厚禄”，俸禄“岁计浩繁”，使国家财政陷入困境，尤其开禧北伐，军营开支浩大，加剧财政困难。针对此情，王居安忧心如焚，急上《论撙节财用减汰冗费疏》，其疏：“臣闻

时有缓急，事有变通；处艰难多事之时，而不知权宜变通之术，是犹拯危极之疾，而不用苦口之药，未见其痊愈之效也。今师旅暴露于外，日费千金，总饷之臣，屡以乏告。州郡之财，平时犹患不足，况当招募调发之后，百费倍于常时，独有节冗滥之财，可以济缓急之需耳，岂可循于人情而不知变乎？”大声疾呼精简机构，裁汰冗员。他说：“官有常职，职有常员。今内而鞶鞶之下，外而州郡诸司，添差之员不知其数……。厥今何时，而捐此不急之费，可不痛加裁减乎？”反复强调并提出“今内外官司不紧切而繁冗者，因宜并省兼摄。”独有节冗滥之财，可以济缓急之需，“尽取而省节之”、“以供军需之用”。

#### 4、赏罚分清，严明执法。

开禧二年（1206）底，四州宣抚副使、利州西路安抚使兼知兴州的吴曦公开叛国，自立为蜀王。“一时士大夫在蜀者或弃城而遁，或离职而归”。开禧三年（1207）二月二十九日，吴曦被原部下安丙与李好义、杨巨源等诛杀后，宋廷对原来弃城而逃，或离职而归的四州各级地方官员竟“或与之逐便，或与之还任”，甚至对那些背国从伪罪恶昭著者，亦置之不问，或从轻发落。王居安激于忠愤，特上《论从逆曦等不许叙理疏》，疏言：“臣闻人主所恃以御天下者，惟曰赏、罚二柄而已。使天下之人不爱其生而爱吾赏，不畏其死而畏吾罚，而后可以为国。不然，虽尧舜不能以自治矣。《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而解经者以为忠厚之至。功罪而至于有疑，则罚当从

轻，赏当从重，而后为忠厚之事。若功罪本无可疑，而欲为忠厚之事，则是滥赏失刑，适以自坏吾法而已。未有法坏而可以治天下者。”他接着指出了那批临危逃跑、离职的西蜀各级官员，“或与之逐便，或与之还任”，对那些从吴曦叛逆的官员置之不问，将会带来重大危害；既破坏了国法的严肃性，又失去了法律的惩戒警示作用。他言：祸未及于已，事未至于危，而乃窃身远避，脱使兵刃在颈，宁有如颜杲卿之骂贼者乎？……背国从伪罪恶昭著之人，尚可复使之生于人世……则当更有何罪而后可死哉！若背逆之罪置而不问，何以教天下臣子忠义之节？……臣忠愤所激，但知国法不可废弛，不敢有所顾忌。最后他要求朝廷“将西蜀从伪人员悉置之辟，其望风奔走之人且行罢黜。”认为这样才能“使法令精明，人心振起。”此疏不但表现了王居安维护国法，重视法治思想，而且也体现了疾恶如仇忠于国家的爱国精神。

#### 5、关心民疾，减赋弛敛。

王居安十分关心民间疾苦，他在《论知人安民疏》中说：“国家自累圣以来，养兵日多，民力日困，先正群公固已深论之矣。逮驻蹕东南，供亿愈广，赋取愈繁，考财用之人，轻经费之出，益非祖宗之旧矣。今田里空虚，州县匱乏，岁幸中熟，犹者愁叹之声，间有聚敛者专事掊克，贪墨者肆为赃污，罢软者纵吏为奸，则民不聊生矣。不幸有旱干、水溢之变，何以保其不为盗乎？陛下思安民之难，则惠养之方不可缓也。”他要

求朝廷减轻人民负担，“讲裕民之策，择循良之吏，节浮冗之费，弛无名之敛，使休戚有以相关，疾苦得以上闻，斯可以达陛下安民之心矣。”

开禧元年（1205）他在知兴化军时，一到兴化，“条奏便民事，乞行经界。”并雷厉风行移风易俗，“通商贾要以损米价，诛剧盗以去民害”，还宣布“蕃船多得香犀象翠，崇侈俗，泄铜镪，有损无益，宜遇绝禁”。时人赞称为“要务”。

### 三、王居安军事思想

隆兴议和以来，宋金双方南北对峙，但金国军队经常掳掠边境，对南京王朝形成了新的威胁。因此，在对待宋金问题上，朝廷上下依然存在着主战、主和、主守的争论，开禧北伐期间争论更趋激烈。王居安针对此情上《论今日莫急于御戎疏》称：“臣窃惟今日之急务，莫急于御戎。然自用兵以来，廷议不一，臣窃忧之。自古中国之待外寇，不过战、守、和三策而已。大抵以守为主，而以和、战为权。惟其能守，故可战则战，而战不至于危；可和则和，而和不至于屈；以吾所以待之者，素有其备故也。近日之事则不然，言战则无战之声势，言守则无必守之规模，言和则无必和之成说。三者之论，久而未决，是岂可不原其故哉！”他分析了宋金的军事形势及有关条件，既反对急于北伐盲动主义，又反对向金求和的投降主义，主张以积极防守为主，寓攻于守的战略方针和军民辑睦、州府自保的战术。

## 1、以守为主，寓攻于守战略。

王居安对韩侂胄仓卒北伐的理由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是当时尚没有形成统一的战略决策。即“言战则无必战之声势，言守则无必守之规模，言和则无必和之成说。三者之论，久而未决”。由于“廷议不一”决策未定，所以他认为“窃恐和战犹豫，计虑狐疑，仓卒有变，必误大事。”第二是国防力量薄弱。“自绍兴和议之后，沿边不屯兵，险阻不修斥堠”，“后生晚长，不见兵革，武备复弛。”第三是国家未安，人心未归，“疮痍之民”、“久未息肩”。在这样条件下用兵，乃兵家大忌，所以他说“今日之急务，莫急于御戎。”同时指出：“我无必守必战之形，而屈意以求和，彼必骄蹇而邀索，此和之说所以未易议也”。

他在否定急战与议和两种主张后，反复论证以积极主动防守为主，寓攻于守的战略思想。“何谓可守可战之形？如扬州之堡寨，真州之六合，若和、若楚、若襄阳，皆以城壁稍坚，北人屡来屡却，亦足以见有备无患之小验。”建议“兵少处益兵，地险处增戍，城堡可迁处即迁，可修者即修，凡百守御之策，次第修举……断不可玩敌弛备以待和也。倘吾之形势渐立，兵势渐振，守御之道无阙，异时欲和则和，欲战则战，无不在我。”惟其能守，故可战则战，而战不至于危；可和则和，而和不至屈。“惟我形势先立，可守可战，”进可攻，退可守，斯为善计。要求立急备战，“夹淮之战，不可不急为之备也。”他认为以守为主，寓攻于守的战略思想，是非常明确的，在当时

的条件下，可谓最为稳妥之策。战争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战略思想的正确。当时参知政事李壁尝向人称赞说：“比年论疆事无若王秘丞之明白者。”

## 2、军民辑睦，州府自卫的战术。

宁宗开禧二年（1206），韩侂胄发动的北伐失利后，立主议和投降，王居安则竭力反对，上《论用兵当以感励人心，激昂士气为先疏》：“臣闻孔子之言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孔子之意，盖讥我一时失言，非谓天下已成、已遂、已往之事，皆不可以复言。俗人不察圣人之旨意，见时事之难言，往往以是为借口。然自为保身之计，如此之谋则可，何取于尽忠谋国之义哉！”“向者朝廷举恢复之师，赞之者有人矣，沮之者亦有人矣。今焉用兵期月，或胜或负。已往者固不可复咎，未来者岂可不说不谏哉？向者小胜则赏用兵者，而沮兵者获谴；近者小怯则往往咎言兵者，而谏用兵者录用。小胜则督之进讨，小怯则戒之守御，尚可守御无功，则又策将焉出？今日欲攻，明日欲守，今日欲行，明日欲止，议论纷纭，迄无定说，何以示天下之定向？何以鼓天下忠臣义士之勇气？使天下谋议之人模棱两端，皆不敢慷慨议论，不过揣摩时势以求迎合而已，非有断然明白之谋也。”指出：“目前之亟战，既失之轻举，若今日之亟于退保，其失又甚于亟战。”他指出“今虏骑侵扰淮甸，而要害城壁皆未尝破……今日兵少处只当增兵，地险处只当增戍”，“今既绝和好，百事可为，或屯重兵，或修

民兵。”精辟地分析道：“以一州之长，用一州之人，守一州之地，要害去处，建立寨栅，州将教阅州兵，军将教阅禁兵，使之守将协和，军民辑睦。吾以熟人熟地，彼以生人攻生地，人与地不相得，主客之势，一以当十。彼负粮而远攻，吾储粮而待敌，以逸待劳，功力百倍，藏攻于守，审时待时，则吾事济矣。”这种知己知彼的分析，主将守将协和，军民辑睦，州府各负其守疆之责的战术思想，是他以守为主，寓攻于守的战略思想的具体化。

### 3、剿抚并重，治乱方针。

王居安任职期间多次出任剿捕之事，他历来主张平定内乱要剿抚并重。嘉定间盗起郴州黑风峒，江右寇亦起，势长甚，朝廷忧之，遂遣居安师，节制江、池大宰，驻庐陵督捕，领郡事。居安在军中赏厚罚明，用离间计，促成罗世传与元勋相斗，然后以贼击贼之策，群盗次第平定，民无其扰。在福州督剿期间，盐民起宁化，居安以书谕汀守曰：“土瘠民贫，业于盐可禁耶！且彼执三首恶以自赎，他可勿治。”后因主抚主镇压争议较大，只得辞职隐居。

### 四、扫除群邪的斗争精神。

《宋史》本传赞曰：王居安扫除群邪，以匡王国，其志壮哉！”。王居安对专权误国权奸和地方的邪恶势力，十分痛恨，与他们进行了坚决斗争。

#### 1、揭发追责韩侂胄等权奸。



韩侂胄（1151-1207）字节夫，相州安阳人。宁宗时以外戚执政 13 年，以枢密都丞旨加开府议同三司，历封少傅、少师，后加封平原郡王、太师，又拜平章国事。韩原是一介武夫依靠内宫裙带关系，预闻内禅之功，窃取大权。在手握重权时，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箝制天下，专政跋扈，顺我昌，逆我者亡。搞得人人自危，国祚日非。王居安耳闻目睹韩侂胄柄政之时重用亲信、“小人”的腐败现象，深为不满。早在嘉泰初年，他反对朝廷授韩氏亲信苏师旦以节度使高职之拟议，而上疏宁宗强调善于识别“小人”的重要性，提醒皇帝对“小人”，“苟惟知之不审，辩之不早，待其名位既高，罪戾既积，然后而疏远之，它惟袭用朝廷之名器，其于国家之利害所系而已多乎？”

开禧中，韩氏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未作充分的战事准备，匆忙发动北伐，结果反遭惨败，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激起“神怨人怒。”朝廷史弥远等主和派勾结内宫反韩势力，趁机诛杀了韩侂胄。《宋史》本传载：“诛韩侂胄，居安实赞其决”。韩氏被杀第二天王居安被升为左司谏。但王居安主张罢黜韩氏的出发点和主和派史弥远等并不相同。他反对的不是抗金北伐，而是韩氏的“奸心逆节，弄权误国”；“妄开边隙”，他任左司谏后，即上《乞诛殛韩侂胄，陈自强疏》，据《宋史》载，其论：

侂胄以预闻内禅之功，窃取大权，童奴滥授以节钺，嬖妾窜籍于官庭。创造亭馆，震惊太庙之山；燕乐语笑，彻闻神御

之所，忽慢宗庙，罪宜万死。托以大臣之荐，尽取国之权。台谏、待从，惟意是用，不恤公议；亲党姻娅，躐取美官，不问流品；名器僭滥，动违成法。窃弄威柄，妄开边隙。自兵端一启，南北生灵，壮者死锋刃，弱者填沟壑。荆襄、两淮之地，暴死盈野，号哭震天。军需百费，科扰州县，海内骚然。迹其罪状，人怨神怒，众情汹汹，物议沸腾，而侂胄箝制中外，罔使陛下闻知，宦官宫妾，皆其私人，莫肯为陛下言者。西蜀吴氏，世掌重兵，顷缘吴挺之死，朝廷取其兵柄，改畀它将，其策至善。侂胄与羲结为死党，假之节钺，复授以全蜀兵权。曦之叛逆，罪将谁归？使曦不死，侂胄未可知也。

侂胄数年间，位极三公，列爵为王，外则专制东西二府之权，内则窥伺宫禁之严，奸心逆节，具有显状。纵使侂胄身膏斧钺，犹有余罪，况兵衅未解，朝廷倘不明正典刑，何以昭国法，何以示敌人，何以谢天下？今诚取侂胄肆诸帝朝，是戮一人而千万人获安其生也。侂胄既有非常之罪，当伏非常之诛，讵可以常典论哉？

右丞相陈自强素行污浊，老益贪鄙，徒以贫贱私交，自一县丞，超赶径至宰辅，奸愆附丽，黷乱国经。较其罪恶，与侂胄相去无几。乞追责远窜，以为为臣不忠、朋邪误国者之戒。

又劾曦外姻郭倪、郭撰，窜岭表。又奏请伸雪被韩侂胄迫害致死亡太府寺丞吕祖俭及被窜远郡之布衣吕祖泰之冤。天下快之。

## 2、反对史弥远的屈辱投降政策。

史弥远（1164-1233），字国权，淳熙进士，明州鄞（今浙江鄞县）人。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三日，时任礼部侍郎的史弥远在杨皇后的支持下，诛杀韩侂胄，并向金人求和，窃据了朝中的实权。王居安不以史弥远反韩而依附，对他植党专权和对金屈辱求和的作为，同样表示忧虑和反对，上《论更化治本当以侂胄为戒疏》。疏中针对史弥远等权臣专权事指出：“古今治本乱阶，更为倚伏，相去不远。以治易乱，则反掌可治，以乱治乱，则乱去而复生。”又指出：“如用人稍误则旧病复在，是一侂胄死，一侂胄复生也！”显然把矛头指向了当时柄国掌权的史弥远等人。这些揭露和论述。应该说是胆有识，颇为深刻。

## 3、严惩地方的邪恶势力

王居安在任地方官时，对于地方上为非作歹欺凌民众的豪绅恶霸，也是毫不手软，给以坚决打击。如他任浙西提点刑狱期间，当地有一名叫葛恠者，以戚属恩补官，家资豪富，田地连阡陌，因憾父之嬖，嬖去而诬以盗，至株连入狱，瘐死者数人。葛恠贿赂官吏，恃势逍遥法外。居安一阅得实，立捕系论罪，械送他州。受其贿赂的官吏则量刑斥逐。居安在任时及时严肃审理刑狱，释放许多被拘留关押的无辜者，监狱一空。百姓赞颂王提刑为官清正。进京入对时，宁宗赞曰：“卿有用之才也。”

王居安自嘉泰二年（1202）至嘉定十五年（1222），二十年间，他屡遭贬谪罢黜，仍然泰然处之，并不在意，一有机会仍旧“直谏”，话锋之尖锐丝毫不减，并敢于面对面批评皇帝。这种显示强烈的爱国精神；显示慷慨无畏的斗争精神；显示出淡泊功名的旷达精神，即宅心公明，慷慨风节、谈笑功名的精神，很值得后人借鉴。

#### 五、王居安文风

王居安不仅是南宋中期著名的直言敢谏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颇得时贤推重的文学家、诗人。在他任职临安，尤其是罢职之间，常和在野文人联络，在嘉泰年间，他与当时著名诗人刘过、姜夔常夜月同游，吟诗作词，结下深厚友谊。罢职之后，刘、姜二人亲往送行，赠诗话别，并希望他居家不忘创作，“放开笔下闲风月，收剑胸中旧甲兵”。嘉定四年至十四年，罢职居家间，与同乡友人丁君实、叶咏道、林表民、戴复古等有交往，与外地友朋亦间有联系。江湖派诗人高翥称其“谏草不多千古无。”刘克庄曾有“先帝初更化，公曾以谏闻。身虽迁柱史，袖尚有弹文。”叶适曾有：“侍郎盖代豪，平蛮早垂名。贤书五行下，援笔千人惊。”之赞。戴复古曾有：“远宦逢知己，推心在惠民。”其子王畴，字仲彝，曾收集遗作，结集《方岩集》十卷印行，吴子良为序。序称：“慷慨而立风节，谈笑而成功名”。“为文明白夷畅，绝类其胸襟。诗尤圆妥旷远。”惜至今其书未见，近年来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张继定，经五年苦心

搜集整理研究，编就《南宋名臣王居安研究》一书，该书仅收集王居安著作奏章 8 篇，记述文 7 篇，诗词 10 余首，及历史文献有关生平论述。这是研究王居安生平，现存的唯一最可信赖的书籍。

其书载：“王居安政论文特色：一是论题重大，有为而发；二是识见卓绝，忠勇爱国；三是构思缜密，逻辑严密；四是骈散结合，讲究修辞。”从已存的八篇奏疏看，有人评为可与唐代魏征《谏太宗十思疏》相媲美；有的学者对他“公而无私、国而忘家”名句，评谓可与范仲淹“忧天下之忧，乐为天下之乐”名句并立。

王居安诗作，明白晓畅，园妥旷达。如描写家乡方岩景观的《同林逢吉过小溪寺》二首。其一：方岩深处是仙家，时有轻云薄雾遮。我欲去时君共去，溯流而上看山花。其二：浓阴阁雨未全收，屈指相将禊事修，不必山阴寻故地，双溪曲水更清幽。

又善作词，《全宋词》一书收录数首，其中有晚年作的写他辞职居家生活的《满江红》：“八十归来，方岩下，几竿修竹。柴门外、沙铺软路，水流清玉。栽接新桃与李，安排旧日松和菊。过小桥、作个看山楼，千峰绿。收笔砚，藏棋局。酒莫饮，经须读。但平平放下，顿超凡俗。独睡已无年少梦，闲吟不唱他家曲，算人生、万事苦无多，相将足。”

综合王居安一生，是战斗不屈的一生。《宋史》本传评：“居

安宅心公明，待物不贰。”《南宋书》本传评，“居安以书生于兵事不学而能。”《弘治赤城志》本传评：“扫除郡邪，以匡王国，其志壮哉！”《嘉靖太平县志》本传评：“是知容养技圣，为子孙黎民计，厥亦在乎上之人哉！”谢铎《太平乡贤祠记》评：“方岩屹屹，上薄于天。郁为正气，异人出焉。谈笑功名，慷慨风节。壮哉我公，王国之杰。既踏大奸，亦扫群邪；根极究竟，治本乱阶。天子改容，儉逸侧目。公心不贰，公去何辱！载蹶而起，凜然高风。善哉左史，人中之龙！”

吴小谦

2003年11月15日写于鸣远陋室

注：本文根据张继定，王呈祥著《南宋名臣王居安研究》一书撰。

## 宋代著名文人——徐似道

徐似道，字渊子，号竹隐，宋黄岩上珙人（今温峤镇上珙村）人。乾道二年（1166）进士，初授吴江尉，转户曹参军。召入为太常丞，户部司封郎、起居舍人，权直学士院，迁秘书少监，终朝散大夫。任职期间以清廉有才干闻名于时。任江西提刑时，有感于验尸无据可依，以致奸吏指轻为重，以有为无，造成许多冤案，遂著《检验尸格》一书，规定检验官验尸，应于伤损处当众唱喝伤痕，众无异词后，再记录在案，作判案凭据，此验尸规则经朝廷颁行全国。

似道工诗文，韵度清雅，才华敏捷，名重于时。宋宁宗立皇子届时盛会，他即席作词，一开头即有“建神明之胄，以观天地之心”句。当场群臣赞服，叶绍翁赞谓“真大学士也。”生平酷嗜书画，不屑于功名。在《水仙花》一诗中写道：“林下清风自一家，稍亲梅竹近兰芽，只缘差与凡花伍，移植名园不肯花。”在《自题环碧亭》诗中有“老去功名不挂怀，高眠之外有清斋，偶因种竹便多事，风叶扫除还满阶。”表达了他的淡泊人生。后辞官隐居。临行时“乘一小船，载菖蒲数盆翩然而逝，道间争望若神仙然”。刘改之贺启评他：“以载鹤之船载书，入觐之清如此；移买山之钱买砚，生平雅好可知。”刘克庄评他：“才气飘逸，记闻精博，警句巧对，殆于天造地设。”杨万里评谓其诗作：“自中兴以来，诸贤诗居其一。”陆游称他是“徐卿赤城古仙子，十年四海推才华。”可见当时诗坛对他的推重。戴石屏青年时曾向他学诗。从现有史料看来，他堪称

温岭第一代著名文化人。著有《竹隐集》11卷。该集于今还未看到,仅在旧志述山水中引录有《垞山八景诗》、《石夫人》、《题妙岩禅寺》、《溪上值雨》、《自题环碧亭》12首,(见《温岭历代风光诗词录》一书首卷);陈詠《全芳备祖》一书引录诗10首、散句11首。两者所录尚可见一斑。

《嘉庆太平县志》录吴虬《书徐竹隐先生诗后》一文,文称:“宋中兴来,诗人首推,遗集不传,后进罕识者。”又说“《画继》,言渊子酷好书画,有右丞《捕鱼图》一卷。其文字之散见于各记载者,如叶绍翁《四朝见闻录》、王伯厚《困学记闻》陈赵《江湖集》以及《后村诗话》、《诗家鼎裔》不一而足。桑梓转未所见,甚为惜之。因搜辑为一帙,附考轶事,庶不致先辈才行,泯然于后云”。县志对《垞山八景诗》引录四首。其一,《垞山樵歌》:黄山东南数十里,芙蓉削翠连云起。萧萧褐褐三五群,生薪半肩歌不止。石径迢迢云外行,烟雾满地穿林垞。圣世不须紫芝曲,息担击壤歌太平。其二,《马桥秋歌》:石梁横卧清溪曲,波光上下风吹绿。海东推上月轮来,鳞龙闪闪浮寒玉。昔人呼为饮马泉,至今饮者谁投钱。吟余不觉露华重,桂花香堕绡衣寒。其三,《北闸停舟》:昔人筑斯防旱涝,龙钟常相天地造。舟航群泊沙外汀,酒旗斜插江亭小。岁岁常丰民自怡,几家灯火儿诵诗。何须渔歌芦中起,欸乃一声山月底。其四,《扈岙牧笛》:蒙蒙香雾湿未干,烟光迎地春风寒。牧童三五唤归切,鞭牛为马蓑为鞍。一声芦管振林木,江畔鸣鸣相戏逐。梅花乱落自薄酒,绝胜豪门调新曲。

《嘉庆县志》还引用三首:其一,《题妙岩禅寺》:宿雾釀



成三日雨，晚风麈战一天云。落花院宇深无事，闲拂碑尘看断文。其二，《溪上值雨》：行到溪光竹色间，客怀于此最相关。无端一阵西风雨，不许从容坐看山。其三，《石夫人》：消山偃蹇消湖碧，夫人此恨消未得。海上人归会有时，怪尔鬓云非旧色。

《全芳备祖》引用诗若干首：如《海棠祖咏》目中有“子美无诗到海棠，酒边游戏略平章。日烘不睡却半成，睡暖无香却有香。花事一番劳应接，春风强半被分张。速来窠上寻徐老，同醉花前作楚狂”。《牵牛花祖咏》录：“红蓼黄花取次秋，篱巴处处碧牵牛，烟岚入眼俱成趣，只恨田农岁薄收”。《酴醾祖咏》录：“纷纷红紫落莓苔，带月和烟特地开。疑是玉妃新浴出，翠云梯上舞风台”。《咏柳》：“阴阴垂柳乱蝉嘶，柳外娇莺自在啼。心事太平山色好，开轩坐到日沉西。”“一撮娇黄染不成，藏鸦未稳蚤藏莺。行人自谓伤离别，枉折天情赠有情。”《咏蓴菜》：“堆盘缕缕又秋风，各俎葑盐一洗空。羹鲙疑居鲙楼底，杯螯如堕酒船中。蓴鲈本是诗人事，樽俎那容俗客同。不日挽君来诀问，请分一筋供涪翁。”《自嘲》：“千里莼丝未入盐，北游谁复话江南。可怜一箸秋风味，错被旁人舌本参。”《白雪楼》：“水落方城放牧坡，水生还作浴鸥波。春风自共桃花笑，秀色徧于麦垆多。村号莫愁劳想象，石名宋玉漫摩挲。试将有袴无襦曲，翻作阳春白雪歌。”《咏瓜》：“一杯山茗雪化日，数片甘瓜碧玉香。但得心闲无个事，人间何地不清凉。”在散句中如“小桃洗面添光泽，未点胭脂已自红”，“牢裹乌沙莫吹却，免教白发见黄花”，“晓风洛浦凌波际，夜月江皋解佩时”。罗大经《鹤林玉露》录有《买砚》：“俸余拟办买山钱，却买端州

古砚砖。依旧被渠驱使出，买山之事定何年？”《一剪梅》词：“道学从来不则声，行也《东铭》、坐也《西铭》。爷娘死后便令仃，也不看经，也不念僧。却言渊子太狂生。他年青史总无名，我也能哼，你也能哼。”其诗有清新质朴，恬静明丽之感。

吴 小 谦

该文刊于 1996.7.13 《温岭报》4 版。

## 江湖派诗人戴复古

戴复古（1167-1248），字式之，号石屏，宋黄岩南塘（今温岭市新河镇屏上村）人，江湖派著名诗人。该族宋时为温岭大族，《太平县古志三种》简称《三志》119页），《戴氏始基祖》记：“吾邑在宋时有二戴，皆富盛，代有闻人。故老相传，泉溪戴氏……俗呼猎神戴云。南塘戴氏祖初甚贫窳，操小舟取蛎灰海上，夜半泊浦淑门，见有鼓乐舟自上来，比近岸，闻哭声，灯烛荧煌，就视之，乃空舟也，戴怪之，束火入舟中检视，金银货物以巨万计，中有香火祀铜马神，盖劫海贼船为敌兵剿杀堕水死，独遗其船在尔。戴取之，立族南塘，子孙富盛于泉溪，亦世世祀铜马神，俗呼铜马戴云。”父亲戴敏，号东皋子，一生爱诗，不肯应试，他的《小园诗》：“小园无事日徘徊，频报家人送酒来。惜树不磨修月斧，爱花须筑避风台。引些渠水添池满，移个柴门傍竹开。多谢有情双白鹭，暂时飞去又飞回。”时人称其“一篇之中，欢适伟丽，清拔闲暇，四体俱备。”戴敏死时，复古“方襁褓中”，对亲友说：“我病已无救，惜儿还很小，吾诗无传呼！”长叹一声而卒。复古长大，立志学诗，决意“传父业，显父名。”遍访名师，初从林景思，再从徐似道，又登三山陆游之门，而诗益进。据传有遗诗2000首，词50多阙，版本多样。弘治年间，后世孙镛汇集其著作编有《石屏集》，共刊诗928篇，计近古体一卷98首，五言律四卷452首，七言律一卷220首，绝句一卷130首，词一卷25篇，将父诗十首录于卷首，并附录戴东野诗133首，其他诸孙诗97

首，反映戴氏诗族盛貌。戴复古一生“四海九州双脚底，千愁万恨两眉头，”他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称之为人民诗人，爱国诗人。

一、戴复古生平。一生浪迹江湖，有三次出游。第一次出游，戴复古在娶妻生子，学诗有成后，约三十岁左右时，满怀信心地仗剑出游，目的地临安，希望投亲靠友，能一举成名。但在京城投刺无门大为失望，“真龙不用只画图，猛拍栏杆寄三叹。”甚至北行，来到鄂州和淮河流域，想在从军入幕找寻出路，结果仍是“活计鱼千里，空言水一杯。”当他“十载身为客，”归来时，结发之妻一病身亡，病中还题二句诗题于壁：“机番白芷和愁结，门掩黄花带恨吟。”他见诗触景伤情续成一律：“伊昔天边望藁砧，天边鱼雁几浮沉，机番白芷和愁结，门掩黄花带恨吟。自古诗人皆浪迹，谁知贤妇有关心。归来却抱双雏哭，碑刻虽深恨更深。”又唱出：“求名求利两茫茫，千里归来赋悼亡。梦井诗成增怅恨，鼓盆歌罢转凄凉。情钟我辈那容忍，乳臭诸儿最可伤。……”

第二次出游。大约是从温州，青田一带西上经江山、玉山、至豫章。在江西长住，并在赣江、袁江、抚河、信江之间走动，后来还到过杭州、福建、湖北、江苏、安徽，约20年后回家。这次出游起因在家耐不住寂寞，“到底闭门非我事，白鸥心性五湖傍。”当时又闻有不少京官调往江西，有不少熟人，想得他们的帮助。结果也很失望，但交了许多诗友，结识了一批时贤、官吏、文人、游士，像楼钥、乔行简、魏了翁等高官与他唱和，与赵汝腾、包恢、吴子良、巩丰、赵蕃、曾景建、高翥、

刘克庄、赵以夫、翁卷、孙季藩等同期诗人，或结诗社，或互相品评诗稿，在文坛中逐步形成了江湖派，诗作名声远播。

期间，约在 1208 年，41 岁时，传说在武宁遇到了一个金姓富翁，欣赏他的才华，把女儿金伯华嫁给他，在武宁住了三年，富翁后闻曾结过婚有幼子，大怒。妻子赠了一首词给他饯别：“惜多才，怜薄命，无计可留汝。揉碎花笺，忍写断肠句。道傍杨柳依依，千丝万缕，抵不住一分愁绪，捉月盟言，不是梦中语。后回君若重来，不相忘处，把杯酒浇奴坟土。”石屏离开后，妻子投河而死。

在交往中复古颇知自重，“广座中不谈世事，缙绅以是益多之。”然而流浪中常出窘态。一次雪中生病，无米可炊，只好作诗乞米。《谭俊明雪中见访从而乞米》：“门外雪三尺，窗前梅数枝。野夫饥欲死，谁与办晨炊。”约在宝庆三年（1227）60 岁时，归里。在《万安江上》有：“不能成佛不能仙，虚渡人间六十年。”“无奈秋风动归兴，明朝问讯下江船。”

第三次出游。绍定二年（1229）出发，先到福建，再转江西，端平元年（1234）二次入福建，然后出梅岭，游广州、桂林，再折回衡阳，又经长沙，第三次到鄂州。端平三年（1236）后，往东游吴门、扬州，嘉熙元年（1237），被儿子从镇江接回。这十年中，主要是访友，并请人为诗集作序、安排付梓。他二到福建，第一次是出门初春，请陈昉作诗序；第二次端平元年（1234）在邵武结识了严羽，并在邵武太守王子文的邀请下，做了一段时间军学教授，《邵武县志》有记，十月王子文为石屏集作序。同年冬王子文邀严羽（时年 20 岁）和复古同

登望江楼，饮酒论诗，各抒己见。后来复古作《论诗十绝》，表达了作诗见解，统一一些基本观点。后人将望江楼改称诗话楼，并塑三人像，供人瞻仰，成了福建一大名胜。这期间，复古诗名很盛，一路上赵葵、吴渊等故交、地方官馈赠较丰厚，最后有了一笔安家之费。“落魄江湖四十年，白头方办买山钱。老妻悬望占乌鹊，愚子催归若杜鹃。济世功名付豪杰，野人事业在林泉。难禁别后相思意，成有封书寄雁边。”终于回到了家。

最后十年。70岁后开始了他晚年生活。“焚香观化，付断筒于埃尘。隐几闭关，等一楼于宇宙，离群绝侣，对独影为宾朋。”儿子筑起小楼以安老者，侄孙辈已长大，每月与之结社倡和，加上年景较好，“丰年村落家家酒，秋日楼台处处诗。”这一段留下诗词140余首。经吴茂云考证，最后作品是：“七十九岁叟，时吟感遇诗。年高胡不死，身健欲何为。”“我已八十翁，此身宁久绊。诸君才杰出，玉石自有辨。”大约在淳祐元年（1246）卒。后经张继定考证，约卒于淳祐八年（1248），死后葬于屏山，后人还建了戴相公庙纪念他。

二、戴复古诗词思想内容。（一）伤时忧国。复古一生布衣，半世江湖，却常为国事担忧。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南宋北伐失败。十月金兵九路南下，十二月攻真州，他闻讯后写了《闻边事》：“昨日闻边报，持怀不忍斟。壮怀看宝剑，孤愤裂寒衾。风雨愁杀人夜，草茅忧国心。因思古豪杰，韩信在淮阴。”（《石屏诗词三百首》以下简称诗词选。32页）当他到了淮河边，面对丧失了北方领土，触目伤心，望之不忍，不望不能，孤愤难平，写了《淮上春日》、《频酌淮河水》、《盱眙北望》、

《江阴浮远堂》、《淮村兵后》数篇。其一：“边寒客衣薄，渐喜暖风回。社后未闻燕，春深方见梅。壮怀频抚剑，孤愤强衔杯。北望山河路，天时不再来。”（《诗词选》33页）。其二：“有客游濠梁，频酌淮河水。东南水多咸，不如此水美。春风吹绿波，郁郁中原气。莫向北岸汲，中有英雄泪。”（《诗词选》4页）。其三：“北望茫茫渺渺间，鸟飞不尽又飞还。难禁满目中原泪，莫上都梁第一山。”（《诗词选》127页）。其四：“横冈下瞰大江流，浮远堂前万里愁。最苦无山遮望眼，淮南极目尽神州。”（《诗词选》127页）。其五：“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带晓鸦。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人家。”（《诗词选》127页）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诗人爱国无限悲愤。

（二）讽喻朝政。王子文《石屏集》序评：“长篇短章隐然有江湖廊庙之忧，虽诋时忌，忤达官弗顾也。”评得有理。复古在野之身，对时政往往看得明白，对局势的剖析也大胆、犀利、真切。嘉定七年（1214）参知政事真德秀上疏奏边事，读奏疏后，感慨万千，写《见真舍人奏疏有感》：“禁城鸡唱金门开，起居舍人携疏来。榻前一奏一万字，历历写出忠义怀。顿首惶恐臣昧死，越录敢言天下事。百年河洛行胡朔，恨满东南天一角。夷甫诸人责未酬，志士愁眠剑锋落……”并指出：“朝廷为计保万全，往往忘却前朝耻。”真大胆，一针见血，敢犯忌讳。文中还提出：“请朝廷，厉精兵，择良将，办多多，策上上，更选人材，老练通达，分守要冲，讲明方略。”（《诗词选》10页）。又如《罪言》：“盗贼干戈后，安知有太平。众人皆竞利，百姓不聊生。国用何能足，官曹未易清。汉家正虚

耗，第一莫言兵。”（《诗词选》65页）充分表达了“草茅怀社稷”的心怀。

又嘉定十二年（1219）金兵经滁州，至六合，建康震动，抗金民兵李全等分道狙击，金兵退去，朝廷凯歌，陶醉在胜利之中。复古《闻李将军至建康》：“匹马径趋府，将军意气多。来汉以日月，思复晋山河。边将惭尸素，朝臣奏凯歌。分明御狙诈，得失意如何。”（《诗词选》35页）又在《闻时事》：“昨报西师奏凯还，近闻北顾一时宽。淮西勋业归裴度，江左声名属谢安。夜雨忽晴看月好，春风渐老惜花残，事到气数君知否？麦到秋时天又寒。”复古看出当时政局危害。

还有《读三学士人论事三书》中所指：“邦计伤虚耗，边民苦乱离。诸公事缄默，三学论安危。灾异天垂戒，修为国可医。传闻上元夜，绝似太平时。”（《诗词选》78页）。以边民苦乱与上元夜对比，以诸公的缄默与三学士越职论对比，嘲讽了统治者的醉生梦死。又言“黄屋见闻远，朱门富贵忙，屠沽思报国，樵牧解谈王。”（《诗词选》78页）。生动地表现了下层人民心系国家的爱国精神，也表达了诗人关心时局，哀其不争的心情。

（三）同情人民疾苦。复古从小来自乡村，游历江湖，又长期生活在社会中下层人民中，对群众的疾苦有深切的了解，写人民的疾苦也特别真切。如《大热》：“田水沸如汤，背汗湿如泼，农夫方夏耘，安坐吾敢食！”（《诗词选》3页）又如《织妇叹》：“春蚕成丝复成绢，养得夏蚕重剥茧。绢未脱轴拟输官，丝未落车图赎典。一春一夏为蚕忙，织妇布衣仍布裳。



有布得着犹自可，今年无麻愁杀我。”（《诗词选》8-9页）又如嘉熙三年己亥（1239）大旱，他作《嘉熙己亥大旱荒》，《庚子（第二年）荐饥》诗，记录了饥荒概况：其一：“四野萧条甚，百年无此荒。早禾遭夏旱，晚稻被虫伤。富室无储粟，农家已绝粮。逢人相告语，生理尚茫茫。”其二：“旱潦并为虐，三农哭岁饥。当秋谷价贵，出广米船稀/救死知吾拙，谋生恐计非。固穷君子事，办采北山薇。”其三：“饿喙偏生事，空言不疗饥。谁知岁丰歉，实系国家危。世变到极处，人心无藉时。客来谈盗贼，相对各愁眉。”（《诗词选》74-75页）。《庚子荐饥》诗中写道：“杵臼成虚设，蛛丝网釜鬻。啼饥食草木，啸聚斫山林。人语无生意，鸟啼空好音。休言谷价贵，菜亦贵如金。”“饿走抛家舍，纵横死路歧。有天不雨粟，无地可埋尸。劫数惨如此，吾曹忍见之！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诗词选》76页）

（四）歌咏景物。复古好游历登览，南半个中国，他游历几遍，面对祖国壮丽河山，他总热情讴歌，为各风景区留下许多诗篇。其中脍炙人口的有《江村晚眺》和《月中泛舟》等。《江村晚眺》其一：“数点归鸦过别村，隔滩渔笛远相闻。菰蒲断岸潮痕湿，日落空江生白云。”其二：“江头落日照平沙，潮退渔舫阁岸斜。白鸟一双临水立，见人惊起入芦花。”（《诗词选》141页）。《江滨晓步》：“津头晓步落潮痕，行尽蒲根到柳根。雁影参差半江月，鸡声唧唧数家村。求鱼看下连筒钓，乞火听敲邻舍门。料得锦城无此景，欲将图画寄王孙。”（《诗词选》120页）。《净明》：“林峦相掩映，岩谷独玲珑，下置维

摩室，上通龙伯宫。灵珠四时雨，秋水一帘风。甚欲观新月，山高脚力穷。”《初夏游张园》：“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诗词选》130页）。又如《满江红·赤壁怀古》：“赤壁矶头，一番过，一番怀古。想当时，周郎年少，气吞区宇。万骑临江貔虎噪，千艘列炬鱼龙怒。卷长波，一鼓困曹瞒，今如许！江上渡，江边路，形胜地，兴亡处。览遗踪，胜读诗书言语。几度东风吹世换，千年往事随潮去，问道旁，杨柳为谁春，摇金缕。”（《诗词选》144页）。

（五）吟唱友情。复古浪迹江湖，交了不少朋友，有姓名可考的有300多人，常和朋友和唱，写下了许多诗。如端平元年（1234），67岁时《别邵武诸故人》：“白发乱纷纷，乡心逐海云，此行堪一哭，无复见诸君。老马寻归路，孤鸿恋旧群。酒阑何处笛，今夜不堪闻。”（《诗词选》55页）。复古重友情，一年得知青年诗人姚镛因触犯权贵陈子华，被远窜岭南，他不避忌，千里外特“度梅岭、涉西江”和他相会于“衡岳之阳”并作诗安慰，其诗：“寒入疏蓬夜雪深，是非难辩口如暗。一官不幸有奇祸，万事但求无愧心。”姚镛十分感激，回赠诗：“万里寻迁客，三年见此人。”又如袁甫，字广微，号蒙斋，遭非议，石屏深感不平，作《有议袁蒙斋者》：“世上若无公是非，讥评人物信犹疑。镜中妍丑无私照，棋上高低有误时。怀古尚余乔木在，伤春唯许落花知。黄金可办将何用，铸出当年钟子期。”（《诗词选》98页）。曾景建，名曾极，晚年因《江湖集·春

日》诗中“九十日春少，一千年事乱时多”一联得罪，贬道州。石屏非常同情，给诗安慰。《曾景建得罪道州听读》：“闻说乌台欲勘诗，此身幸不堕危机。少陵酒后轻严武，太白花前忤贵妃。迁客芬芳穷也达，故人评论是耶非？饱参一勺濂溪水，带取光风霁月归。”

（六）咏怀谈哲理。复古交游广，社会见识多，常以哲理句警人。如《处世》：“风波境界立身难，处世规模要放宽。万事尽人忙里错，一心须向静中安。路当平处经行稳，人有常情耐久看。直到始觉无悔吝，旁生枝叶便多端。”（《诗词选》123页）。《感寓》三首：其一：“古今通一理，趋乡自多门。贤士玉成美，贪夫金注昏。谁知身是患，人以道为尊。前辈轻生死，姓名千载存。”其二：“谊义不同道，盛衰何用疑。布衣甘寂寞，纨绔自矜持。勿谓人为巧，待观天时定。铜山或饿死，富贵五羊皮。”其三：“自觉心无愧，何须座右铭！人将金作坞，吾以石为屏。年老医难疗，天寒酒易醒。菊花香到死，不肯就飘零。”（《诗词选》80-81页）。又如《西江月》：“宿酒才醒又醉，春宵欲雨还晴。柳边花底听莺声，白发莫教临镜。过隙光阴易去，浮云富贵难凭。但将一笑对公卿，我是寻常百姓。”（《诗词选》151页）。有兄弟争涂田而讼，石屏致词解劝。其词：“蜗角争多少，是英雄割据乾坤，到头休了。一片泥涂荒草地，尽是鱼龙故道，新堤上、风涛难保。沧海桑田何时变，怕桑田未变人先老。休为此、生烦恼。讼庭不许频频到，这官坊翻来覆去，有何分晓。无争人中第一，长讼元非吉兆，但

有恨平章不早。樽酒唤回和气者，看从来兄弟依然好。把前事，付一笑。（《诗词选》153页）

### 三、复古诗词风格。

复古诗学，历史上有较高评价。宋吴子良《石屏诗集序》，用了“四个何啻”：其一，“自周汉至今，大编短什，诡刻秘文，遗事廋说，凡可资以为诗者，何啻数百家”；其二，“所游历登览，东吴浙，西襄汉，北淮，南越，凡乔岳巨浸，灵洞珍苑，空迥绝特之观，荒怪古僻之踪，可以拓诗之景，助诗之奇者，周遭何啻数万里”；其三，“所酬唱谄订，或道义之师，或文词之宗，或勋庸之杰，或表著郡邑之英，或山林井巷之秀，或耕钓酒侠之遗，凡以诗为师友者，何啻数十百人”；其四，“是故其诗清苦而不困于瘦，丰融而不糝于俗，豪健而不役于粗，闳放而不流于漫，古谈而不死于枯，工巧而不露于斫，闻而争传，读而亟赏者，何啻数百千篇”。宋包恢《石屏集序》评其三个源流之深；一、“古诗主乎理，而石屏自理中得”；二、“古诗尚乎志，而石屏自志来”；三、“古诗贵乎真，而石屏自真中发”。《台州经籍考》评：“石屏其诗远宗小陵，近学剑南，刻意精研，而自有清远之致”。清吴子振《石屏诗钞序》称：“游历既广，闻见益多，为学益高，以诗鸣江湖五十年。”宋姚镛题跋说：“式之诗天然不费斧凿处，大似高三十五辈。晚唐诸子当让一头。”宋巩丰题跋称式之诗：“大抵唐律尤工，务新奇而帖妥，道路江湖间，尤多语意之合，读之使人不厌。”《四库全书总目》称：“复古诗笔俊爽，极为当代所许。”方回跋其诗，亦

称“清健轻快，自成一家。”对其词又评：“音韵天成，不费斧凿。以诗为词，时出新意，无一语蹈袭。其《赤壁怀古·满江红》一阙，则豪情壮采，实不减于（苏）轼。”复古自云：“诗不可计迟速，每得一句，或经年而成篇。”明瞿佑《归田诗话》载：“戴式之尝见夕照映山，峰峦重迭，得句云‘夕阳山外山’，自以为奇，欲以‘尘世梦中梦’对之，而不惬意。后行村中，春雨方霁，行潦纵横，得‘春水渡旁渡’之句以对，上下始称。然须实历此境，方见其妙。”戚学标称其诗“以雅谈自然为宗。”娄应壁《石屏诗传》评其为人：“庆元以来，诗人为谒客成风，动获千万，石屏鄙之。”清花山诗派李汝皋《追怀乡先哲》：“恬澹无求性浩然，力辞荐牍爱林泉。生平踪跡半天下，前后江湖五十年。诗社一家通小婢，馨香千祀祝名贤。南塘遗址今犹在，追忆童谣总可怜。”（《花山志》卷六8页）。

戴复古的诗作，受“四灵”和晚唐诗影响，主张自出机杼和音韵天成，自成一家，并有他一套诗词创作理论。端平元年（1234）他晚年在邵武，与王子文，严羽诸家论诗后，专题写了《论诗十绝》，阐明了自己的创作诗词的观点。其诗：一、“文章随世作低昂，变尽风骚到晚唐。举世纷纷吟李杜，时人不识有陈黄。”二、“古今胸次浩江河，才比诸公十倍过。时把文章供戏谑，不知此体误人多。”三、“曾向吟边问古人，诗家气象贵雄浑，雕镂太过伤于巧，朴拙惟宜怕近村。”四、“意匠如神变化生，笔端有力任纵横。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五、“陶写性情为我事，留连光景等儿嬉。锦囊言语虽

奇绝，不是人间有用诗。”六、“飘零忧国杜陵老，感寓伤时陈子昂。近日不闻秋鹤唳，乱蝉无数噪斜阳。”七、“欲参诗律似参禅，妙趣不由文学传。个里稍关心有悟，发为言句自超然。”八、“诗本无影在窈冥，网罗天地远吟情。有时忽得惊人句，费尽心机做不成。”九、“作诗不与作文比，以韵成章怕韵虚，狎得韵来如砥柱，动移不得见功夫。”十、“草就篇章只等闲，作诗容易改诗难。玉经雕琢方成器，句要丰腴字要安。”（《诗词选》132页）。这十首，一、二首讲传统和流派，主张义贵雅正，文以载道，气象贵雄浑，反对雕镂太过，提倡朴实，避免粗俗。三首讲风格，提倡直抒胸臆，反对循习陈言。四、五讲创作方法，言之有物，音节婉畅。六首讲诗风，要善于炼字炼句。七、八首讲灵感。九首讲押韵，十首讲练句，雕琢方成器，丰腴字要安。这种以诗论诗，虽非戴氏一家，但如此系统的论诗，确是不多见的，堪称空前，对当时和今后诗坛流弊，很有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复古逝世后，乡人怀念这位爱国诗人的诗学成就和精神，在屏上立戴相公庙，立祠纪念，明初因方国珍后代事件牵连遭灭族，其分支迁居温峤，后族兴旺，建立戴氏宗祠。1994年，温岭市成立戴复古研究会，开展“戴学”研究，创办《石屏》期刊，召开了多次学术研讨会，发表了一批论文。2004年又汇集论文64篇，编印出版《戴复古研究文集》。又在本市中心区文沁公园立戴复古石雕像，并将石屏石、石屏幕、戴氏宗祠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乡民又将戴相公庙扩建重整。戴学的研

究正在逐步深入和扩展。

小谦整理

2007年8月

附：

## 浙东南诗族杰出代表——戴昺

戴昺，字景明，号东野，复古从孙。宋嘉定十二年（1219）发解于州（应贡举入京），中进士（注：府县志均未入进士录，仅见《四库全书总目》）。官赣州法曹参军，宝祐中（1253-1258）尝为池州幕僚。少工吟咏，自谓“余不暇他问，独未能忘情于吟”，诗格清新自然，无雕刻痕。复古题侄孙昺《东野农歌集》诗曰：“吾宗有东野，诗律颇留心。不学晚唐体，曾闻大雅音。霜空孤鹤泪，云洞老龙吟。群噪无才思，昏雅自满林。”并评曰：“联出新意，自可传世”，“体格纯正，气象和平为可喜”。他是石屏戴氏诗族里可见史册二十多名中可称佼佼者。

昺，一生热爱自然风光。对温岭风景名胜写下了不少诗篇，尤其对方岩和白峰山一带留下许多佳篇名作。如《初游方岩山》诗：“图志旧常看记载，杖藜今得遍径行。渔翁化石几年钓，仙客有田何世耕。千尺枯藤蜕龙骨，一帘飞瀑撼雷声。相传逸少曾来此，惜不镌岩记姓名”。把方岩上仙人田、钓鱼峰、一

线瀑、白龙潭诸景点和历史，述的历历在目。又如《玉峰登眺》：“玉峰奇绝处，短策步崎岖。海近潮声壮，山空树影疏。吟情危眺外，饮兴薄寒初。数点新来雁，高飞不羨渠”。他不仅写山景，还记述田园风光。如《四月即景》：“茶歌才了又田歌，节物真成一鸟过。苍竹招风凉意足，碧梧留雨夜声多。瓜缘茅屋抽长蔓，藕过疏畦出矮荷。最喜白鸥相狎久，对人自在浴清波”。又如《尝茶》诗：“自汲香泉带落花，漫烧石鼎试新茶。绿阴天气闲庭院，卧听黄蜂闹晓衙”。

晁又是石屏老晚年伴随诗歌活动、招待各地来访诗客、组织诗会、分韵赋诗的助手，也是“定诗盟”的主办，这从许多诗篇鳞爪中看到。如《偕兄侍屏翁探梅屏山·分得空字》：“踏破登山屐，来寻傍水丛。眼明千树底，春在数花中。格瘦诗难写，香寒酒易空。狂歌归秉烛，惊怪走儿童”。还如“薄暮方归来，月光摇浅濑”等句，常逗得石屏老喜笑颜开，嘉熙三年（1239）九月一次出游，设想可能去游方岩山，因乘舟过寺前桥港风浪过大，不能去游，被戴晁邀请至家，畅饮补兴，博得石屏老高兴。晁写下《西屿阻风》一首，诗曰：“良辰乐事两相关，喜我楼台便往还。不用移舟过西屿，只消把酒对南山。风雨破帽如先约，菊为新筇欲笑颜。留作千年佳话在，诗翁醉墨照眉间”。

晁诗作重视炼句，别出新意。《四库全书总目》评曰：“观其作五言，如‘眼明千树低，春入数花中’、‘秋林梧叶雨，晓袂竹林风’、‘草润蛩虫滑，松凉鹤梦清’；七言如‘野水倒涵天影动，海云平在雁行低’、‘颺柳轻风寒忽暖，催花小雨湿还



晴。’颇具石屏家法也”。石屏评他诗作“细读（指《东野农歌集》）足以起予。七言有‘汲水灌花私雨露，临池送石幻溪山’、‘草欺兰瘦能香否，杏笑梅残奈俗何’。似两联出新意，自可传世……余非谀言，自有识者”。

昺晚年收集旧作，汇成一集，名《东野农歌集》。该书入录《四库全书总目》卷163，集部、别集类，现代版1395页。据该书考证：“其诗世有二本，一为两淮所进，题曰《戴东野诗》，只一卷。一为浙江所进，分为五卷，其编次稍有条理，而诗视两淮本较少数篇，今以浙江本为主，据两淮本增入诗11首，又据宋诗钞增入诗3首，凡百余篇，卷内有宝祐改元癸丑（1253）修禊日，昺自跋曰“抖擞破囊凡百余篇录之”。则昺自编，不过此数，可以称足本”。该诗集至今我未见，仅见《石屏集》附录载其诗篇。

吴小谦

刊于1998年3月18日，温岭报第4版，“知我温岭”栏

## 宋代名士——楼旗三王

楼旗位于温岭市中部地区，明《嘉靖太平县志·地輿上》载：“楼旗山在县西北二十里，一曰娄旗，又呼天马。山极雄峙，海舶率视，故称楼上旗。”明谢铎诗云：“参差云外峰，仿佛楼上旗。”这里是温岭姓氏发展最早地区之一，温岭早发现的晋砖，就在此村出土，其村不远处的下望头山西坡曾出土周代青铜蟠龙大盘；该盘是我国在古代青铜器中罕见的国宝，为现藏日本白鹤美术馆六鸟蟠龙纹盘的姐妹器。

三王者，即指宋代楼旗村王氏三兄弟，父王木，字伯奇，号桂山。于书无所不读，文无长语，诗有远趣，字善隶法。宋淳熙间（1174-1189）年甫冠，即与二儒筑阡，开辟庄园。后办读书堂，招四方之士，推食解衣无虚日，当强士即弃科举，视轩冕如桎梏，所居多佳山水，从童冠杖履出游，升高望远，歌啸自得。中年得病去世，临终前作书、赋诗，授诸子和女婿，按各人特长，示其奋斗方向。死后，巷里相哭，群祀于家，当时县官刘公还作悼词纪悼。

木生子名汶、澄、浚。长子王汶，字希道，号东谷，别号蒙斋。初师永嘉王绰，转师叶适，叶教其求学成材之道——坚忍不拔，广闻博览，果行育德，他说：“泉之始发甚小，其终为江海，而莫能御。”汶悟其理，以蒙字名其斋，购古今书籍，

枕藉读之，已而豁然有悟，授笔为文，日千百言。汶为人厚道，交友甚广，和临海陈耆卿、吴子良等为友，常交读学问，居地成为当时台南诗歌活动重点。一生淡泊，在《寄葛元成》诗云：“子规啼不歇，君向越山听。既已疏吟伴，谁当共酒瓶。松花全是粉，柳絮半为萍。自笑无生计，闲笺相鹤泾。”诗格清新，通俗流畅。如《送应显夫之上饶》：“细雨杏花斑，飞飞燕子还。人随烟掉去，门对钓矶闲。晓月偏惊梦，春云不离山。定知多好句，音问盖相关”。著有《东谷集》。

三子王浚，字深道，号西涧，亦淡泊于功名，与戴石屏，范鸣道等为友，常聚同游，诗称都下。

《石屏集》曾记他们一次诗歌探讨活动，讲得很生动，表现很活跃。其文曰：“三山宗院赵用父问近诗，余因举‘今古一凭栏’、‘夕阳山外山’两句，未得对。用父以‘利名双转毂’，对上句；刘叔安以‘浮世梦中梦’，对下句，遂足成篇，和者颇多。仆（指石屏）终未惬意。都下会李好谦、王深道、范鸣道，相交谈，仆举此话，鸣道以‘春水渡傍渡’为对。当时未觉此语为奇，江东夏潦无行路，逐处打渡而行，溧水界一渡复一渡，时夕阳在山，分明写出此一联诗景，恨不得与鸣道共赏之。在他们共同谋篇酌句中，石屏写出富有哲理的诗篇《世事》：“世事真如梦，人生不肯闲。利名双转毂，今古一凭栏。春水渡傍渡，夕阳山外山。吟边思小范，共把此诗看。”

次子王澄，字渊道，号雨山。工李唐诗，与兄汶、弟浚，

齐名。时称“楼旗三王”。戴复古《访西涧王深道》诗二首中其赞曰：“诸王居处僻，古屋满山坡。传到宋淳祐，来自晋永和。诗书历年久，名胜结交多。一涧留芳润，滔滔秋水波。”

吴小谦

刊于1986年10月18日《温岭报·知我温岭》专栏

## 第一部植物学《全芳备祖》作者陈詠

陈詠(约 1195-约 1267),字景沂,号肥遁,宋太平乡泾岙(今温岭市城东街道晋岙)人,温峤峨眉陈氏十四世孙。学博文赡,为时所称。对当时南宋半壁江山,朝廷偏安一隅深感忧虑,积极主张恢复中原以报北宋灭亡之仇,曾向理宗上复仇疏,因违背理宗皇帝偏安的旨意,词语激切,不被采纳,而受训斥。以后专意做学问。他认为“大学之教,格物为先,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立志编写一部植物学专著。20岁外出访学,搜古籍中有关植物资料,精心探索其发展规律,“晨窗夜灯,不倦披阅”,力求“记事提其要,纂言而钩其玄。”自己还直接考察大自然,制作标本,“尝谓天地生万物岂无所自,拘目睫而不究其源,则与朝菌为何异?竹何以虚,木何以实,或春发而秋凋,或贯四时而改柯易叶,此理所知也。且桃李产于玉衡之缩,杏为东方岁星之精,凡有花可赏,有实可食者,因当录之而不容后。至如洁白之可取,节操之可嘉,英华之龔出,香色之具全者,是皆稟天地之英,皦然殊异,尤不可不列之于先也。(《全芳备祖》序;《三志》484页)。在考察探索的同时,收集历代詠物诗词篇。约在理宗宝庆元年(1225),陈詠三十岁左右时,作成一部巨著《全芳备祖》,又经约 28-31 年不断增删、核实、修正,约在宝祐元年至四年(1253-1256),约 60 岁时,才付刻。出版后名公巨卿嘉叹不少置,尝以呈天子之览。

该书被世界植物学界视为极其珍贵的植物学文献。被吴德泽教授评为“该书是世界最早植物学辞典。”

《全芳备祖》是陈詠毕生心血的结晶。他在自序中纂言，“余束发习雕虫、弱冠游方外，初馆浙西，继寓京庠暨姑苏、金陵、两淮诸乡校，晨窗夜灯，不倦披阅，记事而提其要，纂言而钩其玄，独于花果草木，尤全且备。所集凡四百余门，非全芳乎？凡事实、赋詠、乐府，必稽其始，非备祖乎？”但此书成后，得不到出版，深为遗憾。韩境《全芳备祖》（《三志》861页）序。“类书之作，其来尚矣。自唐率更有《艺文类聚》，白傅有《六帖》，至我朝文献有《类要》，宜无复加矣。近世乃有建章《万花谷》、《事类本末》诸书。大概夸多于品汇，竞美于纂辑，而原本粗萃群芳者阙焉。……天台陈君，少负杰特，读书万卷，目力所及，如富人坐日中肆，细大涵富。感万物敷荣乃独致意于草木蕃芜，积而为书，思袭先贤之躅，以补后来者这阙意。……不知萤几聚，雪几映，剡溪藤之凡几阅，而《全芳备祖》之成矣。……一日陈君过余山阴泽中，貌癯气腴，神采内泽，有道之士也。手数巨编以示，且叹曰：‘吾不幸，少事华藻，勤半生以资口耳之谈，犹幸晚归朴素，持一念心，穷性理之蕴。然少年之书，虽吾甚悔，好事者或取焉。欲读而藏之，不可得也。’予拱而对曰：‘盈天壤间，皆物也，物具一性，性得则理存焉。《大学》所谓格物者，格此物也。今君晚而穷理，其昭明贯通，倏然是非得丧之表，毋亦自其少时区

别草木，有得于格物之功欤！”劝其勿要自悔，愿为作序出版。该序作于宝祐元年（1253）癸丑中秋。

《全芳备祖》结构。全书上下两册，前集二十七卷，为花部，著录植物 130 余种；后集三十一卷，1-10 卷果部，10-12 卷卉部，13 卷草部，14-19 卷木部，20-22 卷农桑部，23-27 卷蔬部，28-31 卷药部，著录植物 160 余种。各种植物分为三纲：事实祖下通常设碎录、纪要、杂著 3 目；赋咏祖下设目不等，多者设五言散句，七言散句，五言古诗，五言古诗散联，五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古诗，七言绝诗，七言律诗等 12 目；乐府祖下，按词牌设目，多寡不等。事实祖里，备述各种植物的特征、形态、品种、功用、来源、演变，以及典故、传说；赋咏祖、乐府里，则将有关每种植物的诗词汇辑。其旨在于“物推其祖、词掇其芳。”《四库提要》评曰：此书条理较详。

《全芳备祖》体例内容。比晋嵇含的《南方草木状》已有很大发展。《南方草木状》所记皆岭表之物，分草、木、果、竹 4 类，80 余种；而《全芳备祖》58 卷，分 8 类，记述植物约 300 多种（自序有 400 余门）。著录梅、菊、牡丹、莲花等花卉 118 种，仅梅花一项中著录诗词 329 首（包括散句），涉及诗人 161 人。从南方荔枝，到北方人参，产地分布甚广，尤其农桑、蔬部，记述谷、稻、米、麦、豆、桑、瓠、茄、韭、葱、姜、芹、芥等，与人们衣食密切相关的农家栽培植物，更显示出作者著述此书的立意不在“玩物”，而在于“格物致用”。

是书开创体例,为后世同类著作所沿袭,明天启王象晋撰的《群芳谱》,清康熙年间汪灏撰的《广群芳谱》等均以是书为蓝本。

《全芳备祖》版本。《全芳备祖》付刻后,由于印数不多,流传不广,为世所罕见。有人考察过李时珍《本草纲目》,引据今古典籍 444 种,其中没有《全芳备祖》,说明到明嘉靖、万历年间此书便不易见到。王重民撰《中国善本书提要》仅记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全芳备祖》抄本。上世纪 70 年代学者访问日本,发现日本宫内厅书陵都(原日本皇宫图书寮)藏有宋刻本,在日本友人天野元之助教授干旋下,从日本宫内省图书馆珍藏的宋版本残本,影印寄回中国。前集 27 卷存 14 卷,后集 31 卷存 27 卷。1982 年 2 月农业出版社以此为底本,配以国内抄藏本,列为中国农业珍藏本影印 500 册出版发行。书前有廖承志题词,周谷城作总序,梁家勉教授作《日藏宋刻全芳备祖》序。序称:“农业出版社将这一版本 日藏宋刻本影印,使我国久已销声匿迹的《全芳备祖》原刻,在七百年后重新与国人见面,对植物和植物史,农学和农学史,以及一切有关的学术界开一研究上方便之门,堪称‘士林盛事’。”据冯洪钱考证,现在《全芳备祖》版本有北京图书馆珍藏的徐氏积学斋本,前集 27 卷,后集 31 卷;华南农业大学抄本,徐氏积斋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遗室珍藏本,祝穆订本;农业出版社影印本;华南农业大学藏的台



湾文渊阁藏本影印本。1990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陈高华研究员，从农业出版社购到《全芳备祖》影印本上下二册送给志办，现存市志办。

《全芳备祖》不仅开创了植物研究先河，而且是一部重要的古籍校勘工具书。事实祖所引用的古籍许多早已为世所不见，如植物类著作《图经本草》、《益州草本记》、《菜谱》，毛文锡《茶谱》等；地理类著作《天台志》、《彬州图经》、《临漳志》、《会稽典》、《蛮瓯志》、《南粤志》、《益部耆旧传》等；笔记类著作如宋郭应祥《遁斋闲览》等。此外还有《汗漫录》、《稽含录》、《树萱录》、《幽冥录》、《鸡跖集》、《岚斋集》、《缙绅胜说》等，也无传本，仅是书中见到片段引录。赋咏祖、乐府祖约占全书篇幅七成以上，所辑录大量诗词，很多亦绝迹已久。比如南宋徐似道，陆游称之为“徐卿赤城古仙子，十年四海推才华”，其所著《竹隐集》已无传本；南宋郑大惠，时人以唐诗名句“乾坤有清气，散入诗人脾”形容其人格诗风，他的《贩牛集》亦已亡佚；北宋苏庠，苏轼称其作品《清江曲》如置于李太白集中，谁疑其非，他的《后湖集》也不见传本。还有一些与作者当时就散失严重，如南宋台州著名隐士郑士元，郑大惠为其作墓志时，就指出“有诗数百篇……稿少有存者。”《全芳备祖》却保存了他的一首诗。《全芳备祖》重版序中还指出，丁谓《公言集》、王诜《晋卿词》、王仲甫《冠卿集》、万俟詠《大声集》、汪藻《浮溪集》、俞国宝《醒庵遗珠集》、

舒亶《信道集》、释仲殊《宝月集》等等，均已亡佚，赖是书存其鳞爪。由于《全芳备祖》是宋刻本，所引用的大量诗词散文，与今传世的文本文字有所异同的，亦可起到校勘的作用。

陈詠是一位诗词爱好者，遗作现在看到仅十来首。如《风雨》：“风雨潇潇夕，春寒灯较昏。茅檐数椽屋，荻浦几家村。网到江鳞活，沽来市酒浑。烘衾供给局，一觉涉乾坤。”《咏葵》：“人情物理要推求，不蚤敷黄隶晚秋。黄得十分虽好看，风霜争奈在前头。”《咏桑》：“三分天下二分田，枉被西南雨露天。接野营荆失官陌，透蓬桑枣识民阡。去程削断行为迹，惊颿频过猛兽边。弹压官军早屯宿，晚炊崖竹汲河堧。”《睡起》：“山鸟鸣鸣山月长，北窗高卧梦羲皇。觉来推户青双眼，愁杀桃花飞过墙。”《咏草》：“澹渐荒草六朝宫，万感丛生一眺中。不识群公互□虎，独于此地必争熊。秦河溅泪西风泣，淮嶻含羞晚照红。醞得许多愁为底，只缘误绮大江东。”

吴 小 谦

1996年4月24日刊于《温岭报》4版

2007年7月重整

## 宋代理学家戴良齐

戴良齐（约 1208-约 1271），字彦肃，号泉溪，赐号临海子，宋黄岩泉溪（今温岭市太平街道）人。年轻时勤学苦练，嘉熙二年戊戌（1238）进士及第，历官太常寺簿，秘书郎兼史馆校勘，庆元路教授，著作佐郎，著作郎。咸淳二年丙寅（1266）为秘书少监（掌典籍或起草文书之官），赐临海子。“其族自宋初平阳金州乡迁居泉溪，历时 300 年，继绪萧条，竟未能大比族者，两世纪亦凡无传。”（《太平县古志三种》简称《三志》482 页，戴良齐《宗谱》序）。良齐出振其族，成为当时当地大族之一。《嘉靖太平县志·大家录》118 页记：“宋室传来十八家，左陈柔极派来賒，潘林於马裘毛盛，戴杜朱彭孔葛车。”戴即戴氏。又记“吾邑在宋时有二戴氏，皆富盛，代有闻人。故老相传，泉溪戴氏祖，初由猎至泉溪，有李姓亦大家，死亡殆尽，独孀妇丁氏在室，尸棺暴露，戴氏祖为之营葬，遂赘居焉，后子孙富盛，犹世世祀猎神及李廿一郎，俗呼猎神戴云。南塘戴氏……俗呼铜马戴云。”

戴良齐台州朱学的第三代代表人物，以古文鸣于理宗朝（1225-1264）尤精于性理之学，著有《中说辨妄》、《通鉴前纪》、《曾子遗书》、《论语外书》、《孔子年谱》、《七十子说》、《戴氏世谱》。有遗稿《泉溪文集》。叶良佩《泉溪文集》序称：“乡先达泉溪先生戴公仕于宋理宗朝，为秘书少监，以古文鸣，而

精于性理之学。所著有《礼经辨》诸书，吴文正尝师之而得其说，今皆散失不传。予独得其遗稿曰《泉溪文集》者而读之。其建白于朝，则有崇德辨惑之疏，分得为四目，曰：惩奸、劝贤、保民、理财，无虑数千言，一皆指摘时事，切中其弊。及退而家食也，复以便宜四事白于守土之臣，曰：经界、水利、社仓、赋税，又皆切中民隐。呜乎，若公者，非所谓处乱而才猷表著，卓然称为贤哲者乎！今天下承平既久，士日流于玩愒。徒结舌媒宠以相矜炫，即有不胜，则抵巇相轧也，去《溱洧》之士女盖无几矣。求其忧治世而危明主，若鼓钟某人者谁乎？是故有司祠公于乡，为后进树之表焉，礼也。是集也，邑大夫曾君议修县志，索于其家，而以界予用备搜考。事竣，则杂置之乱书中，未暇理也。既而公之裔孙希光介商延平手简，来取其书，足三及门，色不怨而志愈坚。予既感公之事，若于心有耿耿焉，又嘉希光能守其先墨，故为序并诸集端而归之。”（《三志》943页）。观此则见其学之原委可见矣。

戴良齐所著的文可能很多，但太平古志三种仅录二篇奏疏，以见其传统文化的陶冶。一、《崇德修愿议》，该文提出祈天永命四件事，一曰惩奸，二曰劝贤，三曰保民，四曰理财。二、《君臣交修说》。（《三志》481-482页）。《君臣交修说》言词剴切，帝嘉纳之。其要旨：

一、指出交修之义。他说：“修之为言治也，治其不善而使无不善之谓修。交修云者，凡所以修辅厥后，非一事而已，

亦非一言而止也。比如玉人之事，既切矣，而复磋之，既复磨之。交修之义然也。”又言：“夫古圣贤，端此一身以治其国家，不啻足矣，而何孜孜于人言，其不惮烦若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一念之差，其有发于政，害于其事而不能自知者。又况群臣万民四方之广，欲其无有壅蔽之患，岂一人心术，知虑所能罔哉！”

二、指出当今政局交修之不易。“而顷岁以来厌讳之意，浸加于前，覆护之俗浸成于下，往往好同恶异，近于维予言而莫之违。臣切以交修之义顾如此，恐非所以国家之福也。”

三、建议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君明则臣忠，君仁则臣直。”“切窥时意，似有好同之弊。……夫好人同己好恶人异己，则其弊心至为诡随，为迎合，为附和，为拱默，虽存之安危反复手间，亦当结舌而不敢发，岂不殆矣！此人臣之利，非社稷之福也。”

四、善于听取刺耳之言。“今日虽有安静之形，而实有危逼之势。左冯右翊，夕思朝议。所以弭乱持危保邦之道，恃谏诤一路耳。若意向少差，顺适与否，望风相戒，不敢忤逆。今日曰：‘诚如圣谕。’明日曰：‘圣学非臣所及。’则是使人主自圣，且孰与其忧天下之事也哉？语曰：“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谏谏。”武王谏谏而昌，殷纣默默以亡。臣不胜大愿，惟陛下以顷岁近事为戒，以孝宗前事为法，渊澄大虑，砥励初心，振饬臣功，交修不逮，辟忠谏之路，开不讳之门，不以人废言，

不拂于从谏，不吝于改过，毋以切真难堪之言，而自为盛德之累，则天下忠哲志义之士，皆得悉心以佐其上，而陛下为克己从谏之圣主，岂不盛哉。”

戴良齐为人和学说，受到文人尊重和爱戴。明代“花山九老”之一何愚《泉溪读书行》有：“梅关迭翠来双龙，横湖之水银河通。雁鸣百千诗南北，薄霭轻岚画眉碧。五桥流水双溪回，六街花柳开楼台。山水盘桓意不尽，其间往往生贤才。大监先生宋名哲，独立丹墀挺嶄嶄；松溪柏径并登科，衣锦归来踵其后。虽无奇策展经论，亦有新诗满人口。”大监即指良齐，被称谓宋代名哲。谢铎赞称：“景定（1260-1264）何时，安坐以戏，鞞之方张，如火心炽。谁其忧国，永命祈灭，我拜读公疏，涕泗涟涟。惟公之学，最深者《礼》，远淑诸人，曰吴澄氏。峨峨孔庙，俎豆以陈，公心不愧，夷夏君臣。泉溪之南，其流湜湜，逝者如斯，君子之泽。”

小谦整理

2007年8月

## 宋代著名书法家虞似良

虞似良（南宋乾嘉间人，生卒不清），字仲房，号横溪真逸，又号宝莲山人。原籍余杭人，宋建炎中（1127-1130）以其父授受职台州，而迁居横溪（今温岭市城南镇横溪村）人。淳熙中（1174-1189），曾任兵部郎官，监左藏东库，终成都府路运判官，故世人称虞司马（注：司马，即军府官，职掌综理府事与参予军事计划官）。似良青年时勤奋，好攻书法，自成一派。元代陶宗仪《书史会要》287页记：“（似良）善篆隶，隶尤工。家徒四壁，藏汉刻数千本，心摹手追，尽得旨趣。其分折波画，正是偏傍各各有根据，大至数尺，小至绳头，无不能也，亦能古文奇字。”《台州府志》99卷14页记。似良学书专心致志，每天临池不辍，“无一食顷去笔札，卧时运笔习点画，衾被当纸处皆裂”。由于苦练善思，书法更出新意，自成一派，其书“搏擗蹇腾，鲸鹏撮摩，夭矫容与，烟云舒卷”之势。晚益奇，故人爱重之，遂传天下。现已发现似良墨迹有《阴符经碑》、《小桃源碑》、《物外碑》、《洗耳碑》。省内存有墨迹有，洞霄宫“灵一归云”匾，严州府《重修严先生祠堂记》，新昌县《学碑记》，黄岩九峰寺“观音殿”匾额。其中严州府《重修严先生祠堂记》吕成公撰，虞似良书，世称“二美”之作。积一生书艺，著有《篆隶韵书》4卷行世。

书法艺术与文学修养是分不开的。似良不仅攻书，并善文，

攻诗词。《千家诗》辑录了他名篇，《嘉靖太平县志》等志书和《全芳备祖》亦有辑录诗篇。如《横溪春晓》：“一把新秧趁手青，轻烟漠漠雨冥冥。东风染尽三千顷，白鹭飞来无处停。”《题横溪堂壁》：“田塍常满雨常馀，绿遍溪南我独无。珍重天公不遗物，也分余润到菖蒲。”《横溪石壁》：“野草闲花洞口春，碧潭如鉴净无尘。江山好景携不得，漾入酒杯和月吞。”《咏瓜》：“一杯山茗雪化白，数片甘瓜碧玉香。但得心闲无个事，人间何地不清凉。”

似良好游，喜结交朋友，与同时代温岭籍诗人大都有来往。徐似道曾赠诗有“秘书行处有歌钟”之句。据《嘉靖太平县志》称，似良与戴敏书信来往，是太平（今温岭）有文字记录的首批文人。丁世昌（字少明，号竹坡）曾有《次虞仲房司马送秋韵》：“自入秋光能几时，无端又赋别秋诗。夜长月冷虫鸣急，天阔风高雁过迟。三径黄花存晚节，半栏红叶坠残枝。往来毕竟乘除法，何用年年宋玉悲。”戴复古有《陪虞使君登岳阳楼》：“片帆飞过洞庭来，百尺巍巍水面开。疑是灵槎上河汉，如从弱水到蓬莱。钧天广乐无闻颖，袖剑仙人安在哉！物物尽随波浪去，君山一点独崔嵬。”可见他们意气相投，畅游欢乐心情。

钟秀山水孕育了一代名人，一代名人增添了山水的秀丽。似良逝世后，横溪成为境内名人骚客向往吊念的地方，留下了许多诗篇。明林元协《过吊虞司马仲房墓》有：“临风一下拜，重是古先贤”句。杨特耸《横溪道》诗有：“山峰如眉列，溪



潭照晚清。结茅慕高士，于此谢尘纓”句。清邱有章《横溪寻虞司马仲房旧隐》诗有：“有碑应坠泪，怅望暮山头。”戚学标访横溪，有《横溪》诗：“山泉百道注横溪，风景居然古竹西。画鹳疾飞真青鸟，水蛙群叫合鸣鸡。湖边夜色清无暑，雨后星光出未齐。渐见月高秋露下，寒鸟惊起绕枝啼。”

人杰地灵，愿似良坚韧苦攻书法的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再显温岭书坛的光辉。

吴小谦

写于 1996 年 9 月 16 日

刊于《温岭报》4 版

## 元代儒林山斗盛象翁

盛象翁（1252—1323），字景则，门人尊号圣泉先生，宋黄岩三溪（今泽国镇山坑村）人。盛氏祖彭年，由闽登第自颖州判官升任黄岩州（唐永宁州）刺史。唐末，因朱全忠乱，弃官隐居于黄岩东南乡圣水山之岵三坑（即今山坑村），彭年为该族始祖。象翁少时读书有异禀。元初以贤良举，聘授庆元路儒学学正，复授温州路将仕郎、汀州路儒学教授，转庆元路昌国州判官，后辞归。延祐间（1314-1320）聘任江浙行省文衡。先是江阴陆文奎久试不第，同考官不能识，其文批曰：“语古且拙。”惟象翁曰：“非古拙也，实古朴耳！”同考官初覆置之，先生作色曰：“浩然之气，苍然之色，此无他作也。”说服同考官取之，识才之能，一时传为佳话，声誉益彰。后累征辟，辞之。昌国归来后，目睹道学衰微，自叹曰：“凄凉风雨千林路，羁绊烟霞七尺身。”谢绝交游，闭门讲学著述。晚年攻《易》学，其苦心正如自谓“归来启户捡遗编，不觉东方红日烂，”披衣特地起吹灯，老眼摩挲读《周易》”。象翁尝从黄岩车玉峰、黄寿云两人游。车主《易》学明象，黄专析理，象翁融贯之，著《易学直指本源》、《周易会通》。人称：“其书最有功于学者。”评他：道学出群，为儒林山斗。明代谢铎《谒圣泉先生墓》（《谢铎集》182页）“逝者如斯日夜奔，玉峰西下是渊源。不浑竟亦成千折，欲挽谁从到九泉。树老秋声悲宿莽，天留春意与枯根。

濂溪溪上窗前草，愿起先生一细论。”

宋末元初，政局混乱，象翁隐居家乡，创办圣泉书屋于丹崖山。在此著述讲学，当时著名理学家叶适、车若水等亦曾过此地讲学，培养了一批学者。他重视教育，在《与赵子昂书》中阐明自己的观点，书称：“夫文辞之体，原于性命，用关于政教；阐正运奇，积顺发华，操之无底，诸之无涯；衍圣贤未尽之旨，泄天地难言之情；通微愆于九重，播皇猷于万里；明之可感悟冥顽，幽之可乐鬼神；前之千百世而如见，后乎千百世而如授，岂可以寻常小艺目之哉！”又言：“盖能为文者，才妙天成，无规矩之可授，机斡心腑，非简编之可习。人为万物之灵，能为文者，又人之至灵者也。故一代超卓之士，百年不过数人；一时惊拔之文，平生不过数篇。岂非文者天地之奇气，人世之至珍！”象翁重视人性教育，在书李次渊《孝经讲解》后一文称：“孝，特万善中一事。……跪足之羔，反哺之雏，不言而喻”。

象翁笔意酣畅，词句豪雄，诗作被誉之“戛玉鸣金，脍炙人口”。著有《圣泉文集》。《山坑盛氏宗谱中》入录诗篇有30多首，其脍炙人口的诗篇有：其一，《题丹崖寺壁》：“勾漏仙升几度春，言寻石室度嶙峋。枯藤缭绕枝何古，宝刹巍峨景自新。竹色满亭人是晋，桃花夹岸世非秦。支颐独立斜阳暮，鱼鸟依依总可亲。”其二，《三溪古道》：“三溪之阴有古道，水声沥沥梅花绕。当年商旅乐通衢，此日墙头共芳草。路旁有酒诗

有声，英雄豪杰成灰尘。百年世事宛如昨，浩叹一声山树吟。”其三，《威神古刹》：“寻幽直入山之中，威神宝刹回群峰。平溪灌溉农不苦，依山樵采人无穷。溪鱼正美蟹正肥，儿童举网相追随。山僧洗盏酌山茗，杜鹃泣处山猿啼。”其四，《溪桥明月》：“长空万丈清绝尘，溪桥一弯明月沉。川流滚滚去不息，始信吾道真无停。徘徊欣赏重兴叹，回顾无人声散漫。归来启户检遗编，不觉东方红日烂。”其五，《北陇春耕》：“东风扇起寒云低，膏腴万顷环清溪。落花雨歇饭牛出，一犁耕破芳草肥。夕阳澹澹鸟声碎，水云梳栉青蓑脆。卧龙久卧人不知，一声长啸杳无际。”

元至治三年癸亥（1323）无病卒，享年 72 岁。临终自赋诗曰：“六十年来运已周，一丝难挽大江流。水流丝断如日月，皎魄孤悬照素秋。”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诰勒，其文曰：“奉天承运皇帝制曰：腾闻治国必有人才为本，而人才立品为先。尔立身行己，卓尔名儒。历任判官，无忝厥职。崇祀乡贤，以褒其行，尚其钦哉。”是明代县内首批入乡贤祠六名先贤（即王居安、戴良齐、盛象翁、郭晓阳、王叔英、叶黻）之一。

吴小谦整理  
2007 年 7 月  
1999 年刊于《泽国镇志》

## 元代著名诗人潘伯修

潘伯修（1314—1356），字省中，元淋川（今松门镇淋川）人。淋头潘氏第七世祖，其始祖端朝，辛太守应破孙恩有功，封中大夫守尚书，左承卫将军，上柱国食邑五万户。迁至黄岩柏都，至十八世祖祖文字伯章任古田令，避潘壬乱航海至玉环，由玉环至淋头。其祖潘应桂，成进士，叔父仕骥，有功名。伯修少负异材，从陈绍大习举子业，后又从学林兴祖之门。林大器重之，诗文居同辈之上。尝三次试于省，名冠省试，得解元。但不得志于京试，遂隐居著述，授徒乡里。通天文、地理，历律之学，为家乡培养了一批人才，如黄中德、应道元等皆出其门。所为诗文皆寓微意，他说：“文章不关世教，虽工无益。”才名为当时台州领导人泰不华，达兼善所企重，不华镇守黄岩、兼善帅台州，皆常谘访。

元至正八年戊子（1348），方国珍兵起，伯修从祖义和乡人应允中等人，纠集群众，与抗拒，战死白枫河。谢铎《白枫河》诗：“白枫河，河水满地流红波，波声入海争盈摩，蛟螭夜泣愁鼉鼉。於乎壮士可奈何，白骨两岸高峨岷。君不见河之水，深不极，至今下有衔冤石。”（《谢铎集》259页）。

战乱之后，伯修避难，隐居花山先人墓庵，转徙玉环、柔川，又问馆东坞（今坞根）赵师闰私塾任教。

江浙参政朵儿上班至台，时方国珍踞海上，为了肃清方国

珍之乱，扬言将尽屠边海居民，伯修闻之，为了百姓安危，不怕冒犯虎威，率父老，诣军前，力争。向参政朶儿上班说：“倡乱者，方氏耳，吾民何罪，非要屠杀边海居民！”朶儿见他说得有理，下令保护边海居民，其事乃得免。又尝挺身说国珍，为了生民计，要冀纾国难。国珍许之，经左丞答纳失里奏报，表国珍功，授方国珍五品流官，要求邀纳战舰，疏散众徒；而又令伯修为其作文树宣德碑。战事既罢，后国珍复叛，势更强，据有台、温、庆元三府，设府庆元（今宁波），郡内许多知名人士往相投，如名士朱詹鼎等，多往依附。国珍慕伯修才，几次招往，伯修力辞。再后一次引伯修至海上，劝其入伍，伯修委言谢绝，归途中，国珍部下谋士郭仁本忌其情况了解，回去后恐不利国珍，在途中设伏，杀之。年仅四十三岁。

伯修死于气节，诗人应梦虎《哭潘省中》诗：“秦楼日色夜吹笙，尚忆江湖载酒行。石室不题招隐赋，侯门空有成裙名。嵇康未有轻钟会，黄祖何曾惜弥衡。渺渺游魂归未得，岭头春雨鹧鸪声。”牟若峻《挽潘省中》诗：“晓猿失脚伴虫沙，谋国谋身两差问。信若为凭北方客，读书应悔记南华。赤丸走电无寻处，碧血埋尘不见家。独有巢云旧知己，山阴笛里日西斜。”谢铎《待隘盗》诗：“鸱鸪张，悲凤凰。麒麟伤，恣犬羊。嗟嗟先生今则亡。君不见棘门盗，能杀春申黄，又不见宝应盗，能杀辅国王。吁嗟尔，盗何不解，杀枢密郭，更杀丞相方。枢密郭，丞相方，千载与尔谁流芳，呜呼先生今不亡。”林明辅

评曰：“潘先生莫邪大剑也。其光铄然，足以动星斗，其锋锷然，足以破坚珉，而不能无缺折之患，然终不害为千金之宝。”可谓深得其人矣。

伯修：“以诗鸣东南。”叶良佩《潘省元文集》序称：“先生古诗长短句，有李谪仙骑鲸之气，其序记碑铭则模范昌黎，顾其才力又骎骎乎足以达之也。”又言：“夫谈胜国（元朝）之诗者，必曰虞、杨、范、揭。其在吾浙，则扬铁崖，廉夫其尤也，铁崖序两浙作者集，于吾台取二人焉，曰丁复仲容、项炯可立；嗣后选刻元诗者，台独取陈孚刚中，而皆不及先生，予不知其何说，或谓先生宦游未甚显，当路诸公皆莫之省识。噫！其然乎？”赵佩芷《江榭集拾遗》序称：林君爵铭既葺九老诗存，因及推其屋鸟之爱于先生之诗，乃广搜《元诗选》、《赤城诗集》、《三台诗录》、潘氏谱牒及乡先生正集，得其遗诗若干首，文若干篇，辑为一卷，曰《江榭拾遗》。而其诗之足传……而欲演花山之诗派，自当以先生为初祖。”当代《元诗集》入录诗 57 首，居入录多篇诗人之一。

伯修诗作题材广泛，主要题材替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微意的哲理诗。如《拟古》：“芙蓉裊秋水，中夜生清露。乞君白玉盘，明珠已无数。虽无白玉盘，月在水中央。莲房脱紫葍，种在浮泥香。仙人躡素麟，吸此秋月光。岁晏淡忘归，天际肃微霜。谁能为此曲，高歌水云乡。稽首无极翁，可念不可忘。”《古意》：“空中望海水，日暮动微澜。神州何逼仄，

半落烟霞间。少小戏嵩华，南鱼落星湾。七泽一朝枯，我亦非朱颜。道逢两白鹤，欲下昆仑山。写书寄西母，早遣君王还。”

《起坐叹》：“丈夫七尺躯，而无一金资。内怀千年意，外有万里思。终朝闲关坐，辛苦不敢辞。身长不肯屈，何以慰亲慈。”

《隙月》：“隙月不可揽，写此床上衾。中有无眠士，内含明月心。秋水正无风，寥天色深深。挥月谢鸢鱼，无劳尔蜚湛。”《君子有所思》：“海日萧条云雪冈，追锋百里逐天狼。云罗四面伏不动，金错旌竿风簸扬。侍臣结束鸿雁行，玉阶鸣鞘立翠黄。君子有所思，雕弓既韞姑置之。”

二、反映贫民疾苦经济诗。如《麦青青》：“大麦青青三月中，东邻欲尽西邻空。几人忍死待麦熟，麦方掉头摇晚风。嗟来麦语汝，天已一月雨。麦今不自保，况仍未秋先易主。不闻二月卖新丝，麦苗典尽秋无期。”

三、描写地理特征名胜风光诗。如《松门山》：“沙港蛟涎白，松门蜃气平。强弩支江断，长创落日明。”《观海》：“海气兼天赤，山云捧日黄。波涛开雾景，岛屿极清光。南下思秦帝，东巡忆武皇。弓刀清似水，神物敢跳梁。”《灵山》：“玉环诸山灵山深，环以大海根太阴。空青水碧澹相映，散为风露来萧森。嗟予赋命落台雁，调笑鱼鸟成滞淫。南游华盖动连月，胜地在近徒歆歆。风帆径渡不再宿，绶里长剑携青琴。种榆琼田中，吹笙玉山岑。吾将于兹养晚命，岐路四断谁能寻。”《万岁山》：“龙首冈头玉树林，丹青万点紫烟深。广寒宫殿秋如水，太液



波涛晚向阴。西北云山凉冉冉，东南星海气湛湛。麟簾不捲空良夜，水鹤翛翛警露心。”《过芙蓉村》：“日暮东风吹客衣，水光春色弄晴晖。野桃无主清江渡，山雨初收白练飞。”《庚寅（至正十年 1350）宿天姥岭》：“夜宿天台最上头，四无云彩众星秋。金庭鳌背东南重，玉儿莲花左右浮。过客跻攀成欲老，颠崖辛苦未知瘳。不眠起看涵波日，赤气轮囷映十洲。”《燕山秋望》：“辽海东空鹤不归，平芜遥际极凉霏。寒天霜静雕鹰没，沙苑秋高牧马肥。落日美人歌玉帐，西风猎骑拥金羈。豪猪猛起当前立，曾冒鸣弓脱晓围。”

四、生活经历述情诗。如《忆昨》：“忆昨西陵桥下路，彩舟初试一莲红。菱花妆镜春鸥里，杏子单衫玉笛中。郡国三年烽火入，楼台万井劫烟空。江湖何预人间事，沙合重洲不遣通。”“灵岩好在涵空谷，图画天开两洞庭，云日长天摇积水，蛟龙九月弄飞霆。舟归范蠡江湖远，兵压阖门草木腥。欲就吴王借金剑，砚池星月洗秋萍。”《甲戌（元统二年 1334）再下第京师别诸乡友》：“风繚客怀乡思起，吹作长云行万里。蛟龙春归恋窟泽，虹霓昼动含阴雨。忆昨路绕彭城来，酒酣独上歌风台。青天无云野草白，高帝事业安在哉！丈夫挟策干一命，忍耻随人作奔竞。道上宁无屠狗人，戏作悲歌君莫听。”《甲午（至正十四年 1354）元日感怀》：“春色年年出帝京，河冰未解柳还青。东华正拥如云骑，南国空瞻戴斗星。日月由来双过鸟，乾坤及此一浮萍。愁缘底事浓於酒，起傍梅花步短楸。”《甲午六月卧

病柔川呈地主》：“西界群山半削成，平居怅望指高青。银河上水通三石，玉笋余云散五星。旷岁移家方失路，连城带甲此谭经。不图颠沛流离日，树色溪光满户庭。”“杨溪积雨绿於苔，乱竹稍稍不遣栽。自爱水风横笛语，欲乘秋涨刺船来。眠从朱老诗浇泼，书及黄郎使往回。困饿只余皮骨在，故人初见恐惊猜。”《丙申（至正十六年 1356）元旦》：“元朝举酒欲伤情，六载崎岖脱死身。草木不忘春雨露，山川犹拥宿风尘。河南轻重须藩翰，江左安危数缙绅，家国未知焉税驾，等闲笑语（一作含笑）答时人。”《江槛》：“四十无成鬓欲皤，题诗江槛慰蹉跎。雨余蛺蝶垂花并，春到菁芜落絮多，富贵失身怜鬼仆，文章得意等天魔。年来收拾心情坐，转奈云山绿水何。”

伯修平生所著传有《潘省元文集》、《江槛集》。前者仅见明叶良佩《潘省元文集》序。序称：《潘省元文集》五卷，旧无刻本，予世父东墅君得写本于先师缪守谦氏。后者见于赵佩范《江槛集拾遗序》。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陈高华访问日本，得《江槛集》一书，1990 年 3 月赠影印件一本给我，现存市志办。

1991 年淋川新华村潘氏后裔为纪念先祖潘伯修诞辰 685 年周年，筹资新建潘伯修陈列室，房屋三间，陈列潘伯修及先祖事迹，并在花山修潘伯修墓，进行祭祀。

吴小谦

2007 年 7 月整理

## 明代英烈王叔英

王叔英(1362-1402),原名原采,号静学,明黄岩亭岭(今温岭市太平街道小河头)人。原从母姓陈,后复本姓王。年轻时勤学,从学于临海陈南斋,以圣贤自励,与叶夷仲、林公辅、方孝孺辈同学,常切磋琢磨学问。洪武中与方、叶同召,中途辞还。洪武二十年(1387)应召任仙居训导,改德安教授,升汉阳知县,政绩显著。建文初年(1399-1402)召为翰林修撰,同方孝孺被称为台州在朝二大臣。任职期间,先后上《明利害策》和《资治策》,受到建文帝嘉纳,受到重用。燕王朱棣起兵,逼建文帝逊位,时叔英在淮,奉旨募兵广德。后闻城破,事不可为,恸哭,沐浴具衣冠,书绝命词,以白金及书遗广德州祠山道士盛希年:“幸葬我祠山之麓。”其绝命词:“人生穹壤间,忠孝贵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过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见缠。肥甘空在案,对之不能咽。意者造化神,有命归九泉。尝闻夷与齐,饿死首阳巅。周粟岂不佳,所见良独偏。高踪渺难继,偶尔无足传。千秋史臣笔,慎勿称希贤。”又书案书曰:“生既久矣,愧无补于当代;死亦徒然,庶无愧于来者。”遂自缢于祠山银杏树下。同乡道士盛希年遵其嘱,葬于祠山之麓。死时年还不及四十岁。

燕王朱棣登基,召命方孝孺起即位诏,方严词拒命,甚至辱骂,朱棣气愤下令除方九族外,又加上门生一族,成为历史

上空前灭十族惨案，被杀者达 873 人。王叔英家受株连，家被抄，妻金氏死于狱，二女投于井。弟元默，埋名隐迹商旅中，被里人金宽告发，遭斩。《明成祖实录》：“叔英殉节后，有诏治奸党，妻系狱死，二女俱赴井死。”

王叔英明代当时政论家，著文较多，后人收集其文，汇为一集，名《静学文集》一卷。据《嘉庆太平县志》记载：“《静学文集》，明王修撰叔英著。先经林公辅序刻，旋已散失。谢宝庆太守从郡守阮公得录本，为刊行。国朝康熙间，参将郭镇邦捐俸重刻。”《静学文集》一卷本，被入录于《四库总目提要》；又三卷本于民国 20 年（1931）重印出版发行。《太平县古志三种》辑录遗文七篇。其文，从历史的观点阐发从政、治世、为人的基本观点，古意新出，切中时弊，有强烈针对性，时效性，对现实亦颇有指导意义。

一、治政观。在上《明利害策》（《太平县古志三种》简称《三志》492 页）：“臣闻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曰庶、富、教是也。盖为人君者，将欲遂民之庶，必先富之，然后教之。……《大学》言治国平天下之事有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是则平治天下之道实在此。”怎么实现富民政策，他分析历史上各方利弊，提出：第一，使民有恒产，贫富不能太悬殊；第二，以农为本，本固各业张；第三，敛赋役，使民从时；第四，保护自然资源，使生态平衡。他要求君王“明其害则除之，明

其利则兴之，将见富庶之效，不数年而可致。”

二、上八策。在《资治策》(《三志》915页)序中说：“平居尝思当世之务，时有管窥蠡测之见。”“得人心于一时者易，得人心于永久者难”。“帝王于治无他，求以安民而已。盖为治之道必本于修身，必在于亲贤。亲贤而后可以任官，任官而后可以立政，立政斯可以安民，民安则雍熙之治可以驯致矣。臣今谨陈治策八条：其一曰务学问；其次曰谨好恶，所以修身也；其三曰辨邪正；其四曰纳谏诤，所以亲贤也；其五曰审才否；其六曰慎刑赏，所以任官也；其七曰明利害；其八曰定法制，所以立政也，政立则民安矣。……惟望陛下恕其狂愚之罪，纳其忠爱之情，而裁察之，无恃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则于久安长治之道未必无补于万一，而人心可以永保，天命可以永膺矣。”

三、施政纲领要适合时宜。在给方孝孺《与方正学书》(《三志》494页)中说：“天下之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亦有行于古而难行于今者。如夏时、周冕之类，此行于古而亦可行今者也；如井田、封建之类，可行于古而难行于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则人之从之也易；难行者而行之，则人从之也难。从之易则民乐其利，从之难则民受其患。此君子用世，所贵乎得时措之宜也。执事于此，研诸虑而藏诸心者非一日矣，措之犹反掌耳，尚何待于愚言之赘哉！然仆闻，知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得，故不能无言于左右耳。”方孝孺接信

后，非常感激，取消推行井田制的设想。

四、探讨师道尊严，要有自知之明。在《送卓景高序》（《三志》917页）一文中说：“弟子未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殊不知天下古今之事变化无穷，虽圣贤不能尽知，况学者乎？《传》曰：‘知之则知之，不知则曰不知，是知之之道也。’亦何耻哉！孔子以大圣之才为七十子之师，且以‘助我’望于颜子，以能‘起予’称子夏。由是言之，为师者岂尽贤于弟子乎？”

五、做人要重视气节。他在《原命一首赠杨文忠别》（《三志》918页）一文中说：“人受天地之气以生者也。富者得乎气之丰润者也，贫者得乎气之枯瘠者也，寿者得乎气之攸长者也，夭者得乎气之短速者也。是故贵者不可使之贱，贫者不可强之富，寿者不可夺之夭。固有始出于奴隶而终受侯封，生于饫梁鱼肉而没饭金，出入锋刃而老死衾帷者，岂其智力能及哉？”故孔子称：死生有命，贵富在天。至论富则曰：富若可求，则执鞭之役吾亦为之。但为人“不能以利害生易其节。不失其心，无愧于人，不求福而福在其中，故其生则无愧于为人而身有余荣，没则无愧于神，而子孙蒙其福。”王叔英有一句名言：“吾观古豪士，道在身可捐，与其不义生，有愧于皇天，宁令就义死，含笑归黄泉。”他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名言。

六、宣扬孝道。在《二孝子传》（《三志》919页）序中说：余在众中，往往闻孝子、悌弟、义夫、节妇事，未尝不为之感激流涕，欲录传以为世劝。以余一人所闻，不闻其详，不得录

矣。然幸而得其详者，乌可使无传乎！余于同邑得一人，曰陈圭；于同郡得一人曰朱煦，皆孝子可书也，作《二孝子传》。又在《草心堂诗序》（《三志》918页）中说：“为子者不足报其亲者，亦犹万物之足以报天地之恩也。天地之恩非万物之所报，而万物之中有超乎其类而圣如尧舜，足以参赞天地之功者，亦可谓能报之矣。……昔唐之孟效有见于此，故郊自念不能报其亲而作为《游子吟》之诗，有曰：‘难将寸草心，报答三春晖’。其意盖以天地恩喻父母之恩，而叹其难报。予谓，人子事亲之心，凡是易于自足者，必不能孝于其亲；惟其常自不足者，斯能孝于亲者也。”

叔英逝世之后，随着历史进程，人们更加怀念其气节，当时皇帝曾言：“彼食其禄，宜自尽厥心耳。”置不向究。后其门人、少师杨公士奇，在正统间，为追题墓曰：“呜呼，故翰林修撰王公原采之墓”，且为文祭之曰：“先生之学，圣贤是师，先生之行，纲常是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贞。先生之志，霜雪其明，浩然全归，乘云翩翩。我怀先生，崇山长川，桐川之藏，既固且深。遥致觞奠，神其来歆！”成化间，明名臣周瑛，官至广德，又行修葺致祭，祭文称：“盖其见义之明，杀身之勇，处死不乱，良田其志素定，非若一时忙迫失据，计出无聊，而自终于询渎者比也。因念其行义之笃，且悲其死后而为修治其墓，并述其事，以告后人。或议之曰：原采建文臣子，子不为讳而表章之，非罪耶？瑛曰：不然，自古忠臣义士为其主耳。

原采仕建文朝，故忠于建文，若仕于太宗朝，则忠于太宗也必矣。观两朝天下，皆太祖高皇帝所经营天下，两朝臣子，皆太祖高皇帝所培养之人物也。比如天地分为四时，凡禽鸟感时鸣者，虽有春秋之异，要有造化中物，未可舍此而取彼也。”（《三志》466页）。名士陈纪成化十二年（1476）二月谒王修撰墓，祭曰：食不避难，死必结纆，以义较量，犹有未精。猗欤先生，义分素明，岂徇匹夫，谅以自经。首阳饿死，得圣之清，援引裁决，庶仁以成。日月逝水，孰别而旌，幸兹东里，文可信凭。亦有周侯，式表佳城。人虽欲绝，奚损其名！我行其野，聿动乡情，酌以祭酒，聊慰冥冥。……先生之节，光耀百世；抉植纲常，羞死贪戾。（《三志》813页）。林公辅《静学斋文集》序称：“陈君原采之文其严重者如大儒之执礼，周旋必中矩度；其知通也，如巧夫呈技，敛散反覆，机括转移之间，又非在己者。求之于世，能如原采者无几人。原采尝言：‘赵孟之贵，非吾所愿，陶朱之富，非吾所慕，使吾文如古贤，是吾心也。’其气节庚庚，不为势家所屈，疾风破屋，敛衾而坐，诵犹不止，原采岂无人心哉！盖天所以与我者重，而我不得不自重也。”（《三志》568页）。谢铎在新刊《静学王先生文集》后序言：“噫！臣死于君，妻死于夫，子死于父，非道充于身，行于家，能之乎？”《过王静学先生故址》诗赞说：“凄恻百年地，经过千载心。天高那可问，泪下益难禁。尸祝今遗社，孙谋谁蓄金。清风薇蕨老，落日首阳岑。”（《谢铎集》164页）。嘉靖十八年



(1539), 太平知县曾才汉, 于县治东 500 步特建忠节祠, 并入乡贤祠。又于距县五里黄淡岙建贞烈祠, 以祠叔英弟、安人及二女。明末朝廷追赠叔英为礼部侍郎, 谥文忠。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追谥“忠节”。《明史》有传。

清康熙二十四年乙丑(1685), 知县徐尊星为“二女井”立石, 乾隆六年辛酉(1747)知县徐元肃复镌碑。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金萼祥等 6 人重立碑。碑高 1.6 米, 宽 0.92 米, 欧楷, 共 20 行, 行 36 字, 黄岩王舟瑶撰文, 县人林襄臣书。二女井碑文节录:“……太平有二女井, 明修撰王静学先生二女殉节处也。当夫变起北平, 事同曲沃, 金川门启, 玉殿火焚, 讶燕子之宫, 痛龙孙之殉社。先生方募师远道, 闻变中途, 身同包胥, 陨涕秦国, 路逢齐、泰对泣楚囚。龙去不还, 浩浩鼎湖之水; 雉成倒挂, 凄凄玄妙之祠。续文山绝命之祠, 汗青万古; 洒苌弘不化之血, 埋碧千年。斯时也, 新主招黄, 遗臣族赤, 株连之祸, 罗网千人, 瓜蔓之钞, 惨穷十族。淳于既罪, 亦逮缙縻; 友谦已诛, 并收朱女。鸱鸮毁室, 又有取之之忧; 女鸾无栖, 难完覆巢之卵。二女于是指水同盟, 临流私誓, 身惭无忌, 未报亲仇, 自恨女涓, 不先父死。寻一片之净土, 此是清流; 渺千古而不波, 真堪抱石。一双浩璧, 俱作渊沉; 两颗明珠, 遂成烟化。渭源郭外, 差同裴女之投; 台城兵中, 顿异丽华之避。是真二难, 洵足千秋。”(《光绪太平续志》、《三志》1018 页) 清末赵兰丞文作补《二女井碑阴记》。其文:“里

人之釀金碑二女井，悲二女也，女无墓井其墓也。悲二女之死得其所，有合乎古忠臣孝子之为也。夫全贞仗节，视死如归，事亦非易然。犹曰为身死也，为夫死也，女以夫为天，为夫死，犹为身死也，若以其身死君难矣。故女子而仅为身死，其行可表，其志未足悲也。后人无是足悲，以死者之犹未甚悲也。二女悲矣，女父王叔英，以靖难师起募兵入援，不济自尽；母亦寻瘐于狱，悲父悲也，悲母悲也，孤忠效节，而吾君之存亡未可知，以悲君者悲父母，转以悲父母者悲君，尤悲也。于是悲於是死，是以身死君亲，以心存忠孝也。二女之志既悲，后人从而悲之宜也。谓女死锦衣狱井者误也。既系狱出入羈縲，无从得死所也；果死狱井，则必改葬他所。明史及郡邑志皆不详葬地，明死斯井，即葬斯井也，碑之宜也。忠孝义烈如二女，荒陬海澨闻其风者，犹将尸而祝之，况此为公里，里必有井，为乡父老所徵信。二女之志节，尤当世所共悲者乎！则以碑之者悲之，亦宜也。旧记略焉，特揭二女之可悲者以为言，以明碑斯井者，其犹行古道也夫。”王静学故居，成为文人悼念活动点。明钟化龙《方正学先生祠》诗：“手拔波涛触逆鳞，心期取义与成仁。垂髫已熟闻斯道，晚节何难致此身。草诏不从惟有死，麻衣著后更无人。是非两字糊涂久，且喜先生认得真。”清林茂坤《过王静学先生故里》诗：“空山洒泪吊孤魂，露惨云凄昼亦昏。大节无惭正学荐，孤臣不负建文恩。洁身投井双娥烈，故里为墟片石存。只是芳徽理不得，历年四百有人论。”

林兰《谒王静学祠》：“靖难兵戈起北燕，孤臣无力可回天。空呈慷慨匡时策，旋赋从容绝命篇。同志已无方学正，葬身幸有盛希年。我来瞻谒频惆怅，风雨荒祠剩数椽。”教谕潘祿诗曰：“祠山麓，郁郁佳城天预卜。修撰死，上皇天下青史。我爱祠山盛炼师，斧钺不避收遗尸。唐义士可同传，含凄聊续冬青祠。”（《三志》112页）。清林之松《谒方正学先生祠》：“抗诏金陵谒至尊，麻衣带雪入宫门。北军夜渡风雷变，南国晨倾天地昏。十族可能酬故主，九原从此有忠魂！樵云楼外丹枫落，尽是孤臣血泪痕。”（《三志》1024页）。清末林鼎曾编有《王静学祠墓录》一书。

吴小谦整理

2007年7月

## 一门天宠李匡

李匡（1406-1471），字存翼，号肃斋，明太平长山老八份（今温岭市新河镇长屿村）人。祖先李迪夫，曾任兴化州知州，在宋朝从福建莆田迁来，几代以后发展成大家族，形成八个房头。历代有士、明代进士三人，举人有十多人。元代有李翥，字原正，号谷隐，方国珍盛时委任他仙居主簿，辞不去，再任镇海海巡防千户，亦坚辞，有人与方国珍讲：彼不为公所任，是目无公也。国珍曰：“此善人也，不愿做官任他吧！吾不可得罪乡里。”李毓，字长民，号药所，学问渊博，精楷书。方国珍据台温时，人皆附，毓杜门屏迹，有感必发于诗，尝赋云：“白发三千丈，穷愁十万端，谁言李太白，心事酒中宽。”其族父李存清，字元钦，号九恩，学博而邃，居隐授徒。族子李匡、李会、李庸、李让皆出其门。尚吟曰：“绿水青山田数亩，白云深处屋三间”。意致恬淡、人品高尚。李存声，弃举习医，治病百里外闻。曾为李匡治眼疾，为针数日，两眼病愈。李匡作《谢从兄开十公医目序》。李匡少从族学，明宣德二年（1427）进士，历任太常寺博士、监察御史、宣府巡抚等职。任监察御史期间，弹劾百官无所顾忌。

当时，顺天、保定、河间、永平等地人户按规定每年要向光禄寺输送一万三千三百头牛羊，几年下来，居民不少搬迁，

但上交的牛羊总数却不能减少，这一年发生了大面积水灾，牛羊死了大半，有关方面并不因灾而减少上交数，百姓叫苦连天，李匡知道这件事后，立即上书奏请减免，结果得批准，牛羊全数予以免除，百姓感激不尽。

明正统三年（1438）当朝宰相、太子少保、四朝元老杨士奇的儿子杨稷，在泰和县作恶多端，横行乡里，百姓上京告状，但都因父势力太大，没有人敢动他。李匡到任后谢绝了同僚们的劝阻，私下微服出访，花了一年多时间的调查了解，拿到了大量确凿的证据，证实杨稷犯下十恶不赦之罪，就毅然下令逮捕，并亲自押解进京，向朝廷历数了一百多条罪状。皇帝朱祈镇虽然意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封其状以示士奇”，但在朝野清议的压力下，最后终于降旨处死了杨稷。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使得其父杨士奇“首揆后亦愧谢之”，最后促使他以老病为由，离开了任职达四十三年之久的内阁。

景泰二年（1451）他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四川，这时总督军务的都御史王来通知李匡，要他协助夹攻草塘的叛乱，李匡如期进兵，王来违约，李匡单兵独进，精心谋划，设计围剿，大获全胜。王来耻于无功而返，从此忌恨李匡，暗中结党营私，让有关部门上奏章，诬陷李匡曾接受苗民二十匹马。皇帝大怒，立即将李匡削职为民。英宗复辟后，李匡上疏剖白自己，英宗让他复职闲住。天顺六年（1462）乜先再度入侵，边疆靠急，宣府的独石是京师的藩篱，皇上接受“土木之变”的

教训，谨慎地选择镇边的重臣，他看中李匡老成练达，托以重任，任命他为宣府巡抚，并授他“便宜行事权”。这时，李匡以暮年衰病，告别家人，抵达宣府，激励将士，同赴国难。他考察边防形势，新建了十四所堡寨，三十一座墩台，收复了被豪强侵占的数百亩屯田。敌方听到李匡在此，都有点害怕，再了解李匡已作了充分的战前准备，后来竟不敢再来骚扰，结果不费一枪一弹，边疆由此平静了好几年。《李匡传》载：“御悔有方，虏不得犯边。烽烟宁息凡三载。”于是朝野都交章论荐，李匡却坚持退休回家。他在《抵家》一诗中反映了回乡的欢快心情：“此身报国任驱驰，老病荣归荷圣慈。蓟北天寒冰作柱，越南风暖柳垂丝。儒官儒服岂新样，某山某水仍旧时。一笑相逢浑似梦，栗新瓜果动离思。”朝廷降玺书褒美，赐白金文绮。六十六岁在家病逝。据《李氏宗谱·都御史肃斋李公传》载：“讣闻蜀中，耆老林敬仲等数千人号集行台，上公德政，代乞题请荫卹，复图象立祠，祭祀弗绝。黄太两邑亦崇祀乡贤。”为表彰其政绩，皇帝赐给他“一门天宠”四个字，立坊于长屿街头。解放初，我在长屿工作，目看其坊屹立长屿小学前面。

李匡下任后，由其婿高瑛接任，李匡面授方略，瑛亦平松茂剧贼刘崇虎等，翁婿前后同有大功于川。

吴小谦整理

2003年7月

## 操履端方林鹗

林鹗（1423-1476），字一鹗，号畏斋，浙江台州黄岩泉溪（今温岭市太平街道北山居）人。其宗五代时有讳适者徙自闽福唐之长溪。曾祖养民，号酣云，明初尝被荐出仕，以老迄归，更号石林，隐居故里。祖从参，赠通议大夫，刑部右侍郎。父纯，起乡科，曾任湖口训导，政有声，累赠至通议大夫、刑部右侍郎。

鹗生于永乐癸卯二十一年（1423）五月廿八日，书香门第，自幼受家庭濡染，少时凝重老成，被当地评为远大之器。既长从学翰林检讨陈遂先生。明景泰元年庚午（1450）27岁时中举，明年登进士第，授江西道监察御史。天顺元年丁丑（1457），擢镇江知府，六年壬午（1462），调苏州，八年甲申（1464），擢江西按察使，成化三年丁亥（1467），迁右布政使，寻转左布政使。成化六年庚寅（1470），拜南京刑部右侍郎，未几丁内艰。服阙，召为北京刑部右侍郎。成化十二年丙申（1476）十二月初八，卒于任。卒后，赠刑部尚书，谥恭肃。

所至政有声，人皆推服。任御史时，廉慎端严，绰有才誉。被左御史萧维祜所器重。选用人材，有不同意见者，必派人考察，据实上报，使许多贤良人材得到朝廷重用。如宁国知府沈性，太子少保王越，亚卿张莹，均由推荐重用。景泰三年壬申（1452），奉命考察真定诸郡邑，所至风采凛凛，尤好甄别人

物。学校之士凡经奖拔者，均政绩显著，时被称为得人者。景泰六年乙亥（1455）春，京师昏霾景日，鶚带头首议人事天道感应之理，朝廷派遣使司考察民情，人心称快。七年丙子（1456）秋，鶚监试京考，有的大臣欲私通其子，鶚与考官刘俨一概拒绝。有人借机打击，适温邑有一考生叫林挺被录取，有人诬说成林鶚亲戚，谋私录取，经考核，无有此事实，遂罢。

明英宗朱祁镇复位，严格守令之选，被任命为御使出守镇江，在便殿设宴召见鶚，喻以安民委任之意。鶚至镇江，政务凋敝，一一兴起。镇江漕运不振，经济萧条，有议者欲凿孟渚河之险，以通航运。其方案欲从七里港引金山上流灌丹阳、沂常。上级已同意此方案，都御史崔恭力主之。鶚经考察认为此方案不妥。因该方案，自七里港接故河有四十里，要拆迁许多人宅，坟墓，损坏许多良田；并且长山一带皆峻石，要花很多财力、物力，终恐无益。他认为在七里东有京口闸，京口闸之东有甘露坝，皆古漕河故道，在此疏浚，仅十余里，则用费省，而成功多。崔公大悟，亟具疏改变方案。鶚竭力督办，保证工程质量迄数月而成。河深可没篙，阔可通大船，民甚利之。

宋范仲淹尝守镇江，陈东、陆秀夫皆其郡人，鶚至首创修三贤祠，陈左，陆右，范公居中，以振尊贤社会风气。而焦山故有汉隐士焦先祠，明初命有司岁祠之。后来祠僧借故庙中立像，俨然帝王庙样。鶚见后，叹曰：“隐士在汉虽三聘不起，我高皇帝诏登祀典，题木主曰：汉隐士焦公之神位。本是崇尚



纪念之意，今这样塑就不像样了。”命撤去。

初镇江赋役重而不均，民意见很大。鶚至后，令各县核实户口、田赋，尽得其详情，先后次第改进，并奏减民赋十五万石，民具赞之。鶚在镇江郡五年，郡大治。巡抚都御史刘孜上疏表扬。旨诏调任苏州。去之日，父老人士遮道送行，挽其留任。鶚严词劝之，召诸生谓之曰：此非古仪，况近名且我履敝，今所进可直千钱！吾安得受之，幸为我谕父老，不然吾终不能行也。诸生告父老，令至乃止，然犹追送数十里，俯伏道傍口大呼曰：“古君子也！古君子也！”

鶚在苏州，闻苏州人健讼，乃曰：“图圉之设正为此辈！”乃故淹之不为理，久而简讼，民亦革心。尝谒庙学，见两庑先贤塑像，偶有风雨所毁，心甚不安，而重改作，易以木主，并亲给诸生讲课，大振文教。郡有吴泰伯伍子胥以及文正公范公祠，旧或先祠范公，鶚曰：诸贤祠享，当从时代序列，更改之。

明宪宗成化三年（1467），迁江西布政使。有判死刑者，重贿求生，鶚坚决拒绝，按法执行。广右盗起，流劫赣之龙、南、丰，势力嚣张，亲督兼程往剿，寇闻遁散。又会长河洞民，相互仇杀，形势十分紧张。鶚得报后，即令藩阉诣其地，晓谕利害，以释其争。并改革管理体制，令众荐有伟望者二人任总甲，每朔望赴司以听令，又复设百户所于洞口，以加强管理。初乐户刘刚等不服从良，私置娼妇350多人，日相鼓惑，风俗几坏。鶚采取强硬措施，悉拘至官，召娼妇亲属带回，禁止了

这种邪风。初广信有妄传天神夏尚书等假降邪神，诬惑妖诞，传播惊疑，鶚发榜晓喻利害，且详告以祀典国典有关规定，其惊疑传播乃止。又纠正了刘季朝冤案，还访陆象山，虞雍公诸贤后，命有司存恤，进其可教育者于学宫，民威感激，评他做事神明。

鶚自按察使转布政使，虽政尚宽平，而益严赏罚。属吏肖太脏罪败露，竟判以充军。李标守法，则怜其死而给以棺敛安家之资。故属下感其恩，畏其威，相互戒饬，而莫敢非为。他为官清廉谨慎，遇有事知不可为的，亦不发火，并以和颜悦色以争，务求其当。接见部属和颜悦色，虽退衙亦未尝见其愠容。故其没也，人皆爱之颂之。

鶚历官前后三十多年，为事严密安排，虽文案判稿，未尝作草书及俗字。事无大小必具稿，乃行罚笞仗者必亲身主办。然待官吏务从宽厚，不计较细故，惟赃罪败露，必置之法从不少贷。为政期间，大体前人政善者守之，不善者渐更改之，尊重前任而不突出自己。礼贤下士，至与布衣通书信，自署其名如平生交。察校学诸生有材器者，必诱掖之，奖劝之，甚至亲为讲解。

鶚侍母极孝，每公退辄侍立问起居，或少有不悦，则跪请，母身体不适，不离左右，家事大小悉从咨之。鶚貌端庄，眉清目秀，人望之耸然，办事精勤不懈，稍暇危坐阅书史，或临古名帖、作楷书，起居有常。晚年学博洽，与人言常出古警句铭

言，凡诗文务必在理，语出有据。朋友往来尺牘，亦不苟然。酷爱书籍，兼副毕具，务极精致，对缺的必传录，录辄手校，虽朱墨点画，亦未尝见其参差小大。尤好乡邦遗事，每一言一善，必惓惓焉，他说：“此吾人之责也。”接人待物无小长，非甚病未尝不见客，并尊重贤材，虽甚小人必不与抗礼，有时客仓卒致，必以茶待之。对人说话必加留意，观其得失。入仕虽荐膺厚禄，然不事家人生产，旧有产业俱让其兄弟。在职没之日，除书籍外，行李萧然。宪宗皇帝称他：“南北有声，俯仰无愧。”赠“存心正大。操履端方”。谢铎，黄孔昭治其衷，同声叹曰：“官至三品，而家无百金之积，产无一亩之增，古所居官廉，虽大臣无厚蓄者，公真其人矣！”彭从吾有言：“林侍郎之好礼，其严足尚也。”嘉靖中，御史赵大佑上奏其节行，赠刑部尚书，谥恭肃。入明史《名臣录》，从祀乡贤祠。

（根据黄孔昭《亚卿林公行状整理》）

吴小谦

2007年7月于鸣远陋室

附：《明史》林鹗传

林鹗，字一鹗，浙江太平人。景泰二年进士。授御史，监京畿乡试。陈循等诮考官。鹗邑子林挺预荐，疑鹗有私，逮挺考讯，挺实无他，得白。

英宗复辟，仿先朝故事，出廷臣为知府。鶚得镇江，召见赐膳及道里费，谕所以擢用意。鶚感激，革弊举废，治甚有声。漕故经孟渚，险甚。巡抚崔恭议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丹阳避之。鶚言：“道里远，多石，且坏民庐墓。请按京口闸，甘露坝故迹，浚之令通舟。春夏启闸，秋冬废坝，功力省便，”恭从其议，遂为永利。居五年，以才任治剧，调苏州。

成化初，超迁江西按察使。有犯大辟贿达官求生者，鶚执愈坚。广东寇剽赣州急，调兵御之，遁去。广信妖贼妄称天神惑众，捕戮其魁，立解散。历左、右布政使。岁饥，奏减民租十五万石。

成化六年擢南京刑部右侍郎。母忧服除，召为刑部右侍郎。执法不挠。十二年得疾卒。

鶚事母孝谨，对妻子无情容。不妄交与，公余辄危坐读书。歿不能具棺敛友人为经纪其丧。鶚在苏州，先圣像剥落。鶚曰：“塑像，非古也，昔太祖于国学用木主。”命改从之。嘉靖中，御史赵大佑上其节行，赠刑部尚书，谥恭肃。

## 明代名臣林克贤

林克贤（1433-1485），原名堃，字克贤，后以字行，更字一中，浙江台州黄岩泉溪（今温岭市太平街道）人。自少敏而好学，从学于叔祖考功郎茂宏先生，景泰中游邑庠，与黄孔昭、谢世懋、谢铎、陈儒珍、张存茂、王希文、应志顺、高迁美等同学。景泰七年丙子（1456）与黄孔昭一道乡试中举。四年庚辰与孔昭同赴京上考，不中。成化三年丙戌（1466）进士。初授刑部主事，在京与孔昭、谢铎住在一起，据孔昭《交游别录序》称：“予三人者，幸相与同朝，踪迹日益密，谊分日益深，居同志，行同道，门墙同里巷，公退无事常酬唱，相处无间。……故吾乡称一时布衣交游之盛，必归予数人，自前辈称宦途契好亦必归予数人。”相互磋商，共同议政。

克贤任刑部主事期间，与其兄侍郎鹗为师友，平生忠存伉直，志意广博，好随事立功名，与人接待徐言缓步，侃侃善相道，未尝随声附和，正行直道，以法律自守。罪人与律当存，虽重未尝姑息；苟律与情未当，则求其平，而不为威势所移。当时锦衣有特权，锦衣判的案件，虽有冤刑部不敢反。有阮成者，锦衣判处死刑，克贤知其冤曲，愤然说：“杀人以媚人，坏朝廷清廉，我岂为哉！”冒着危险，呈奏司寇陆公，要求申其冤，减其罪，再后事白，改判。自此以后，声望日著。凡有疑案长期处理不了的积案，多交给克贤处理，克贤均随时处置。

如宗穰案，由于他处理得当，被朝士赞誉。后经考核，升员外郎。升职后，责任更重。他祥见三司奏案，一一作出处理。形成廷无滞狱，政绩显著，未几荐升福建按察司佥事。

在任职期间，关心乡邦政治，《上分县封事》。成化五年台州知府阮勤上奏从黄岩县南太平乡分设太平县。申报理由是地广，南部民都讼，难以管理，以分设加强管理。克贤闻知认为不妥，特《上分县封事》。文称“不忍劳民以纷更。”他认为：分析建县与当时经济形势不适应。“景泰以来，户口日益消耗，版籍屡至裁减，徭役赋税盖自若也。又乘以官吏不恤其疾苦，察其是非，惟掊克剥削是务，民故相争而兴讼也，岂得已哉。连年旱涝相仍，斗米百钱，小民有日中昃而不得一餐者。臣生长是邦，目击耳闻，日夜隐痛，欲拯之而无方。侧闻台州府知府阮勤，奏以黄岩分为二县，为弭讼之作，下布、按二司勘，欲从之。臣恐掊薪救火，舍症求药，民愈病而困苦矣。以困苦之邑分为二，如人之残其肢体，岂复为人乎？如家之破其财产，岂复为家乎。”他提出分县五个不利。其一，增加民徭役。“以贫迫之人民，应一县之庶务，犹为不给，若使当二县徭役，其为丛脞，何可胜患！”其二，不利物资交流，“黄岩方圆不满百里，西乡之民朴而野，其利在桑麻；南乡之民秀而文，其利在田渔。故上之人必使杂居为会，相观为善，相兰而养，民甚便之，今一旦分析，殊失教育之惠。”其三，良吏难寻。“近年来，为民牧者罔知大体，不恤民隐，务于集来者，以掊克为意，急于便利者，以贪墨为心，故民怨于下，辄刑驱而势迫之，至其

不服，乃归罪地方。殊不知天下至大也，能惟恩足以保四海；门庭至近也，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使无良吏，虽分十州县，不可以治，岂系地方之广狭哉！”其四，不利于管理，易生蠹政。“黄岩地方不满万里，为图不过一百四十，为都止六十以上。若割而分之，其户口得二分之一，如生员吏胥之徒，蠲去徭役者又多，其余责以应役，农不暇于来耜，商不暇于舟车，田园荒芜，衣食窘愈甚矣。中间有等愚民，溺于目前近利，不为经久大计，为生员者，利于岁贡之便，为里胥者，利于道途之近，又有市井之辈，利于书狱写状以营生，故展转动摇群众，万一得遂，蠹政何如！”其五：大兴土木，增加民负担。“分县大事，土木之兴，工役之费，皆出于民，非天降而地涌也。连年追征钱粮，分豁庶务，才得苏息，兼兹饥馑之秋，加以纷更之事，爰念斯民，宁忍为此乎。”

从此奏章看，克贤为民施政观点非常明确，并敢于揭露弊政，《太平县志》故录入奏章。但其奏章迟上，分县已下达，既成事实。

克贤任福建按察司僉事，所至激浊扬清官吏望风畏慑，各思洗濯以自新；凡事便于民及有补于教化者，为之无顾忌。清军御史尹仁多行不法，克贤与同职张鸾事常批评指斥之，尹心存怀恨，当克贤归丧回家时，乘机排挤，则常大讪于当道，以沮君之进。服阙，再为福建僉事。对尹的态度略不介意，更加热心其工作，努力秉公办事。莆田有一大臣，纵容豪奴肆虐乡里，府县莫敢如何，克贤悉绳之以法。这位大臣怀恨于心，日

思怎公排挤克贤。

克贤巡福建道满，当应还京，适海贼为患，众人认为安辑莫如克贤。巡按御史阎佐，遂檄克贤再巡福宁一年。克贤至福宁抚治有方，不遗余力，而海道宁息。在福建还两监乡试，去取一以公。有欲以私意上下者，极力争之从不徇私情。福建去京师远，武臣多不法，克贤按法治之，从不少恕。甚至有的乘大臣私憾，肆言诬毁，虽不能有效，然当道感其谗，屈克贤十年不迁。正当公论定，升迁之时，适克贤有病，回家养病不久，即病危。于成化二十一年乙巳（1485）七月二十八日病故。

克贤一生刚毅不克，黄孔昭在《福建按察司佥事林君墓志》一文中评曰：“盖世之取高位者，非随机观势，轻重其法以得要誉，于当道者与乡之宦达者，常以欺诈悖冒，务以私智以立声威烜赫人目，二者皆非君所长，乃一以公法求尽当为之职，则其不为世所好。”克贤读书好穷古今治乱、兴衰及诸名臣行事之迹。文章学宋大儒，波澜汪洋，著有《抑斋稿》若干卷。

克贤卒，谢铎《祭林一中佥宪文》称：“於呼！贵而不用，用而不尽，吾不敢以为兄恨；愤之者寡，不悦者众，吾不敢以为兄痛。所以惓惓不能自己於吾者，上以为朝廷，下以为公国，而深有叹乎吾党之孤也。然则絮酒炙鸡，岂足以酬知己万一焉者？鉴吾词之痛恨，庶足以慰兄於不死，於乎哀哉，尚享。”

吴小谦  
2007年7月



## 风纪一清黄孔昭

黄孔昭（1428-1491），名曜，字孔昭，后以字行，更字世显，号定轩，又号洞山迂叟，浙江台州黄岩洞山（今温岭市城南镇照谷村）人，后迁居黄岩城里。其族始祖昭武镇都监绪，避五季之乱，自闽徙居台州黄岩之洞山，更数世族益大，人称其地为洞黄。始祖绪生礼遐，号松坞，性刚介好读书，尤邃于史。父瑜，字彦俊，号慎斋，明正统丙辰（1436）周旋榜进士，官至兵部职方主事。孔昭生于宣德三年戊申（1428）十二月二十二日，仕宦之家。李东阳《工部右侍郎黄公神道碑铭》称：“台之三世举进士者自兹始”。

孔昭生而端确明敏，自少读书以古人自期。年十四，母金氏歿于京，扶柩南还，既葬北上，中途而闻父丧，自京师扶柩还里，哀毁骨立。抚其弟妹益笃，虽一茶一果，必与之俱。服阙，父执友建宁太守贺宏知其贤，举为松溪训导，事不果。孔昭叹曰：“求人曷若求己，吾出身自有正路，乃藉人举荐耶！”慨然下决心苦读，誓取科举以显其家。葺一小楼，环列经书，以古人闭户悬发为例，澄神凝思，至食不知味，寤不安枕者累月。既而补邑庠生，遂移居邑之西狱庙巷。虽贫志益坚，处之晏然，并与陈儒珍、谢世懋、谢鸣池、林克贤、林一中等相互磋商，而学益进。如是不一年，遂以诗经领景泰七年丙子（1456）乡试中举，天顺四年庚辰（1460）登进士第。

天顺七年癸未（1463）授工部屯田主事。郎中李姓者行检不修，政日以弛，众谓之浊曹。孔昭疾之，每形慨叹，反为其所挤，赖上级考察事白，其人被黜，公独署司事，事悉举，而宿弊尽革，而声誉亦因以起。时适议慈懿太后山陵，公愤其事上奏，《拟上慈懿皇太后山陵事》：“治葬吾职也，亟革奏疏”，朝廷意从众议。成化五年己丑（1466）二月，擢都水员外郎，适有江南催造缎疋之命，乡人士以尺帛来赠，悉却之不受。十二月特奏改吏部文选，成化九年（1473）转郎中。先后有十五年。

孔昭任吏部郎中期间，汲汲以人才为虑。曾说：国家之用才，犹如富家积粟。粟积于丰年，乃可以济饥，才不预贮于平时，安能备济用。”又说：“形端则影正，源洁则流清，是铨司天下人才之根本。吾今既居此位，岂可负厥初心哉！况天下至大，人才至多，苟或矫激，以闭门不纳为高，何由周知无下之才俊。”每公退，客至必延坐，细询其风俗美恶、政治烦简、官吏得失，道路远近。因之以察其人之贤否，与其所言之诚伪。一事之善，一政之得，必书手册，置诸篋笥，以便检阅。有所选举则量其材，随其地参之舆论而荐用之。务使用之各当其才，虽小官卑职亦不敢疏忽。他说：“一人之不称职，一方之害也，虽杂职小官，吾亦安敢疏忽哉！”所荐之人或知而来谢者，则曰，“上有朝廷，下有冢宰，吾安能为。”尝与尚书尹旻争，至推案盛怒。孔昭拱立，俟其怒止，复言。旻亦信其谅直。旻暱通政谈伦，欲用为侍郎，孔昭执不可。旻卒用之，伦果败。

旻欲推故人为巡抚，孔昭不应。其人入都谒孔昭，至屈膝，孔昭益鄙之。旻令推举，孔昭曰：“被所少者，大臣体耳。”旻谓其人曰：“黄君不离铨曹，汝不能迁也。”众始服孔昭之明，而上之人亦自悔。尝参加会试考官，有势要子弟，持百金暮夜来谒，孔昭严词拒之，然亦终不言其人。

孔昭任郎中九年，成化十八年壬寅（1482）升通政使右通政，提督武职录黄。成化二十三年（1489）升南京工部右侍郎。期间他居住的一所，因贸易所需葺旧益新，比初市日，气象壮丽，值可升十倍之二三，人或劝其增收其价，他怫然曰：吾闻年尚书卖马，不多收银价，此事吾常欲效法，未能，今吾既处此地位，岂可为此昧心事哉！居所竟取原价，并不多索取分文。南京兴作浩繁，钱课空乏，先是尝假私钱为公用，所拖欠竟达万余。孔昭上任后，千方百计筹措，务在节俭以补拖欠。所辖有提举等衙门，空闲地场十余处，被豪强侵占。孔昭察知后，知其弊，奏复以充公用。部署受灾毁，撤旧复建，鼎新焕然，甲于诸部，而民不挠。大臣以例得推荐人才，孔昭推荐知府樊莹，佾事章懋应等人，后皆为名臣，众皆称为得人。

孔昭居官清慎，视公事如家事，不避艰险，不畏权势，凡可以益国利民者，见之必为之尽心竭力。为人内性刚明果决，外体温厚笃实。身修而貌古，威严而仪饬。存心正大，坦易忠厚，无纤芥残忍刻薄。气量宏深，不以人触己而怒，接己而喜。或有横逆之加，亦处之泰然，不为计较，但点头而已。而平生

无矫言诈行，凡所举动，诚有无不可对人言者。居家自幼至老不为华饰，虽位至三品，衣服饮食慎如贫时。其待仆隶苍头，虽临之威，必抚之以恩，时有小过，宥而弗问。童仆亦怀其恩畏其威，不惟不敢欺而不忍欺。教子一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本。尝对子□说：“吾得至今日者皆吾曾大父暨大父，吾父阴鹭所致，汝为子孙者，当念之勉之，培此心地，以为子孙长久之计。”又说：“吾父为官一生清苦，不受分毫无义之财，惟以诗书遗我、教我，教我谨守家法。自幼学壮士，并不敢有一毫玷污。为吾儿者亦当以此相传而自勉。”其《示子□》诗：“年华随历换，世事背人驰。对卷无闲语，扃门自得师。功随心到处，名与学成时，舐犊情天尽，叮咛五字经。”

孔昭处族，兄弟情意浃洽，礼义笃。他迁新邑后，旧居值百金，悉给母弟，并从俸金六十两给弟以养其母。出资创办洞黄义塾，择子弟贤者为师，并亲制定《义学教导》五训：“一、师要严则子弟率教；二、俱要赴义学读书，不许纵其怠忽，虚度光阴。三、读书专在讲明义礼，教人孝弟忠信；四、有远大者，令习时文；五、除本族外要接收外族子弟入学。”亲戚故旧有患难疾苦来告者，必尽心力扶植。并说：“彼来以吾在故也，事事务求周旋，使得其欢心，应无一毛惮烦意，人德之者，万口一辞。”读书不事章句，尝以圣贤为法，以不及古人为耻。闻有天下有名书古典，必欲得之，虽多费不吝。崇尚乡贤，关心桑梓文献。叶拙纳先生乡里先辈，古道君子，特为请于邑入

乡贤祠。又方孝孺先生，死于靖难，禁不许藏先生片纸只字，故之文献散落。孔昭自幼慕其为人，广询博访，搜集其文章，得一字如获宝珠，积累成集，且自序其后，特致书宁海尹郭刻板行世，又书致提学胡公，寻其子孙充邑庠生，且竭力为立祠堂并祠田，以振世教。余暇与谢铎一道辑乡里前辈诗文，出版《赤城论谏录》，并《赤城诗集》。孔昭一生手不释卷，著有自作诗文《定轩集》，现存有九卷。于宏治四年辛亥（1491）六月十七日卒，享年64岁。子□举进士，为文选郎中。□子绾，官至礼部尚书。

孔昭卒后嘉靖中赠礼部尚书，谥文毅。名入《明史》，入乡贤祠。《明史》：“孔昭嗜学敦行。与陈选、林鹗、谢铎友善，并为士类所宗。……仁宣之际，惩吏道贪墨，登进公廉刚正之士。宗载佐铨衡，顾佐掌邦宪，风纪为之一清。……廉之足尚也，卓矣！”

根据黄甫《先考定轩府君行状》及《明史》传记整理》

吴小谦 2007年7月

## 史学家、教育家、茶陵派诗人谢铎

谢铎（1435-1510），字鸣池，原号方山，更号方石，明浙江台州桃溪（今温岭市大溪镇桃夏村）人。明成化、弘治间著名教育家、史学家，茶陵派代表诗人。父宗胤，字世衍，创办会缙庵（即方岩书院前身），叔谢省，曾任宝庆知府。铎幼年好学曾赋《未圆月》：“人爱正圆月，我爱未圆月。未圆明日盈，正圆明日缺。”受到人们赞赏。景泰四年（1453）十九岁入县学。天顺三年（1459），即铎25岁时，乡试第二名。天顺八年甲申，30岁时中进士，与同榜李东阳一起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次年授编修，预修《英宗实录》。成化九年（1473）校勘《通鉴纲目》，上《癸巳封事》，提出：“今天有太平之形，无太平之实，因仍积司，废实徇名。要振纲纪、励风俗、饬官司等措施。”（《明史》）宪宗不听，又上《论西北备边事宜状》，秩满，进侍讲。成化十六年（1480）家艰，回乡服丧。成化十八年（1482）服除，例该起复，然铎谢病家居，屡召不起，在家与叔谢省共同主持会缙庵教学。弘治元年（1488）八月在友人李东阳、黄孔昭劝说下，应召回朝，履职翰林院侍讲，预修《宪宗实录》，弘治三年（1490），擢升南京国子监祭酒，上《论教化六事疏》。弘治四年（1491），次子卒，因其长子已在成化十八年死去，铎多次上疏“先祀无托”，加以身体不好等为由，获准致仕回家，一住十年。其间大部分精力放在方岩书院办学上，闲时则

与谢省及友人游方山、雁荡、天台山等地。并主持《赤诚新志》编修。弘治十二年（1499），任命礼部右侍郎，掌国子监祭酒，铎两次推辞，不准，弘治皇帝派人至家邀其上路，弘治十三年（1500）四月出发，五月至绍兴，病倒在驿馆中，稍愈即从金华、丽水、温州水路返回太平，再次辞职，不准。于弘治十三年十一月到京。上任后，上《维持风教疏》提出四项改革措施。但难以落实，又提出辞职，未获准。弘治十六年（1503）任命《历代通鉴纂要》润色官。弘治十八年（1505）时年 71 岁，再次提出辞职，获准带职回家养病，疾愈即回。正德即位后，宦官为乱，铎致仕在家。于正德五年（1510）庚午正月廿四日（2月2日）卒于家，寿 76。谢铎一生严于律己，三次在朝为官，三次离职返乡家居。卒后赠礼部尚书，谥文肃。

谢铎是经典理学家、史学家、教育家、茶陵诗派杰出代表者。据林家骊教授在《谢铎集》前言中阐述他一生实践主要观点是：

一、理学观点。谢铎推崇二程、朱子学说，在他的著述中进一步发挥了二程、朱子学说的理学思想。又扮演了明代浙东诸学派，承上启下的角色。其主要论点是：（一）讲诚崇信。他在《讲章》（《谢铎集》卷六十八，650 页至 653 页）一章中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诚是真实无妄之谓。天之道是天理之本然，人之道是人事当然。

孔子说天地间惟天理为至实而无妄，人得这天理以为性，如仁便著实于仁，义便著实一个义，礼智便著实是礼智，都真实无妄，诚这个学，真个是千万世帝王治天下的根本。得之则治，失之则乱。”在铎《存诚堂记》中又说：“诚之道大矣，远至天地圣人不能违，近之民生日用所不可离。”（《谢铎集》494页）。（二）尊德性，道学问。二章提出：“尊德性而道学问。尊是恭敬奉持之意，德性是吾所受于天的正理，所以君子要尊奉那德性，做那致知的工夫，以尽乎道体之细，这二者是修德凝道之大端。所以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三）道中庸而敦厚。“中庸是事之恰到好处，处事不使有过不及之谬，这便是道中。旧德易忘，必涵泳乎其所已知，此是温故。义理无穷，必日知其所未知，此是知新。持守欲其坚固，必敦笃乎其己能，此是敦厚。节文欲其慎密，必日谨其所未谨，此是崇礼。致广大、极高明、温故、敦厚，都是存心工夫。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都是致知的功夫。盖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资，首尾相应，圣贤所示入德之方。”

二、史学思想。谢铎三次在朝为官，参与过《英宗实录》、《宪宗实录》的修纂和《通鉴纲目》校勘，担任过《历代通鉴纂要》润色官，也写过许多史论、诗文，表达他对历史的看法。

（一）天命观。谢铎《圣有谟训》中说：“天戒，上天所以警戒人君者，如日食之类。苟先王不敢慢天，常恐修省，以克谨天戒于上。伏望皇上远法圣谟，近取殷鉴，以上谨天戒，以下



察臣宪，则宗社幸甚，天下幸甚，万民幸甚，臣不胜犬马惓惓。”（《谢铎集》656页）陈述他的天人合一思想。（二）历史顺变观。在《史论·曹参》文中说：“天下之治惟在其时。识其时而酌其事之当否，斯善治天下矣。”认为曹参不扰民固然是其优点，然而不改革就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又说：“於乎！参但知清净之药足以调扰乱之民，而不知王道之菽所以善民生者，不可一日无此，所以徒能瘳秦民之疾苦而终不能复元气于三代之民也。”（《谢铎集》627页）。（三）历史真实观。《史论·曹操》认为司马氏篡魏后所作的三国历史不可信，这些历史有拔高司马懿及其门人而贬低曹操的倾向，应该透过现象而看到历史本来的真实面貌。（四）明君观。治也君主应英明。《史论·汉文帝》：“君人者有以服天下之心，则无所施而不可。”《玄宗》：“自古拨乱之君，所以为天下后世计者，必历监其祸而曲为之防。”（《谢铎集》628页，641页）。（五）贤臣观。《史论·虞世墓》（《谢铎集》634页）：“自古衰乱之世，未尝无智勇才略之大为国家出死力者，而功卒不克就，奸臣忌之，而其君之昏不足以知之也。”（六）愤奸臣和宦官专权误国。（七）反滥赏和酷刑。《史论·曹彬集》645页）：“善持天下者不滥赏，亦不吝赏，惟信赏而已。”（八）赞忠臣义士，曾辑《尊乡录》、《国朝名臣事略》“皆据实以书，不敢辄有所增益。”

重视乡邦文献整理：他在《赤城新志》序中称：“郡邑之有志，犹家之有谱，国之有史。不可一日缺焉者也。史缺则无

以昭宪章、垂鉴戒；谱缺则无以叙彝伦，敦族属；志缺则一郡一邑之典刑无以考，而文献不足徵矣。有志世道者，而不此之务，奚可哉！”又言：“是志固不可以不作，而尤不可以妄作。不作则缺而已，缺犹将有起而继之者。妄作则诬，诬则是非混淆，真伪错集，虽有继者，亦将无以善其后矣。故与其妄也宁缺，而作者慎焉。”他还说：“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又宁知无如司马、欧阳之窃议其后者乎？议不议，不敢知，然一郡之文献，不可自我无所徵。”（《谢铎集》459-460页）。他实践自己的观点，在史学方面编著有：

《伊洛渊源续录》6卷。该书继朱熹《伊洛渊源》而作，所录共21人（《台州外书》称22人）。书以朱熹为宗主，始于罗从彦、李侗，佐以张拭、吕祖谦。自黄干而下，至于何基、王柏、张栻等7人资料全录自《宋文·道学传》；吕祖谦等7人资料全录自《宋文·儒林传》；李侗等6人资料则采自行状。《四库全书》有收录，并入《孔子文化大典》。

《赤城新志》32卷。成于明弘治九年（1496），是铎第二次辞职后居家而作，在方岩书院定稿。是根据《赤城志》、《续志》、《三志》兼采增损而成。记事起于宋嘉定，迄于明弘治。因有别于《赤城志》故名《赤城新志》，是台州市重要文献。

《国朝名臣事略》20卷，记自洪武至成化间的名臣，记其人言行与事迹。《尊乡录》41卷，《尊乡录节要》4卷。《赤城后集》33卷，是铎编《赤城新志》后仿林表民《赤城集》体，

将有价值的序铭、赞表等文萃合编，故名《赤城后集》。《赤城论谏录》10卷，铎与契友黄孔昭合编。集台州先贤辈奏议，自陈公辅至明方孝孺，共18人，文66篇，蒲田周瑛作序，入录《四库全书总目》。此外还有《赤城诗集》18卷，所录台州郡人诗，起于宋左纬，迄于明邬望。黄岩应先使刻，漫漶后，长山（今长屿）李璲于建阳书坊重刻，补选5卷续编8卷。

三、教育思想。谢铎曾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又曾任礼部右侍郎掌国子监祭酒事，还在家太平县创办方岩书院，并执教其中，对教育工作十分重视。弘治三年（1491）在南京国子监祭酒任上，作《论教化六事疏》文说：“臣闻教化学校所自出，诚国家之急务，而不可一日忽焉者也。”他提出“六事”（《谢铎集》659页）：“一曰择师儒以重教化之职；二曰慎科贡以清教化之源；三曰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四曰文载籍以永教化之基；五曰复会撰以严教化之地；六曰均拨历以拯教化之弊。”弘治十三年（1500）任礼部右侍郎掌国子监祭酒时，又上《维持风教疏》，提出四条意见：“一曰正祀典以究明伦之实；二曰重科贡以清入仕之途；三曰革冗员以从京府之制；四曰塞捷径以清澄国学之源。”《明史》评：“两为国子师，严课税，杜请谒，增号舍，修堂室，扩庙门，置公廨三十余居其属。”诸生贫者同恤之，死者诸官定制为之殓。家居好同恤族党，自幸则布衣蔬食。并提倡启发式教学，引导学子思考，提高学习质量，如《月试监生策题》（《谢铎集》620页）九问，等。弘治六年

(1493)谢省去世，谢铎全面接管了书院事务，深感责任之重，他在《總山伤感十咏·方岩书院》一诗中称：“乡祠故者尊，吾院敢言尔。生作方岩师，死亦方岩主！”

四、文学思想。谢铎是茶陵诗派重要作家。茶陵诗派是“台阁体”诗派衰落消退后文坛上兴起的重要影响的诗派，盛于成化至弘治期间。茶陵派以湖南茶陵人李东阳为代表，主要成员有谢铎、张泰、陆鈇、邵宝、鲁铎、石瑶等人。谢铎与李东阳是同榜进士，意气相投，终身为友，共同推进诗文革新、繁荣作了重大贡献。

谢铎诗文创作主要观点：其一“明道、纪事”。在《愚得先生文集序》中（《谢铎集》440页）提出：“昔人有言，文之用二，明道、纪事而已矣。六经之文，若《易》、若《礼》，明道之文也，而未尝不著于事；若《书》、若《春秋》，纪事之文也，尚未尝不本于道。后世若濂、洛、关、闽，则鸣道之文，原道复性，盖庶几乎是者也；司马迁、班固，则纪事之文，唐、隋、五代史，盖因袭乎是者也。……君子所贵乎六者，体道不遗，言顾其行，有益于实用，而何可缺焉耳！”其二，重实践抒情。《感情诗序》（《谢铎集》433页）：“夫情之所感，不能自己，而是诗作焉。”其三，尊重传统，时有创新。《读旧诗有感》：有“吾道乾坤终古在，曠缺平生敢重新。”《赤城后集序》（《谢铎集》464页）：“文章道德之英华，不关世教，虽工不取。”李东阳《桃溪净稿序》（《谢铎集》889页）：“予与方石先生同试

礼部，时已闻有诗名。及举进士，同为翰林庶吉士，又同舍，见所作《京都十景》律诗，精到有法，为保斋刘公、竹岩柯公所甄奖；又见其经史之隙、口未绝吟，分体刻日，各得其肯綮及已，予少且劣，心窃愧畏之。同官十有余年，先生学愈高，诗亦益古，日追之而不可及。然先生爱我日至，每所规益，必尽肺腑；见所撰述，亦指搥瑕垢不少匿。先生忧去，谢病几十年，每恨不及亟见。见所寄古乐府诸篇，奇古深刻，不能释手。”

谢铎创作了大量诗篇，《谢铎集》收入诗约 1400 余首，文 335 篇。其诗主题内容大致如下：

（一）关心民生，为百姓呼号。如《田家叹》（《谢铎集》23 页）：“叹息复叹息，一口力耕十口食。十口衣食恒有余，一口苦为私情逼。县吏昨日重到门，十年产去租乃存。年年止办一身计，此身卖尽兼卖孙。於乎！吾民之命天所属，阡陌一开不可复，卓锥有地吾亦足。”《西邻妇》（《谢铎集》24 页）：“西邻少妇东邻女，夜夜当窗泣机杼，今年养蚕不作丝，去年桑老无新枝。七十老翁衣悬鹑，皮肉冻死手脚皴。年年唱名给宦帛，尺寸从来不上身。於乎！辛苦输官妾之职，墙下有桑妄自植，妾身敢怨当窗织？”《苦雨叹》（《谢铎集》32 页）：“长安阴雨十日多，倾墙败屋流洪波，男奔女走出无所，道路相看化讹语。东邻西舍烟火空，青蛙满灶生蛇虫。春来五月全不雨，夏麦秋田皆赤土。城中米价十倍高，斗水一钱人惮劳。”《南沟燐》（《谢铎集》108 页）：“南沟燐，夜杀人，冥风晦雨莽苍平。湖滨行

人誓天指白日；宁见南山虎，莫见南沟磷。南沟老翁胆通身，拔剑起舞双目瞋。酒酣夜半每独往，扶颠拯蹙，赤手竟活南村民。于嗟乎！南沟磷，天地生人有正气。何物鬼物凭其神，我欲执之献上帝。”《撤屋谣》（《谢铎集 63 页》）：“长安寸地如寸金，棚水架屋争尺条。一朝官府浚河水，撤屋追乎势蜂起。君不见去年城中十日雨，边水人家比湖浦。家家缚板作舟航，十月罢纛心皇皇。一家受怨百家喜，知者作之仁者美。人情姑息昧近动，版图习袭相蔽蒙。前街后街咄相语，疮痍不修今毒苦，前年买土筑高地，今年卖屋无人至。”《吾民》：“忽漫吾民到此生，几堪流泪几堪惊。凶年未见能蠲税，清世无端又点兵。”《缙山杂咏·农谈》（《谢铎集》205 页）：“我田岁可秋，我病苦莫瘥。未足去年租，强令今年债。”

（二）关心国家命运，盼望为国出力。如《上之回》（《谢铎集》4 页）：“上之回，出萧关，千骑万骑何日还。雄心宕轶泉涌山，北穷绝漠南荆蛮。岂不闻，穆天子，八骏奔崩日千里。徐方不死祭公死，何必嬴秦殄周祀。”诗歌借千骑万骑南征北伐，表达自己雄心。《搏虎行》（《谢铎集》4 页）：“南山有猛虎，咆哮踞其颠。北山有猛虎，伏穴声相援。翩翩少年子，环视不敢前。野夫奋特勇，载踏南山原，矢义故弗惜，而复之北山。众伤至及类，尽力驱且鞭。一射已睥睨，再射犹盘旋。技穷始衔忿，曳尾徐徐迎。乃知一心力，可以终胜天。顾缩利与害，欲济良独难。咄哉搏虎者，勿畏冯妇贤。”希望大家同心协力

共同办好国事。《不寐》(《谢铎集》53页):“寂寥门外断喧声,坐久空庭转二更。细雨相亲是童行,抚心欲问非平生。风停漏下听鸡报,云尽天高见明月。莫怪楼头眼未得,荷戈宵汗有西征。”诗的最后两句写出了自己欲眠不能,担心西部边事的焦虑心情。

(三)对朝政担忧、忧谗忧讥。如《鱼游入渊深》(《谢铎集》66页):“鱼游入渊深,鸟飞薄天高。安居与暇日,帝力宁秋毫。所以君臣义,俯仰无所逃。咄哉漆室女,倚叹心忉忉。杞人信多事,鍊石非虚褒。古来休戚臣,欲济同舟操。慧土味深浅,力薄志空劳。负蚊幸涉海,往往委波涛。全身岂不爱,众喙苦相遭。马公祚宋语,此事应吾曹。”《古愤》三首(《谢铎集》189页):“谗锋日以利,乱木日以成。百方不可避,一死聊自明。”“卜居志不售,去国义不禁。惟应汨罗水,照见平生心。”“豪杰不惜死,耻与名俱没。安得首阳山,为葬范滂骨。”在复杂的环境中想到隐退。《急流一首奉答西崖先生》(《谢铎集》399页):“流正急,风正颠。进亦难,退亦难。失势一落万丈滩,何如稳卧严陵山。长笑一声天地宽,天地宽,云台事业浮云看。”《雨声夜何长》(《谢铎集》152页):“忧来不能寐,卧听空阶雨。雨声夜何长,不见鸡鸣已。平生廊庙心,且复念田里。侵晨问我农,禾头半生耳。”《新河军》一诗传说一军人尝笑铎曰:“有官不会做,有钱不会接。”他笑说“军其知我哉!”遂赋诗:“五陵裘马日更新,白发归来苦爱贫。除却新河军识

我，平生知己更何人。”

(四) 记游，歌颂壮丽河山。《居庸叠翠》(《谢铎集》3页):“谁设重关壮帝宫，迢迢形势北来雄。鸟飞裂石连云起，龙走长冈到海穷。塞草远分天外碧，狼烽不送日边红。闭门谢却阴山路，时见晴岚度晓风。”《琼岛春云》(《谢铎集》3页):“蓬海分明在眼中，暖云高捧玉芙蓉。春阴欲下清虚殿，朝彩先浮最上峰。瑶管声中迷去鹤，金根影里护飞龙。夜来雨过知多少，试向东郊问老农。”对家乡古迹山水诗如《台州杂咏》二十六首。(《谢铎集》251-260页)自序:“《台州杂咏》咏台州之古迹也，取可为劝戒者随吾兴为诗以风咏之。”如《天台山》:“天台山，高不极。山中去天不咫尺，台星下射扶桑赤。羽旗飒爽招不得，至今传者神仙宅。君不见周当盛时生甫申，峻极者岳能降神。天台山，高不极。作镇东南比天脊，屹立乾坤自开豁。”雁荡《天柱峰》(《谢铎集》176页):“雁山高轧万山秋，第一峰高在上头。拔地根深应自固，擎天功在合谁收。先几不用娲皇补，多事空烦杞国忧。见说颓波三万里，屹然还镇此中游。”《瀑布》(同上 176页):“李白平生不到处，巨那抵死来相看。龙湫下激喷晴雪，岩雨倒飞昼生寒。怒声奔海直欲到，清气逼人那可干。恶诗莫问谁堪洗，战马屯兵血未乾。”《晓发泉溪望迂江》(《谢铎集》135页):“夜发溪头水浅清，岸花汀草杂秋声。未离城郭犹尘梦，暂忆家园亦别情。山月出林高露下，海风吹浪暗潮生。村鸡忽报东方向，又是迂江一日



程。”《太平道中》（《谢铎集》135页）：“十载重来感慨频，西风吹鬓欲成银。江山百里惊初割，邑井千年又一新。文物敢论前辈事，交游还忆旧时人。儿童不识青袍在，争看中朝老侍臣。”还为家乡《缙山杂咏》写了五十首、《缙山伤感十咏》（《谢铎集》205页至215页），其中《桃溪》：“浅水难容棹，繁花自作村。分明幽绝地，不是武陵源。”他还去海角探望老友写了《莞山次陈敬所韵》：“莞海东头去路赊。独乘羸马到君家，十年梦里相寻处，依旧青山两岸花。”

（五）咏史。咏史是谢铎诗又一主题，《谢铎集》中直题的有《读春秋》16首，《读通鉴纲目》21首，读《宋史》16首，《殷鉴杂咏》24首，等。如评楚汉战争《三章法》（《谢铎集》227页）：“咸阳屠，新安坑，秦人虐焰今益张。关心父老拦道喜，沛公约法三章耳。于嗟乎！君莫问，霸上兴，垓下死。”《鸿沟》：“拔山将军气如虎，自割鸿沟限天下。于嗟乎！西为汉，东为楚，百战乾坤此中赌。”

谢铎著作甚丰，据说有百来种。据《嘉庆太平县志》入录著作有：《桃溪集》、《续真西山读书记》、《伊洛渊源续录》、《元史本末》、《宰辅沿革》、《国朝名臣事略》、《尊乡录》、《赤城新志》、《赤城诗集》、《赤城论谏录》、《祭礼仪注》等。据考证谢铎著述可分为四部份：一是本人创作的诗文；二是编撰的理学著述；三是朝廷命官的身份参与的官修史书；四是诗文评注。（见《谢铎及茶陵诗派》81页）。《桃溪净稿》，谢铎在世时编有

《桃溪杂稿》，后经李东阳删削，形成《桃溪净稿》，有李东阳序，入录诗 45 卷，后顾璘序《谢铎文集》39 卷。2002 年浙江大学、温岭籍人士林家骊教授，用明正德十六年刻本《桃溪净稿》八十四卷为底本，以天津图书馆所藏《桃溪净稿·文集》八十四卷、浙江临海博物馆馆藏《桃溪净稿·文集》明嘉靖二年抄本残卷、浙江图书馆馆藏《桃溪文集》清抄残卷和《明文海》（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 年 2 月版）中谢铎文十一篇为校本，汇编成《谢铎集》。全书入录诗四十五卷（1-45），文 39 卷（46-84），附录明时谢铎传、行状、铭等文，并列谢铎年表，全书计 60 万字，2002 年 10 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民间还有谢铎故事，民间俗称“桃夏谢祭酒故事”。60 年代我曾听过老人讲的故事，大约记得 46 个，《温岭民间故事卷》入编故事有 23 篇，这类故事主题思想大致有：一是赞扬他勤奋好学，生活朴素。《谢铎传》称：“幼时好学，常悬髻读书，至夜深不辍。”故人们编了《小斗洞故事》反映他苦读的精神。二是表达博学多才，思路敏捷，对答如流的聪明才干。如《咏半月》，又有“亭岭腾半天，姆岭走半年，跌落小坑洋，湖漫捉骨转”等故事。既反映了帝王的无知可笑，又表达了他聪明伶俐，胆略过人。三是反映他厌恶官场，淡泊人生，如《新河军》等语言诗。四是赞扬他敢于惩治贪官污吏，挥霍钱财，草菅人命的正义行动，如《代王三天，一笔勾掉半江西》，打击宦官刘瑾势力的传说。五是赞扬他抑制豪绅富户仗势欺人，爱打抱不平的义举。

如《一双龙头靴》的故事，既幽默，又使人心大快。六是赞扬他鞭挞邪恶势力，坚持正义的行动。如《打癞蛤蟆娶妻》故事。震慑癞蛤蟆精，使他不敢再横行乡里。有些故事，初听起来，有点荒诞，细思一下有很强的人民性，反映了人民对谢铎为人一身正气的高贵品质的赞歌，亦反映人民盼望为官者要为民作主的愿望。赞扬谢铎的文章很多，太平知县曾才汉在《谢文肃墓碑》有五句话，可用来概括：“其志向足以追踪先哲；其德谊足以善俗正风；其问学足以辩古证今；其清修足以激贪廉懦；其建议立论足以裨国是折众言。”

吴小谦整理  
2007年8月

## 刚正不阿赵大佑

赵大佑（1510.6—1569.3），字世胤，号方崖，又号赤城居士，明台州太平关屿（今温岭市大溪镇桥里村）人。其先祖赵温良，以进士守藤州，从洪泽徙关屿，历八世至大佑。大佑生于明正德五年（1510），嘉靖十三年甲午（1535），25岁时中举，十四年乙未进士及第。初授凤阳推官，历3年，召拜广东道监察御史，巡按江南、贵州、南京。嘉靖二十七年（1548）迁大理寺右丞，三十二年（1553）升大理寺少卿。三十三年（1554）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三十五年（1556）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三十七年（1558）任刑部右侍郎。三十八年（1559）转刑部左侍郎，四十年（1561）转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四十二年（1563）升南京刑部尚书资政大夫。隆庆元年丁卯（1567）升南京刑部尚书，正三品。二年（1568），59岁升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从一品。三年（1569），迄归养病，正月初四在家病故，享年60岁。

赵大佑一生，“为人介然自守，而济以明敏博大”，“勋业著于官，行谊闻于乡”。

一、勋业著于官。任监察御史期间，贵州宣慰使安万铨行为不法，乃抓杀其同党张仁、李木，巡抚刘某受安万铨贿，威迫大佑。大佑笑道：“人臣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吾何爱一身哉！”派遣官吏审讯安万铨反状。安万铨知道赵大佑不可动摇，

只好穿囚服受理。酉阳永顺苗民相攻杀，不服官府调处。贵州与湖广相邻，赵大佑在边界设防严备，奏请合兵剿之，且弹劾湖广巡抚陆杰“罔上养寇”之罪，二省得以安全。又奏上八事，即：“兴学校，设哨堡，禁侵渔，杜骚扰，省刑罚，备边储，均徭役，厚流民。”皇帝采纳大佑的意见，下诏贵州使成法规，使贵州社会稳定，时人赞大佑“不烦寸楮而坐销其变，为国家扬威万里之外，奇哉。”

赵大佑还上疏荐前都御史王廷相才节可用，并说：“明君之用才，譬之大匠之用木。大匠不以寸朽废合抱之木，明君不以一眚遗济世之器。”又论时宰翟奎不应偏私引用故尚书王尧林、周雍期和侍郎费宗，三人相继罢黜。

任刑部侍郎时，奉命审伊庶人。严嵩嘱赵大佑宽大对待，赵大佑不听，把伊庶人僭越的事都揭发出来，严嵩恨极，激皇帝怒，赵大佑官贬二秩。

任刑部尚书时，齐庶人杀宰自己仆人，以诬儒生陆某，法曹畏权势不敢断。赵大佑毅然断之。赵大佑又弹劾兵马胡光弼，褫了他的官，又请皇帝命令吏部每年一次考察诸兵马，惩罚贪者。阉人马广犯法，当死刑，有人替他说话，要求缓死，赵大佑奏请皇帝杀了他。有个冤狱捕关数年，大佑叹说：“死，重辟也，法官固知其冤不白乎！”于是为他平冤狱。

明首辅徐阶（1503—1581），在《明故南京兵部尚书方崖赵公墓志铭》赞曰：“猗嗟赵公，惇是秉彝三十余年，德位俱

躋。曰国有法，吾以为职，奉法而行，其敢弗力！生之杀之，唯法是从，死且不挠，矧彼奸凶。曰吾有身，亲之遗体，岂以宠禄，易我甘旨。巍巍六卿，朝廷所尊，两去不顺，卒陨丘园。进能为忠，退能为孝，公身则亡，公名有耀。匪孝非子，匪忠非臣，刻铭幽城，永训后人。”史书评曰：“（赵）果敢峭直，执法不回，临大事决大疑，片言而止。”

赵大佑善作大字，有晋人风格，诗文温雅俊爽。著有《燕石集》。明王龄《燕石集》后序（《三志》899页）称：“先皇帝（指嘉靖）独运乾纲，明炳万亿余四十年。公为耳目待从之臣，观其前后奏疏，志有感悟，词含剴切，寢南夷不轨之谋，严宗藩无将之戒，辨君子、小人于进退消长之间，无犯颜引裾之劳，收转枢纳牖之功。进不附蓄，退不鹄起。海内君子交口称纯臣焉。……而其炳炳烺烺，功施社稷，名传国史者，斯集具存，是自慰于冥冥焉。”王世贞大司马赵公《燕石集》（《三志》899页）序称：“今读公诗，则皆和平朗爽，有朱弦疏越之音，而五言古、近体诗大长城玉于文，典雅简劲，太羹不和之味，流羨于齿颊间。”

二、行谊闻于乡。赵大佑身为京官，关心桑梓。乡贤林鹗“官至三品，而家无百金之积，产无一亩之增。”卒后抚恤不落实，他请于朝，赠刑部尚书，谥恭肃。天台夏鍤以文行著称，他手校遗稿并付梓刊行，又恤其孙。他又创大宗、小宗祠，兴学校，教族人读书，对族内贫者，自己节衣缩食，而资助之，

其弟大伦、大佑及子成孚，踵相接领乡荐，他们常言：“吾所见闻于父兄者益然。”

1991年经众多有识之士倡议，在故里桥里村修建赵大佑纪念馆（冠山文物馆）初建面积250平方米，后又扩建，占地500平方米。纪念馆座落在冠城桥里村，苍松翠竹环抱的山坳里，西北东三面环山，坐北朝南。纪念馆分前后幢，前幢五间古式平房为冠山文物馆，收集宋元明墓志铭、石、字碑、坊等文物；后幢五间，仿明代建筑，中坐赵大佑木雕像，两旁壁上布满赵大佑书法手迹及其平生事迹。前后以围墙，中间庭园种植花木，纪念馆前有两座石虎亭，内置赵大佑墓前石虎（市内文物），亭前小池，置小石桥，池旁有假山，边植碧桃、翠柏等植物、塑像殿侧廊上有台湾籍赵制阳教授撰对联。上联：“立朝刚正，除暴安良，置生死于度外。”下联：“为国尽忠，事亲至孝，垂典范在人间。”横幅赵大佑亲笔所书“体国亲民”四个大字。赵大佑纪念馆已列入雁荡及方岩风景区景点之一，供人瞻仰。

吴小谦整理

2007年8月

## 明代宗匠叶良佩

叶良佩(1491—1570),字敬之,号海峰,明太平镜川(今温岭市泽国镇牧屿)人。嘉靖二年(1553)进士,初授江西新城知县,自署其门联:“空庭不扫三分雪;泰宇长留一脉香。”任职期间,“清节雅度,专务以德化民,延访耆德,奖课生儒,讼简狱空,百费俱节,时有里役一年只用八分之谣。”部使者异公之治民淳易治,请于朝廷欲调难治之县以考察,改贵溪。贵溪为干达之衢,邑多巨滑,习武为常。良佩到任直己守正,一切绳之以法,久之,权当巨猾率服。嘉靖十年(1531)受朝廷奖励,授承德郎,转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有宦阉当论死刑,夜馈二百金,贿他做“手脚”减刑。良佩严词拒绝,按法行斩,声伟日高。再转刑部河南郎中,在职期间著《刑法论》2篇。“公任久,法比益清,诸司有纷讼难解者,咸咨公而行,侪辈罔不悦服,”“被称为名法师。”“然而才高招忌,多取姍螫,甚至腾为无根口语。当路不察,遂报罢,公怡然拂归焉。”回归后“沉沦梓里探鸿蒙”,从而“学殖土益丰,诸子百家罔不研究,反求《五经》爱究始终,”从事著述三十多年。“驰聘艺圃,追踪先哲,妙契心融,屹然为昭代宗工。”所著“其富五车,文篇灏渺。”已付梓的有《海峰堂稿》、《周易义丛》、《太平县志》、《华国集》四部行于世。据礼部尚书、国史撰修官秦鸣雷《海峰叶公墓志铭》载:“其家藏续稿还有《春秋测义》、《韵语类编》、《事类蒙求》、《天文便览》、《华国集》等集,犹不下数千卷也。”良佩自称:“少年攻文学词章之学,壮年治经



世济民之学，晚年专著修身之学。学凡三变，而接近于道。”“一生勤奋好学，尤重视儒学研究。”“学探圣涯归学海，文关世教仰文峰。”在西曹时，与邹东郭，吕泾野诸公结为五经会，推为盟主，研究活动名声远著。尤精《易》，著《周易义丛》16卷，此书入录《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54页，又入录《孔子文化大全》929页。他以易理指导人生，教育族人。“手易百卷游羲皇，指点梅花见天地。”他在《镜川叶氏族范》前言中说：“君子之道出则有为其国，处则有范于其家……予之道微而忤，始出而辄斥，既不得有为于国矣，而思以范吾之家。乃承族老言作族范四篇，以告诸同宗之人。《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凡我同宗之人，将无有而兴起者乎！”《族范》四篇：一曰：隆祖（扬孝道），要求同宗切记“吾祖厚德阴功，凡吾同宗之人，皆吾始基祖一人之分也”。喜相应，戚相吊，守望相互，患难相扶持。二曰敦睦（扬族谊）。他总结历史上氏族兴衰历史，认为衰者，皆由三蠹（蛀虫）引起。“何谓三蠹；忿嫉者心之蠹也；谗间者言之蠹也，货财田宅进取者物之蠹之。推厥所由率起于自利自私焉耳。”他要族人倡导和衷共济，“宗族有贫而病者，死而不葬者，举子（读书）而不能者，众相率钱助也。”三曰治生（扬教化），他说：“吾谓敦睦之后，当教之治生，治生莫先于教子，教之者以节性。”“今夫人之目能视，欲色；耳能听，欲味；四肢能动，欲安逸，人性之所有也。禁之弗使其过，所谓节也。”经常教育其节欲，养成习性，“然则出而为仕也，必为忠良，隐而为农、为工、为商也，将无往而不为善人矣。”四曰修德（扬德性）。他认为修德为人之

根本。人有恒言皆曰：“富贵之家，常有福德，”而不知福之本于德也。《诗》曰：“聿修厥德，永承配命。”修德才能自求多福。反之，富者人之欲也，厥或敛怨以为富，则争夺由之，非福也；贵者人之所欲也，厥或急于进取，不以其道得之，则名辱而身危，非福也；富贵而多子孙，人之所欲也，厥或削规破矩而无燕翼之谋以贻之，则阉阅之家，膏粱之室，或湮替为氓隶，转尸者有之矣，非福也。如有人能损己益人，以为德者，其子孙将受无穷之福。《易》曰：“损德之修也，君子以惩忿窒欲。”他要求同宗之人提倡‘惩忿窒欲’以修德。良佩《族规》之说，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道出了传统道德精华，对人们修身是有所启迪。

良佩又是一位方志学家。他主编《嘉靖太平县志》历时四个月，成书八卷，是温岭现存的第一部县志。知府王度序评中说：“今观其书，志地舆而封守明，则人思慎；志食货而国计衷，则人思节；志职官而修废具，则人思理；志人物而监戒昭，则人思劝，凛凛乎良史氏之风哉！”清戚学标评《叙山》说：“良佩明堪舆，故作县志叙山，发脉支干，一一分明，可作后人范本。”1986年黄韦教授主编《中国地方志词典》将该书列为著名方志，良佩被列入修志名家。

良佩学识渊博，为文“才驰气驾，姿态骏发”，所著《海峰堂稿》18卷，入录《四库全书总目》1581页，诗作“薄泽腴瞻，声韵清雅。”他作的温岭山水风光诗，广为流传，久而不衰。如《太平形势》：“两溪流水去溶溶，百丈崖前翠幌空。圻浪波澜添华表，虚无楼阁见芙蓉。”又如新河《登明诗》：“登

明胜概我曾闻，数息行来日向曛。潮涨捍门看日出，石连跌蹀候归云。灌林解识风云趣，衲子欢逢食蕨群。报说故人携酒至，蒲团相对一论文。”又如记大溪方岩《方岩顶》：“仙岩晓日正熏微，高步冈头识者稀。诸岛流霞明竹杖，一天零露湿荷衣。悲凉作梦江湖远，叹息余生道路非。芝草闲干萝洞里，山灵应验野人居。”再如《登楼旗述怀》：“仙坪寂寂酒杯宽，世路悠悠常鲜欢。百世轮回同过客，十年奔走误儒冠。振衣晓触云涛壮，望斗夜禁风露寒。阮籍疏狂成底事，独将长剑依愁看。”嘉靖三十九年（1560），良佩七十寿辰，“远近爱知先生者，皆争为寿文”，后人汇编成集，名《海峰华诞卷》。戚继光祝寿诗收入其中，其诗：

斗横南极光流赫，下应三台滋寿脉。达人崛起溟海东，鹏运天地振双翮。冠裳炳蔚夸人龙，胸蟠浩气凌长虹。一朝解绶尚高厉，沉冥梓里探鸿蒙。涤除幽览尽物力，抱一弗离莹虚白。德园容与全委和，汪氏鱼龙期旦宅。褫身辘重佩环琨，庞褊逾纪鲛齿存。素履由庚衍元化，岂直王乔与羨门。王乔羨门今谁继，大明千古文章丽。手易百卷游羲皇，指点梅花见天地。春风兰桂茁芬芳，庭阶汇立森琳琅。缘知令德馥余庆，寿兹叶嬗胡无疆。君不见东南海渤桂源源，几万载洪涛稽天无息时，飞流迅驶奔滢汇；又不见海上峰、芙蓉高削开九重，根盘瑶岛镇鳌极，青苍屹立何终穷。我知公寿不可卜，海之深兮峰之矗。海峰之号寿之征，何必称觞更介祝。南塘戚继光于都督府

“春风兰桂茁芬芳”。良佩兄弟三人，良佩居长，卒于隆庆四年（1570）二月二十九日，享年八十，被冠以“古今文人

才士的高寿者”。弟良储，字厚之，号少峰，曾任广东连州阳山知县，政绩斐然，入祀纪念韩愈的昌黎祠。生于弘治十五年十月十三日，卒于万历二十年（1595）四月三日，享年九十。弟良偶，字逢三，号方城，出继叔父，生于弘治十三年（1500）三月十三日，卒于万历二年（1574）十二月初四日，享年七十七岁。“生平慷慨，多大节，咏诗含素，课子振贫”有贤名。良佩逝世时，台州知府和太平知县等均莅场致祭，高度评价这位宗匠的业绩。卒后入县乡贤祠，入录《中国名人大辞典》、《孔子文化大全》。

良佩真不愧一代的宗匠！

吴小谦写于鸣远陋室

1998年刊于《浙江方志》第4期，10月刊于《温岭报》、《海风》

2001年10月刊于《温岭通讯》第10期

## 抗倭名将张元勋

张元勋（1533-1590）字世臣，号东瀛，浙江省温岭市新河人。幼时习武，体魄魁梧，16岁时倭寇犯台州，其父张恺散资聚众，与倭力战，壮烈阵亡。传说死时怒目，尸行七步而扑。东瀛发愤陈言：“父死国，子死父，男儿生不万户侯，即马革裹尸耳！誓报父仇”。17岁袭父荫，任海门卫新河所百户。勇敢而有谋略，为知府谭纶所器重，后从戚继光征倭，转战浙闽沿海。破倭横屿、宁德等地，以功进千户。在抗击侵犯漳浦、仓平的倭寇中，率士兵300人伏击，倭千余，把他围在小山上，坚持三昼夜，暴雨骤至，对兵丁说：“乘雨突围，出其不意，就有生路。”士兵振奋，以一当百。他单骑领先，势如破竹，突破重围，倭即败退。此后转战福建，屡建战功，升署都指挥僉事，充福建游击将军。隆庆初，破倭福安，改福建南路参将，威名震南疆。

隆庆元年（1567）广东匪曾一本引倭舰千艘逼广东、福建沿海，官兵败退各小岛。东瀛建议：“勿以小败如加罪诸将，我当调计破倭。”当作周密作战计划，指挥战斗6次，歼倭1700多名，缴获战舰300余艘，余尽沉于海，全歼倭寇，升副总兵。

隆庆五年（1571），署都督僉事、代总兵官镇守广东惠州。据《明史》载：惠州河源贼唐亚六，广州从化贼万尚钦、韶州

英德贼张廷光劫掠郡县，莫能制。六年元勋进剿，斩首六百有奇，亚六等受首，余党悉平。肇庆恩平十三村贼陈金莺等，与邻邑苔村三巢贼罗绍清、林翠兰、谭权伯、藤峒，九迳十寨贼黄飞莺、丘胜富、黄高晖、诸可行、黄朝富等，相煽为乱。当时有规定，两粤惟大征得叙功，雕剿不叙，故诸将不乐雕剿。总督殷正茂与元勋计，令雕剿得论功，诸军争奋。正茂又密遣副将梁守愚，游击王瑞等屯恩平，若常戍者，掩其不备，斩翠兰等，生擒绍清、权伯以献。其诸路雕剿者，效首功二千四百有奇，还被掠子女一千三百余人，生擒金莺。元勋逐北至藤峒，又生擒胜富、可行、朝富等八十人。部将邓子龙等亦获高晖、飞莺，三巢、十寨、十三村诸贼尽平，余悉就抚。

惠、潮地相接，山险木深。贼首蓝一清、赖元爵与其党马祖昌、黄民大、曾廷凤、黄鸣时、曾万璋、李伸山、卓子望、叶景清、曾仕龙等各据险结寨，连地八百余里，党数万人。廷凤、万璋并遣子入学，祖昌、景清亦佯乞降。正茂、元勋知其诈，征兵四万，令参将李诚立、沈思学、王诏，游击王瑞等分兵击之。元勋居中节制，监司陈奎、唐九德、顾青谦、吴一介监其军，数道并进。贼败，乃凭险自守。官军遍搜深菁遂谷间。而元勋偕九德，追亡至南岭。一日夜驰至青谦所，击破李坑，生擒子望等。明年破乌峰。仕龙阻高山，元勋佯饮酒离会，忽进兵击擒之。先后获大贼首六十一人，次贼首六百余人，破大小巢七百余所，禽斩一万二千有奇。帝为宣捷，告郊庙，进元

勋署都督同知，世荫百户。元勋复讨斩余贼一千三百有奇，抚定降者，巨寇皆靖。

潮州贼林道乾之党诸良宝既抚复叛，袭杀官军，掠六百人入海。再犯阳江，败走。乃据潮州故巢，居高山巅，不出战。官军营淤泥潭之中。副将李诚立挑战，坠马伤走，死者二百人。贼出掠而败，走巢固守。元勋积草土与贼垒平，用火攻之，斩首一千一百余级。帝闻捷，进世荫一级。遗孽魏朝义等四巢亦降。寻与胡宗仁共平良宝党林凤。至此，惠、潮遂无贼。其冬，倭陷鼓石、双鱼城、元勋大破之儒峒，俘斩八百余级。

万历四年(1576)广东罗旁山区，徭族上层分子策划叛乱，残害人民。五年张东瀛大军驰骋在瘴烟迷漫的罗旁山区，把广袤七百里罗旁大山，团团包围，军事攻势和政治工作并重，经过半年大小战斗，斩首万六千余级，平定罗旁之乱。平定后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社会秩序，设置行政区制，加强管理；建书院教育人民。使百年虎穴之域，一旦转为平荡之区，人民乐业。明区大任《平蛮碑诗》赞称：“兴尽非关道路难，两山烽息久平安。游人茉莉簪藤帽，上客槟榔荐竹盘。”又言：“疆里更开周日月，井间今有汉衣冠。西行不索图径去，愿借韩陵片石看。”在《入罗旁水》中写道：“井邑新安宅，闾阎杂汉徭。火耕春伐木，山猎夜归樵。”“潮响蛮溪合，林光瘴雾消，直须勤抚字，勿使困征徭。”

张东瀛威震两粤，人民钦佩感德。据郁南县连滩镇张公庙

现存的《张公元勋碑记》载：“积年蚕食之土宇，悉归版图；累世被戮之官民，皆敢偿冤。山城如画，行者歌，居者宁，此皆张公之力也。士民永怀恩德，念念不忘，于明万历六年（1578）立祀连滩。”何天瑞主修《西宁县志》载：“每遇地方不靖，神必示警保护治安，连滩一隅皆庆安堵。”此说虽神化了，笼罩上神的光环，但反映了人民对张元勋功业的崇敬，被崇拜为镇压一切邪恶势力的保护神。张公庙已被遍及广东省郁南县一带，以郁南连滩张公庙为最。该庙座西南，朝东北，面积约1900平方米，有前殿、正殿、配殿、四角亭等建筑，斗拱结构，保存较好，现列为县文物保护单位。各地张公庙的石雕或木刻对联，多有佳作，歌颂张元勋功绩。如：“千古英风留宝帐；三罗俎豆拜将军。”“四面有山皆宝峰；一溪绿水尽恩波。”“息荡群氛声威百粤；屏维王国绩炳三罗。”又如“擎天掌云柱石奇材灵显赫；顶天立地庙廊大任足担当。”“督府竖龙旗赫赫英灵荡倭寇；将军登虎帐堂堂正气镇乾坤。”人们还编有《张东瀛赞歌》大略有：“无事得闲把歌唱，请君听过福绵长。长城依赖都督府，万民赋，军威壮如虎。”“安宁朝野尽欢呼，欢呼四千年古国。锦绣河山得他扶，驱逐倭寇征战苦，擂战鼓，平击贼套箍，千里峡谷旌旗护。”“护助齐家救国难，要做忠良斩邪奸。机智双全张公猛，那时间，河清兼海晏，运筹收复旧江山。”“江山从此得太平，财盈年年岁岁盛。多谢张公爷显应，治境鸡犬也无惊，钱粮丰有万家兴。”



戚继光抗击进犯浙闽倭寇，受到人民的歌颂，立祀纪念。张元勋抗击进犯福建广东倭寇，驻肇庆间平罗旁之乱，教化人民，“功盖三罗”（三罗即肇庆府所属的罗定、云浮、郁南三县的总称）所以同样受到人民尊敬，直至450年后今天，还为当地人民的崇拜。真是千秋俎豆，功在民心，充分表达了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的事迹，将永垂青史，传诵民间！

平定罗旁后，他目睹官坊的倾轧，在一次皇帝庆功宴上，文官吹捧又欺他不会做诗，难他对诗，张就即席口拈，其诗：“幼习干戈未下帷，今朝宴会苦拈髭（亦有拈吟髭）。江南风景人同乐，冀北烟尘我独悲。貅貔百万临（援）城日，可要诸公一首诗。”以抨击文官的吹捧，一吐郁气。此后三次以疾乞休，获准后，进上柱国光禄大夫、少保太子太保、中军都督府右都督衔，特赐蟒玉，追封三代，建府新河（现遗址完好），建坊新河东门街。张元勋归里后，口不言兵，自号逍遥道人，种竹养鱼，遇友过访，烹鱼饮酒为乐，潇洒自如，无拘无束，平时排解邻里纠纷，救济穷人，损资创建文笔塔（现遗迹完好）。《嘉靖太平县志》载：新河锦鸡山文笔塔，“明都督张东瀛创建，胡五峰等董其事”，塔名取“严文笔卓于巽维炎意”。“严”者威仪整肃，“文笔”即取《文心雕龙》：“无韵者笔、有韵者文”的缩语。“卓”即卓然直立之貌。“巽维”即指东南方。“炎”即火光，象征旺发之意。故名文笔塔。该塔为一座楼阁式五层六面檐砖塔。高12.5米许，塔平面呈六面形，云纹飞爪，结

顶芦覆体。飒爽玲珑，工艺精巧，现列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元勋身经百战，战功显赫，初定八闽，再平五岭，身历三朝，宠遇日渥。归家后越十年，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七月十六日呕血病亡。临终前犹手书两绝句。生平著作有《镇粤疏稿》、《暇堂集》二书，但无存世。死后葬新河南数里小屿山（即今温岭市新河镇屿罗村）。墓穴早已夷平，墓前牌坊、翁仲、石兽亦荡然无存。仅留珍贵文物墓志铭二方（现保存在市文管会）。韩世能撰《明中军都府右都督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东瀛张公墓志铭》称：平罗旁后升为都督，三度上疏，要求告老归田，上司不予上报，后皇上得知，念他长期奔驰两粤，特准他回原籍。广东父老得信后，攀辕泣留，又纷纷往两院乞求代奏朝廷挽留。东瀛对父老说：“我束发从戎，赖主上威灵，获建微功，皆由将士用命，诸大夫协谋，元勋何功之有，万勿劳苦父老。”他拿出草帽和便服说：“吾制此久矣，所以未去，以疆场未靖，故也。”父老挽留不住，哭声震原野，遂立肖像祀之。

吴小谦记于 1997 年 8 月 25 日

2007 年 9 月刊于《新河发展》第 5 期（总 121 期）

同署名有梁绍文

## 振兴乡邦文化林贵兆

林贵兆（约 1510—1591），字通行，号白峰，门人私谥文贞先生，明太平团浦（今温岭市箬横镇）人。嘉靖十九年庚子（1540）乡荐。中举后厌俗学纷靡，专务穷理、慕薛文清、陈白沙为人，此生不同时为恨。后闻郡城金提学一所唱道东浙，往赴之交，以心性名节相砥砺。五年后选任江西都昌知县，任职期间，关心民瘼，清风两袖。时严嵩当权，吹拍之风盛行，民不聊生，他看不惯政治混浊，笑曰：“我岂能为若鹰犬邪！”为官九月，即解印辞去。父老泣留，贵兆别以诗曰：“湖边植柳维官骑，柳未成荫官已去，殷勤父老莫留衣，旧瓢曾挂衙前树。”又有诗：“时艰无计缓征输，一夜忧民鬓已丝。唱断南风人不知，空留春色到棠枝”。士民思慕为立祠。后给事梁梦龙以守道执法题荐，竟不赴。归里后，著书乐道，结社讲约，为时砥柱者三十多年，乡人受到感化，所居被谓“仁里”。年八十二无疾而终。门人私谥文贞先生。著有《知我轩近说》、《正志稿》、《大学困知录》、《易学申义》，编有戚继光《台南纪功集》等。

贵兆归乡里后关心政治，留意民牧，为振兴乡邦文化作出了贡献，得到乡民好评，太平古志辑录他多篇文章。

一、辑录戚继光《南塘戚公台南平贼记》（《三志》568页）并作序，以歌颂戚继光抗倭功绩。文称：“南塘戚侯如台，至

则练士卒，饬号令，谨烽火，条守备之法，列部伍之阵，严赏罚之规，纪律一新矣。……岁己未（嘉靖三十八年 1554），贼舟由黄岩栅浦抵新河……身自率战，贼败走，追五十里，至南湾殄之，而军声遂大振。越二年辛酉（嘉靖四十年，1561），贼数千进逼郡城，侯蓐食往，一鼓擒其骁勇。贼众走白水洋，合势颇盛。侯乘胜突进，挥部将胡守仁等夜持火急击，贼怖，咸跪而授首，我师无一伤者，远近皆大悦走迓。五月，歼贼于长沙，兵民皆大悦。夫侯率久安之民，收屡胜之绩，应难而易者，才也；蓐食以急郡城，忠也；活人于抡攘，仁也；不自有所获，廉也。才者世成有之，仁廉而忠，虽古良将不能加。故侯之泽大彼吾土，咸德侯而尸祝之，百世不能忘也。”嘉靖四十年，戚继光调任福建，他组织文人作诗送行，后汇编而成集，名《台南纪功集》并作序。他在《送戚南塘都督移镇八闽》送行诗称：“遥闻百战知英略，细接元谈识远猷。司马自应论懋绩，将军何意话封侯。新任简命越南省，独拥兵权剩上游。衰老送君何以赠，只将一字拟中谋。”

二、提出“筑堤灶地”方略，推进围垦事业发展。温岭盐业和围垦事业，历史悠久，过去两厢互不结合。贵兆身居海滨，经深入考察，在《与徐后冈论海塘书》（《三志》208页）中提出：“筑塘灶地而民田在其中矣”设想。他认为“民灶之界上下不齐，而堤之里数必多，灶地则直如绳引，而里数必减。以民丁而筑民地，则人寡而力少，民灶合举而力必增。夫堤愈短

而力愈增，是利愈大，工愈省也。”这一措施，后被当政者采纳，使围垦事业很快发展。

三、为民请命，削减民赋。当时政府欲将沿海坦田纳入赋税，沿海老百姓叫苦，贵兆闻之后，为民请命，上《与魏清渠大尹论海田》（《三志》530页）。文称：“今闻委官编量，以登正额，小民骇且怨。”他详述了咸田变迁的历史：“沧桑变更，秋潮时至。方至也，凭高一观，波涛万里，见海不见田也，顷之而退，则田腴陇亩，虽复如旧，然恶虫盈野，春草不生。每见烈日一开，则聚盐成雪，阴风四合，则积卤如波，俟二三年，春水渐溉咸性渐除，民思播种，然耒耨方施，而后潮又继至矣。即如昨岁，春雨优渥，民亟耕之，既而烈日一蒸，咸气转盛，苗已吐花，而槁殆尽。数十年间，未尝一有秋也。”他建议此等不毛之田，应不宜纳入计税，或折额计征，只有这样做，才能称：“为国保障者，孰谓逮下之仁，而非为上之忠也哉！”“仆认为可缓也。赤子之悲欢，尤慈母所关心者。然则斯言也，岂惟仆之所欲言，尤大人先生所闻也。”

四、结诗社，宏扬传统文化。贵兆有兄弟三人，贵兆居长，二弟贵良，字道新，号华阳，诗有名，著有《蒙竹轩稿》，如《伏龙山观海》：“长风不动曙烟苍，缥缈飞楼万仞冈。山拥五云仙世界，地悬一发水中央。天空海气浮寒郭，月上潮声到小堂。便欲移家住瑶岛，不堪波浪浩茫茫。”三弟贵苏，字道恒，号鹤溪，亦有诗名，著《适志稿》。如《次阮鸿山雪庭对饮韵》：

“白日岩峣海上峰，阮郎会此寄仙踪。湖边浪迹怜孤鹤，云里传声羨早鸿。纵饮不防冰雪冷，狂歌惟觉海天空。习地风概何年事，一笑相看此夜同”。依三兄弟为基础，尝邀邑内及台州地区文化人士，相聚于云鹤山房相酬唱。云鹤山房成为当时太平甚至台州地区文人聚诗会活动地之一。林贵良《中秋之约》“长拟西园宴，无缘对落花。入门惊仗履，把手惜年华。留我三载瓮，迟君八月槎。相看各头白，莫使笑搏沙。”

贵兆诗作较多，现见到仅《正志稿》，保留在白峰林氏宗谱中，现在保存在温岭图书馆。诗风朴实爽朗。如《金清望海》：“作客久栖江上楼，携将一榼资遨游。月明野寺闻僧语，雨霁山桥看水流。岂有灵槎通碧海，独怜芳草满中洲。洪波渺渺银潢隔，采玉纫兰忘百忧。”《九日碧萝潭》：“倦倚寒岩步转迟，扪萝不语自伤悲。他年直上九高峻，此日安行有险巇。莎径晚阴栖毒蝎，石潭秋冷卧灵龟。还家坐啸月犹在，独与黄花对酒后。”《智者泉》：“万树碧桃开紫烟，无人不醉落花前。自怜一掬寒池水，独浸星河夜半天。”《寄徐省庵时寓泉溪经乱》：“锦屏西望是君家，一片浮云岁岁遮。欲向云中问消息，春风吹老五桥花。”《夜坐》：“独坐高斋思转遥，篆烟花烛夜迢迢。纤翳尽向平心见，小忿都从责己消。岂有天机鸣琴瑟，偶凭贤训识颜瓢。好天明月无古今，且放清歌对寂寥。”《盘马》：“盘马山头月如斗，水云不飞低北牖。天青海白人未归，东海漠漠吹杨柳。”《登海上峰》：“独眺瀛山第一洲，东南奇观眼中收。影沉

碧海千峰动，声卷寒云万树秋。酒盏尚余彭泽味，花枝不带杜陵愁。晚晴更溯仙槎月，银汉逶迤近斗牛。”《登南楼晚眺》：“昔年江海静风波，楼阁参差水上多。夜半潮生明月上，将军吹笛和渔歌。”《登南薰楼》：“再上南楼望远天，江山风物尚依然。潮连远势来诸浦，树蔼晴光接近川。坐见寒暄催白首，忍将歌泣送青年。逍遥漫说庄生癖，悟得虚舟意已玄。”

吴小谦  
2007年7月

## 一代宗师戚学标

戚学标（1742-1825），字翰芳，号鹤泉，清台州府太平县泽国庄（今温岭市泽国镇泽国街）人。出身书香门第，其先祖戚君宇，世业医，善医理，尤长于外科。清康熙元年（1662），自余姚长冷湖里迁居泽库，开设戚继生药铺，卜居泽库前炉。祖戚凤鸣，字启周，号亦崖，少攻举子业，晚年学诗，著有《碧珊集》、《拾遗集》。父戚振鸢，号菊仙，善诗画。学标生于乾隆七年壬戌（1742），幼从祖父学，年17为诸生，后入杭州万松书院，从学齐召南，内外生数百人中推为高足。乾隆三十九年甲午（1774），32岁时中举，是清朝太平县第一个举人。寻馆曲阜孔氏，尽发其藏书而读之，于是闻见益博。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39岁中进士。五十六年辛亥（1791）乾隆南巡，作南巡诗，受嘉奖。五十九年（1794），52岁选任河南彰德府涉县知县，一度兼理林县，在任十三年。任职期间，苦县民征收阔布，为申请减额。县境内有任公渠淤塞已久，学标捐俸钱为其开凿。振文教，捐资重修孔庙。有兄弟争产，他集李白诗句为《斗粟谣》来教育他们，都得到感悟。政绩显著，“公庭清闲，惟读著述自误”。学标性格刚直，不会吹捧，常向上官提出自己不同意见。嘉庆十一年（1806）65岁时罢归。嘉庆十四年主修《太平县志》。嘉庆十八年（1813），先后任宁波府学教授、紫阳、崇文诸书院讲席。晚年生活萧瑟，手不释卷。



既敏悟，又勤搜讨，著作等身，尤精于考证。主要著有：《汉学谐声》24卷、《嘉庆太平县志》19卷、《涉县志》8卷、《台州外书》20卷、《三台诗录》32卷，《台诗续录》、《闺阁诗余》、《回头想》、《回头再想》、《回头再想想》、《诗声辨定阴阳谱》各4卷，《毛诗证读》5卷、《景文堂诗集》32卷、《鹤泉文钞》2卷、《鹤泉文钞续选》8卷、《鹤泉集唐》4卷、《集杜》4卷，《集李》、《集苏》、《三台诗话》、《三台述异记》、《风雅遗闻》各2卷，《读诗或问》、《字易》、《戚氏遗书》、《三春回咏》、《绿香楼长律》、《鸡西集》、《仙源诗余》、《集句丛录》4卷等。戚家二遭火灾，第一次乾隆五十六年盛夏；第二次清光绪二十三年（1894）七月二十日晚，又遭火灾，戚学标著作各卷刻板全部被毁。

戚学标，《清史稿》称为“音韵学家”，《孔子文化大全》称为“训诂学家、伦理学家”，《中国方志大辞典》称谓“方志学家”，台州史家称谓“台州一代宗师”。

一、音韵学成就。学标著《汉学谐声》24卷、《总论》1卷，附以《说文补考》、《又考》、《三考》等。《汉学谐声》（《三志》951页）自序：“六书之体，言声不离形，形者声之本也。而声又随乎气，气有阴有阳，故一字之音也成或从阴，或从阳，或阳而阴，或阴而阳，或阴阳各造其编。……昔人知其然，故但从‘某声’者明古音所出，以端其本，以读‘若某’者设为譬况之词，使人依类而求，即离绝远去，而因此声之本以究此

声之变，无患其不合。《易》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谐音之法，引而上、引而下，即气术之理。……韵书之作汇取名家音注，准以当时所读，别其轻重清浊，为之部分，学士遵行已久，所谓古今异宜，何必尽非。至论字音之本，实与《说文》违异。以《说文》形声相系，韵书就声言声；《说文》声气相求，韵书只论同声之应；又其部居错杂，分合类出臆见，此学兴而学者苟趋其便，衷于一读，且狃于平上去入之具不可移易，谐声之法废，而许君之学从兹晦矣。”其书论声，一本许氏，由本声以推变声，既列本注，旁拽古读以为证。临海黄河清《汉学谐声》（《太平县古志三种》简称《三志》905页）序称：“今鹤泉于文字，一以许君读之为宗，举四声，音切扫之定之，审音之所以出，究音之所由变，阴阳清浊因其自然，舛侈重轻，取之各得；远近相逮，刊补兼施，考信正讹，取证详核，然许君之学大明，而古音亦因以明。故惟是书可为许功臣。”李慈铭评其书：“辨证二徐（徐铉、徐锴）及孙緌唐韵之误，引证经籍传注，精确为多。”潜山熊定泰评：“鹤泉天才渊颖，过目不忘。善悟与亭林同，而悟所以入则异。亭林从韵入，以韵论韵，而音未审。鹤泉由六书入，以文论音，而音大备。宋徐蒧序才老韵补曰：音韵之正，本诸谐声，有不可易者。举彙浼数字，未免大略。”鹤泉之《汉学谐声》二十四卷，微引最博：“尽去徐氏所附音切。以还《说文》读若之旧观作说文，人不知有反切，亦犹诗人不知有四声。今证读即用读若法以复古音，而

叶韵、反切、五音诸说尽废。谓沈韵偶合古音，则可以，古音尽叶於沈韵则不可。亭林易本音但以四声注经文，下一崇朝可毕之事耳。音者，不论韵也。鹤泉说诗不袭前儒一句，抉经之心，逆诗人之志，发累二千年未发之覆，安得不以绝学归之。杨升庵古音转注，似亦用六书，乃名是而实非。昔人谓程泰之独专精博，吾于鹤泉亦然，当以汉圣呼之，不为过也。”

二、方志学成就。学标主编过《涉县县志》、《嘉庆太平县志》，又经手整理了大批，如《台州外书》等地方文献。富于实践，又善于总结。他的方志学观点：一是作志之难与作史等；二是居桑梓之乡，记桑梓之事，传桑梓之声，亦惟存此恭敬之心；三是重考证。“汰繁志伪，而存其可信”，“同志尽子野，言出必有证”；“冀排皆雾障，一露真山陵”。四是专心致志，“斜阳正照鼓，握管神思疑”；“昔耽书史身忘老，晓抵林泉兴甚赊。”

庆霖《新修太平县志序》称：“太平立县虽始于明，自宋以来人物极盛，邹鲁名邦无以过。……自康熙癸亥（1683）后未修，事迹亡佚至一百二三十年，不能无文献阙如之慨，此守土者之责也。会邑绅戚先生鹤泉河南解官归，闻其平日留心桑梓故实，撰有志稿，藏篋笥，因与诸绅士商请开局修纂。……局于嘉庆己巳（1809）冬，经年书成，皆出于先生手纂。”学标《太平县志》自序：“忆昔河南修《涉县志》，念会故乡志乘久缺，虽尝有志搜讨，虑马齿已宿，不获身见此事之成。幸己巳嘉庆二十五年还乡，遇贤侯庆公旭亭兴举废坠，力任修纂，

而以余承其事，又择绅士贤者沈、李、林、狄诸人为之助，设局县城，遍处查访。爰取平日所得，共相斟酌，汰繁去伪，而存其可信。”郡守毕所说《嘉庆太平县志序》称：“奉天庆君宰是邑，静镇有方，案牘之暇，旁涉掌故，适绅士有修志之请而籍献。戚大令以名进士博综群书，遇事之有关桑梓者，手录成编，藏诸篋笥久矣，遂延专司其事，厘旧增新，详慎取去，而一邑之沿革、损益、习尚、见闻，靡不犁然毕备，于是志有完书。今阅是编于山川、营汛而知形势之要害，于职官、人物而知政教之兴衰，于孝子、列女而知风俗之淳厚，于赋役、食货而知民力之普存，然则，虽志蕞尔邑，而上应国史之纂修，下以规贤令尹之优于仕，与乡先生之博于学，而余亦得朝夕披览，不俟按部行春，而已了如指掌焉。”王棻《光绪太平续志》序评：吾台郡县志毋虑数十部，以余所见，当推陈司业耆卿《嘉定赤城志》为最善，谢文肃铎《弘治赤城新志》次之，戚大令学标《嘉庆太平县志》又次之。《陈志》事立之凡，卷授之引，词旨博赡，笔法精严，繁而不芜，简而不陋，洵杰作已。《谢志》颇失之简，而其详则具于《赤城后集》。《戚志》颇失之繁，而其所重在于人物、艺文，盖文献所系，固不得而略也。……《戚志》虽未及陈、谢二公之善，然以六县之志衡之，固翹然负其异于众矣。

戚学标《台州外书》序：“余才不逮前人，颇留心乡里文献，或志所未及，或与志有异同，有随手记录。然心于书确有

据依始著于篇，其徒得之里老传说者不以信也，以为事虽求详，言贵核实，庶可附志乘之后为之辅。”又言：“是书计四册，为卷二十，大抵以郡志为纲，增所未备，间考其得失，而诸邑志中可疑者亦附议论焉。夫千百年事无穷，一人闻见有限，余生诸先生后，而捃拾所得如此，以是知此外亡佚尚多，而其抵牾者，即余亦不能悉正也。生斯土者，固人人有文献之责，如谓自矜博辨，嗤点前人，岂后生敬恭之意哉！”

三、文学成就。戚学标文学著作很多，曾收集台州前文人诗编有《三台诗录》三十二卷，又精研文学，编有《集唐》等集句诗集数十卷，还汇编自著诗《景文堂诗集》三十二卷，及《鸡西集》和《鹤泉文钞》八卷等。他的诗文主题大致分有以下几方面。

（一）集乡邦典故、风俗、人文史料。如《三台诗录》自序：“余留心桑梓故实有年，遨游燕鲁吴越多阅乡邦未有载籍，既成《外志》一书，补郡邑所未备，自有外邦人一文一诗，靡不手录，积多遂夥，加以近搜远访，同好亦有所邮寄，惧其聚而散也，因先辑为《三台诗录》。肇唐五季，迄国朝乾隆，为诗凡三十二卷，为人一千数百，而诗余附焉，续又成补遗数卷。盖余之意尚惴惴焉，惧搜采未备，使先辈虹光剑气而未彰，敢遂以多夸胜于前人哉。”诗方面如《修邑志》：“峰峦万迭护前溪，势极东南脉自西。道路宽平无虎豹，闾阎淳朴只豚鸡。连山名胜台兼雁，变俗从容鲁与齐。竹隐方岩人不见，清宵凉月

络螿啼。”《鹤鸣书院》：“石牛天马气氤氲，三井飞泉几派分。下洞女墙原枕水，前溪奎阁欲凌云。范庄旧业凭谁问，戴监高名自昔闻。谁谓乡材无杞梓，操持惟愧郢人斤。”《里中观迎赛》：“牙箫象板沸官塘，绣柱珠帘溢看场。方笑楚人多事鬼，那知鲁国已如狂。道边技戏逢兰子，灯下形相认郭郎。红袖绕船三四匝，不应夏铎木为肠”。《新河戚武毅公祠》：“谭守先闻武略垂，将军决策较神奇。顿教围堵民如故，不使沉舟贼得知。极浦鸳鸯迷古阵，高城燕雀集空祠。角巾徒步吴门日，愁绝烧荒部曲诗。”《走马冈》：“问天凝望秋烟紫，读山一带平如砥。忆惜洋山五雄豪，争骋骅骝驰绿耳。旌旗掩映林木黄，螭腾虬踊迅莫当。深雍蛮靴短后服，俯身捷下万仞冈。陡挽青丝更一上，疾于鸷鸟摩穹苍。有时据鞍示从容，顾盼自信人中龙。宾从赋诗在镜坞，日宴商会烹驼峰。君不见项王筑台彭城中，子阳跃马亦称雄。紫色蛙声运一变，徒今顾影嘶酸风。甫闻楼船下杨仆，立见土地牧襄融。英雄割据竟何有，苍莽溪山重回首。海舶如云不可恃，庆元三郡为谁守。玉山原头吹暮笳，子弟犹闻赐五花。却胜齐云楼上火，夜夜风雨鸣鬼车。”把方国珍当年风采表述得淋漓尽致。又如《钱王铁券歌》：“霞城晨启校士院，吏人入捧钱王券。诸生环立如堵墙，宝物警视光流电。径尺钩拳妙形制，甘泉半瓦新坠地。计文三百三十三，铁骨画祠金填字。英雄初起石境乡，手磔妖乌诛董昌。开门节度兼润超，赫赫封进彭越王。刊釜勒山功莫比，铉板申词誓终始。大赏九死

小弗论，二宥更得及孙子。纒干山头泣冻雀，内府一半已零落。此券转眼归无用，奕世珍藏尚如昨。避兵南下遭沉沦，月河光烛夜有神。十斛忽从网罟易，一角微带樵斧痕。……乃知此券重永久，自是王之功德应不朽。不然乾宁至今千载余，安得子孙传之奕奕尚如新出手。”又如《东岳行宫》：“百丈巍峨峙飞阁，此是乾隆初年作。一望突惊孤嶂悬，九霄欲拂明星落。朱衣班殿垂冕旒，袞袞炉烟终日浮。风俗奔走事神鬼，咄嗟土木何时休。”

（二）记事、记思、述情。如《修邑志》：“才名不及谢桃溪，日校图经竹院西。谬误自来多亥豕，销沉何处向窗鸡。敢矜史笔能如董，一任群言或咻齐。斛米便项佳传作，不如甘饿听妻啼。”《自喻》：“雁声一阵落山溪，已有秋风到阁西。举世利名争蚌鹬，几番得失任虫鸡，老聃何意申同传，蒙叟原非放可齐。自把一杯歌一曲，从他秦笑赵人啼。”《感事》：“老子能为天下溪，盖公师法在胶西。仁心欲到中牟雉，争衅宁困邠氏鸡。海上人晴机已息，濠梁鱼我乐真齐。上愁五斗无余粒，莫济穷檐仰屋啼。”《自题诗稿》：“画蛇安用足，死豹尚留皮。不惮呕心苦，依然拥鼻为。古人先有作，吾祖本能诗。深雪前村里，谁为一字师。”因忤学使鲍桂星后罢归，心情非常愤怒，《寄乡信》：“角影成蛇岂是真，市闻有虎更无因。谁云鲍子能知我，自信曾参不杀人。浊酒胸中浇磊块，西风面上避污尘。解嘲懒惰无心作，聊寄诗篇示六亲。”又作《前韵感怀》：“守官且十

载，功成谁见曾。弓蛇病系客，市虎伤枚乘。归来儿子少，虑后无依凭。不见多年树，腹空枯已经。”晚年曾应温州太守之邀，去温州阅试卷。《单太守招阅试卷》：“伏枕门慵出，攀崖路况遥。升沉童子试，珍重史君招。风气闽中似，人才宋日饶。海坛沙涨否，重与问流潮。”《回首》：“云山回首忆韩溪，十载浮沉漳水西。今日山野看野雉，他时津吏报晨鸡。琴堂草阁诗情换，暑叶秋花物候齐。自信有何功德在，断无人对岷山啼。”

(三) 述景。学标郊游较广，到一处记一处，写下了不少景观诗：如《月河舟行》：“外水径行内水曲，两岸青山互回复。舟摇倏忽百十转，赖有长年途径熟。篷窗虽小脚可舒，仰卧兼将我看书。家乡水国亦自在，重悔奔走劳车舆。”《泛舟齐江》：“夜泛楼船棹碧天，蓬瀛何处挟飞仙。闻中胜会人如昔，老去清狂兴倍前。隔浦疏灯依古树，横江孤鹤绕歌筵。醉来不觉忘归棹，且向中流藉枕眠。”《舟行至嵩溪》：“春雨一宵三尺流，舟行渐次嵩溪头。亭亭野岸立寒鹭，咽咽人家鸣鸛鸥。已喜山头雾洗出，还愁日脚云衔收。夹溪十里半乌桕，拂篷风落声飕飕。”《放舟》：“出闸舟行势建瓴，烟波一望浩沧溟。黄蒲殿下潮初上，白玉坡前草又青。细雨截流看蟹斲，如星明火出鸥汀。海乡鲑菜寻常有，只欠梨花酒一经。”《舟行过横屿》：“大山小山盘出溪，溪流屈曲来自西。沿路多看栏养鸭，沿船已是櫟栖鸡。荒凉雾市村沽少，苍莽渔洲野火齐。绕出横峰刚半路，不眠时听水禽啼。”《泽水》：“一水碧通溪，人家半水西。连山伏



雄虎，数里接金鸡。天地交秋爽，云烟上昼齐。只嫌舟泊夜，灯火扰乌啼。”又如《自题绿香楼》：“万里山翠绕沧洲，十里粳香扑小楼。户外野风时一至，窗前素月夜如流。海云信断无来雁，野水机忘只泛鸥。终愧壮心未消释，几回壁上看吴钩。”

《门前鹤池》：“老鹤不肯横仓天，一声化坠空山烟。泽前草木郁青翠，犹似毛羽毳毳然。空天几尺涵秋水，照见长身古君子。何处仙来欲跨之，玉箫吹落云霄里。”又如《横溪》：“山泉百道注横溪，风景居然古竹西。画鹤疾飞真去鸟，水蛙群叫合鸣鸡。湖边夜色清无暑，雨后星光出来齐。渐见月高秋露下，寒鸟惊起绕枝啼。”《石刺小酌》：“平原无处不通溪，半自盘山隘岭西。近水野人能弋雁，三时村俗好占鸡。枫林晚日徐徐暗，荻岸秋风剪剪齐。坐对酒人愁户窄，提壶偏到耳边啼。”《王志敬新园》：“五桥明月古泉溪，一道潺湲过县西。莫怪处群成独鹤，数看为客损鸣鸡。天成丘壑烟云好，春入园林草木齐。养得心闲能入理，读书时伴早禽啼。”热爱家乡水网地区，鱼米之乡，生态美好，人民好客，美好田园风光，跃在纸上。

对学标文史成就，历代文人评论较高，章淳《检戚鹤泉先生文集有感》（《花山志》卷八，16页）：“著作纷纷说等身，当年入洛动京尘。科名直接前朝士，风雅能扶后辈人。缙岭银笙倾夜月，峰桐彩凤晒阳春。至今墨渖存生气，况有刘陵被泽民。”姜文衡《上鹤泉先生书》（《三志》906页）：“癸酉秋试，衡以丁艰未赴，愈信先生为一代鸿儒，而非庸耳俗目所能揣测者

也。”张灼《鹤泉文钞续选》（《三志》983页）序：“文不难于序，难于序而得为文者之意，并其生平用功得力甘苦之的在而得之。故有赞推极口，其人反不甚善，以为是非真知我也。然则，我岂能知我友鹤泉戚君之文哉？乃鹤泉心虚甚，每文使余审定，《续刻》之成，又必使余序。若以余为真知鹤泉文者。夫以余知鹤泉，不若鹤泉自知之审也。盖尝窃闻鹤泉之论矣，鹤泉谓：古人文不嫌疏，后来文患太密。古人纵其所见，惟所欲言，下笔绝无有依傍瞻顾，得失不以介于怀，故文造乎至极，而中往往有不可解，并有极无理处，后来才弱胆小，多无此病，然其不及古人正坐此。又谓：“后来笔力议论多让古人，然有可胜古人者，理道识见及考据之精实。后人文讲间架，古人不尽讲。然如《孟子》、《国策》皆有间架之文，变化任意，因其自然，不似后人拘拘耳。”其书与朋友言：“唐宋八家意格神味皆从周秦史汉出，学周秦史汉文，即不能至周秦史汉，不失为唐宋八家。若区区八家之拟文，决无进境。鹤泉所得于心者，故鹤泉文亦惟鹤泉自知之。”黄岩李飞英《题戚鹤泉先生集李、集杜诗后》（《三志》1023页）称：“先生诗力何瑰奇，驱使古人如婴儿。零机碎锦工组织，名章俊语交参差。腕扼青莲貌，手擎少陵旗，指挥如意悬摩尼。两公九泉应失笑，搜肝抉肾无留遗。信手拈来吾丧我，久假不归将奚为。千金市马得骏骨，不羨蹠躅称骅骝，斫破焦桐作自衲，师旷伯牙解其颐，古来文章应历劫，野火不列没字碑。但作割裂文字观，世人毋乃相其皮，质之先生应曰嘻。”（《鹤泉集唐》4卷，共集唐诗共

约 500 多首，引用唐诗人约 200 多位的名句，引用自如，可谓博览精思。

四、关心民疾，乐于赈恤公益事业。学标《赈恤私记》（《三志》954 页）：“嘉庆三年七月，余与仲弟在涉县。吾乡甚雨，海骤溢，漂没无算，水退，人家犹半扉，炊烟力断。邻戚某某来家，与季弟商出钱薪炭，市芦席数百往接济、收殓，咸惜余不在家，不然事较易集。仲妻陈出曰：‘伯藏谷二百石可用也。’众难之，仲妻曰：‘伯慷慨，令见将独为先。用后苦叔辈急于赴义，必不以此见罪而责偿于叔辈，有言我请任之。众遂发余谷之半用之。仲妻书白仲，并谢不先白。’仲以视余，余忻然语仲：‘此大好事，尔妇知吾为人，有胆气，方为尔妇奖，何谢为。’具书报曰：‘嗣后事当为类此者，虽吾与尔夫在外，第为之，不须告也。’”又参予牧屿闸肇建，作《牧屿闸记》。

戚学标有子二、女一，长子祖姚，字长川，一字冷江，号少鹤，官安徽候补知县，善诗文，曾主持在丹崖召开台州诗会，任坛主，著有《三客寮诗钞》8 类，《冷江诗余》、《月河渔唱》等诗集。次子祖光，字西洲，县学诸生，著有《月河古迹咏》。女戚桂裳，字梦桃，出嫁黄岩王维哲，王 32 岁卒，长期守寡，善诗文，著有《东颿集》。戚家被称为“台州诗族”。

吴小谦

2007 年 8 月 31 日

于鸣远陋室

## 清代才气横溢诗人黄濬

黄濬(1779-1866)，一名学睿，字睿人，号壶舟，晚号四素老人，清太平凤山（今温岭市石桥头镇下黄村）人。其族先世居黄岩平田，迁白山，转迁小屿，明初遭难被歼。遗孤改蔡姓为黄姓，始迁三都凤山。父际明，字维健，号二峰，乾隆间拔贡，慷慨疏财，嗜酒耽吟，不为意功名，著有《不俗居诗钞》。生三子，长濬；次渲，号芎谷，著有《三桧轩文集》、《三桧轩诗集》；再次治，一名福人，字台人，号琴曹，改名今樵，诗画与兄相埒，兼通医理，曾与兄同行，以神医闻名塞外，著有《今樵诗存》8卷。

黄濬，廩承家学，自幼英敏过人，乾隆五十七年（1794），16岁入邑庠，弱冠读书城中。嘉庆七年（1802），30岁中乡举，次年入京，春试不第，留京馆郎中周兴岱之宅，课二女。后在郎中周朴之宅，作记室。道光二年壬午（1822），44岁时登恩科戴兰芳榜进士第。《闻喜后寄家书》：“平安二字与泥金，快驿官封送好音。山邑年来科甲少，蓬门春后薜萝深。定知垂白高堂喜，足慰流黄大妇吟。入座飘藩俱莫问，一枝先已报琼林”。（《壶舟诗存》卷二，1页）。中进士后，出任江西雩都知县，历署萍乡、临川、东乡、赣县、彭泽诸县及南安同知等职，历时9年。

### 一、从政。

为官期间重视宽政教民，每到任所，先了解当地民情，亲到学校教育士子。在零县任职时，见其地区百姓经常逃避赋税，过去虽重刑严罚而无效，黄濬察访后，对确实贫困户，就豁免赋税，尚能交的，诚意教育开导，乡民“互相劝勉，输将不绝”。并在县罗田岩建凝道轩，常邀县内文人聚会。《凝道轩》：“君子学道则爱人，君子忧道不忧贫。我生俶诡岂知道，一行作吏随风尘。今来瞻仰濂溪阁，始觉道气弥衣襟。用志不纷乃凝於神，作轩结社松桂阴，德之不孤必有邻。”（《壶舟诗存》卷二 14 页）。任萍乡知县时建造“七贤祠”，整修县署中园亭。“取唐宋以来前人遗迹，荟而记之，”写了“楚亭小志”，以纪念县中先哲。《萍乡行》（《壶舟诗存》卷二 3 页）：“方我宰萍乡，回顾心忧煎。兹臣侈百里，抚字良亦难。急宜谋戢聚，无暇驰游观”。在零都、萍乡期间，还主持修成县志。在赣县、东乡期间，重九节，招汝东书院诸人士登龙山，举行茱萸会。三兄弟偕往，黄治席上赋诗，《丙戌重九，家兄招客登会龙山即席作》：“吾兄作吏不肯俗，纱帽风瓯诗兴足。谓人生得九重阳，未应负我菊花觞。行行出西谷，余乃摄衣从。”还亲自为汝东书院生员讲课，《课汝东书院》（《壶舟诗存》卷三 1 页）：“千家山郭静朝晖，密树阴开宿霭微，城垒草深黄犊卧，溪田水满白鸥飞。衲衣竹院禅难问，纱帽风瓯愿未违。进与诸生诗结夏，野苹芽长沼芹肥。”宰临川期间，重视文教。道光八年，江西入闱者一万一千余人，主试中合者从正副者一百、一千余人。

在下乡考察中宿秀才王懋昭家塾，见故纸簏中有宋人抄本《昌于集》，蠹鱼已蚀其半，字迹将芜。认为此书是雩邑元人袁君贤文定甫所著，其书眉分六类，类有条目至数十目，自有数条至十余条，其间天文、地理、理学、经济、家国伦纪、古今事物，无不哆口而谈，肃括宏深，绝少踳驳，真不愧著作之林。破损到这样程度，倘迟之不久，其不为灰飞烟灭者几希矣。急拟筹之梨枣，从永其传，“余特为抄录而校雠之，”并付办事人员付印。道光十年庚寅（1830）冬，52岁时调任彭泽知县，公务繁忙，自述：“作宰百不忧，所苦在迎送。阮生空自狂，庄叟讵成梦。我生多险艰，造物仍播弄。心仪鸿鹄高，楛与鷓鴣共。俺然萧与艾，岂复成攘栋。聊为陶令欢，莫抱贾生痛。”

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53岁时，夏间，一江客舟覆倾，人财损失严重，一些反对黄濬的官员诬说这是劫案，与黄濬平时治奸民不严有关，被议落职。

秋间将至武陵，舟覆波阳，备历艰危，行李罕有存者，经过贵溪，晤知县陆承轺（祁孙）承捐囊资，得行色。祸不单行，子象兑来江西省父，以事适姑苏，回棹南昌，至鸡笼山（距南昌二十里）溺水亡，年35岁。壶舟《哭子》（《壶舟诗存》卷六，倚剑集一）：“三十五年身，无端问水滨，呼天天莫应，待老老何人。失足真怜命，轻生更怆神。怀中数行泪，昧昧竟难询。”

## 二、被贬乌鲁木齐

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被贬新疆乌鲁木齐,时年60岁,弟治思兄年老独身难料理,决心相从照料。闰四月,偕弟治随行从南昌滕王阁启程,赴乌鲁木齐。临行前,有名陈迂楫(作舟)者,送其眷口归里。彭泽人士见壶舟留别诗,无不答和。黄濬《将有伊江之行,留别诸友戚》四首,其一:“五载成名竖子材,十年宦海逐浮埃。命途自是逢多劫,盛世何尝弃不才。幻景楼台凭蜃蛤,故山风雨长蒿莱。桑弧蓬矢男儿事,壮志犹余马上杯。”其二:“黑白无分作三公,老去翻飘绝塞蓬。游刃几年平雀鼠,翦灯半世注鱼虫。梦华难问隍中鹿,爪印虚留雪后鸿。赖有故人争慷慨,钱刀投篋慰途穷。”其三:“泪尽西河鬓渐霜,浮家东去渺云将。乡音懒寄防生感,书篋重携怕健忘。汉垒五屯瞻隐隐,秦关千里走堂堂。差欣行役偕予季,姜被吟声满大荒。”其四:“生非火色与鸢肩,也向穹庐学控弦。吾道崎岖原有素,圣朝疆域总无边。荷戈犹历功名地,倚剑如临咫尺天。马角刀环群属望,待循祖逖着先鞭。”(《三志》1024页)。江西名士送行有:“东莫望台州,家山万里愁,更愁一肩行李月,三秋清光欲到西海头。南莫望柴桑,柴桑父老多神伤,牵衣灑泪送临江,使君遗爱人岂知。与我相逢在逆旅,夜中拔剑为君舞。为君舞,酒酣耳热不能语,虫声墙角急如雨,一镫如豆光还吐,明日望君君何许,欲送不送身无羽。愿君此去著作高等身,西域传注容再补,舆地中原传万古。归来与我醉百觞,好携老同细说伊江今乐土。”诗很多积成帙。同人则饯壶舟于

南昌廨舍。经浔阳，道黄梅而复浔阳，计滞浔江前后两个月，中间弟治往返武昌。经太湖（县名）、潜山、桐城、舒城、合肥、定远、凤阳、宿州、永城、商丘、定陵、睢州、杞县至汴梁小住。重九日，壶舟和治登相国寺藏经楼。复西行经郑州、荥阳、巩县、偃师、洛阳、新安、渑池、陕川、灵宝。十一月初一日，入函谷关。又西行，经华阳、渭南、鸿门板、新丰、骊山、灞桥、长安、咸阳、乾州、永寿、彬州、长武、泾州、平凉、静宁、会宁。会宁城中病，学博周西苑（蓬峰）邀请壶舟为平原十日之饮。十二月，小住兰州，为渡岁太守唐子方、皋兰知县张葛民与壶舟相交往，壶舟画兰以赠子方。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61岁，二月二十日，发兰州而西行，刺史苏九斋于河桥送别。经平番、武胜，过乌鞘岭，至古浪。三月初一，于凉州看梅。八日至山丹。复西行，经甘州、高台、肃州、嘉峪关。立夏后一日抵玉门。又西行，经安西、柳园、猩猩峡而至哈密。自玉门至哈密中间一千二百余里，车行颠甚，弗克成吟，既已憩辙，为荃为长诗，以志所行。离哈密后，过天山，取道巴里坤、木垒、奇台、吉水萨、阜床，夏抵乌鲁木齐。中间一千六百余里，备尝艰危、循前玉门至哈密之间，亦荃而诗从记之。从此壶舟与弟治居塞外六年，冰天雪窖，辛苦同之，手足之情千古流芳。

解装后，寓东关涌金巷赵氏别业，都院试士，派充阅卷官，九月初二日移居城中头道渠之八条巷（在州署右侧），名寓斋



曰：四素堂，自称四素老人。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841），都统赵惠吉邀请壶舟入署内课其二女，任此职者约历二年。州试童子，受成瑞之邀任阅卷之役。十月，英军攻陷宁波，将军捐躯，壶舟闻讯赋诗抒情。其诗：“甬上洪涛跋怪鲸，侧闻全郡失棋枰。元戎已饮欧刀血，提师还殉背危兵。桑梓惊心连肘腋，邱闻无计避狐鼯。红颜恐逐霜蹄草，万里难为离乱情。”期间，一年除夕，俄军侵入，骚扰抢掠，壶舟参与激烈战斗，驱之出境。得知刺史成辑轩在博克达山之南青草湖湖面“勘得腴地，”可资开垦，他组织边境屯垦。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64岁，军门派壶舟管理铁厂。充是役者限十年之戌管二年可减三年。是年五月初三日，巴坤地震，黄濬赋诗（《壶舟诗存》卷十、25页）记：“霹雳一声万室号，推动大地如摧茅。墙倾家倒连城郊，大木颠扑根为梢。高原侧陷低城沟，可怜生人血肉之躯有何力，都被天公苦相贼。压胸折肋俄倾死，父母至亲救不得，逃出雪原暂卧息。半夜恶风生鬢色，猛雨倾盆四边黑。促缩单衣裹寒铁，冻饿连朝愁地裂，天子闻之膳应彻。君不见顽夷久扰沧溟间，将军疆吏惭天颜，军烽喜静祁连山。如何一霎轰腾破万屋，飞章又动云驹足”。巴里坤地震，城墙坍塌，惠吉奏请重修，派壶舟督促巴里坤城工之役。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66岁，巴里坤城是年十月竣工，都统惟勤（鉴赏）奏请议叙。十二月十四日，壶舟得释回之旨。

### 三、黄濬与林则徐友谊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年二月，林则徐被贬，由东河任伊犁“效力”。十月十三日，经乌鲁木齐红山嘴。惠吉久病，遣弁西驾车来迎，即乘以入满城，至行馆中住。壶舟与前东河同知高步月（樾庵）镇西府经历赵秀等十数人往见。十七日，林则徐离乌鲁木齐，壶舟与高步月等于五道湾送行，壶舟感而赋诗：“送戍庭州北，伤看蒲笨车。元戎尚如此，薄宦更何如！欲觅红儿沟，遥过白板居。寻芳与送客，何处不沾裾。”十二月二十二日，林则徐于伊犁发函壶舟，附四首诗，壶舟复函亦附诗四首。林则徐诗：一、“腊雪频添鬓影皤，春醪暂借病颜酡。三年飘泊居无定，百岁光阴去已多。漫祭诗篇同贾岛，畏挝更鼓忆东坡。边氓也唱近年曲，到耳多成劳者歌。”二、“新诏明日逐人来，迁客何时结伴回，突有灯光照虚耗，竟无神诀卖痴呆。荒陬幸少争春馆，远道翻为辟债台。骨肉天涯三对影，思家奚益且衔杯。”三、“流光代谢岁应除，天亦无心判菟枯。碎裂肝肠怜爆竹，借栖门户笑桃符。新幡彩胜如争奋，晚节冰条也不孤。正是中原薪胆日，谁能高枕醉屠苏。”四、“谪居本与世缘睽，青鸟东飞客在西。宦味直随残腊尽，病株敢望及春蕤。朝元尚忆趋丹陛，赐福频叨湿紫泥。新岁倘闻宽大诏，玉关走马报金鸡。”壶舟和诗：一、“博山终古雪皤皤，夕照翻成醉西酡。似状离人青鬓少，更浇残腊白醪多。天寒倦鸟难归树，日暮劳车未下坡。只有新华堪自慰，太平人听太平歌。”二、“刚买黄羊祀灶来，又烧红腊送穷回。助消寒气牛须打，善犬春星

犬亦呆。编岁诗多忘甲乙，颁年钱少恼舆台。衰龄晚星江都客，犹自深宵读玉杯。”三、“惊心爆竹动阶除，便欲占年鸡骨枯。烧粪可容求利市，著书何必号痴符。打头雪重东西屋，拥髻山寒大小孤。惯为髯翁作生日，萧斋冷澹旧名苏。”四、“载鬼张弧卦筮睽，抛愁全仗玉东西。黄柑黄鸟春休问，红柳江山雪未萎。戍客相逢皆骨肉，诗才无敌有云泥。新恩旧话前程事，都付淮南枕上鸡。”（《壶舟诗存》卷十，52-53）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林则徐于伊犁数次以诗词寄，并致书治，壶舟次韵寄，并录庚子、辛丑、壬寅三度为东坡作生日诗寄赠。林则徐对壶舟诗中“风劲红山起酒鳞”句，极为欣赏，赋《金缕曲·怀壶舟》上阕：“沦落谁知已？记相逢，一鞭风雪，题襟乌垒。同作羁臣犹间隔，斜月魂销千里。爱尺素，传来双鲤。为道玉堂春买尽，任狂歌醉卧红山嘴。风劲处，酒鳞起。

道光二十五年乙己（1845）林则徐往勘南疆垦地，于一月初五日，途经昌吉县，县令赵秀等皆郊迎，宿城外行馆，壶舟自红庙往见，弟治随行。初六，林离昌吉行馆，行90里至乌鲁木齐，旧刺史成瑞、新刺史舒通阿（子孚）郊迎，是日壶舟于昌吉别林先行。初九日，惟勤等为林则徐送饌来，并邀壶舟与高步月来共晚餐。初十日，观察云舫为林则徐设席。十二日，云兰舫与迪化州学正刘樾（荫庭）为林送饌来，刘之子来鼓琴，壶舟和高步月等共听之，并在林寓处共晚饭。十三日，壶舟为林则徐赠诗四首，林当日和之。十五日晚壶舟与林则徐、钱江

（东屏）高步月等共饭。十六日，林则徐起行，惟勤、云兰舫等送于东关外。过汉城后，沿途送者络绎，壶舟与高步月等俱集于南梁，与林小坐叙别，林则徐祝壶舟即将东归。林逗留乌垣时，壶舟等纷纷索书。适至正月二十五日晚抵克逊后，以两日力书交人分赠。壶舟归程时林则徐赠联：“宦味尝来同栗里，吟身归去伴花山。”并作诗赠语：“谪居已是六旬人，归去依然矍铄身。天意终怜清白吏，使君应作太平民。”

黄濬回归，原想与林则徐一同返回至西安。“约同行，盖一居浙，一居闽，虽终歧路分驰，尚可联镳同鹤至章门也。”后因林则徐另有任务，未能同往。是年冬，林则徐在肃城（今酒泉）行馆为黄濬《壶舟诗存》作序。其文：

昔齐次风宗伯之序《绿天亭集》也，曰：“有澄泉一泓，屈曲从山中写出，峭壁悬为瀑布数百丈，汇为巨潭，夹以玲珑岩石，随势转折，望之窈然而深，冽然而清，浩然而注诸沧溟。”此鹤巢林先生（之松）古文得意者也。盖宗伯与鹤巢先生，生同时，居同郡，其倾倒必深，故其言如是。然只谓其清矫拔俗，待诗家之一格而已。不百年而有黄壶舟先生者，出与鹤巢先生同里閤，鹤巢居泉溪，壶舟居凤山，则和违不三十里也，鹤巢累举不第，穷愁著书，以老明经；壶舟虽成进士，官知县，以微谴挂史论，谪戍乌垣，归隐故里，则出处艰辛与鹤巢亦略相似也。而其为诗若文，能浑函万有，不主故常，汪洋恣睢，惟变所适。窥其意境，若长江之放乎渤澥，竹木扁舳不遗巨细，

而无乎不达。盖鹤巢之气清，壶舟之气雄；鹤巢之笔幽，壶舟之笔健也。方壶舟迁谪乌垣时，余亦屏逐伊江，往往相逢戍所，辄剪烛论文，连宵不息。各出丛残相评鹭，商略去留，不存形迹。及乎分手离居时，以邮筒相唱和，今且先后赐环，约同行。盖一居浙，一居闽，虽终歧路分驰，尚可联镳同鹳至章门也。乃余忽受命勘地阿克苏城，壶舟少往西安，以待余返辔，甫将入关，而又有署理陕西制军之命。恐壶舟以待久不至，将买骑而南，不获复与相见，亟为表章共制之宏，且追溯相与往还之迹，合为斯篇，邮寄而附诸筒端，以为他日万一相逢券。余诚未知次风守伯之与鹤巢先生，其始终交谊何如？而余两人，亦可谓知心矣，奚必同居里閤，相征逐而后谓之知交乎哉！

道光乙巳 秋日 愚弟林则徐拜撰

时在肃州城东行馆

林则徐与黄濬分别后，常信件来往，道光三十五年庚戌（1850）十月，林则徐奉旨为钦差大臣，赴广西，行次广东潮州，病卒。壶舟闻讯赋诗哀挽。其诗：“南荒疥癣本征纤，却恨山城未解严。帝为授兵金作钺，天应助顺水消盐。可怜箕尾乘仙阙，争得铭旌傍画檐。不及伏波成战烈，犹标铜柱在山尖。麻衣待脱白鸪鸦，帝命同乘北道车。宫额荣加身后泽，天颜愿

识苑中花。遗谋尽伏今名将，传作何惭古大家。差喜骅骝齐振鬣，康庄刚辘路三叉。”（《壶舟诗存》卷十三 48 页）。

### 三、从教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1845），壶舟辞州署之馆，治辞昌吉知县赵秀之馆，四月初十，兄弟启行。临别时怀会六年来跌荡风雪之中承友朋煦翼，则又言别知交，兄弟索然寡欢。时壶舟与治俱有姬人，壶舟姬谢，治姬马，俱作交别。经阜康、吉木萨、行戈壁，苦热。五月初七至兰州，时惠吉总督甘肃，邀壶舟、治于内署欢宴两日，并导游署中灌园，行前复手捧百金以赠。重九日晨于兰州东关启行，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于汉口度岁。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正月，68岁，于汉口登舟启行，过黄州赤壁、至南昌。车行贵溪、弋阳，上浙船，经龙游、兰溪、睦州，过严子陵钓台，是年底抵家，兄弟归来，万里联吟，辑为诗集。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69岁，春，聘任黄岩城中双桂巷萃华书院讲席，期间考订补正《委羽山志》，并辄手缮成。同年太平学博金煦春等筹办横峰宗文书院，次年聘任黄濬任山长，主持宗文书院教务。道光二十九己酉（1849）书院基本建成，黄濬作《宗文书院记》：“……金君镜人慨然有志，出资首倡，而乡之绅亦互相劝勉，构为书院，名曰宗文。宗者，尊也，本也，尊其所闻文而本诸行也。兴工于道光丁未，某年告成，为屋若干楹。其讲堂师室、祠宇皆鸠资所成，而肄业之室，则

家之瞻足而有文者各捐建一区，凡五楹，合而成若干楹焉。复捐田若干亩以为脩脯、育火、奖赏之资。主持者严其课，励以科名，大尹岁时临莅而振督之，庶几其底于成乎。其地后枕横峰，前汇诸水，左通桥市，右挹旗山。缭垣内外者为地者有三，皆可盈亩，俾来之士四顾兴环，临流赋诗，以助其豪爽英迈之气致足乐也。吾邑夙有鹤鸣书院，得斯而二，亦若古人之有胶庠左右之学焉。余以道光丙午西域归，其次年书院兴工，明年工就而请为之长，又明年余仍其旧；嘱余记之，虽芜率不敢辞，爰濡墨记之如右。”（《三志》675页）

宗文书院于咸丰元年辛亥（1851）落成，讲堂五间，文昌阁祠三间，左山长房四间，右监院房、帐房共四间，肄业房八座，每座五间，仓屋二间，厨房二间，大门五间，潦以周垣。大门外及两旁皆有池。置田五百六十六亩，为脩金膏火之费。讲堂前奎星阁一座，此院为温岭中学前身，又是县中学教育之先声。

黄濬《庚戌（道光三十年、1850）度夏宗文》诗：“宗文一馆远城市，避地乃在横峰崖。讲堂高迥退院静，千葩万卉纷墀阶。春秋佳日因潇洒，暑中小住仍非佳。邻翁小馈饼卷麦，家人驰送盘登鲑……。”《宗文秋兴》：“轮台万里早归来，十亩书堂水国开。幸有青山为地主，免教紫塞望天台。掉枝暖击枫桥月，屐齿秋粘菊花苔。暂去故国仍恋此，归依尘榻重徘徊。”（《壶舟诗存》卷十三 35、55页），壶舟居宗文书院听松辑，

辑有《听松轩》诗集。

咸丰三年（1853）任城内鹤鸣书院山长。《赴鹤鸣书院诸友好见过》：“晨星已觉寥寥在，旧雨何期得得来。自问此生徒屈指，不知许事且衔杯。无虚一席琴书话，尚有三朝杖履陪。磊落英多推后辈，更须培植此鸿才。”（《壶舟诗存》卷十四 13 页）。

在邑期间，曾主持编《黄氏宗谱》，参加一次外事活动。琉球使臣遭风飘至太平，黄壶舟和王翰等唱和，这是温岭有史记录以来一次外事活动。琉球使臣唱：“一帆航海任沉浮，飘泊天邦福地游。忆昔离家方首夏，于今转瞬又深秋。空留旅邸谈风月，未获登朝拜冕旒。放眼苍茫云水外，何时群唱大刀头。”黄壶舟和诗：“皇华舟逐海云浮，鲸背星冠作壮游。望阙暂淹江北路，授衣欣度越东秋。风前倭指伤媵腊，纍后危身等赘旒，他日重回那灞港，一封恩诏捧当头。”王翰和韵：“天风猎猎浪花浮，怒激阳侯怯壮游。喷薄潮声骊浦近，披猖水势海门秋。命悬一线轻如纸，帆裂千条挂若旒，舫棹渐来疑再世，乡关万里几回头。”（《壶舟诗存》卷十四 1 页）。

#### 四、文学成就

黄濬生平博览群书，兼通释老，善书翰，又能画，为文跌宕有姿，著作甚富，有《壶舟诗存》十五卷（内父诗一卷）、《壶舟文存》2册、《萍乡县志》十六卷、《零都县志》三十二卷。还有《夏小正注》、《周穆记传注》、《衍仪》、《黄庭内景玉经玄



解》、《音韵集》、《红山碎叶》、《漠里俚言》、《梅初录》、《三所录异》等。

《壶舟诗存》刊于咸丰八年戊午（1858），时年80岁。姻亲江惠风为刊行，书前有林则徐序和江惠风叙。惠风《壶舟诗存》叙：“壶舟先生检所为诗，得二千七百余首，词二百余首，合计三千首，分十五卷，其中先尊二峰公诗一卷，拟付梓而资颇涩。壶舟先生即以其事嘱余。余鸠工于文昌阁，身为经理，总其成，不淹数月告蒨厥功。余喜先君子刊木之言验，而壶生先生一生之心血藉以永垂千秋，且亲睹以为快也，故为纪其缘起如此。昔太白称诗宗，存诗一千五十首，独陆放翁存诗六千首，人称其盛，今壶舟先生有其半，不可谓不多矣。壶舟先生尝为彭泽令与陶靖节翁为前后政，遥遥千载，不坠风流，然而五斗米之功名，不如三千首之风月也。”

《红山碎叶》是黄濬戍疆期间，对红山情有独钟，将游历见闻聚叶为薪，积叶成屋，汇编冠名《红山碎叶》。光绪间弟子阮萃恩校利，萃恩书跋言：“黄壶舟先生以超世拔俗之儒吏，谪戍轮台，人皆代为扼腕。而先生怡然恒然勿稍介怀，且赋诗留别从容就道，缘特不以此引发牢骚，而转以此行益溢其兴致，故人亦皆逆料其必生返玉门也。今观《红山碎叶》一书，虽随笔记载不暇掇拾见闻，而其志趣之远大，大处别有在焉！”王棻《台学统》卷八十七，评：“（壶舟）平居之手写口吟不遗余力，此后生所谊法也。若其去官获谴万里，投荒而载道讴吟，

无愁怨不平之色，则其中心所养抑岂恒人所能及也，殆与太白之流夜郎，东坡之谪儋耳，略相似矣。”

《壶舟诗存》十四卷中，有6卷专记戍疆记事，内容涉及到西域的历史沿革、山水地势、城垣官府、风景名胜、风俗特产、宗教文化、逸闻趣事等等，是了解塞外历史、研究开发新疆不可不读的宝贵文献。最近新疆有的学者陆续发表此类研究文章，如新疆大学成人教育学院杨丽讲师发表《黄濬流放新疆期间的诗作》、《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7卷第1期，黎蔷《黄濬与〈红山碎叶〉》文；李竞主编《丝绸之路资料汇钞（清代部分）》一书将《红山碎叶》一书列为卷首。

《壶舟诗存》中对西域风情吟咏很多，最代表性的《塞外二十咏》和《庭州杂诗二十首》，可称代表作。《塞外二十咏》（《壶舟诗存》卷七49-56页）摘句：《玉门晚照》：“斜照爱从天外落，断垣犹似汉时存。”《西台朝旭》：“玉轶已过人柳外，金乌刚上女墙头。”《柳园初月》：“白壁半消银凿落，碧空新吐玉蟾蜍。”《猩峡夕风》：“小园踈地柳摇红，猩峡西头一夜风。”《长流甘水》：“天留有意人宜耐，水到长沙味始甘。”《密陇灌泉》：“万井云棹翻渴鸟，千畦烟笮走修蛇。”《天山快雪》：“山意欲联新旧雪，天心不阻去束来。”《松塘细雨》：“恰似江南二月时，山南山北雨如丝。松阴湿翠牛方卧，草陇霏青蝶未知。”《巴里晴云》：“镇城西郭枕天山，一片苍茫万仞间。”《戈边野

色》：“雪清囊底千山尽，风掠裙腰一道斜。”《木垒烟岚》：“一道湍流木垒河，人家两岸枕披陀。”《奇台暖霭》：“天山北去风兼雪，木垒西来夏似秋。”《古城丛绿》：“百堵翠分彭泽舍，万廛青簇亚夫营。”《吉木森阴》：“不愧芳名称吉木，万家间舍碧云深。”《滋泉澍流》：“野泉急雨搅滋坭，野店荒凉唱晚鸡。”《阜康麦气》：“风交百里尘俱净，浪卷千畦雪尽消。”《古木翳日》：“巨镇丛祠气郁然，春镫社鼓几千年。”《博克凌霄》：“中原五岳旧称尊，塞外巍然巨镇存。”《红山叠霞》：“千叠浓霞蒸郁勃，一溪残照映烂斑。”《乌壤熙春》：“一方人气鱼龙海，两座星垣牛斗墟，盛世春台通月穴，遐荒乐园认华胥。太平歌曲勾留处，何日征轮返旧庐。”

《庭州杂诗二十首》（《壶舟诗存》卷八 39-41 页）摘句有“甲队双城接，滩沙十里空。沟通连巷水，涛吼远天风。”“皑皑博克山，积雪白云闲，垦癖虚王土，灵祇闕水关。”“西郊千嶂合，北极一山迥，圣殿东南起，将军朔望来。”“汉城城外屋，多半曲几家。舞姿鸡登木，弦声蟹落沙。”“古来词赋客，多在戍遥间，余岂能吟者，如何亦过山。”还有《红山灯市歌》（《壶舟诗存》卷八 27-28 页）。惟妙惟肖地描写了少数民族舞剧，还有《水磨沟》：“水磨沟，六磨流，三磨四磨为最优。山夹亭榭夏当秋，歌舞奕射无不收，人人皆醉红裙酒，独我探源石龙口。”黄濬真可称谓千古奇特的“塞外诗人。”

王瀚评王濬《和黄壶舟先生用东坡韵赠雪逵之作》：“功名

五斗才八斗，弃却功名负才走，红山黑水富诗篇，破囊不剩一钱守。归来随俗聊浮沉，故交寥落谁知音，我辈后生快靦面，嬉笑怒骂皆良箴。昨日袖诗寓斋过，视我幸不如涕垂，从兹晨夕愿追陪，为公特设皋比座。”

黄岩进士王咏霓《今樵诗存》序称：“初，壶舟以名进士官江右，有弟芑谷、今樵从之游。及壶舟缘事戍新疆。今樵独从兄出关，行一万六千里，历八年，得赐环，仍侍以归。余尝谓壶舟之诗，才气横溢，全学子瞻，尤多和韵作；今樵则出入于苏陆之间，埤篋迭奏，工力悉故，拟诸子由者，当不少让。盖近世以来，吾台之称者，于两先生首屈一指焉。抑余考子瞻以诗狱贬黄州，子由亦由是坐谪。后子瞻贬惠州，徙海外昌化军，时子由已流岭南，以雷州安置。两人虽爱，曾不克一日相从也。今樵与壶舟非因事牵连，缘坐谪戍者，比独以兄老不忍离，奋然追随之万里之外，乌城皆作，白首同归，以视二苏，尤为难得，可不谓贤矣乎？”（《三志》1020页）

同治五年丙寅（1866）88岁卒，无嗣，葬故里风山。

吴小谦

2007年9月8日于鸣远陋室

## 义举文人金煦春

金煦春（1817-1866），字步蟾，号镜人，太平水洋（今温岭横峰）人。咸丰七年（1857）廪贡生，历任会稽教谕，富阳训导，升江西补用知府。咸丰十一年（1861）冬，县城被太平军占领，他邀请县守备张缙成留家，后又与张缙成一道率义团攻占县城，收复县城。同治元年（1862）出资资助天台，仙居等地组织民团抗击太平军。捐资千贯建郡城校士馆、朱子祠，复赈婺源饥民，全活无算。

金煦春，性孝友，博通载籍，居家生活朴素，喜义举。道光二十七年（1847）与贡生赵佩训、廪生范鼎五、孝廉张桂馨、学博陈丰、金有祥等创建宗文书院，煦春董其事。黄濬《宗文书院记》：金君镜人慷慨有志，出资首创，而乡之绅士亦相劝勉，构成书院，名曰：“宗文”。宗者，尊也，本也，尊其所闻文而本诸行也。”宗文书院始建于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落成于咸丰元年辛亥（1851），共有房65间，其中：讲堂5间，文昌祠3间，左山长房4间，右监院房、帐房4间，肄业房八座，每座五间，计40间，仓屋2间，厨房2间，大门5间，周垣围墙，大门外及两旁皆有池，置田五百六十六亩，为脩金、膏火之费，是温岭中学创建之始。（注：宗文书院光绪二十九年田增至650亩）。

同治四年（1865），煦春视县内金清闸出水不畅，水患濒

发，忧心忡忡，构思治理规划。长途跋涉去台州府见知府刘璈，倡议建黄太总闸于牛子汇，以增强泄洪能力，减轻灾害损失。这个创议受到刘璈赞赏，委以重任，负责筹建金清闸首董，会黄岩王维哲协助主其事。设办公室机构于太平县城北门。金煦春自受命后，日夜奔走筹建，积劳成疾。同治五年冬回家养病，即卒，年仅 54 岁。

煦春一生著有《修齐要语》1 卷、《诗经集解》2 卷、《读书楼文钞》16 卷、《诗钞》4 卷、《金丹集》1 卷、《汇辑云浦文钞》2 卷，《光绪太平续志》入录文 2 篇。

一、《吴月溪剿贼殉节序》文曰：

吾台杀贼，惟仙居为最。仙邑杀贼而殉难者，惟吴月溪为最。月溪，年弱冠，食饩庠序，胸有韬略，吾耳其名而未获面也。咸丰辛酉十月，贼从天、仙分股突入，陷郡垣，旋及诸邑，蔓延盘踞，势岌岌不可终日。壬戌夏，仙之人起义师杀贼，歼灭无遗类，金曰月溪与有力焉。既而民团四起，诸邑响应，不旬日而台属悉平。顾仙之括苍、马鬃诸岭，与金华永康、处州缙云相毗连。贼营连路，星罗棋布，不下数十万人，回窜之势无待朝发夕至也。由是，议防堵，议攻剿，询谋僉同，任事卒鲜。月溪奋然以身任，简军练勇，以五月十四日度岭，始攻贼于周山下，继攻贼于芝应，杀贼级无算，获旗帜器械亦无算。贼惧，退守婺城。续会剿于缙云之芦镗、静岳间。众军届其未至，贼兵猝来，我师稍怯，月溪率一旅当其锋。贼愈战愈集，

月溪手刃数人，执旗指挥，毫无惧态，战许多，孤军力竭，月溪身被数十创，仰天大呼杀贼而死。同时赴义者三百余人。呜乎烈哉！……诗以诔曰：见危授命，杀身成仁，宇宙正气，实钟斯人。斯人之功，歼除丑类，义胆忠肝，死而无悔。括苍之北，田市之阳，英风凛凛，庙貌堂堂。凡百君子，必恭敬止，以享以将，以及多士。

## 二、《游嵩岩记》，文如下：

岁乙未，余读书焦湾妙严寺，孟夏之初，大雨既霁，天朗气清，客有游嵩岩者，邀余偕。余曰：“嵩岩，胜地也，西连雁宕，北接委羽，高人逸客，屡居于此，余久有志而未之逮焉。诸君雅兴，敢执鞭从。”

过缠丝岭，行里许，遥望巉岩巖巖，紫绿丹青，万状毕集，白练千寻，恍从天际悬注，涎玉沫珠，春夏不涸。复行数百步，攒峰叠翠，左右回环，中有涧渚，随山曲折，落英满地，芳草缤纷，如行山阴道上，令人应接不暇。久之，复沿溪行，有石偃于山腰，高数十丈，上刻“仙关”二字，笔极古雅。至此，已飘飘乎登蓬莱、游金阙矣。行四五十步，洞天开处，水声汨汨，清风徐来，乃挂衣长松，落帽幽石，顾而乐之，引手掬水，味颇清冽，虽龙鼻泉不是过也。至此，日卓午，客有倦态，予曰：“问水寻山，随兴所适，心之所至，足不得而阻之。”言未竟，有声自谷中出者，若鸣若吼，予骇之，客曰：“此中有龙潭焉。”急趋而视之，两岩夹立，上有飞泉，如烟如雾，翔舞

而下。视久，颇有寒色。复扞葛攀萝，十步一休，行半里许，忽然开朗，土地平旷，一带清溪，直至回龙桥，而澄泓凝碧，万松交柯，不可具状也。复前行，一壁屹立，凹其腰，旧传秋月羽化处，旁则虹潭在焉，飞流百道，直自山顶泻下，予纪游诗中所谓“怒瀑吼时晴亦雨”是也。二樵告子曰：是瀑也，当辰巳二刻，日光射处，仿佛长虹跨其上。予不获见，惜哉！过象崖数十丈，至寺。寺僧四，一瓢一衲，斋钵不继，适周友人寓其中，留一饭，日西乃归。凉风载路，下山如飞，回顾诸峰，可望而不可即矣。

金煦春有四子：鹤年、鹤书、鹤皋、鹤声。光绪五年（1878）乡人请祀乡贤，以年例未会罢。阮尚材为之传。入录《光绪太平续志·人物志》（《三志》745页）《温岭市水利志·人物》。

吴小谦整理

2007年9月10日



## 杏林名儒赵兰丞、赵立民

赵兰丞（1866—1929），原名佩茌，字兰丞，以字行，号梅隐，清温岭县城小南门村人。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2）正科举人，是县内晚清最后一个举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应浙藩保荐入都对策，以盐课大使赴闽就职，越月余，因母病而返。遂弃仕途，执教于太平中学堂，民国2年（1913）任鹤鸣小学校长，民国12年（1923）重馆于花山，兼以行医为业。有遗稿《内经点勘医案》、《尊生随笔》、《六经管见》、《易经刍议》、《石芙蓉馆集》，晚年绞尽心血偏有《花山志》行于世。该书是市内重要文献之一。

其子赵立民（1900-1968），原名干，字立民，号意禅，以字行。自幼随父学文习医，先后曾任玉环玉海学校、温岭师范学校、温岭中学国文教员，兼县中校医（7年），又受聘于县城岑庆和、方同仁、大同药号门诊医师。民国21年，《温岭新闻报》创刊，负责“微言”专栏编辑，针泛弊政，有一定影响。解放后组织城关中医联合会，1956年任温岭县人民医院中医医师。从医四十余年，名誉温台。系温岭县一至三届政协委员、常委，一至五届县人民代表，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958年“文革”中，造反派诬以不实之词，他大义凛然，舍身抗争，9月18日投渊自尽，终年68岁，1978年昭雪。遗稿有《医学一家言》、《妇科治疗法》、《伤寒批注》、《楝花庐诗词集》。父子两

人名入《温岭县志》人物传（864-865页）。

### 一、中医世家

兰丞出身耕读人家，少年力学，熟读经史余兼治医学，至后半生，竟以医显，有儒医之称。其治医先从清代叶派诸人入手，潜心研究《内经》、《伤寒论》、《金匱要略》等经典。善治时疫及妇科、儿科，临床必详询致病之因，对症下药，处方以轻灵为主。如治戳肠重痢，黄连用不满钱；用桃仁承气汤治愈谵语便秘，大黄不过钱许；治疝梗吐粪症，槟榔、柴胡仅用数分。常谓：“医药治病无非辅植元气，使其祛病复康。用药其求气化相得，自能感通获效，何必重用。”临床除用药轻灵外，必以病者实况灵活远用古法，屢于常法之外，别开蹊径。遇有疑难之症，辄记其始末，作深入探讨，编有《内经点勘医案》。提出修身《质斋十箴》即箴多欲、箴多言、箴多思、箴多惧、箴不重、箴不诚、箴不言、箴不怨、箴无节、箴无恒。

其子赵立民，秉承家传，治医重人体自然疗能，即古医籍所言“元气”，认为药物的作用在于调动人体内固有的自我修复能力，来战胜疾病，主张用药须遵循人体自然疗能因势利导。处方以轻灵为主，忌用药重浊、滞板。林川包某暑痢，多方延医诊治难以起色，有医者用硝磺猛攻，其病更重，泻污物似红曲状，过一月肛下垂，泻一物，长约五寸，中带花纹，一半黄腐呈黑色，越一日又泻此物，高热不一思饮食，危在旦夕。立民处方嘱日服二剂，次日体温转为正常，五日泻止，半月病痊

愈。从医 40 余年，临床中悟得治疗法则 312 法，汇为《医学一家言》。立民之子飞白，继承祖传疗法，为温岭市中医院著名中医。

## 二、弘扬花山诗派

兰丞和立民父子两人，是继承和弘扬花山诗派的旗手，他俩重视花山精神和地方文献的整理。一是修复九老祠，二是创建吟社，三是编着《花山志》、四是支持地方文献整理。

（一）修复九老祠。明永乐二年（1404），时当“靖难之变”不久，邑文人林原缙等九老，为免遭方孝孺灭十族惨案的教训，避隐花山（今肖泉村），种梅结社吟诗，首创了花山诗派。由于历史年代久远，祠宇荒凉。赵兰丞发起重建荒祠，重振诗社，大约经历，创议、复修、再重建三个阶段。

创议阶段。清末赵兰丞创议修复九老祠，他在《修复花山九老祠小引》一文说：“盖闻兰亭宴集逸小英心，梓泽坵墟，子安兴喟，惟古人之踪迹，实后起所追寻，而韵事之销沉亦吾侪之担荷。”接着又说：“邑有梅花洞者，山接八公，社传九老。当骚雅联镳之日，正燕师构祸之年，锄明月以种梅，步溪桥而索句。投簪远逝，分方学正之清风，挈榼偕来，仿白香山之故事，其人其地已足千秋。”文又评九老，“审复祇父，恭兄林居恒罔渝患难，则倜然邹鲁之礼教也；先行后艺，程成趣足备楷模，则翹然伊洛之宗传也；信友诚身，王听竹不求闻达，则超然黄绮之遗徽也；二何（何及、何愚）则德饶东阁，咸籍继美

于竹林；二邱（邱鐔、邱海）则叔卫朝宗，轼辙齐名于苏氏，固已殊标卓卓大集，泔泔作领袖于骚坛，实名家于理学；他若翁氏实斋（翁晟）、狄氏常斋（狄景常），吉光片羽，传者虽稀，空谷足音跳然自远。凡在联吟之侣，俱征潜德之光，匪惟楮墨流传，足动桑梓恭敬已也。”文又提出修复要求，“乃者事阅两朝，山空一片，诗人去后旧社狐凭，老树不光，名山僧侣，访遗迹则荆榛莫辨，緬前修则诗卷长留，风雅所遗无可考也。登攀之顷良用尽然，窃念推少陵为诗史庙，或误为十八姨。妥静学（即王叔英）之忠魂，并且修夫，二女扬清激浊。吾党具有同心，阐幽发征，诸公无嫌好事，愿复僧庵，重归社地就营祠宇，藉妥吟魂，九老先生既有专祠，乡先生皆附飨。瓣香未附，夹道仍种以梅花，高士来游沿溪可寻夫桃洞，庶几五百年基构重新一统，志揆张未谬是所幸也，岂不休哉。”

修复阶段。赵兰丞提创议之后，因故未行动，待至民国 13—14 年才组织修复。兰丞《募建花山九老祠记》中说：“故友林君仲岩，假馆继善堂者凡二十年，尝与陈君艺圃及余，议复故社为祠，祀九先生，以艰于费不果。曾几何时林、陈两君先后作古，余亦浪游南北，所至无成，挈挈而归，屏居故山又将十稔，每念旧约辄呼负负。去冬陈君杰生，徐子子骐来馆，次吊溪山，辄以修废起坠相督，过且谋集贖事，闻邑知事李瑞年并为怱怱。今春始以举事，阅二载岁而成。为屋五楹，正殿祀九老先生，上皆架楼奉九老父师及地主乡贤，凡五人。九先生

主则镌之青珉，蕲垂久远，且谋添置东庑、垣墉，而丹漆之。墙下隙地多植花木，以为恢复社学地，游客亦得憩息焉。千百载下闻九先生之风而兴起者文章道义，将何以无忝前修而思，所以继承而光大之，则此举为不虚也。工将竣以其余材并修旧庵，共为一院，一以复潘氏以僧守庵之旧，一以存九老即庵为社之真。仍以僧一人居守之。稍置社产以备支应缮修。

重修阶段。民国中期祠风穿雨漏，赵立民在徐子骥的主持下重修。赵立民《花山志》跋中说：“丁丑（民国 26 年（1937））冬，徐翁子骥自首都解官里居，多暇时至其地见而爽然，且以建祠时曾与其事，即毅然募款重修，并邀金仲略、钟子琴、王演青诸君及余，以为臂助，不数月间廊庑焕然，气象一新。复移葺旧庵位之祠上，通以石级，以为游者观者随于去。秋重九醵金致奠。”

（二）创建吟社。在复修九老祠同时，创建补梅吟社。参加有赵兰丞外，还有林简，字居正，号仲岩，中央园人，曾连馆花山 27 年，门下乡闾着录者有几百人；陈江藻，字道文，号义补，岁贡生，三元桥人，善文善书；方乐，号洵成，岁贡生，横街人；林玮黻，名丙南，号伯瑗，南城人。共五人，组织补梅吟社。这是花山诗派第三次结社。（详见拙文《花山诗派考》一文）。

赵佩荏《花山志》卷二.7 页记：“余家去故社为最近，岁时登临见墙角老梅数本开冰雪中，恍然如见九老人于花下、竹

边，而亲承其警欬。久之梅花零落存者愈稀，始与林君仲岩、陈子义补有复古社之议。以家故兼农耕，略谙树艺，则以补梅自任。……嗟乎花之荣枯、开谢，虽不与社为轻重，百十年后社既不复，花亦无复存者，好古之士登高凭眺将欲寻古人之踪迹，渺不可得，其它更问乎！”他承担起“韵事销沉”重树之责，组织补梅五闲客，开展诗会活动。其馆联：“溪山讶昨是今非，阐发幽征，时共僧徒谈九老；儒墨去同源异派，沟通学理，欲乎弟子礼三尊。”民国 16 年（1927），湖北名士陈继平慕兰丞名，由瓠入台道，出泉溪登花山拜访兰丞，赠诗有：“历尽穷愁诗始工，襟怀绝不与人同。青莲花月今犹在，不惜柴门拜老翁。”（《花山志》卷九 2 页）。

补梅吟社活动很活跃。陈江藻《九日登高宿社友赵兰丞家》长诗：一到重阳气便豪，同人胜会作登高。酿寒小雨侵晨过，着意轻飙逐客遨。红树多情酩酊醺，碧山新色衬青袍。闲花粘屐避溪路，仄径经衣拨野蒿。日丽紫鹃纷烂漫，天空白雁共翱翔。隔林犬吠人家近，竹坞云深屋舍韬。中有诗仙谐雅俗，每偕时辈振风骚。……曲终元白知谁压，笔许丹青共互操，争欲标奇追庾鲍，看何得句奏琅璈。饶多意蕊抽江管，芒露词锋快并刀。步不诗成依律罚，饮缘量少别心挑，更番酣战贾余勇，逻辑逋逃勿惮劳。敲罢吟笺秋寂寂，喝来清辩夜滔滔。鹤声警露巢松冷，猿啸悲秋古木号。七碗茶余情一畅，几人枕上息纷嚣。清观大集开琼笈，尽是名言吐粕糟。梦入嫦娥迷福地，快从沧

海汲洪涛。读书能破千秋案，醉客奚关百斛醪。信有经纶出岩穴，方知著述重林皋。石盘终古生奇士，梅社于今属我曹。……”

梅社。建于民国 37 年（1948）由兰丞子赵立民继承父志发动组建，参加的有胡子谟，（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总务厅长，1936 年晋升少将。退役军官，城关人）。盛配（字山带，新河肖家桥人，当代著名词人），郑丙生（字辉南，号南风，城南横山人，曾任报社编辑），张白（字楚玉，号鸥客，城关下水洞人），金声（字云巢，城关尚书坊人），张雪风（玉环人），郑颂国（城关横街人），陈沅、林吟乔、林震遐、徐行（字绿蘅，石桥头人，著有《双樱楼诗词集》），林亚风（字小姑，号蒙子，箬横人），由胡子谟任社长，社中实际工作由赵立民主持，不定期聚会限韵赋诗。编有《卯铰韵唱和集》等。盛配《卯铰韵唱和集》跋：“梅社风流，有遗帙，存其梗概。是当时，诗颠酒汉，聚头看梅，仰仗花牵诗意远，因循酒把心苗灌。”

（三）编著《花山志》。兰丞编纂《花山志》几至心力交瘁。王熏《花山志》序称：“孝廉独湛深经学，不习时尚，而力追于古，故其平生撰述无愧作者，鼎革后遂绝意进取，既募建九老祠于花山，又取少壮所作花山事略，分为山水、人物、古迹、艺文各编，名曰《花山志》。夫花山一峡岬之岿耳，非有奇石灵水、伟堂穹殿，足供游客之流连光景者，自有林居恒先生辈九老人结社于此，而名大显；自有孝廉作志，而名益大显。其可知孝廉于世落落与花山，若有宿契每客至津津道花山

事不去口，客有异闻必相与折证考辩；其文章有涉及花山者，必手疏之，至老不倦。而花山于明一代邑中文章巨公歌咏颇鲜，而地非孔道名流游辙亦所鲜往，迨逊清中未叶，始有钟事增华之举，然皆思附花山以传，非所以传花山也；昔苏元明讥史迁之书，割繡绘锦，穀以为美。然则孝廉之志将裂褐以争华者乎！甚矣哉。孝廉之为功之勤且艰也。”

《花山志》全书九卷分上下两册，约九万字。分山水志、人物志、古迹志、文内外编、诗正续编。历记花山诗派缘起、发展、兴衰。博采创道五先生、九老和历次结社诸老活动遗作及外围来花山文士的活动创作，是温岭文化史上一本重要文献，是研究温岭文化史时不可不读的文献。

《花山志》邑人王熏作序、赵立民作跋，序和跋均作于民国 29 年（1940）。序称：“孝廉既殒之十年，里人徐大令子骥募修九老祠，既峻为梓斯志。”赵立民跋言：“先严晚岁开馆花山者阅十余年，其于募建九老祠，编纂《花山志》几到心力交瘁，盖所以增新先哲而维名教。乃祠宇略具规模，志书亦甫脱稿，而先严已溘然逝世。崇祠峻宇，渐至风穿雨漏，志稿亦几饱蠹鱼矣。”在重修九老祠时，“去秋重九釀金致奠九老，祭余欢饮，徐君念及志书，辄议梓，以余款并愿续筹以弥补不足，更得郑君丙生力任校讎膳录之劳，阅一岁始得付梓。”

（四）支持地方文献整理。赵兰丞除刻苦编《花山志》外，还积极支持地方文献整理工作。他支持林爵铭编写《九老诗存》



并于光绪三十年为其作序。其序中说：“士不能职柱下亲掌故，网罗旧闻，传之不朽；而于梓桑文献之可存者，不忍其成不存，固生斯土者之责，亦为斯世之事也。林君爵铭《九老诗存》之刻，所以汲汲也。顾自余以谈林君能为戚、李两先生之所为。其志则可嘉矣。若九老之存、不存，有其大者远者在诗，不足云也。方靖难兵起时，吾太之募兵者，以不济而死矣，吾台之杖节者，以不屈而族矣。九老洁其志，韬其光，以徜徉山水间，盖有郁郁于中而不可告人者，诗其寄耳。故为之不多，甚恐罹苏子乌台之议，故与唱和者亦鲜，此诗之存者所以寥寥也。以九衰白垂尽之士一卷，之山而社吟者名，以显于天下，传之后世，钟鼓于宫，闻声于外，夫岂无所树立而能然哉！已承林君意为之序。且论之曰：存九老者，九老也，九老之存者，九老诗也。以诗可以存九老，即从而存之，戚李两先生也。以《九老诗存》而犹恐其或不存者，林君也。”（《花山志》卷六7页）。

又给二女井作碑祀。《二女井碑阴记》记：“里人醵金碑二女井，悲二女也。女无墓，并其墓也。悲二女之死得其所，有合乎古忠臣孝子之为也。夫全贞仗节，视死如归，事亦非易然。女父王公叔英，以靖难师起募兵入援，不济自尽，母亦寻瘐于狱。悲父悲也，悲母悲也，孤忠效节，而吾君之存亡未可知，以悲君者悲父母，转以悲父母者以悲君，尤悲也。于是悲于是死，是以身死君亲，以心存忠孝也。二女之志既悲，后人从而悲之宜也。谓女死锦衣狱井者，误也。既系狱，出入羁縻无

从得死所也；果死狱井，则必改葬他所，明史及郡志皆不详葬地。明死斯井，即葬斯井也，碑之宜也。忠孝义烈如二女，荒陬海澨闻其风者，犹将尸而祝之，况此为公故里，里必有井，为乡父老所征信，二女之志节，尤当世所共悲者乎！则以碑之者悲之，亦宜也。旧记略焉，特揭二女之可悲者以为言，以明碑斯井者，其犹行古之道也夫。”其文高度赞扬二女英烈，又驳斥了明史的错记。

### 三、诗韵词律，情有独衷

兰丞著有《石芙蓉馆集》；立民著有《楝花庐遗集》。父子俩不仅医术高明，且诗韵词律情有独衷，有一代儒医之称。其创作诗从小陵，词从苏辛，兴之所至，觞咏不辍，抱爱国之情怀，怜民生之疾苦，抒山河之壮美，赞人民之创举，感友情之真挚，告诫子孙之为人。

兰丞诗我看得较少，仅见《花山志》部分节录。立民诗见得较多，有《楝花庐诗词选》和《楝花庐遗集》。前者其子赵晓青于1993年重阳编印的，录诗223首，词132首，附文7篇；后者其子赵飞白，于1999年10月，为纪念赵立民诞辰100周年而编印的，录诗556首，词102首。据赵小青后记说：“1978年先父得到平反昭雪，生前友好敦促我抓紧时间编选付印。为了实现先父夙愿，慰英灵于九泉之下，我曾搜集遗诗词数千首，寄给先父挚友盛老山带，恳请编选成集。盛老不辞辛苦，两经寒暑，编就《楝花庐诗词集》，共计十卷。从杭州专程送来，

并登门造访顾雪奇，约请作序，顾老欣然同意，后因故诗词集一直搁置下来，未能刊出。先父沉渊已二十五年，我亦两鬓添霜，年迈古稀，岁月不待人。先父夙愿未遂我深感不安。今年春（即1993），我着手编辑，在《楝花庐诗词集》的基础上，选录能代表先父一生人品、性格、思想的诗223首，词132首，附文7篇，以盛老定名的《楝花庐诗词选》为选集的名称。”赵飞白《楝花庐遗集》后记中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先严十年沉冤始得昭雪。吾辈悲痛之余，决心为先严编刊遗稿成书问世，以告慰先严九泉矣。八〇年冬，吾特赴萧山瓜沥，专访其生前老友盛山带先生，请先生编纂其遗稿，先生慨然应允，历经两个寒暑，遗稿已初定格局。然而，近二十年来，吾因母病子幼等种种原因，未能及早刊印成书，堪称憾事。光阴易逝，瞬间二十一世纪将降临。现在，按胞姐月湘合同外甥丹林、野林编选定稿，名《楝花庐遗集》。全书以写作年代为序，诗作分编四集，即楝花集、补苴集、春丝集、黎明集，各集冠以自序；词作另成一集，以作者《答陈瘦愚先生论词》一文代序；卷后附录诸亲友诗文，藉以寄托哀思也。至2000年，适逢吾父诞辰100周年之际，出版此书留为纪念。”

赵兰丞，尤其赵立民诗词题材多样，遇事吟咏，留诸笔端。（现遗稿全部存入温岭市图书馆）。其主题内容大致分下列几方面摘录如下。

（一）爱国怀乡，记实怀古。如兰丞《补梅》其一：“地

老天荒树不花，溪山春事属谁家。骚翁去后留鸿爪，社屋颓余藓作葩。夹道两行全待补，迎人万木昔曾誇。名流胜境良堪慕，莫遗东风怨物华。”（《花山志》卷九、6页），《秋日花山怀古》其一：“溪烟步尽洞云幽，仄经颓垣想旧游。佛屋几更前度社，泉声犹作数人讴。孤山有幸棲逋瘦，地主何人识伯修。韵事销沉花寂寞，斜阳荒草自成秋。”其二：“莫从杖履接名贤，木落天空思邈然。国弊中原犹斗蚁，寒深高树但闻蝉。君臣议想方王外，林壑踪追绮夏前。太息斯人不可作，小桥流水自年年。”（《花山志》卷九、8页）。再如《再叠前韵柬丙生》：“吾学川流折必东，溪山穷处赏无穷。香通梅信春何限，统接松山乐在中。别派忽传诗弟子，骚坛偏杖佛门风。昌期五百从今转，儒墨将无水乳融。”（《花山志》卷九、9页）。

赵立民《甲申（民国三十三年（1944））重九花山雅集》其一：“烽火三边景物非，暂凭双屐踏斜晖。人工愁病花同瘦，秋老江湖蟹正肥。满目稻粱灾意重，震天笳鼓捷音稀。遭逢离乱情怀减，日暮深山怅惘归。”其二：“山余瘦骨耸峥嵘，薄雾浓云敛晚晴。且恣登临酬令节，漫贪杯肆市狂名。关河百里胡尘满，荆棘千家废堊平。太息吟庵久岑寂，重来海客缔诗盟。”（《棟花庐遗集》64页）。

赵立民善记事，如记载温岭民国三十年（1941）日本乱概况，《劫后》长诗：

温邑山海间，人烟何稠密。天马天柱间，几藏万家室。

自遭咸同乱，嗣未罹锋镝。滨海虽多匪，城区仍安谧。  
孰知辛巳春，巨变临仓猝。三月十九晨，人心已机隍。  
共言得情报，轰炸防无术。富家出城逃，商店门不辟。  
午后警报传，敌机来何疾。盘旋即投弹，天崩地为裂。  
再弹投烧夷，火花炎四发。哀哉坊下街，首先遭焚爇。  
延烧及大街，烟焰益蓬勃。商业中心区，菁华一炬毕。  
遭劫几千家，玉石有何别。军警力救护，傍晚火未熄。  
老少号哭声，中宵犹不绝。拂晓闻机声，人人皆战栗。  
自动疏散去，出城事逃匿。囊囊裹糗粮，少壮扶老弱。  
只图全性命，宁复惮饥渴。昼伏蒙荆榛，夜卧饱虻虱。  
不得宿茅茨，甘愿攒岩穴。几家年少妇，面垢发不栉。  
几家白头翁，声嘶口念佛。廿七昧爽时，机声又轧轧。  
东西城内外，投八弹而逸。县府及法院，栋宇遭摧折。  
西郊惨死人，碎首更断膝。机关尽迁徙，囚犯亦释脱。  
城内空如洗，唯余数警察。急电况频传，军情益恶劣。  
敌舰宵进攻，海门要塞失。赫赫司令官，成仁躬喋血。  
黄岩已沦陷，寇氛凶莫遏。松门亦登陆，十里恣烧杀。  
平明向县城，日暮可到达。此际空孤城，千钧系一发。  
潘郎与石桥，敌机屡侵轶。投弹如雨雹，积尸如祭獭。  
风声鹤唳中，几至无市集。贱子虽山栖，苦吟犹不辍。  
温语慰妻孥，全家幸苟活。岭头俯城关，仍复念蓬荜。  
日暮潜入城，所过但蹙额。劫后卖鱼桥，睹状亦凄切。

昔日繁华地，惟余砖瓦屑。孤月照愁人，寒风砭入骨。  
侧耳何所闻？犬吠亦硬咽。怅怅启旧扉，尘甑自吹拂。  
古木号鸱枭，画堂巢鹰鹞。一灯坐不寐，中怀痛如割。  
夜半闻枪声，隐隐自城阙。非伊敌兵至，军警实冲突。  
尚有余威在，尔辈何狡猾。何怪穷远乡，沦为寇盗窟。  
嗟哉乱离人，苦辛难备述。凡物极则反，凶尽乃转吉。  
饱掳敌舰退，流亡返故辙。官民能合作，灾黎有赈恤。  
乱后培元气，努力事建设。街道砥砺平，层楼云表出。  
轰轰炮火下，丁壮日繁茁。教之以战阵，遣之就行列。  
运筹伏庙谟，效命踵先烈。同仇庶可复，国耻方可雪。  
瞬息复燕蓟，指愿清吴越。扫穴净胡氛，全胜终可必。

重振旧山河，同享升平日。（《棟花庐遗集》70页、《温岭县志》940-941页）。

赵立民《受降乐》：“原子一弹三岛投，血肉横飞烟焰浮。  
极目百里无生物，军阀胆落倭皇愁。势穷力竭甘屈伏，降书传  
遍美亚欧。溯自田中肇战祸，南征西侵谋黠武。长驱铁骑陷沈  
阳，黑水白山沦异土。芦沟桥畔血盈渠，石头城上狐称虎。华  
南华北阵云开，机声炮声轰如雷。男儿膏血萦荒草，都市繁华  
化劫灰。中原是处惟烽火，万落千村蒿与莱。中枢此际有主宰，  
抗战建国策不改。参谋智勇亦无双，指挥若定躬擐铠。万众同  
仇况一心，披肝沥血腾光彩。抗战愈久力愈强，友邦协助公理  
张。权威独擅西方美，挾伐岛国驱犬羊。强寇一朝作降虏，中

华景运重光昌。指顾辽东可收复，台湾久弃归掌握。健儿解甲对妻孥，田赋罢征逢丰熟。国旗招展旧山河，野人为谱受降乐。”（《楝花庐遗集》72页）

1962年至1963年温岭冬旱加春旱，他记下《抗旱行》：“壬寅冬迄癸卯春，久旱半年事惊人。大河断流小河裂，轻云薄雪未沾尘。屈指已近清明节，翘道长空飞赤日。晨汲井千万户愁，打秧田涸千家急。惟党领导最英明，响亮号召战斗声。长期抗旱计划定，事在人为分析清。下乡同志包区干，县委书记带头行。调动因素皆积极，石粘成立办公室。工商各业齐支持，物质条件无欠缺。社队力量尽发挥，老农谋策尤忠实。深山绝谷水源导寻，河底溪边深潭掘。立站翻水似龙喷，以机抽水如鲸泼。跨山越海不辞劳，手挈肩挑甘费力。直欲奠定耕插基，岂惟暂保秧苗活。集体意志铁般坚，毕意驱水上高田。湖漫太湖两水库，及时放水涌甘泉。自然亦若被征服，夏前十日雨连绵。黄岩更送长运水，盛情如花锦上添。全县田亩三十万，保质保量插齐全。平原四望皆新绿，争取丰熟胜往年。始信困难能克服，抗旱如是万事然。只须革命干劲足，人定管教能胜天。”（《楝花庐遗集》135页）

19世纪40年代他作《荒年叹》：

吁嗟乎，熙熙攘攘之黎氓，率土孰非天所生。胡为既生复任灭，好生之德恶乎成。去岁夏秋连大水，悲声到处呼庚癸。濒海千家化作鱼，稻禾万陇惊涛里。死者漂荡绝可怜，存者无

食又欲死。十月寒威转相逼，伤哉无衣复无食。无衣败絮犹可寻，无食仰天长太息。况是家家多男女，号饥眼泪双双滴。寒尽春生气象新，街头日日少红陈。米价犹贵命益贱，此时视死等灰尘。平原惨淡无青草，井市萧条有死人。且忍余生待麦熟，屈指时日只经旬。岂料复到黄梅节，苦雨绵绵又不绝。甑已尘生灶产蛙，兀坐穷饿不得出。一日雨霁急看麦，麦头腐尽色涂黧。归来述状一家惊，泣不成声但哽咽。呜呼，安得此雨尽如粟，能使万家民食足。谁能忽生九穗禾，使彼槁项黄馘醉饱舞且歌。（《棟花庐遗集》12页）

（二）参政纪实。如《参加四届人大纪事》：

四届县人大，遭逢乐事频。时承国庆后，地与剧团邻。  
政协同召集，城乡已毕臻。幼孩随妇女，远道便帆轮。  
济济满堂客，轰轰开幕辰。春雷闻鼓掌，妙乐奏天钧。  
报告当先起，分门别类陈。多方罗伟绩，详析到纤尘。  
农业为基础，支援各奋身。……发言能普遍，民主见精神。  
选举当年主，周详法令遵。题名由政党，权力付人民。  
夙负清官誉，选当全票均。委员孙吉端，县长蔡康春。  
封山育林建，消除旱涝因。关怀众干部，献策老农民。  
菜丰多样花，酒美足杯巡。自惭台上坐，衰柳作嘉宾。（《棟花庐遗集》143页）

《群英会颂歌》：“岁尾年头春意忙，评来先进满城乡。光辉时耀旗三面，苍萃群英客一堂。主席台前兰叶茂，喇叭筒里



乐声扬。人人鼓掌雷声动，个个颜开笑口张。……深山僻壤能兴学，芳杜坞根成绩良。爱国卫生能彻底，坎门街道净非常。城南设着保防点，芦浦名喧种药场。白手起家原可贵，红旗到手永留芳。教书首长心如佛，写作长工笔似枪。献艺舞台钱梅洁，出身助产邬莲香。妙龄徒弟陈梅毓，皓首丈夫陈孟阳。好事好人齐出现，分区分组细衡量。调查研究方征集，扩大浮夸莫逞强。回忆历程当险阻，将来战果太辉煌。欲将名上光荣榜，且把眼前任务商。……消灭一穷并二白，不辞百计与千方。五天之后才休会，四十多人选上杭。鼓乐声中欢给奖，聚餐席上酒盈觞。（《楝花庐遗集》127页、128页）。

《出席中医代表会》纪事：“医门无二理，万绪寻一头。学习能交互，中西可合流。”（《楝花庐遗集》123页）。

《温岭县立师范学校校歌》：“百千山秀兮，丁字水长。栋宇巍峨兮，云树苍苍。青年荟萃兮，弦诵声扬。学业进兮，魄力强。纪律明兮，威仪彰。尊师重道兮，蔚为国光。”（《楝花庐遗集》91页）。

《赠县中毕业同学》：“文章怀后起，风雨怅离群。回首花山道，钟声冷白云。”（《楝花庐遗集》86页）《参观高产地区》（1965）：“骄阳如火水如汤，全面丰收正上场。组织参观情绪好，满车笑语两娇娘。”“已超亩产季千斤，泽国农场面貌新。良种增多推广好，敢于战斗效如神。”“大名鼎鼎兰田湖，副业经营名实符。茶厂碗窑样样好，穷山沟里起宏图。”（《楝花庐

遗集》139页)。

(三) 怀祖、怀友，示儿孙。如《忆先严》：“花山几作咏梅诗，门户焉能傍拾遗。废址只余残日照，冷香付与断魂知。谈经讲座绳先业，哭母山楼系梦思。凄绝坟头荒有草，空悬遗像奠盈卮。”《谒先严墓》：“梅花消息已茫茫，剩有荒坟对夕阳。长满坛前葛仙米，教儿孙识救荒粮。”(《棟花庐遗集》133—134页)《过烈士墓》：“为国牺牲骨亦香，自惭偷息酒炉旁。何当化作坟前柏，浩气凌云战雪霜。”(《棟花庐遗集》147页)。

《哭琴朋》：“十载抗颜作导师，苦吟瘦尽旧腰枝。贪看桃李盈门好，呕出心肝不自知。”“因缘文字久相知，落月停云系梦思。独记方城沉醉夜，双樱花下共谈诗。”“剧怜五瓣余四瓣，小垒三人少一人。凄绝人琴踪迹杳，遗诗染上泪痕新。”(《棟花庐遗集》60—61页)《谢王子伯敏赠画》：“圣湖寄迹久，艺术造峰头。犹忆夫人石，乡情笔底流。”(《棟花庐遗集》123页)《题雪风诗稿》：“炉火纯青等炼沙，不分流派自名家。杜鹃一样鲜红色，怪道人称血泪花。”(《棟花庐遗稿》113页)。

《挽叶来青先生》：“鰈生敢诩里居同，一样家声一样穷。徒有文章惊薄俗，可堪絺绤对寒风。名山秘阁书经眼，愤世悲时恨满胸。耆宿凋零看欲尽，词坛阒寂孰称雄。”(《棟花庐遗集》62页)《对月怀山带》：“秋半一轮满，相思两地同。宋词无恙否，消息断征鸿。”(《棟花庐遗集》141页)《寄可云上人》：“飞锡国清寺，慈云仰上台。冷香无恙否，为我问隋梅。”(《棟花

庐遗集》140页)。

又如《接飞白立功报喜感赋》：“两岁去从戎，今朝报立功。衰颜暂开展，蓬荜亦光荣。小影腾英气，长书慰苦衷。老妻同感慨，深夜雨声中。”(《同上》97页)《示飞白》：“医学无新旧，传家接派头。犹期重学习，经验愿交流。”(《同上》123页)。

《灯下课野林》：“少壮蹉跎老大悲，苦吟诉与夜灯知。此身愿化青桑叶，饲与春蚕吐作诗。”(《同上》114页)《示外孙丹林、野林》：“蜂忙三月底，鸡叫五更头。自少好劳动，开船占上游。”(《同上》124页)

(四) 记游。如1961年重阳前三天《长山纪游》：

佳节近重阳，人净商飏清。约伴游长山，侵晨泛汽艇。  
未及饱晨餐，携酒益烧饼。牛桥望岸行，蹊径绕畦町。  
秋禾正上场，机开恣力打。虽云遭旱潦，犹得免灾殃。  
先抵双门洞，洞形如石井。石罅听鸣泉，老尼为瀹茗。  
蓄意觅道源，贾勇再越岭。磴道荫松柏，攀跻近峰顶。  
双桂讶留春，洞口现俄顷。泉水与桥平，其清可见影。  
大鱼尺许长，成阵跃藻荇。入门更幽邃，恍如达仙境。  
兰蕙纷葳蕤，楼阁耸高迥。喉润茶味甘，心闲尘虚静。  
皓首两炼师，谈锋尚机警。论道得纲要，令人发深省。  
道人具素肴，咀嚼味隽永。麻油与桃酱，亦足助酪酏。  
饭后憩云房，是处瞻间整。斜日促人归，中怀犹耿耿。  
下山闻轰雷，寻路看采矿。观游策瘦足，苦乐殊相等。

便道过崇国，一派凄凉景。屋漏佛淋头，鸦寒啼伸颈。

访彼药场菊，蓓蕾未脱颖。行迈足力慳，举步如扛鼎。

日暮望城关，新月照衣冷。（《棟花庐遗集》126—127页）

1962年春节，同子飞白，媳王品珠、甥孙陈野林四人同游雁荡。《雁荡纪游》一百韵，摘记如下：“四人拂晓行，驱车疾如箭。交已抵白溪，灵岩赶午膳。天柱与展旗，并峙撑天半。龙鼻小龙湫，访胜就近先。龙鼻高而奇，龙湫秀且曼。越险探天窗，蛇引得一盼。登岭寻古寺，洞壁莲千瓣。是夕宿灵岩，夜景足缱绻。入身风泉清，横窗峰影乱。为念大龙湫，早起餐平白。出寺过溪桥，路牌指方便，沿途多奇石，随处足赏玩。人形与兽像，屈指难计算。既过马鞍岭，还循锦溪岸。小溪景更幽，惟闻水声溅。忽睹一帆峰，当门如作案。入门试昂首，壮观乃毕现。悬崖斧难削，峭壁铁所锻。一水破空飞，高下穷万变。映日重珠帘，玲珑而灿璨。当风起烟雾，缥缈而分散。直如倾银河，还疑飞白练。断续下深潭，浓绿如积靛，旁有龙壑轩，足以息游倦。住持为瀹茗，产自龙湫背。为言遇雨雪，妙景迭更换。雪如瑶台倾，雨若群龙战。始知造化奇，人难逞臆判。时日将亭午，冷粽解当饭。……”接着游大镬寺、飞泉寺、回住灵峰，后探将军洞，凝碧潭，绕过金鸡岭，行经仙人潭，登天下第一门，往返70余里，历时四天。又作诗历记景点。其一：“渴慕名山到未曾，偷闲忙里约游朋。白溪便道灵峰入，辜负前山接客僧。”其二：“初夏灵峰纵目时，万山围绕

呈英姿。分明一幅新图画，要比米家风格奇。”（灵峰）其三：“合掌峰中天一线，洗心泉畔净无尘。何当洗尽旧思想，做个新型时代人。”（合掌峰）。其四：“为访将军威望尊，听泉石畔踏斜曛。想应解甲归田去，故垒萧萧闭洞门。”（将军洞）。其五：“半窗月冷一灯红，薄被生寒客思浓。万壑风泉满清听，三更无寐宿灵峰。”（夜宿灵峰）。其六：“故人书舍响岩头，道有寒梅数本留。欲上时间难允许，空教翘首仰风流。”（过响岩门）。其七：“破空而至真犹龙，妙不可言感化工，况值连宵春雨后，轰雷喷雾更威风。”（大龙湫）。（《棟花庐遗集》128—133页）。

《访王静学故居》：“行行亭岭下，慷慨慕先贤。欲问孤臣宅，荒草缠寒烟。忆昔有明世，靖难兵起燕。先生出募师，誓将性命捐。正学尚守义，先生为之先。横刑烈于火，十族同一炬。先生既死君，二女亦殉父。我来古井东，怀古钦高风。春云结寒雨，忠魂惨若逢。不负孤臣节，赖有天理公。先生有遗宅，成祖失故宫。遗宅自今古，吁嗟道不穷。”（《棟花庐遗集》40页）。

（五）绝笔诗。立民有气节的知识分子，他对“文化大革命”，从不理解，到怀疑其动机，再后对造反派不实之词诬他反感而愤怒。在《以书当薪行》一诗写道：“哇哇堕地花山头，幼随牧竖去牵牛。十龄从宦归教读，四子书当山歌讴。侍父十载花山里，鑽研朝夕向经史。名家专集喜吟哦，如获至宝

晤良友。自从避乱傍城居，随身仍是几箱书。每逢佳本更购至，计卷已达六千余。时过境迁遭土改，百物萧然书仍在，废置空箱白蚁生，漫藏海盗谁之罪……。藏之徒增百感生，货之难索一元值。吁嗟呼！柴价日高书日贱，作薪劳苦心胆碎。六经覆瓿古所用，论语当薪今乃见。吁嗟乎！人生毕竟梦幻同，悲欢成败偶遭逢，焉得此身同一炬，万千恩怨一齐空。”（《楝花庐诗词选集》41页），《自述》：“世情人面谢华敷，雨雪残年任载涂。有待盖棺成定论，无多媚骨恋微躯。坐怀不乱徒兴谤，欲辨妄言信若愚。差喜有男能养志，防边万里巩舆图。”《楝花庐选集》（151页）《西江月·自慰》：“牛鬼蛇神可恶，造谣生事休惊。困难仍复见光明，态度何妨镇定。岂果疣悬待割，敢云漏船难沉。天天服务人民，无愧于心自问。”《楝花庐选集》（191页）最后于1968年9月18日凌晨，含悲衔恨，投渊自尽，其绝笔诗：“阶级斗争力量宏，医生干部例难容。我今决定投渊去，别说山河一片红。”（《楝花庐遗集》151页）期间先后1投渊或自尽者有数人，如人武部政委黄亨元，县机指头头之一赵欣荣等等。杨舜悼念赵立民：“秋水一潭濯傲骨；梅花数树伴忠魂”。

吴小谦

2007年9月28日

## 浙南才子毛济美

毛济美(1870-1930),字善东,号震伯,别号尺园,浙江温岭县箬横晋岙村人。据济美自叙:“其族唐宋以来世居丹崖,元至正八年戊子(1348)方国珍起事,慕翁才,请为谋主,翁不从,方怒,胁以兵。翁率族中子弟拒战,白枫河败绩,合族殉焉。翁叹曰,事不济矣,徒死何益,吾为宗祀计。遂扶其幼子及先世遗迹,窜匿山谷间,无常处,因自号曰流离翁。明定鼎,方氏降,时翁已歿,子允泰,字子道,号梅轩公始定居晋山。”(《尺园诗草》180页)。定居后作耕力堂,率同族九人立乡约亭,岁时会聚讲乡约,以礼义为乡人倡,时称“盘山九老”。该族代有闻人,明代有毛原舒,字迪胄,毛鸣葩、毛旭、毛宣等名人入《府志》、《县志》。济美父讳翼仪,字襄臣,号桂轩,三十六岁得子,举家咸喜。弥月邻里来贺,从伯父荷谷,抚视曰:“是儿风神秀朗,异日必古嗣青箱。”“济美五岁高祖授以唐诗,与诸姊晨夕课诵,熟得三百篇。”十五岁从师蒋时轩,光绪十六年(1890)20岁时县童子科第二名,同年九月郡试名列第五名。光绪十七年(1891)始,先后从师黄岩阮琴右(壬午科举人)、临海朱铁珊(拔贡)、鹭河张少宾(壬卯举人)等。业大进,青年时有抱负,自言:“男儿当自强,富贵吾所有。出必建大旗,满饮沙场酒。入必握机枢,指挥常随手。人生天地间,如斯方无疚。”(《尺园诗草·望云书院杂感》7页)。宣

统元年六月，30岁时赴杭考贡，选拔贡第五名。宣统二年三月赴京朝考。《庚戌二月赴都留别》：三首中其一：“年来浪迹叹飘蓬，又向燕台寄此躬。献策自惭非贾傅，荐才谁复是吴公。已拚鸡肋无馀味，未必鸿毛有顺风。却怪满园花解别，一齐飞送夕阳红。”其二：“将离花放满朱栏，听唱骊歌曲已残。万里关河京国远，一肩书剑客身单。名扬唾手谈何易，家累萦心别更难。忍住男儿两行泪，临歧不肯向人弹。”（《尺园诗草》88-89）抵沪遇疾归，成为历史上最后一次选贡。

### 一、生平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之后，他非常喜悦，期盼新政有所作为。民国元年（1912）《壬子元日》赋：“五色旗开晓日红，岁朝佳气郁葱葱。民情五族欢方洽，帝国千年局已终。人祝共和新世运，花迎无恙旧春风。只怜汉北江南地，兵火流亡几处空。”（《尺园诗草》91页）。济美在家乡积极投身于教育事业，民国二年（1913）二月居乡创办双湖初等小学，筹捐薯粉以充经费。曾任县自治委员、县参议会议员、县议会议员。民国三年（1914）县知事孔庆仪委任松门高等小学校长。任职期间修理校舍，美化环境，凿池种荷，建半笠亭，营晚秀圃，颇得地人赞赏。在半笠亭落成时还邀请当地士绅小饮共庆。《半笠亭小序言》：“半笠亭成，置酒邀林竹圃，毕玉庭，李商农暨本校顾乃西、王敢民、严寿阳、舒襄甫小饮。”赋诗四首：其一：“小小幽亭似笠圆，宜人最是晚凉天。坐来便觉烦襟净，一阵香风送白莲。”



其二：“敛滟轻波淡荡风，万荷花里小桥通。倾将一斛菖蒲酒，好趁新凉醉碧筒。”其三：“吹散池心万点萍，晚风荡漾酒微醒。凭栏试唱江南曲，定有游鱼出水听。”其四：“疏栽杨柳密栽蕉，满地凉云暑自消。最好月明风定候，曲栏徐度一枝箫。”（《尺园诗草》117页）。又在庭中植花种卉，筑大花座。《松校即事》诗：“松城小住已三年，手种园花几树鲜。他日鸿泥寻旧迹，枝枝叶叶总情牵。”（《尺园诗草》113页）。为了使校园绿化、美化中体现传统文化精神，就从旧巡署墙角挖来老梅植于园中，以压众芳，有“群芳领袖贵全才、李俗桃粗莫浪猜。拟聘老梅居首座，丰姿品格两能赅。”（《尺园诗草》114页）。

民国五年（1916）南北横兵，军阀混乱，他感到不安，发出叹息。《感时》诗：“神州莽莽起风烟，时局关心总黯然。乱世诗书宜扫地，庸才经济只谈天。是非论待千秋定，胜败棋争一着先。大好金瓯须爱惜，有人鼎畔咽馋涎。”其二：“何处桃源好避秦，茫茫大陆遍昏尘。人情变幻藏隍鹿，财政艰危涸辙鳞。血雨腥风号战鬼，荆天棘地痛流民。巫山猿狖湘江雁，一路哀声倍怆神。”其三：“虎斗龙争总未休，西南半壁阵云浮。操戈毕竟悲同室，铸铁真教聚六州。帝业茫茫槐国梦，人心郁郁杞天忧。从来食肉谋都鄙，席上谁为借箸筹。”其四：“立极空思断六鳌。陈桥春梦误黄袍。已成骑虎难收局，直待亡羊始补牢。党籍频年搜李范，相才今日孰萧曹。可怜多少同胞血，洒向空江起怒涛。”（《尺园诗草》115-116页）。

民国六年（1917）托病辞退，松城学界会请官厅力挽，县知事吕本端亦慰留，他坚决辞退，在《松校谢事归留别李高农毕玉庭诸君》诗中言：“频年淹滞计原差，检点归装正及瓜。自愧无功休恋栈，况兼多病合还家。名心敢说留皮豹，世事须防画足蛇。从此扫除溪畔屋，课儿书更课园花”。辞归后闲门不出，日惟课子种花以自适，修葺宿舍小园，写有《重修尺园记》。”《松城归舟作》：“白峰山顶雾濛濛，百丈悬崖隐约中。认得船头波影绿，一篙知近亚湖东。”（《尺园诗草》139页）。

《尺园记事》：“葺得先人一敝庐，半栽花木半藏书。不须更买青山隐，镇日烟鬟对我居。”“小小轩斋点缀新，吾庐今后爱方真。四山云树双溪月，画里安排老此身。”（尺园诗草139页）。

《山居漫兴》：“半栽瓜果半花枝，半置墙垣半棘篱。种竹二分锄隙地，养鱼三尺凿方池。酒能领趣何消醉，诗但言情不务奇。洗眼厌看尘世事，心期只许白云知。”（《尺园诗草》56页），《杂忆》：“山色波光画里如，晋湖深处是间居。一竿预办青青竹，斜日桥头钓鳊鱼。”“浪迹频年水上藻，自怜两鬓渐萧萧。何时重补溪头角，夜雨青灯课阿超。”（《尺园诗草》136页）。《夏日山居杂兴》：“隐隐轻雷雨过余，豆瓜棚下好风徐。晚凉爱听桑麻话，胜读齐民一卷书。”（《尺园诗草》142页）。同年秋主纂宗谱，越四春秋始竣。晚年授徒万善禅寺讲学，主讲长峰书院，门墙桃李，称一时之盛。朱伯康、毛庭植、江若怪、王佩言、梁鹤、林征等皆出其门，或登科捷径，以为大学名教授；或潜

心医学，以为一代名医；或热心教育，以为一代教师。民国十九年（1930）七月二十三日疾终，享年六十岁。原配颜氏，病歿后娶吴氏。子一：莘，字志超；女二：绿蘅、绿蕖。孙三：孝蒙、孝韬、孝珂。孙女四：孝鸿、晓莉、晓芬、好群。

## 二、文学成就

济美勤奋好学，笔耕不倦。自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始，每日必记，数十年如一日，至临终前二日还握管强记。学问渊博，交游较广，秀越之气溢于眉间，被时人称“浙南才子”。为人个性谦和端重，且热心帮助，乡里有忿争事，皆乐于求他排解，虽然疑难大事，也为之冰释，故长幼见之莫不肃然起敬。晚年潜心著作，书目繁多。一、在经学方面。他精心研读经史子集，通《周易》，著有《读左补忘》二卷、《读史补忘》四卷、《遁甲入门》一卷。二、在文字学方面。著有《古字备查》一部。三、在地方史方面。著有《晋山劫灰记》一篇、《豆棚闲话》四卷、《枕边录》一卷、《病足纪谭》二卷、《祖墓考》二卷。其《晋山劫灰记》记载“冯虞廷乱”一段历史，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四、在文学方面。著有《尺园文集》四卷、《尺园诗草》十二卷、《秋树根庐词草》一卷、《秋树根庐联语》一卷、《壬遁入门》一卷。

《尺园诗草》卷一，《树根读秋集》。记自戊子至甲午，即光绪十四年（1888）至二十年（1894），约18岁至24岁所作的诗，录诗51首。卷二、卷三，《则鸣集》。自叙：“自甲午（1894）

以来，所遇苦无佳况，一切穷窘磨折，生死离别、怨恨思慕、歌笑哭泣之端，与夫身世飘零之感喟，人情寒暖之滋味，填塞胸臆，无所倾泻，不得已而假诸诗以鸣。则词虽不雅，抑情有可怜也。”前者乙未至己亥，即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二十五年（1899）25-29岁；后者自庚子至甲辰，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至三十年（1904），30-34岁时作品。卷四，《味间集》。乙巳至癸丑，即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民国二年（1913）35岁-43岁时作品。卷五、六、七，《松海听涛集》。自叙：“余自甲寅（1914）春，接任松门学校事，越丁巳（1917）始辞退，首尾共计四年。时与李商农、王敢民、舒襄甫诸君晨夕盘桓，或小亭话月，或老圃评花，或眺落日于城闉，或观秋涛于海曲，或吊前朝之废垒，或访古寺之残碑。兴至辄吟，吟则诸君必和，固极一时唱酬之乐”。存诗152首，间亦有非松作者，而在松为居多，故名曰：《松海听涛集》。”卷八、九、十，《双湖渔唱集》。自叙：“余家介晋、亚二湖之间，每当小雨初歇，斜阳未收，碧波砥平，游鱼泼刺，携三尺竹竿，坐钓柳阴，意甚适也。兴有所得，辄发吟响，泠然与谷樵陂牧相和答，久之存诗若干首，名曰《双湖渔唱》。”该集三卷，自民国七年戊午（1918）至十四年（1925），48岁至55岁，共录诗166首。卷十一、十二，《长山鸿影集》，记于丙寅至丁卯。民国十五年（1926）至约十六年（1927），56-57岁，存诗81首。卷十三，《石桥舫棹集》。记于戊辰至己巳，即民国17年（1928）至18年（1929）。

自叙：“垂暮饥驱，重耕破砚，一楼闭置，戚戚无惊，惟日与管楮辈同族，借破岑寂。诗皆偶得，题亦无分，拉杂书之，聊以纪一时羁况云尔。”诗集最后一首《自题小影》：“鬓雪髭霜满镜浓，今吾非复故吾容。只馀一点迂疏态，尚觉传神阿堵中。病馀瘦骨耸嶙嶙，万念皆空我即僧<sup>(1)</sup>。惟有吟怀除未尽，一经自忏佛前灯。”（自注：近号瘠禅）。

21世纪其孙毛孝弢，整理遗稿，编有《尺园诗草》一部稿，入录诗560多首，词17首，联146副，并附其父毛莘《七十吟》诗集，录诗71多首。朱伯康、李圆疆、陈武韬题记、序、传略四篇。毛孝弢《尺园居士传》后言：“为不使居士之德行淹没无传，先父曾为居士撰写略传，未竟而病故。今不孝孙孝弢不揣固陋而谨为拜传。”

### 三、《尺园诗草》主题内容

济美生于社会动盪不稳的大混乱时期，身处其境，经历清亡，民国初期军伐混战，民不聊生。据他自述：“所遇苦无佳况，一切穷窘磨折、生死离别、怨恨思慕，歌笑哭泣之端，与夫身世飘零之感喟、人情寒暖之滋味，填塞胸臆无所倾泻，不得已而假诗以鸣。”故其诗题材广泛，情感浓郁。这里仅摘记其有关地方史料的诗篇，以供研究地方史者参研。

（一）灾情诗。光绪二十一年（1895）《大水行》小序：“六月十八日午后，飓风大作，薄暮继以猛雨，至廿一日始息，潮水氾溢，沿海居民淹没甚众，秋稼悉涤荡无存，为作大水行。”

其诗：“六月壬子日方晡，黑云齧天天半铺。太阳欲遁走不及，蓦然裹住光模糊。雨师风伯赫斯怒，空中酣斗声喧呼。雷轰电掣势愈厉，乱走瓦石如飞蛛。排墙倒壁犹未覆，复摧隆栋拔层栌。波涛汹涌心惊颤，端坐屋内疑乘桴。破灶湿薪炊不起，东邻西舍啼乌乌。乾坤几日正昏垫，乘间窃发来天吴。煽动水族三百六，扬鬣鼓鬣纷踟蹰。巨鲸如山更跋扈，吼声直欲摇天枢。卷竖海水高百丈，一时突向平原趋。响若千山齐崩塌，疾若万马争驰驱。大堤云横屹山岳，当之立断如摧枯。既无婆留三千弩，飞涛直射回东隅。又无欃飞三尺剑，跃水斩断蛟龙须。太息中流无砥柱，狂澜倾倒谁能扶。渺弥漫无涯涘，桑田沧海良非诬。此时人命轻一叶，随波逐浪同鸥鳧。浮沉一例葬鱼腹，共罹此劫诚何辜。我闻在昔帝御宇，玉烛调和膏泽濡。海不扬波河水清，五风十雨无差铢。耕田凿井忘帝力，老叟击壤童歌衢，胡为此象竟不再，乃令饥溺如斯乎。郊原萧旷难极目，秋稼涤荡成平芜。健吏努目狞如虎，叩门剥啄催输租。九重天远听难达，吁嗟谁进流民图。”（《尺园诗草》57页）。宣统三年大灾次年饥民满地，他记：“嗷嗷不忍听哀鸿，此日灾荒几处同。万壑波涛无际白，千家血泪可怜红。义浆仁粟号呼急，酒税茶租榷算穷。满目疮痍方待救，神医何处觅雷桐。”民国七年戊午《元日》诗：“世局如棋局，前途愈渺茫，疮痍悲北地，烽火骇南疆。无补身嫌赘，多愁鬓易苍。梅花春酒熟，循例且倾觞。”《阅报纸有感》：阵云密密布南陲，世事真成累卵危。谁

信摘瓜终抱蔓，可怜煮豆竟燃萁。棋当败局难为算，病有良方或可医。何日天心方悔祸，杞忧空惹鬓如丝。（《尺园诗草》150页）。

（二）景观诗。长屿景区：《游石船溪》：“石船溪上踏青游，路转峰回景绝幽。雨后断虹横石涧，云中清磬落僧楼。山描淡翠迎人笑，鸟弄欢声劝客留。生恐小溪奴背重，诗囊风物未全收。”（《尺园诗草》208页）《双门洞题壁》二首：“百尺丹梯蜡屐轻，扑衣松翠雨初晴。看来灵境山如画，到此尘心水共清。古壁藤萝悬夕照，虚坛钟鼓吼雷声。眼前亦有神仙窟，何用崆峒访广成。”“石上题诗扫绿烟，名山小住亦前缘。岩腰云重双扉暗，洞口天空一笠圆。导引谁能参妙诀，邀游我欲挟飞仙。年来已醒黄粱梦，要乞云房授秘诠。”（《尺园诗草》201页）《题长山闻氏楼》：“松翠岚光拥一楼，楼头闲坐恣吟眸。不须更作登临想，四面青山可卧游。”（《尺园诗草》200页）。

《游塘岙》：“随着钟声入洞门，几间精舍倚云根。平生不解香花供，只有新诗献世尊。”“屋上飞泉屋后峰，周围翠竹与青松。夕阳几杵晚钟响，敲破碧山云万重。”“竹舍松房净可居，坐来尘梦觉全虚。三生倘有因缘在，愿借名山与读书。”（《尺园诗草》92页）《道源洞》：“策仗重寻古洞幽，满山红叶雨初收。石潭照影怜人老，尘壁题诗忆旧游。有酒也知仙可学，无缘肯许客常留。黄粱未熟匆匆返，谷口猿声动暮愁。”“古洞绝人迹，白云终日扃。丹炉教鹤守，经卷许鱼听。修竹绿环榻，异花香

满庭。黄粱炊未熟，落日在疏櫺。”（《尺园诗草》215、93页）

松门滨海景区。《松门杂咏》十二首：一、松卫城，“孤城三面抱沧瀛，五百年前此驻兵。日暮甘松寻废垒，怒潮犹自作军声。”二、李超府，“华屋朱门久寂寥，前朝遗迹草萧萧。石狮巷口荒烟里，犹有人家说李超。”三、烈妇洞，“纤手偏能杀两倭，佳人贞义信堪歌。玄坛洞口寻遗石，烈血千年总不磨。”四、砥柱迹，“自向龙山顶上来，天风浩荡海云开。银涛雪浪长千古，谁是中流砥柱才。”五、龙王堂，“天后宫前潮寂寞，龙王堂畔草迷离。百年祠宇归零落，独立斜阳读断碑。”六、仙人床，“希夷去后碧山凉，黄叶苍苔满石床。我欲抱云眼一觉，梦醒只恐有沧桑。”七、仙人足迹，“飞渡蓬山几万重，偶来岩畔驻行踪。神仙倘许人追蹑，愿着芒鞋访赤松。”八、不枯井，“久传中井似中冷，古瓷苔纹面面青。拟向松阴烹石鼎，一瓯闲与补茶经。”九、朝阳洞，“朝阳古洞倚云开，洞口春深满绿苔。试上石楼东去望，海霞红处即蓬莱。”十、东岳庙，“东岳庙中三月暮，年年赛社尽欢腾。嫌他妇女奔忙甚，要看鳌山又看灯。”十一、百岁坊，“熙朝重见岁星游，天语褒嘉宠最优，寿考恩荣能备受，一门佳话足千秋。”十二、萧君碑，“只手居然退寇氛，摩诃神勇冠三军，血腥十丈岩前路，合树丰碑记此勋。”（《尺园诗草》104-105页）。《九日登松门伏龙山炮台》：“景物催人老，秋深菊又开。三年此为客，九日更登台。风劲盘饥隼，涛高吼怒雷。放杯拚一醉，莫动杜陵哀。”（《尺园诗



草》121页)。《松城晚眺》：“秋晴人意爽，向晚试高登。霜陨林如醉，潮回岸欲崩。荒城无雉堞，断港有鱼罾。兴尽归来暝，人家已上灯。”《木屿山》：“几家矮舍住渔徒，半隐垂杨半隐芦。压檐腥风朝趁市，退潮幽火夜张蒲。草蓑竹笠闲生计，蛤港蛭田足岁租，我亦欲吹长笛去，船唇沽酒斫银鲈。”（《尺园诗草》54页）。《游普照寺》：“出郭二三里，古寺白云边。曲径迷黄叶，疏钟度暮烟。地幽常欲暝，树老不知年。到此尘心净，真宜学老禅。”《渡大戢洋》：“布帆直指海东走，寒日苍茫已没西。洪流潏潏渺无涯，一叶扁舟细如韭。人云此是大戢洋，马迹陈钱环左右。善下真成百谷王，岂止云梦吞八九。巨龙吟啸灵鼉鸣，鱼眼光红射牛斗。……”（《尺园诗草》81页）。

县城景观。《秋日登虎山》：曲岭盘盘上，凭临眼界空。潮声冲峡怒，山势抱城雄。绿涨平原黍，黄凋远岸枫。几行斜照里，征雁度西风。（《尺园诗草》109页）。《谒花山九老祠》：“曾读花山九老诗，瓣香今始拜崇祠。思量采取溪毛荐，不若梅花供一枝。”“崇祠新筑接僧楼，风义如君信莫俦。从此溪山倍生色，名贤古佛各千秋。”（《尺园诗草》223页）。

雁荡景区，18首，如《老僧岩》（一名接客僧）：“袈裟拖雨立山前，引我来游送我旋。我笑老僧忙太甚，几时能了世间缘。”《观音洞》：“飞磴盘盘上，来寻不二门。岩扉开玉掌，石阁倚云根。洞邃天常暝，山高佛自尊。寒泉清可掬，我欲洗诗魂。”（《尺园诗草》166、167页）。

(三) 冯虞廷乱记载。民国 16 年冯虞廷率部 200 人进驻白峰晋岙。《九月四日避寇高浦岙》：“当年避寇此山庄，心感元龙借一床。旧日居停还在否？妖氛更比昔时狂。”《旅夜》：“妖雾重重锁不开，家山遥望泪盈腮。生憎社鼠偏为祟，转恐池鱼或受灾。料贼谁如虞诩识，忧时空有杜陵哀。一身蓬转浑天定，何日随风得暂回。”（自注：初避高浦岙，继迁九份、桥下者一月，至十月初二始挈家入城。）《寇退返故里感作》其一：“鸡犬桑麻地，吁嗟一炬空。<sup>(1)</sup>土埋冤血碧，<sup>(2)</sup>风扬劫灰红。民命时危贱，军心贼退雄。何时方悔祸，搔首问苍穹”。（注一：寇退，明日官军进岙，焚毁民舍三百余间，龙王堂、新庵诸处悉成焦土。）其四：“火官怒未已，遗甃及琳宫。劫大天难挽，魔高佛亦穷。壁欹奔乱鼠，梁断卧残虹。欲觅谈禅处，巾瓶一切空。”（自注：慧明禅院，白峰寺，悉被毁。）《祖庙为寇变遭毁》“百年祠宇忽灰尘，再拜遗墟泪渍巾。陟降定知神亦恟，护持自恨力难伸。烝尝冷落悲今日，缔造艰难忆昔人。剩有轩边梅尚在，断墙颓卧不成春。”（《尺园诗草》221-224 页）。

(四) 怀悼念诗。《挽林啸山先生》：“老苏文字老彭年，望见须眉识古贤。诗价尽堪追白傅，家风真不愧逋仙。儿孙产业书千卷，香火因缘石一拳。他日龙门偏信史，儒林遗逸总堪传。”（《尺园诗草 96 页》）。《裴诗藏先生》：“醉来乱洒墨花粗，风卷云驰紫电驱。豪似刘郎狂似李，一枝诗笔占横湖。”《梁铭斋》：“铭斋清瘦类癯仙，同学知名汝最先。山寺听钟春雨夜，

匆匆回首十三年。”《江蓬秋》：“六郎风度自翩翩，同学丛中最少年。莫怪新词工艳绝，生花妙笔本家传。”《颜作舟》：“修文一去几经春，泉下书难寄锦鳞。知否故人憔悴甚，青衫更比昔年贫。”（《尺园诗草》51-52页）《题叶芷湘先生云阳九老图》：“云阳高会日招呼，社散归来不用扶。满面酡红双鬓雪，夕阳画出醉翁图。”（《尺园诗草》86页）《秋晚慧明禅院访道园上人》：“学佛庐山我未能，风尘劳碌倦怀增。年来颇悟空王旨，为爱谈经去访僧。”（《尺园诗草》145页）《挽长姊》：“半生骨肉痛凋零，况复伤心在暮龄，一纸讣来秋惨惨，九泉魂去月冥冥。虽容我诀神先瞽，未见儿妇目不瞑。夜静闭门悲正切，那堪虫响逼人听。”（《尺园诗草》219页）

（五）诗会记述诗。常逢重九均举引诗会，民国七年重九登白峰山。《九月同陈摺甫、张炳文、虞廷浚甫、诸葛卧南、梁达南、家少云、郭五、芹侯登白峰顶上饮酒》：“白峰山高不可仰，屹立东南称雄长。游人尽说白峰高，不知白峰之高曾有几千几百几寻丈。今年重九天气晴，提匏挈榼恣寻赏。言作白峰顶上游，我足未举神先往。一盘复一盘，盘盘如登天。攀萝扞葛相扶牵，纡回屈直上山之巔。岩坳有寺小于巢，疏钟隐隐云外敲。老僧搦仗来揖客，长眉覆睫雪鬓飘。相将小憩维摩室，雀舌茶香暂解渴。商量先饮后游山，大众无言皆欢悦。席间共计十三人，团栾杂坐无主宾。黄鱼紫蟹纷罗陈，醉倾一石梨花春。杯盘狼藉各酣饱，乘兴正可穷幽讨。寺后一峰更削成，亭

亭直欲撑天表。诸君贾勇争先跻，捷似猿猱轻似鸟。甫临绝顶眼界空，庐舍村墟一齐小。大海如匹练，长河如纤縞，远近群峰环列尤奇巧。或如病虎蹲，或如神龙矫；或如骥奔泉，或如蛇伏草。其余千态百状难具名，如矛如戟如屏如盖如幢复如葆。惜无妙手李将军，不然一一临之皆画稿。我有奇句不敢高声吟，只恐上界神灵闻之惊欲倒。……”(《尺园诗草》157页)。

民国八年重九五十人登雪山，其诗：“去年登高白峰顶，今年登高雪峰岭。年年佳节遇重阳，自有山灵走相请。山非去年山，客是今年客。今年客比去年多，一一数之适半百。纡回曲折陟崇冈，如鱼逐队雁成行。寺僧误呼山贼至，汗流奔骇心框攘。……”(《尺园诗草》177-178页)。《九月十九日偕林梅孙、梁达南、张虞廷登红岩饮酒，补作重阳》：“茱萸会已误今年，携酒重登百尺巅。秋色萧疏看渐暮，客怀豪健喜如前。平郊稼熟云横地，大海潮来浪接天。正倚石栏思觅句，数声征雁夕阳边。”(《尺园诗草》184页)。

(六) 奇闻记载。丙辰(民国5年(1916))八月二十夜，农人罗某家有牛产犊，一身二首，自身而分，五官俱备，变异事也。观者如堵，惜旋毙，其家褫其皮藏之。《双头牛歌》：松城农家牛生犊，异胎堕地声震屋。两首歧分一脰连，怪状奇形骇人目。满城顷刻尽譁器，士女争观涌似潮。口张舌桥咸错愕，或疑神物或疑妖。此产从来见未习，吁嗟夭折抑何急。主人欲作奇货居，烂臭皮囊藏什袭。……可惜时无张茂先，千秋只好

留疑狱。”(《尺园诗草》121页)。

#### 四、书法之家

济美学问广博，书画琴棋亦精通有数。书师法颜欧，入二王堂奥，熔汉隶、北碑于一炉，秀逸处不乏刚健之风，韵气俱佳，名播浙南。雁荡及本邑松门、箬横、长屿双门洞、道源洞、净明寺诸地均有题匾题联。在生时终年为索书者应酬不续。亦善画，每假暇挥毫泼墨作画，尤喜兰竹，惜多散失。其子毛莘，继承父风，攻诗文，工书法，雄健老辣。其孙毛孝弢继承家传遗风，是温岭市书法协会会长，书法论述著作颇多，在当代书坛颇有影响。

吴小谦

2007年10月

附录

## 质斋十箴

赵兰丞著

苙自幼服庭训，先君子之教督者无所不至，而予持躬接人之道尤所稔闻，兼之家世儒，素居非市井，所见所闻不为薄俗渐染，故年十六七，此心清明，依然赤子，然质弱多病，先君子以是不忍过为绳检，日课逐荒。甫届弱冠病剧转痊，始事举业，中得一二良师之引掖，文章一道颇能得其端绪，而所如不舍迄未有成。先君弃世以来又兼以家每有所触，此心辄被引去，

所以能不废学，赖家人皆知余懒不相闻问，又得二三知己社文为课，夙业幸未尽芜，而此心常有外驰之虑，且所尤短者莫如不耐事而畏事，此虽病后精神短少所至，亦以幼承先荫於委曲烦琐之虑，阅历既少支持遂难。盖如草生树下未更风霜，愈形荏苒自揣自病，职此之由不自振动，恐日趋於朽腐而不可救药。今已行年三十五矣，先严久背，山陬海??未获明师，时从经书中考验得失，而偶有胶扰动辄易忘，其不忘者往往止於粗得，自检生平盖有数病，静夜愧疚，缀以箴言，父师有灵庶有以发余之蒙锢焉，是则幸甚。

#### 箴多欲

为人多欲，所存者寡。欲不在他，高鹜远跨。  
不一不精，求足不舍。虽从要道，终沦虚假。  
玩物丧志，务博何可。何如求约，闭目静坐。  
然非朽索，能馭六马。戒之戒之，是诚在我。  
胜之以理，毋尚??。

#### 箴多言

道家有云，多言伤气。我以自闲，恐不及义。  
好谈人短，圣贤所弃。好炫已长，造物所忌。  
言学恐誇，言志恐费。默从自特，行以自励。  
世网致密，招尤最易。守之如瓶，载道之器。  
相彼躁人，哓哓何济。

#### 箴多思

圣人论思，再斯可矣。虽曰慎思，无礼则惹。  
事物纷乘，衡之以理。轻重大小，审端为美。

以中为用，以定为礼。无主在心，私决用起。  
首鼠路歧，胎误胡底。多疑速败，毋曰论鄙。  
其流不滞，宜监於水。

#### 箴多惧

赋质偏柔，畏事如虎。薄於视人，高於待我。  
此惑不解，靡然何可。当明此心，成怠戒懦。  
命由天定，人岂能祸。养气必充，集义斯果。  
慎以图终，敬以作所。天地自宽，我胡自苦。  
先事能此，非曰无补。

#### 箴不重

生平至短，莫甚於轻。言轻多失，交轻不深。  
不重不固，圣言所惩。山崩鹿起，大将不惊。  
惟其镇定，可以治兵。物浮必囊，质薄不贞。  
读书求理，贵静贵沉。否若飘风，或如惊尘。  
胡能有得，以赴先民。

#### 箴不诚

人道思诚，敢期合天。去伪去妄，闲邪为先。  
诚则能明，道心闭坚。诚则能动，不断世嫌。  
敦厚履实，葆吾未燃。物我不阂，言行必兼。  
化曲以直，有中无偏。万事根柢，此为近焉。  
反是诈？，取侮召愆。

#### 箴不专

天地之道，不贰不息。慎始图终，审端用力。  
若彼乱丝，纷纭何极。虫虽百足，行止一辙。

见异思迁，仆仆何益。溜胡穿石，射胡贯虱。  
惟真能专，主一无适。毋为难能，心力徒竭。  
舜禹传心，曰惟精一。

#### 箴不恕

终身可行，一言曰恕。矩？衡平，人已一趣。  
责人苛否，反己则喻。人有不能，我毋自誉。  
人有不足，我毋自贵。休恕以诚，行恕以惠。  
立人达人，恕施不匮。道心曰生，私心曰去。  
小而用之，平争解恚。

#### 箴无节

竹自中虚，有节能固。本大末小，自然之数。  
圆而不流，通而无罅。人道亦然，各有仪度。  
毋为不及，亦无太过。此非易言，随时自课。  
立节之始，曰惟守素。究节之终，曰毋堰助。  
不节则嗟，先平喜怒。

#### 箴无恒

欲作巫医，不可无恒。常德或忒，人造何能。  
阴阳寒暑，相继相承。风飘雨暴，崇进是臻。  
不久其道，德胡以增。不恒其德，业胡以精。  
相彼二？，西下东升。终古不易，气化日蒸。  
取以为学，日渐而凝。



## 晋山劫灰记

毛济美著

温邑凭山阻海，民风强悍，无业之徒，生计穷蹙，辄以劫人越货为事，而濒海诸处尤为若辈发源地。近数十年，旋灭旋起，未尝或绝，然未有如今岁之甚也。去冬，革军入浙，一时假名号，树旗帜，募兵响应，官兴勃勃者，纷然如蝗。今年二月，海防司令王俊，檄各邑警备队及新募兵，齐集海门候编，届时一律缴械、遣散。若辈为官不成，转而为盗，亦时势所造然也。冯某者，东乡横河庄人。业此道于海上有年矣。势力雄强，为诸匪长。至是益出其所获贖，购械弹，缮垣墉，招集党羽，为自卫计。七月间，驻台第五团派省防军二连围其宅。时在冯侧者仅十余匪，负隅固守，官兵不敢近，卒伤一连长，死一排长及兵士数人。冯以孤守非计，乘胜突围出。官军怒毁其巢。自是居无定所。既思孤立无助，不足以抗官军也。时黄邑匪魁王晓云啸聚黄茅山，冯遣使往说合作。王乃率众就冯，合计得众二百余人，势乃大振。前警备队管带陈朝杰，罢职居海门，自以驻温十余载，洞悉匪情，请于团部，愿往剿。团长许之，畀兵二连。匪侦知之，虑近地无险可守，瞰富室徐赞尧家

建筑甚固，于是先往占其宅以待陈。陈至兵分三处，为犄角势，而与战。匪数挑之，陈坚壁不出，相持十余日。地绅某某等，恐波及，以利害说冯他徙。冯素受其卵翼，勿敢违。乃于九月初三夜，悉众遁亚湖堂。初四日拂晓，入晋岙，佔踞双湖学校及夏王庙。而一场惨剧遂移幕于我湖山秀美之区矣。

当匪突至，居民惶骇，纷纷逃避。殷裕之家惟自索供粮食，余亦无所扰。初六夜往围塘下保卫团，缴其械，并掳团总张爽秋、教练员方寅归。初七日，陈军踵至，分三路进攻，一从漳湾坑入南山；一从半洋堂窥枫门岭。陈自率大队驻亚湖堂，居中指挥，轰以巨炮。匪凶悍异常，直薄亚湖桥。时官军南路已败，死兵士十余人。北路又阻，不得进。陈见势危，乃引队先退，军无斗志，遂溃。诸小匪在外者，闻官军败，半路截击，追十余里，擒排长黄祥庚及兵士三人，枪毙之。陈收溃军返中徐，愤甚，以冯、王二匪鸷悍不易与，思击小匪以雪此耻。复遣军至后峰，与匪遇，激战良久。冯、王闻之，率党驰援，弹毙兵士二人，生擒一人。自是益笑官军为儿戏，而官军之畏匪亦正如司马仲达之畏蜀焉。匪既屡取官军，势益张，远近喂酒米羊豕者络绎于途。即自命为衣冠中人，亦纷纷然投名刺入谒，以一接见为荣。而一般伺颜色效奔走者，更不可俛指数，固俨然一南面王也。

会王匪为泽国保卫团所给，擒送海门团部正法。王晓勇善战，当者输或辄靡。冯甚痛惜之，如断左臂。时沿海小股蜂起

称头目者数十人。冯悉笼络之，使各附己，以壮声势。而诸匪亦乐得假其威，四出绑票，虽仅温饱之家，皆不得免。东南二乡，几无一寸干净地矣。

海寇葛梅五，亦一时之雄。冯既失王，复与葛结纳，迎入岙内，以为己助。复以晋岙地势山岩险可守，欲为久驻计，乃筑炮台于阴山岭，以遏县城之兵。凤凰山、慧明寺、雪山寺、白峰山、红岩背、山后洪诸处，皆分兵扼守。官河自天幸桥西南至石岩头，桥梁尽行拆毁。惟留亚湖，牛头屿二桥，以通出入。桥上树栅门，派人防守。河岸掘濠沟、筑土垒，以为应战之需，设备甚严密也。事闻于省当道，特委林显扬为台属剿匪指挥官、兼第五团团团长。林调集省防军三营，带有机枪、迫击炮，分驻桥下、箬横、新河、雨伞庙等处。而自于十月十七日蒞城，召集绅商各界，会议剿抚事宜。有巨绅数人，素与冯昵，极力主抚，因反对者多，事遂决裂。廿三日，下令进剿，四面围攻。一从桥下攻入山后洪；一从李婆桥攻入白峰山；一从消溪，一从花心，合攻阴山岭炮台；一从象狮岙攻凤凰山、雪山寺诸处。

乃省防军未到，而白峰山、凤凰山、慧明寺、雪山寺等匪百数十人，先从亚湖、牛头屿两桥出走。省军见匪已去，乃至北山下新庵，纵烧民房一百余间，回至夏王庙、慧明寺、将匪遗食米、被褥等满载而去。消溪、花心之兵，仅于隔山发炮数响，并未命中，至晚亦退。惟山后洪一路，攻击甚烈，自晨至

午，枪声不绝，击毙匪魁葛梅五，并匪徒二十余人，余皆逸去。时冯匪尚有其党三十余人，困守炮台。既见省防军尽退，夜间，将子弹及贵重物装载，从容返东乡。

是役也，省防军之数，三倍于匪，兵器之精，又非匪所能及。布置得宜，自可一网打尽，为民除害。乃亚湖为一咽喉之地，并不驻守一兵，听其出入自如。匪魁冯某困守阴山岭炮台，正笼中之鸟，釜底之鱼耳。乃又撤退全军，开其生路，惜哉！

廿四日，省防军复入岙内，焚毁龙王堂、馒头山、后岭头、山后洪诸处民房，合计新庵、北山下共计四百间左右。粮食、衣被牲畜、器皿无算。其余公所及毛氏宗祠，即双湖学校、梅边轩、汇善堂、夏王庙、杨府庙、聚福堂、慧明寺、白峰寺等亦不下百数十间。烈焰腾空，历数昼夜未熄，呜呼，惨矣！

论者谓，陈之剿匪也，只从口外进攻，而山路无兵夹击，故贼得以一意向前，而无后顾之忧。林之剿匪也，只从山路袭击，而口外无兵堵截，故贼得以从容远扬，而无坐困之危。陈之失，在于玩；林之失，近于纵。其误事一也。嗟乎！食肉者鄙，未能远谋。（此文约记于民国十七年）

# 国际名人——曹文彦教授

曹子绍

曹文彦教授(1908-1989),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农历正月初一戌时诞生于温岭县(旧称太平县)岙环所。岙环原称隘顽,因地隘俗顽之故,显得有欠文雅,所以改为岙环。但现在的地形图上,从岙环到石塘这一片辽阔的海域仍注隘顽湾。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岙环建千户所,筑城周围长五里三十步高二丈余,记得我小时人们仍称“岙环所街”,这一堵土城还完整的存在,现在只能从岙环小学的后面直到涉金山顶,仍有这道土城的遗迹。叔父出生时我家还是非常贫寒的。

叔父六岁时(1914年)到大伯公朗轩公创办的岙环国民小学就读。说到这所小学,值得一提的是朗轩公热情办学的无私奉献精神。他一开始在自家设立私塾请了一个秀才来教曹族和亲戚子弟的书,后来学生越来越多,私塾已经容不下那么多人了,他带领一帮敢作敢为的乡亲,把城隍庙后大殿的泥塑土雕佛像推倒,建立了岙环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国民小学。我家距小学不过百米之远,叔父为了专心向学,在征得祖父母同意后,寄宿在上学校内达两年之久,大有古寺挑灯夜读经的味况。在智力和文才方面都表现出与常童各异,能过目成诵,深得业师林穆仲秀才的钟爱。九岁时并师讲授《四书》,每次都由叔父先向学生讲解几个章节,然后由先生纠正讲错之处加以补充,

这样一来使叔父对古汉语产生浓厚的兴趣，其造诣也大有进益，业师情不自禁地赞叹道：曹氏子弟一人而已！所以祖父于一九一九年叔父初小毕业后，毅然决然送他去杭州，进入杭州师范学模范高小就读。在冬季大考时，每门功课都得最高分，名列全班第一。此时杭州正闹学潮，秩序很乱，寒假后转入美国浸礼教会所办的惠兰中学高小就读。此时在校的一切费用均由时任于潜县警察所长的大伯父文彬供给。

一九二四年旧制高小毕业获第一名，保升惠兰新制高中部。四年后的一九二六年又获惠兰中学高中部毕业后第一名，并因品学兼优获奖学金，保升到上海沪江大学。读完沪大二后，叔父深感教会学校的教育从各方面来看都不符合我国社会的需要同时校方所定的学费和其他费用都非常高，远非我们这些寒门家庭负担得了的。因此叔父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离去沪江大学，于一九二八年秋投考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政法系幸获录取。一九三〇年春，叔父应浙江省第三届县长考试，在一千多名报名应试者中，录取原 16 名，最后面试剔除 3 名，仅取 13 名，以第五名的成绩录取，时年仅二十二岁。据说当时的省主席对叔父的才华十分赏识，但又觉得太年轻了，到地方上去当县长独当一面有点稚嫩。所以留他在省府内任一名相当于县长职务的科长。

一九三三年中央举行第二届高等考试，这是民国以来厉行考试取士最认真最严格最隆重的一次考试，录取名额冻结在一

百数字之内，其中外交官 5 名。叔父自小就有壮游的愿望，决定参加外交官、领事官的考试，竟然在三四百名的考生中名列外交官、领事官榜首。一九三六年五月间，被奉派为驻澳洲雪梨(悉尼)总领馆副领事，时年才二十有八。一九三九年奉命在澳洲的维多利亚首府美尔本(墨尔本)设立领事馆办事处升任为主任，直到一九四二年。在任内为揭发倭寇的残暴与宣扬抗战的正义，著有《太平洋两民主国——中华与澳洲》，此书畅销一时颇得好评。一九四二年世界大战已达鼎沸阶段，印度洋战局更趋严重，日本已侵占了两洋群岛和中印半岛，叔父奉命赴西澳首府波史开设领事馆办事处升任领事。那时有中国船员千余人，因在上海与外国轮船公司签约时待遇极低，向领事馆请求援助，叔父为他们向外国轮船公司交涉，据理力争，最后照国际标准改善待遇。一部分不愿续签合约的，叔父为他们设法安置，成立劳工营，参加战事生产工作。在工作之余著有《中国之宪政》一书，十五万言，后来由美尔钵大学出版，为该大学丛书之一。

一九四三年印度民族领袖甘地为争取印度独立而进行绝食斗争，叔父出于民族自决是盟邦作战的最高原则而加旨中印民族的睦谊，是我国奉行的国策。在一次公开的演讲中发表了同情支持甘地的言论，不料英国政府以此事向我外交部提出抗议，当时支持我最力是情报局局长邵敏麟。中国当局者却俯首贴耳于英帝国之前，一九四四年夏间召叔父回到战时首都重

庆。当时外交部当家的是吴国桢政次，他要求所有回重庆的驻外交官员各写一篇驻外经历及对驻地的观感，限期交卷。不久他接见了叔父，直截了当地说：“你在澳洲成绩好，这篇文章也好”。并加强语气说：“很好，最好！”就这样被奉派为外交部情报科第一科长。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外交部计划编一部英文中国年鉴为对外宣传之需，叔父被委任为该书的总编辑。当时正处战争之中，财力人力都十分奇缺，接受这样一份苦差实际是一种残酷的折磨，也是对一个人意志的挑战。但这本包括罗万象一千一百六十余页，八十多万字的《中国年鉴》终于在一九四六年的上海出版。同年十月十日政府因叔父在抗战期间卓著功绩，颁胜利勋章一座，以示奖励。在外交署同仁中获颁胜利勋章者不过四十余人。

一九四六年因董霖推荐，任组织部专门委员兼英文秘书，地位远在秘书之上，同时还要兼南京法商学院教授。在此期间，结交了名闻世界的法学权威、美国法学界泰斗、曾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二十年的庞德博士。那时他 76 岁，应聘为司法行政部顾问，偕夫人寓南京国际联欢社，司法行政部因他不懂中文，又很少与外界接触，而部方亦无适当的人员可与交谈，故要我前往访问。我面呈所著英文《中国之宪政》。一见如故，他读后对中国法律的时代背景有相当认识，因此讲了赞语。此后两年常相聚，杯酒言欢，有相见恨晚之概。1948 年初冬局势



日趋紧急，有铜驼荆棘的予感。故辞去公教两职，离京赴沪。事先走访庞德见他仍埋头写作。即对他说不必写了，快准备回美国。这如晴天霹雳不知所措，后来帮助他两位老人在上海部署一切，并送他们到船上，殷勤道别。

一九四九年四月间飞抵台湾，任台湾大学文学院外交系教授，1950年应律师考试经检核及格，颁给及格证书。同时在庞德的举荐下，应聘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法学院研究员、并核给研究经费。

一九五一年美国国务院邀请台湾五名教授赴美交流，叔父受教育部的推荐为其中之一。九月间到达柏克来专攻法理学博士学位。一九五三年六月毕业，论文是《罪刑新论》十二万字，经指导教授通过，并经口试及格颁给毕业证书(见影印件1)。这是该学院二十多年授予唯一的法理学博士学位为叔父荣幸所获。毕业典礼后立即回台湾，任台湾大学法学院英美法教授。

一九五四年受任为教育部国际文化教育事业处处长，仍兼台大教授。一九五五年受聘为东吴法学院院长。一九五七年奉派去美国文化参事，负责设立文化参事处，到一九六三年止长达六年，其间写了《中国习惯法中的公平原理》和《法学泰斗庞德先生九二寿诞献辞》在台湾各报章发表。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七年在美国任印地安那及时附近任中国文化教授，在三年内连得太湖区独立学院联合会1965及1966年两年奖金，并写了一篇《从习惯法到实体法看中国的家庭》的论文。

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四年任塔尼西州美里冈学院东亚学教授,在七年内写了很多论文在报章上发表,特别有价值两篇,一篇是《匈奴的边患与汉力的扩展》的论文。所得的报酬是美国哲学学会颁给相当可观的奖金,该文选载于中国历史第二卷。另有一篇文章是一九七〇年四月在印地安那的演讲稿,经国会议员奎论提请国会通过,刊载于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九日的国会议事记录之中,这是件非常荣光的事。己酉(1969)元春独度诞辰赋诗:风雨楼头百劫身,无花无酒度元春。涂龟曳尾消沉甚,蚺螭蹉跎屈未伸。苦读不知三更冷,高歌难洗十年尘。且燃红烛消长夜,为有青辉照远人。

他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积极促成家乡岙环宗族纂修宗谱,当编修时他给该谱写了《温岭岙环曹氏重修宗谱序》,序称:“家有谱犹同国有史,国无史千年如长夜;家无谱也是如此。国可亡,史不可亡。日本占据台湾五十年,学校禁读中国史,目的要使台湾人数典忘祖,甘为训奴。可是只要历史存在,国家难亡,领土虽失,但有重光收复的一日。就宗谱而言,主要是为了要崇本原始。故上溯于千百年之前的祖先,以明血胤的根源。为了要绵延繁衍,故记载千百为子孙历世相承情况,以见今日的兴盛,并昭示前景的光明。历世有杰出的先辈,还要记载他们的德行与志业,不仅光耀宗族,且可示范后辈。”他回顾了曹氏历史之后,又提出修谱要遵守要旨:“补、遗、疑、缺”四字,使宗谱“成为一部真实可靠的记录。”并指出:“最后我

还要特别指出，宗谱在历史上对国家的贡献，以及今后它对人类社会的价值，以彰明我们这次编辑宗谱的重大意义。”首先他从历史上阐述，其次对人类社会的价值。他说：“我们华夏民族在四千数百年的历史，虽屡遭外患，两度亡国，但在这太空时代，仍能矗立於世，不与其他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同遭消灭的命运。主要原因实爱吾民族有认同的文化、有认同的血胤，使它能容纳吸收与它相处的其他民族，而不为他族所容纳。关于这一点，我们不能不归功於宗谱。试以五胡乱华一段历史来证明。五胡乱华，自西历 311 年至 581 年，历经 270 年之久。沦於胡蹄之下广大民众，都靠宗谱为认同的工具，使历代子孙得与血胤相通的民族凝结在一起，维持他们固有的文化传统於不垂。反观胡人，他们的组织原是部落组织，他们的经济原是游牧经济，有许多原没有姓氏，根本谈不到宗谱。当胡人乱华势炎极盛的时候，产生了拓拔，建立了元魏，亦称北魏(西历 236 年至 534 年)奄有华北 148 年之久。但拓拔王室都接受被征服者的文化，改拓拔为元或长孙，而胡人子孙既无宗谱，又与汉人通婚，而改姓汉化更甚。故一旦元魏覆亡，拓拔王朝即成为一个历史的脚注，拓拔血胤且为华夏大血胤所吸收、而融化。因此可证华夏民族因有宗谱才经得起历史严重考验。”

他又说：“其次，我还要强调宗谱，今后对人类社会的价值。我华夏民族自远古，即有宗谱，在一百年之前，可以说每

一个家族必有一谱，每一男子必登入谱内，按照家法家族的习惯法，谱上除名是最严厉的处罚。相当於西洋教会，尤其天主教的驱逐出教，或排除教籍。”“但自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1840年至1842年)还，外祸内乱，交相煎迫，在这衰微艰危的情势之下，农村经济渐趋凋残，家族组织亦为之解体。因此，宗谱的修辑就无暇过问了，尤其当“五四”运动风起云涌，高呼“打倒孔家店”的时候，竟亦在打倒之列。宗谱难未完全打倒，但因长期失修都已僵化。七八十年来如果对全国知识阶级考问他们的氏族的根源，相信一万人中难得有一人能够给你一个确定的回答，非知识阶段更毋待言。原因很简单，他们都与宗谱脱节，有许多根本不知宗谱为何物。近十年来在西洋，尤其在美国，我国的宗谱与方志都成为华学研究中国旧社会的第一手资料，简直与甲骨文同样看待了。其实宗谱不是古董，它是一部有关家庭成员活生生的记录。它对人类社会的真正价值，可从两个不同的观点来视察。第一、从家族每一个成员的观点，看宗谱的价值。个人的生命，数十寒暑为时极，暂充其量不满百岁，如果人生在世，完全为了个别单独的存在。那么大限一列生命即告结束，不管生前如何荣华富贵、轰轰烈烈，都不过是一场春梦。但在宗谱里他是宗族的成员，因此他的生命不仅是他个人单独的生命。他生命的起点不只是他出生的时辰，因凭宗谱他可向上追溯血胤於千百年之前的祖先，他的生命的终点也不只是最后呼吸那一刻，因为凭宗谱他也可向下绵

延血胤於千百年以后的子孙，而至於无穷。这种永生观岂不象之一而已。事实上整个社会加速支离割裂而趋於分崩离折，社会学者称此现象为永恒社会。几乎每一个人是杨朱的信徒，人各为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在乡区，正如老子所说：“鸡鸣犬吠闻，而老死不相往来。”在城市，左邻右舍咫尺天涯，各不相干。这种小我自了的风气遍及全球，长此以往人类的品质，必日渐低劣，社会的远景就不堪问了。因此人必须有捐小我为大我的意识，融私利於公益的理想，才能提高他们的自己的品质。才能使社会臻於一个康乐共存的境界。我深信宗谱价值即在这个理想之中一部活的宗谱，必能具有凝结族人的力量。因血胤的认同加深亲族间的睦谊。进一步又因有亲族的组织产生有关集体的权利，为了这个集体的权益，族人间就会兴起各献所有与所能的正义感。这种化小我为大我，融私利於公益的精神，正是当前社会病态对症治疗的良药。但愿我曹氏这次在温岭一偶修辑宗谱，能发生示范作用，导致普遍修辑运动，使全国各宗族都能上溯列祖列宗於数千年之前，领会到这个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民族原出於同一根源。这样浩浩荡荡大规模的民族认同运动，必将振憾天地，光耀人环。同时我也愿望全国各地都因血胤的认同而产生家族组织族人间，并能培育为群益奉献所有与所能的精神。这样我曹氏这次修谱，就有更深长的意义。”

一九七四年秋在美退休，同年九月至一九七七年一月任台

北中国文化大学西洋文学研究所主任、兼英文研究组主任，兼任律师，任三届考试院试典委员。一九八五年美国加州法学院鉴于自一九五三年取得法理学博士学位后，在学术外交及文化事来上的卓越成就贡献特颁奖状以资嘉饰。

一九八九年八月突发高血压与世长辞，终年八十一岁。他的简略在美国见《美国学者名人录》，在台湾见《当代名人录》，在日本见《支那近代名人录》。

曹教授曾荣任台北市温岭同乡会首届理事长

(本文根据曹文彦回忆《爷爷与我》一文(刊于《曹氏宗谱》2006年，114-161页)改写。)

# 著名数学家柯召

白苏华

柯召，(1910-2003)字惠棠，数论专家。在数论、组合论、代数等领域有杰出成果；对我国数学事业，特别是对四川的数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曾任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数学会名誉理事长、四川省科协名誉主席、四川大学名誉校长、一级教授。

## (一)

1910年4月12日，柯召出生于浙江温岭的一个平民家庭。父亲柯伯存在当地一家布店里作店员。母亲骆明是家庭妇女。家中收入平平，尚可度日。柯召5岁那年，父亲便开始教他读书识字，训教甚严。1921年柯召11岁时，本已可升中学，父亲见他年龄尚小，便让他念了1年私塾。他良好的古文素养便是从这时开始逐渐打下基础的。

当时，有一位名叫萧仲劼的同乡在杭州安定中学任教，父亲考虑到这个学校好，又有人关照，于是，1922年，刚满12岁的柯召便离家数百里到了杭州安定中学就读。杭州是有名的文化古城，求学的好地方。学校里良好的学习环境、浓厚的知识氛围，引起了极大的兴趣。课余假日，同学们出去远足施行时，他总是留下来读书，思考数学问题，倒也自得其乐。安

定中学的水准甚高，柯召在这里勤奋地学了4个年头，基础打得极为扎实。

1930年，柯召在厦大数学系学满两年后，决定要到条件更好的清华大学去。为筹措学费，他教了1年中学，次年通过考试转学到清华大学算学系。当时，系里的教授有熊庆来、孙光远、杨武之、郑桐荪等，和柯召一起听课的有陈省身、华罗庚、吴大任和许宝騄。华是系上的职员，陈和吴是研究生，柯和许是本科生。后来，他们5人都成了数学名家，足见清华教育质量之高。熊庆来知道柯召家境不好，便安排他改微积分作业本，每月报酬20元。那时伙食每月大约5元就足够了，这使他免去衣食之忧，得以安心求学。在厦门大学时，柯召曾改过化学系学生卢嘉锡（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化学家）的作业。后来他们在一起叙旧时，卢嘉锡还以此为据，称自己是学生。

1933年，柯召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清华的淘汰率极高，毕业时仅剩他和许宝騄两人，而且他们都是从三年级转学来的。同届从一年级入学的30多名学生，不是留级便是淘汰了。其实，柯召有侥幸之处，在清华，体育课由著名的马约翰教授严格把关，游泳不及格是不能毕业的。柯召不爱运动，更不会游泳，实难闯过这一关。好在他是从三年级转学来的，已经没有体育课，否则毕业时定会遇到麻烦。

在清华，老师和同窗都是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他们朝夕相处，不仅学识上大有进步，生活也很充实。学余时，柯召常



到杨武之家中下围棋，屡局不倦。杨是芝加哥大学博士，专长数论。柯召和华罗庚都受他指导，又有共同爱好，师生情谊尤深。

1933年，柯召毕业后应姜立夫聘请，到天津南开大学数学系任助教。那里南开数学系只有他一个助教，任务甚重。他担任过复变函数、实变函数和理论力学等多门课程。不过，助教的待遇也颇丰，每月80元，第二年又升到每月100元。

1935年，柯召考上了中英庚款的公费留学生。同时考上的有毕业于中山大学的李华宗，后来他们成了好朋友。柯召的同学许宝騄虽然成绩合格，却因体重不够而落榜，于第二年才考上。主管部门原拟派柯召赴剑桥大学深造，后来应他的要求改派到曼彻斯特大学，因为那里的教授才适合他的研究方向。李华宗则被派往爱丁堡大学学习微分几何。

柯召的导师是著名数学家莫德尔(Mordell)。入学时，他问了柯召的一些基本情况，柯召据实以答，并把在清华时写的论文给他看。莫德尔看后很满意，便同意接收，还把学习年限定为两年(按规定，一般为三年)。莫德尔给柯召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关于闵可夫斯基猜测”。柯召专心琢磨了整整一周，毫无头绪，他便去见老师，说没有找到办法。莫德尔笑笑对他说：“这个问题我搞了三年都没有解决”，并向正在他办公室的一位力学教授解释道，“年轻人也许有新的想法”。其实，莫德尔本人便是世界知名的解题高手，攻克过很多难题，“闵可夫

斯基猜测”的难度可想而知。他这样做是表明对这位中国学寄予的厚望。两个月后，柯召完成了一篇很有创见的研究论文。莫德尔看了之后评价甚高，告诉柯说：“行了，你的博士论文已可通过。不过，按制度你还要两年以后才能毕业。”他还让柯召到伦敦数学会去报告过这篇论文。在此之前，还没有中国人登过伦敦数学会的讲台，当时听众惊奇地说：“中国人！中国人！”著名数学家哈代(Hardy)也在座，对此印象很深。后来哈代在主持柯召的博士论文答辩时对他说道：“你已经作过报告了，很好！很好！”就这样，柯召于1937年获得了博士学位。

在曼彻斯特大学的3年，是柯召求学的黄金时代，为他毕生从事数学研究与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间，他在《数论学报》、《牛津数学季刊》、《伦敦数学会杂志》、《伦敦数学会报》等著名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出色的论文。半个世纪后，1990年，美国一位数学家斯勒因(J.A.Sloane)读了柯召当时的论文之后大为赞叹，说他“很惊异中国人那么早就作出了巨大的成就”。他曾带信向柯召致意：“我拜读了您1938年关于二次型的大作，棒极了！”

当时，在曼彻斯特大学聚集了一批数论新秀，他们当中除柯召外，还有爱尔特希(Erdos)、德范波特(Davenport)、马勒(Mahler)等人，后来都成了著名的数学家。他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大家在一起研究问题，一起到老师家中玩桥牌，师生们情谊深厚。这一段美好的日子，柯召至今难忘。柯召与爱尔特希

的交谊尤深，两人共探讨过许多重要问题，合写过多篇重要论文，至今传为佳话。1960年，爱尔特希来中国访问，由柯召接待，老朋友再度合作，共同研究了组合论中的“交集问题”。工作接近完成时，爱尔特希便回英国了。爱尔特希回国后又和拉多(R. Rado)谈起这篇论文，并经拉多修改后于1961年联名发表，这就是著名的“爱尔特希-柯—拉多(Erdos-Ko-Rado)定理”。国际数学界对此工作评价很高，视为组合论中的经典结论，引用该文的文献百余篇之多。

## (二)

1938年，柯召谢绝了导师莫德尔的一再挽留，怀着拳拳报国之心，毅然回到正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祖国。按照中央庚款董事会的安排，他和李华宗不约而同地来到成都，在四川大学任教。当时川大理学院院长是留学德国哥廷根大学的魏嗣銮博士。魏也是川大数学系的创建人之一，他多方延聘学有成就的留学生来校任教。抗战时期，四川的条件虽差，但毕竟在大后方，还可以办学育才，十分难得。后来，李国平、吴大任、曾远荣等优秀学者，也相继到了川大。

1939年，柯召到川大第二年的暑期，便接任数学系主任。这时川大为躲避敌机空袭，由成都迁往峨嵋，条件更为艰苦。对于这些，柯召并不在意。他主持数学系工作之后，很注意科研工作和学生能力的培养，认为这样才能培养出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他一方面去函英国邀请他的同学马勒来校任教，马勒接

受了好友的邀请，可惜因欧战爆发，交通中断，未能成行。不过学术讨论倒是搞起来了。在川大校史上有这样一段记载：“1938-1942年在峨嵋期间，数学系每周设专题研究课，召集全系师生作集体研究，各人阐述自己的研究心得，共同讨论。这种专题研究十分有吸引力，有时学生变成先生，站在讲台上边写边讲，而教师则和同学一起静坐听讲……它造就了一批在数学上锐进不已的人才。”这个专题研究课便是柯召发起的，参加的老师有李国平、李华宗等人，学生有朱福祖、王媛旃等人。柯和李华宗合作的关于矩阵代数的论文，就是这个研究课的产物。朱福祖后来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在数论、二次型研究中颇有建树。王媛旃不幸英年早逝。

1949年前后，柯召到重庆大学任教。当时物介暴涨，货币贬值，生活非常清苦。本来他回国时手中尚有一些外币，那是在英国时从生活费中节省下来的。但早已兑换给商务印书馆，用于向国外购买纸张印刷教科书了。到了生活紧张时，兑换来的法币大大贬值，没什么用处了。当时，柯召已经很有名气，聘请他讲课的学校甚多。他曾在重庆蜀都中学等校兼课。重庆是山城，出门非坡即坎，交通委膺方便。柯召放开奔跑赶课，劳累不堪，所得也只能勉强糊口。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柯召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1949至1950年，重庆大学曾设立过数学研究所，柯召出任所长，导师有胡坤陞等人，还招有研究生。

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柯召调回四川大学作教授，先后担

任过教务长、副校长、校长、数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务。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他连续当选为第一到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院士)，还担任过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这样高的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表明了人民对柯召的信任，也给了他充分施展才华的条件。多年来他卓有成效地抓了好几个方面的重要工作：深入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发展应用数学，培育一批高水平的人才，从而建成一支高水平的数学教育与研究的队伍。

关于理论研究，柯召带领了一批学生在矩阵代数、不定方程、二次型等方面作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据统计，1956至1985年，我国学者发表的上述领域的研究论文中，有90%左右是柯召和他的学生完成的，其中特别突出的有陆文燧、孙琦、魏万迪、谢盛刚、李德琅等。川大成了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心。《四川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成了这一领域研究人员不可缺少的刊物。20世纪60年代以后，柯召的学生陈重穆等人对于群的构造理论取得了系统的成果。10年后，陈所在的西南师范大学逐步成长为国内的群论研究中心之一。70年代以来，柯召和他的学生魏万迪等人在组合数学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川大的组合论研究迅速进入国内先进水平。同时，柯召和他的学生孙琦等人，在数论及其应用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孙琦等人在涉及计算机快速算法的数论变换理论，以及数论在密码学中的应用方面，都有受到国内外重视的重要成果。

川大在 80 年代培养的数论研究生，不少已成为新一代的优秀数学人才。其中，特别突出的如万大庆，他在数论和算术代数几何方面的研究已达国际前沿水平。此外，柯召对川大的拓扑学等基础理论研究方向，也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关注。

柯召很重视数学的应用工作。早在 50 年代初期，他在川大就提出要发展微分方程、概率统计和计算数学这三个有重要应用的数学分支。1954 至 1956 年，川大数学系派出一批青年教师到中国科学院等处进修这三个方向。稍后，又派人到苏联去进修偏微分方程和力学等。柯召的学生陆文端在数论研究中本已经很有成就，也就是在那时转行去搞微分方程的。由于这些有组织的扶持，60 年代以来，川大乃至四川省的应用数学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在泛函分析与控制论的数学理论、偏微分方程和计算数学等方面的发展速度较快。

柯召自己也参加了数学的应用与普及工作。在四川，他首先提倡宣传和推广优选法。1972 年至 1973 年，他不辞劳苦地同一些中青年教师一道，到四川的泸州、广元、峨嵋、成都等地去推广优选法，举办讲座。80 年代，他又带领川大数学论组的教师从事国防应用数学的研究，为现代化服务，取得了丰硕成果。

柯召认为：“大学的设备不如师资重要，西南联大就是证明。它的设备不行，但还是培养了杨振宇、李政道等多位杰出学者，其原因就是联大的师资力量很强。”因此，他十分热心于培育人才，提携精英，意在建立一支高水平的数学教学与研

究队伍。50年代以来，柯召培养了许多学生，如今都成了我国数学研究队伍中的骨干力量。1955年，柯召曾要求把数学系一位成绩特别优异的毕业生留下来，但未能如愿，对此他至今仍感遗憾。“文化大革命”后恢复教师职称时，柯召力主唯才是举，反对论资排辈。在他的坚持下，数学系率先评出了四位年轻的副教授。对此当时非议甚多，但事实证明柯召的意见是正确的。后来这四人都很快地成了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研究成果突出。

柯召担任川大校长期间曾说过：“检查一个大学的工作，我就看校长办公会议的记录和学校的学报。”事实上，前者真实地反映了学校领导的管理与决策水平，后者真实地反映了学校的学术水平，这种检查抓住了关键，远比听取准备好的汇报要可信得多。这说明柯召在办学方面确有不凡的见解。

### (三)

学生时代受到的良好教育和长年不倦的科学生涯，陶冶了柯召的性格和生活情趣。对待学术问题，柯召向来是十分认真的。学成回国后，无论条件怎样困难，他都没有放松理论研究工作。政治运动中他往往因此受指责，说他的理论研究脱离实际，不重视应用等等。但这丝毫没有动摇他的观点和信念。1978年，有一次在谈到基础理论研究时，他曾说过：“我从来都是理直气壮的。”他担负有重要的社会工作和行政职务，却能在学术研究上不断作出成果，实非易事。柯召非常善于利用时间。1974年，柯召在街上被自行车撞伤了，卧床将近两个月。他在

川大首次开出的组合论课程的讲义，就是养伤期间在病榻上编写的。

休息时，柯召特别喜欢动脑筋的活动，爱好围棋和桥牌，算得上业余高手。他的棋友中有中国围棋协会的名誉会长廖井丹，以及知识界的许多围棋爱好者。

柯召爱好古典文学，有时用诗词来表达他对科学研究的深刻体会。他喜欢袁枚的一首诗：“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柯召说，对科学研究确有此种境界，肯下功夫，总会有收获。灵感来源于刻苦，能灵活运用，可以得出很好的结果。柯召写得一手好字，临写过怀素的《自叙贴》。

#### (四)

我国有不少学生学成归国后，或因经历坎坷，或因条件限制，便停止了研究活动。而柯召归国后的数十年，始终奋进不已，不断地探索新问题，发表新的研究成果。所以他总能站在学科领域前沿，犹如钱塘江上的弄潮儿，总是站在潮头上一样。

从30年代到80年代，柯召在国内外共发表了上百篇卓有创见的论文。其中不少论文从结果到方法在国际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柯召是一位优秀的教师。数十年来，他热心数学教育事业，开设过微积分、方程式论、高等代数、群论、复变函数、高等几何、微分方程、数论、三角和、矩阵论、组合论等课程。柯召对待教学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讲课十分生动，富有启



发性，深受学生欢迎。建国初期，他翻译出版了苏联著名数学家库洛什(A. .Kypo )的《高等代数》、马力茨夫(A. . )的《线性代数学》、甘特马赫尔( .P. . m axep)的《矩阵论》等，被当时各大专院校普遍采用。1980年他与孙琦合作编写出版了《数论讲义》(上、下)，并于1991年荣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

柯召为发展我国的数学科学作过大量工作。1963和1978年，他两度参加了制订国家科学发展规划的工作。他还担任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教委高等学校理科教材编审组“代数、数论”组成员，《数学学报》编委，《数学年刊》副主编，《四川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主编、编委会主任等多种学术职务。我国数学界对柯召的杰出成就和多方面的贡献尤为敬重，1983年在中国数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们一致推举他为名誉理事长。这是中国数学界能赋予的最高荣誉。

1990年4月12日，四川大学、四川省科协和四川省数学会联合举行了祝贺柯召教授80寿辰暨执教60周年的庆祝会。各界人士数百人到会祝贺，并收到贺电、贺信百余件。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的贺电指出：“数十年来，柯召教授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努力献身国家的科学事业，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和科学技术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四川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为庆祝柯召80寿辰出版了专辑，并在庆祝会上举行了首发式。专辑共刊出献给柯召80寿辰的学术

论文 38 篇，包括他的老朋友爱尔特希，以及国内外多位数学名家，如王元、万哲先、陈景润、潘承洞、格拉厄姆(Graham)、泰德曼(Tijdeman)等人撰写的优秀论文。

1998 年，柯召等老一辈院士荣获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称号。

1999 年，柯召荣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出席了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颁奖会。何梁何利基金是由香港爱国金融实业家保家衡先生、梁鍊琚先生、何添先生、利国伟先生于 1994 年共同捐资四亿港币，在香港注册成立的社会公益基金，也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民间科技奖励基金。基金设有“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和“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两个奖项，分别用以奖励中国内地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取得突出科研成果及科技成果的科学和科技工作者。

2002 年 8 月，在北京举行的世界数学家大会上，柯召以 92 岁的高龄作为特邀代表登上主席台。

2003 年 11 月 8 日，柯召在北京逝世，享年 93 岁。

岁月匆匆，当年柯召怀着满腔壮志跨进数学王国时，中国近代数学事业还刚刚起步。而今，中国数学有了蓬勃的发展，四川数学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些成就，是令开拓者欣慰的。人们不会忘记老一辈数学家开创我国数学事业的杰出贡献。

本文转载市党史办编《金色年华》一书。

## 世纪之才朱伯康

朱老伯康先生，生于1907年（即清光绪三十三年），卒于2005年7月25日。他是一个跨世纪老人，传奇式的人物。他出生地是浙江省温岭县新河镇山西街人，其家是一个小工业和小商业兼营之家，生活比较富裕，祖父朱良兴，父亲朱子海，刚满岁时过继于叔父朱子鉴。

1913—1914年（六、七岁）时他就读于寺前桥蔡壶水私塾，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

1919年，他进入长屿闻家“长峰书院”。课程仿初中，设有国文、数学、理化、生物，重点在国文，读《古文观止》、《左传》、《史记》、《汉书》、《幼学琼林》等书，先后授课老师有毛济美、王仲枚、蔡椒民等时温岭有名有德的儒者。在读书期间，曾印发他与毛莘、陈琴朋、徐行、赵寿珍合著诗集，称《五瓣诗集》。“小荷尖尖初露角”。历时约四年。

1924年他随肖仲劼先生进入杭州安定中学。该校时为杭州四所名校之一。初编入二年级，他读到三年级时加入国民党，介绍人密维宗，上级领导宣中华，并被选为学生会主席，1927年毕业。

1927年6月，朱伯康进入南京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该所“一日三操两讲堂”。原本规定一年毕业，但是年冬，孙传芳部乘南京空虚，从浦口向南京反攻，养成所

临时解散。他回到上海，巧遇上海劳动大学新办，报考农学院农艺系被录取，回家一趟后，即到农学院报到入学。

在农学院学习时，朱伯康感到不合意，遇到原养成所主任陈铭枢派人到上海招回南京养成所未毕业的人员，于是向上海劳动大学农学院申请休学一年至二年，蒙批准。

1928年，朱伯康进入广州十一军“军官教导队”，受训完成后，被分配至蔡延楷第一师所属三十团第三营任指导员，工作不到一年，因内战即将爆发，离开了部队，1928年底，回到上海。

1929年，朱伯康在上海劳动大学复学。下半年起与同班同学周绍臻等到上海神州国光社，开始给该社出版的《读书杂志》等刊投稿。1930年社会史论战时，他写了《中国社会之分析》一文，刊于《读书杂志》，初露文才。

1931年6月朱伯康从劳动大学社会科学院经济系毕业。1931年8月随劳动大学陶希圣到北京大学当助教，在北平图书馆搜集抄录资料。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件后，朱伯康参加一些集会活动，也写小文章，其中有一首小诗写道：“莫道长城百二关，锦州更有万重山。不知谁放倭奴入，昨夜将军大败还。”这首小诗登于小报后，引起了当局注意，他感到有危险，就决定南下，投奔十九路军。

## 参 战

经十九路军高级参谋华振中介绍，朱伯康在新成立义勇军总指挥部，华振中与翁照坦为副指挥指导下做具体工作，如接见、登记、安排营地住宿，及新闻采访等工作。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后，走访前线，出生入死。自1月28日夜11时开始，至3月1日撤至第二防线，3月3日国际联盟开会出面调停，血战坚持34天。

打退日军侵犯后，蒋光鼐和蔡廷楷想到为历史留下其真实史料，命令高参华振中和朱伯康，写一部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日血战史。

华振中与朱伯康受命后，即收集材料，凡参谋处、秘书处所有内部文件档案材料，陈铭枢与蒋、蔡来往电报信件等均作为写作中心材料，旁及各报剪报，当时各种文章，均收集选用，最重要的是参谋处每天战况日记，详细的军事部署、指挥调度、各战场战斗实况，作为本书重点，均如实记入。

华振中高参与朱接受写书任务后，就逐步移交所担任的工作，专心写作。自1932年3月1日起，两人移居到苏州盘门外，在顾家花园中借一花厅小楼，总指挥部配备厨师及两个勤务兵照顾两人生活。开始时先立章节，然后分章各人负责专写，自行改动。全书共分十一章，1、十九路军史略；2、抗战血战原因；3、抗战之酝酿与爆发；4、抗日血战经过；5、国民义勇军奋起与参战；6、后方救援与慰劳；7、国际形势与中国外

交；8、国内外对我军作战之舆论观察及批评；9、日军之残暴与我国物质损失之统计；10、抗日战争所得教训和我民族今后应有之觉醒；11、世界第二次大战和我们的准备。华承担第一、第四章、第十章共三章的写作任务，其余均由朱负责编写。

这本书于1932年冬完成，即交神州国光社印行。于1933年10月即刊出初版，第二年重版，此后陆续重印数版，大陆及台湾地区均有翻印版流行。1991年收入《民国丛书》第三编29册，影印发行。书中有陈铭枢、蒋光鼐、蔡廷楷写的序。

1932年《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编写完成后，奉蒋光鼐总指挥令，朱伯康前往福建七十八师师部任秘书，6月底调闽西驻扎，任七十八师中校秘书。

七十八师驻连城，在龙岩成立闽西善后委员会，连城成立分会，区寿年主任，朱任秘书长。在龙岩、连城、漳平等县，整顿地方治安，试行土地改革。在连城朱拟了一副对联，由区寿年书写，贴在大堂上，上联：“天理、国法、人情，到此分明俱在”；下联：“土豪、地痞、讼棍，从今一概铲除。”

1934年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前，朱被任命为七十八师政治部主任。福建人民政府只维持两个月，被迫解散。军队被遣散。按照遣散第四条规定，遣送南京入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在泉州被押上轮船，开赴上海转南京，到南京军校后，当晚在未被点名混乱之时，他与俞献诚逃出，转上海，因被通缉，后又逃至香港，依靠陈铭枢生活。

## 留 学

1934年夏，朱伯康开始进入留学时代。南京逃出后，经上海，回过一次家，因被通缉，不敢在乡间居住，即经上海去香港，筹备出国。在李济深、蒋光鼐、蔡廷楷三公资赠下筹集港币千元，又在父亲、亲友支持下筹足了出国经费。于1934年7月间自上海出国去德国留学。离上海港时他曾写下《欧行》诗四首。其一：天剑苍茫任往还，远游好趁此回闲。只身秭米浮沧海，万里风云望故山。得志当为天下雨，捐躯长卫汉河关。平生壮志依然在，浩气弥漫天地间。

经28天航行，他到欧州第一站威尼斯，从威尼斯乘火车到德国柏林。

1934—1937年（27—30岁），朱伯康留学德国。他到柏林后第一件事到中国驻柏林大使馆报到，呈验护照及报考入学文件，经大使馆翻译，盖上公章向自己所要入学的大学申请。初进培力兹德语补习班，经五个月学习后进入柏林大学，一年后转入法兰克福大学。

1935年—1937年朱伯康在法兰克福大学，大概三年时间。第一学期选读财政学、财政史，以及国民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第二学期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导师盖洛夫指定的。即是“Der Staatshdhsbl tnd Das Findnzsystem Chinas”是补足导师所主编的财政科学手册的第三卷中独缺的中国部分。1935年冬开始，朱伯康花大力气从事博士论文写作。花了

一年多时间写出《中国财政》论文。1937年2月21日举行口试，三天后，学校通知博士口试获得通过，博士论文评语为“Sehr Gut”。承蒙导师厚爱，将朱的论文介绍到莱比锡·亨斯·波斯克出版社出版，列入法兰克福经济科学研究丛书第二种印行，公开发行。他成为用德文有条理向西方介绍中国经济史略的第一人。学校授予他博士学位的毕业证书，并附给两份副本，共三份。

## 治 学

1937年夏朱伯康从瑞士，经法国马赛搭法国邮船回国。9月，从上海上岸，匆匆返故乡看望父母亲后，到广州，去广东中山大学任经济系副教授，主讲经济思想史、财政学、财政史、现代经济思潮四门课。10月21日，日军在广州登陆，中山大学迁往云南澄江。当时路上有句诗：“心沉海底无人见，乱夹征衫出广州。”在此期间，还与关自恕、缪培基、乔冠华、吕复等创办《现代中国》，任主编，刊出两期。

1939年，朱伯康应广东东江第九旅旅长兼潮汕警备司令华振中保荐，任旅政治部主任，从澄江赴潮州，后因“思想左倾，不可信赖”云，任职搁浅，而去重庆，任战地党政委员会设计委员，一个月后改任视导室（视察指导室）指导科科长。后战地委员会改组，李济深调任桂林行营主任，朱伯康离重庆赴桂林。



在桂林经人介绍，朱伯康与杨志华女士认识（杨是江苏无锡人），一见如故，志趣相投，同是异乡逃难人，患难共当，遂结成伴侣。由陈铭枢主婚，友人林崇墉、梅龚彬主办，在广东酒家举行婚礼。

在桂林，李济深主任介绍朱伯康到韶关第四战区经济委员会工作。

浙江大学迁往遵义后，经张孟闻介绍，聘朱伯康为经济学教授，教工科、理科的共同科目经济学，并兼授文学院经济学。

1941年10月，朱伯康到达遵义浙大，在浙大教了两年书，曾编有讲义，后在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经济纲要》一书。该书在战时大后方销售颇好，曾一版再版三版，1996年收入《民国丛书》第五编第32册，与沈志远《新经济学大纲》合刊。

当初聘朱来浙大任教，是为了办经济学系，后因经济系未办成。于是这个新来经济学教授就没有娘家，只好另找出路，去重庆任贸易委员会出口处专员，后经诸葆一介绍，进入中央大学经济系任教。讲两门课，一是财政学，二是中国经济。当时讲稿，被一位祝慈寿记录下来，后经他同意，写成一本书，1946年交商务出版社出版，书名《中国经济史纲》。1995年又编入《民国丛书》第一编，35册，重新出版。

在此期间，还应同乡刘百闵（黄岩人，曾任陈立夫秘书），主办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青年文库》、《大学丛书》，应他之约，写了一本《经济建设论》由该社出版。

1946年中央大学迁回南京，在南京刘百闵欢迎朱伯康去该社任总编，为他编辑出版好些书。后因政见不一，辞去。应复旦大学商学院聘请在银行系任课。1946年10月国立复旦大学在上海江湾合并，成为规模较大大学，有文学院、理学院、商学院、法学院、农学院五院，21个系科，师生员工4000多人。商学院四年制，有银行金融系、工商管理系、会计系、贸易系、统计系、合作系共6个系。

朱伯康在商学院银行金融系任课外，还兼任同济大学法学院兼任经济学，又在无锡江南大学兼经济学。

1947年经陈铭枢介绍，朱伯康参加三民主义同志会。后又参加上海“教协”。又在同济和杨一之协助郭绍虞组织教授会。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复旦新领导：主任委员（校长）张志让，副主任陈望道，委员周谷城（教务长）、胡曲园（秘书长）、周予同（历史系主任）、卢于道（生物系主任）、朱伯康（经济系主任）。1951年朱伯康又被委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

1958—1959年，朱伯康参加上海市政协组织郊县参观。1965年7月1日参加民主党派教师参观组，去农村考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展，朱伯康遭到批判，关入牛棚，下放罗店农村劳动。他自言：“整个文化大革命，无论初期、中期、还是末期，我都不理解，无法理解，至今犹未理解。”

他还言：“文革后，我已七十岁，却真真感到获得自由。

我下决心要把已损失的时期寻回来，补上去。”此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许涤新来上海，在国际饭店召开华东经济科学规划会议，各参加者自承研究课题。朱伯康承担《中国国民经济史》撰写任务。

1985年9月13日复旦大学经济系为他举行朱伯康执教五十周年、八十寿辰纪念会。

1986年，八十岁退休。“难得劫余新岁月，心随国运共飞翔。”退休后，他自言：“我有全部自由时间，可以投入写书，于是日以继夜，不避寒暑，寒时以热水袋温手写，暑时以毛巾垫纸上以免汗水流入稿子。”如是努力从1986年至1987年在施正康协助下完成了《中国国民经济史》稿。经多次修改，199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经济通史》上下两册，13章，122万字。这是朱伯康长期研究和讲授中国经济史的结晶，填补了中国经济史这方面的空白。时年已86岁。

1997年香港回归，他欣喜异常写下了香港回归喜赋：“割让香港百五年，人民奋斗始回天。休言落后频遭打，笃信知能可着鞭。改革开放兴古国，东方民主仰前贤。港人治港回归好，端赖邓公设计全。”

1997年复旦举行大规模朱伯康九十寿辰祝寿活动。

2000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著的《往事杂记》，全书分上下两编，24万字，该书以朱伯康独特的传奇式人生一生履历为线索，回忆了所经历的事，所熟悉的人，对于研究历史，

考订史实都有重要意义。程天权读《往事杂记》一文中指出：“中国这一百年历史，如果不读一些如朱伯康先生这样人物的经历，真是很难理解的。”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评说：“先生一生无愧民族、国家、人民，抗敌御侮于民族战争，执教著述于中华复兴，充满传奇，又在当然，与国与民，同命运共荣辱，贡献诸多，拥有诸多。一生充实，一生光荣。吾辈晚生不能望先生项背，惟觉高山仰止。”

他晚年非常关心家乡建设，曾接受许多群众团体聘任顾问，如温岭诗协顾问，温岭孔子学会顾问等，还为家乡许多书籍出版作序如笔者编《温岭历代风光诗词录》、《儒学再探》及李圆疆《丈园诗集》等均是他作序。深受温岭学者尊敬爱戴。

2005年7月25日，正在复旦大学为他筹备庆祝百岁寿辰时，溘然逝世。享年98岁。

朱伯康精神，永垂不朽。

吴小谦

2006年7月写于鸣远陋室

刊于《温岭日报》3版

附录：

## 花山诗派源流考

花山位于温岭市区南肖泉村，在天马、石牛、雁鸣、覆船诸山峡谷之中，出谷有肖泉溪、自西向东流向平原。夹溪沿路原多种梅花，地幽林茂，明初有九老人隐居结社于此，往后连接不绝，延续至今已有 600 多年历史，骚风别具一格，名震浙东南各县，遂成花山诗派，是温岭文学流派中主流诗派之一。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温岭大地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市境内有识之士，欲扬区域文化之特色，促进经济社会更快发展，多次倡议开发花山，欣幸今已列入城建总体发展规划之中。为此特作考证如下。

### 一、花山诗派历史悠久

自明初以来至今 600 多年间，以花山背景结社咏唱，大致经历四个阶段

1、**梅花吟社**（或称九老吟社）：创建于明永乐二年甲申（1404）正月下旬，有太平北山人林原缙（字居恒）、王崧（字谷礼、号听竹）、翁晟（字子桓、号鱼渊）、邱镡（字叔卫、号蓬屋）、邱海（字朝宗、号慎余）、何及（字德韶、号双槐）、何愚（字起直、号东阁）、狄景常（字公宪、号常斋）、程完（字德元、号成趣）等九人会花山精舍，效白乐天香山韵事结社吟唱。九人中 8 人年近古稀，以林原缙为最长，推为社长。诗社

终止年限已难考证，惟查年最轻的程完在宣德五年（1430）著作尚有遗文。

梅花吟社结社背景，据赵佩芷《花山九老诗存》序称：“方靖难兵起时，吾太（平）之募兵者以不济而死（注：指邑人王叔英，组织勤王之师，闻兵变成而自杀），吾台之仗义节者以不屈而族矣（注：指台州方孝孺拒起登基诏书被灭十族）。九老洁其志，韬其光，以徜徉山水间，盖有郁郁于中，而不可告人者诗其寄耳，故为之不多，甚且恐罹苏子乌台之议。”结社的目的，据程完《分韵赋诗集序》称：“古来人跻于寿者固难，而能享康宁之乐为尤难，不为忧患饥寒所累，则汲汲于功名富贵，老而不知税驾之所，能有一日之安以乐其寿，此乐天香山之会所以为当时盛事。而九老之诗传诵至今，诸公优游于桑梓之中，燕嬉于昇平之世，虽人爵之贵未及乐天，而雅怀高致亦一时所尚，其视乐天果如何耶！夫有生而寿寿、而乐乐，而能宣之歌咏，著之金石，是花山之会信无异香山，而乐天不得专美于唐矣。”当时结社吟诗的组织方式多样，最主要方式分韵赋诗，如取少陵“近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之句，分韵赋诗。林原缙《游花山分得日字》：“端居离垢氛，颇觉飞兴逸。笑逐香山老，来叩维摩室。杖策徐徐行，萝径深深入。草绿软铺茵，花红半酣日。林深众鸟斗，松老千虬立。山僧延我坐，烹葵事筵席。世虚淡相忘，尘风讵能逼。永结逍遥游，何妨效真率。”

2、**修梅吟社**：建于清道光年间，由里人冯芳（号蕊渊、

南城人)、陈寿璐(号雪逵、北城人)、李汝皋(号小莲、北城人)、杨鸞(号香生,西城人)、林蓝(兰)(字璧人、画家、中城人)、林傅(号肖岩、西外人)、章淳(号鲁庵、渭晋人)等7人组成,推林蓝为社长。当时诗人见花山古迹零落,效法先贤,在新庵原梅花书院址,重建“修梅吟社”,补种梅花。赵佩茳在《花山志》中评曰:“社非为诗也,而有乎于诗。清室自纯庙以迄嘉道,边境敕平,民物蕃庶,咏歌昇平此其也,七先生者既以隼才长技,逍遥于桑梓之乡,角逐于文酒之会,一旦登高选胜,道性言情,亦固其所,又得二三先达以介绍贵游招徕方外,更相唱迭和各逞其方,然则前之社也以忧,今之社也以乐,前之社而吟者以孤行其是,今之社而吟者以共畅其天,故虽有苦之士,至此而兴淋漓,与富贵者少异焉。曾文正有言,时乎安乐,不能作无事之颦蹙,观此不益信哉!”林蓝在《结修梅吟社》中述:“梅花九老吟庵圯,歇绝风流五百年。大好今朝六闲客,重开海国一诗天。谈风嘲月联新艺,夜烛晨辰证夙缘。更有不言同喻处,勉将道谊踵前贤。”社友黄濬致《修梅吟社诸君子》:“夜半天南聚德星,争从灯下拭青萍。洞箫隐隐寻方响,太华峰峰擘巨灵。七碗茶余花吐舌,九还丹熟月当椽。笑余白发盈乌帽,却荷诸公眼共青。”

3、**补梅吟社**:建于民国中期,由里人赵佩茳(号兰丞、别号花隐、清光绪二十九年举人)、林简(字居正、号仲岩、中央园人)、陈江藻(字道文、号义补、岁贡生、三元桥人)

方乐（号洵成、岁贡生、横街人）林玮黻（名丙南、号伯瑗、南城人）等五人在花山建“补梅吟社”，号“补梅五闲客”。赵佩茳自述记：“余家去故社为最近，岁时登临见墙角老梅数本开冰雪中，恍然如见九老人于花下、竹边而亲承其馨欬，久之梅花零落存者愈稀，始与林子仲岩、陈子义补有修复古社之议。以家居兼农耕略谙树艺，则以补梅自任。”他承担起“韵事销沉”重树之责，当时在徐子琪和知事李瑞年的支持下，募集资金，重建九老祠，重整花山古迹，遍地植梅，编修《花山志》。在众多热心桑梓文献人士的支持下，“同心阐幽发征，复僧庵旧社，种以梅花，高士来游，沿溪可寻梅洞，庶几五百年基构重新一统。”邑人毛济美到此作《冬日游花山展谒九老祠》诗：“崇祠新筑接僧楼，风义如君信莫俦。从此溪山倍生色，名贤古佛各千秋。”

4、**梅社**：建于民国 37 年（1948），由里人赵立民（原名乾，号意禅，兰丞子）发起组建，参加的有胡子谟、盛配（字山带，新河肖家桥人）郑丙生（字辉南，号南风、城南横山人）张白（字楚玉、号鸥客、城关下水洞人）金声（字云巢、城关尚书坊人）张雪风（玉环人）郑颂国（城关横街人）陈沅、林吟乔、林震遐、徐行（字绿蘅、石桥头人）林亚风（字小姑，号蒙子、箬横人），由胡子谟任社长，社中实际工作则由赵立民主持。不定期聚会限韵赋诗。诗作编有《卯较韵唱和集》、《和羹集》，后期编有《老人园地》、《随缘集》。盛配



《卯铰韵唱和集》跋：“梅社风流，有遗佚，存其梗概。是当时，诗颠酒汉，聚头看梅，仰仗花牵诗意远，因循酒把心苗灌。……”

## 二、花山遗迹亟待开发

花山遗址有许多名胜古迹，主要有：

**九老祠** 亦名梅花庵，系明九老吟咏活动之地。曾有梅花书院。明时“庵本面北，地僧惑于风水，徙而西向，旋圯。邑人明经陈云墀重修之。”民国16年（1927）徐子骥在知县李瑞年支持下集资重建，屋五楹，正殿礼九老先生，楼上奉九老师及地方乡贤五人（疑是《花山志》所谓“倡道五先生：潘伯修、邱应辰、郭櫜、林乃达、何鸣远”）。祠有围墙，墙下隙地多植花木，供游人畅游。抗战期间，温中迁址花山，辟为图书馆。

**继善堂** 即新庵，亦称祖师堂，有清末著名画家蒲华题词。蒲华（1832—1911）原名成，后改华，号竹英，秀水（今嘉兴）人，同治三年至光绪二十年间，他曾游幕于台州，常来花山，同治六年（1867）三月二十三日，在新庵题壁诗：“空山春尽忆梅花，呼伴登楼日已斜。一勺清泉消酒渴，顽僧为煮雨前茶。”还在九老祠门口题留对联一副。民国时邑诗人陈琴朋《花山继善堂蒲华题壁，摩挲久之而作》：“却忆鸳湖老画师，空山春尽醉题诗。旗亭樽酒知谁是，风物依然似旧时。”当代画师、诗人陈曼声《访花山新庵蒲华题壁》：“落拓鸳湖老画师，空山春尽醉题诗。风流一百年前事，细剔苍苔识旧时。”

**温岭县立中学旧址** 抗战期间，因日机不时袭扰城区，乃迁址花山，1942年校舍建成，有教室28间平房，宿舍59间平房，有礼堂一座，还有操场。至今温中老同学常怀念写道：“梅花山麓的旖旎景色，悠悠往事，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在此学人们还创办过《绿野》和《花山报》等刊物。1949年10月温中与温师合并，从梅花庵校舍迁回大明因，历时8年。

**梅花洞** 据花山石桥两岸而言，却非真洞，临溪傍山种梅，多至万本，夹桥而前，花时行其中如入洞天。明邑人陈彬留有《梅花洞》遗诗曰：“梅花洞口夹深溪，九老当年任品题。今日青山不容隐，五桥车马自骄嘶。”

**九老看梅处** 当新老两庵之间，有山园若台，登之，溪光山色尽收眼底，相传花时游人骚客纷来赏玩之处。

**溪桥** 距社半里，累石为桥，过桥即抵新庵，旧时乔松古柏蔽荫天日，每届初冬溪烟漫白，木叶翻红，大有古人“贪看梅花过野桥”之意境。明何希鼎《入庵有感》诗：“梅花高咏羨当年，今日无花景尚妍。人事仓皇风物改，溪桥流水自依然。”

**石牛** 在新庵后北，距社址里余，山顶有巨石如牛盘状，翘首云外作东南向，鼻孔容米斗许，今虽蚀但形迹犹存，上有铁篆书“览胜”二字，赵氏“耕云别墅”正当其下。明何愚《石牛》诗：“巍巍一石立山巅，头角峥嵘势俨然。苔藓作毛因雨长，藤萝穿鼻被风牵。经年不食村中草，何日能耕陇上田。恨煞牧童鞭不起，数声长笛夕阳天。”

**瀑布** 在天马南，距社里许，飞泉自高而下可五六丈，雨后尤大，每当秋霁，珠沫溅空，洞草岩花更形幽秀，以黄久庵三至其他，故称三至水。（注：久庵即黄绶）

**天马** 花山南面，高处叫鹰巢尖。山顶平旷，旧时邑人每逢重阳佳节作登高宴，不于石牛必在此。赵佩茳诗：“我家住在花山巅，石牛磊落傍云眠。才人览胜寻古迹，秋来为敞登高筵。矫首云天一阖闾，天马横空来自天……。”

在众多的花山胜迹之外，还有不少的花山诗作遗书。

**《九老诗存》** 清林爵铭编。共搜集“九老诗 49 首，文 9 篇，每人诗前有小传。赵佩茳、陈明园分别作序，管世俊作跋。赵序作于光绪三十年（1904）陈序和管跋作于三十二年（1906）。序称：“整理地方文献是士人职责”、“存九老者，存花山是，花山无九老不复知有花山，九老无诗不知为九老，少花山亦少九老矣。”

**《花山志》** 民国初期赵佩茳撰。全书九卷分上下两册，约 9 万字，分山水志、人物志、古迹志、文内外编，诗正续编。博采九老和历次结社诸老遗作及外围来花山文士著作。邑人王薰作序，赵立民作跋，均作于民国 29 年（1940）9 月。序称：“花山自有林居恒先生辈九老人结社于此，而名显，自孝廉作志而名大显……孝廉既歿之十年，里人徐大令子骐募修九老祠，既竣为梓斯志。”

**《卯铍韵唱和集》** 盛配编。全书收集梅社同人解放前夕次韵赋诗吟唱的诗 113 首，1981 年内部印行。

**《和羹集》** 全书选录赵立民、张白、郑丙生、顾雪奇、叶仲华、林亚风、徐行等八人诗词作品百余首，1964年张白编印。

**《老人园地》** 张白与福建南平陈瘦愚主编，在文革后至20世纪80年代诗作交流遍及全国18省市，与上海苏局仙、张方仁，北京马士良，山西胡频秋，椒江赵连城、邱韵舫，临海成光磊等常有往来，一时风霏海内。1980年张白病故后，由江文澜续编。

**《随缘录》** 张白主编。主要介绍温岭古今诗人名作佳篇，推向全国各地，广结交游。

### 三、花山诗风需要振兴

花山诗派延续历时600余年，世所少见；花山群英躋集之地，人才济济，亦是世不多见。花山兴衰往往引起文人骚客、艺苑画坛人士的思虑。40年代邑诗人陈琴朋兴步花山发出这样叹息：“空山流水掩荒祠，五百年来鹤有知。何恨苍茫怀古意，梅花零落我来迟。”60年代邑诗人徐行《重游花山》也有诗叹道：“萧条佛屋白云遮，回首空山月欲斜，太息吾徒寥落尽，重来不敢问梅花。”“梅花冷落佛生尘，绕屋荒祠带棘荆。春尽千山芳草碧，登楼凄绝昔年人。”近年来台湾同胞回乡探亲，经常询问花山遗址的开发，更引起文艺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市诗词学会张岳、季世华、王孔明、郑照、余志行等诗友，多次往花山采访，寻找陈迹。市书画界许多朋友举办“花山印象”专题书画展，以寄托企望。今年春节张岳作《东风第一枝·重游花山》词曰：“冒雨冲寒，披

荆斩棘，来寻九老丘壑。数声鸟 荒原，几竿竹遮阡陌。栖云迷眼，惊窥得颓垣斑驳。叹当年诗叟幽居，井水空留一勺。 时忽忽，流光可续，人杳杳，梅魂孰托？呼朋结社花山，同声畅吟南国，诗风重振，梦应是今生非昨。愿明时早建芳园，修葺旧游楼阁。”字里行间呼唤人们重视花山的开发，发扬区域文化的特点，重振家乡的诗风，重视诗教，为实现创建文化大市的宏伟目标作出贡献。

吴小谦 2006 年 2 月写于鸣远陋室  
刊于 2006 年 8 月 14 日《温岭日报》3 版  
《泉溪诗刊》

### 《花山诗派源流考》附录文献目录

- |             |          |
|-------------|----------|
| 一、花山分韵赋诗集序  | 明·程完     |
| 二、九老诗存论述    | 清·林爵铭    |
| 三、花山九老诗存序   | 清·赵佩茳    |
| 四、花山九老诗存序   | 清·陈明园    |
| 五、修复花山九老祠小引 | 民国·赵佩茳   |
| 六、募建花山九老祠记  | 民国·赵佩茳   |
| 七、花山志序      | 民国·王薰    |
| 八、花山志跋      | 民国·赵立民   |
| 九、卯铍韵唱和集跋   | 当代·盛山带   |
| 十、老人园地复刊启事  | 当代·陈益堂执笔 |
| 十一、洞音集弁言    | 当代·张白    |

## 峨山陈氏考

陈姓是温岭市境内大姓，据我们知约有 11 个谱系，即峨山陈氏、山下陈陈氏、陈家洋陈氏、锦屏陈氏、莞渭陈氏、高龙陈氏(又称云浦陈氏)、箬山陈氏等。以峨山陈氏徙入最早，分布最广。

峨山陈氏，**原籍福建长溪**。在唐僖宗年间迁入温岭。据《峨山宗谱》记，始祖陈麟，生三子，长子谋、次子谦、三子伦。三人在朝为官，谋任户部尚书；谦懿宗朝进士，招为驸马；伦僖宗朝进士曾任郡守。三人为官清正，亦有抱负，因宦官专权，不能施展才能常受压抑，唐中和元年（881），黄巢之乱陷京城，适逢母卒，返闽，又逢闽乱，“村落户闭白昼”，父子商议遵古道“天下有道则见，天下无道则隐”教导，航海至乐清湾居新城即陈家宅，后迁峨眉（即今温峤镇峨眉村）。该村今尚有遗迹，峨眉陈氏大宗祠，祠屋三间，祠前有旗杆八柱，还有约 800 年树龄古杏树二棵，左右分列，枝叶茂盛；祠前古道边还有陈氏宗庙，塑有陈麟、陈谋、陈谦、陈伦像及唐公主像，香火不断。

**峨眉**。据清三十二世孙陈懋安《峨山记》云：太邑二三十里曰峨眉山，前隶黄岩三十六都，自明成化分割，今隶太平平泉之十八都也。四面环山，融结蟠草，最为幽邃，中开一坞夷旷，约数百亩。吾族十三世祖六一居士三复公麟，癖于山水厌

世遁迹，搜奇剔隐潜居于此，开辟经营，镇龙蛇虎豹、魑魅魍魉，而有之可居、可樵、可耕，是足族众之所喜爱也。北面高山峨峨，峻极云汉，若峨眉、若鹅鼻、若将军岩，丹霞嶂耸而奇，下有龙聪井、育丝潭、眠牛沼、鸣玉涧、瀑布泉，水清且冽，松竹草树蔚然而深，此真登临啸咏之所宜。亦在附近复建资福、妙严、龙元、前定四寺。现尚存有《妙严寺重建碑文》一块。

此后子孙繁衍，分居温岭各地及玉环、乐清、台州、仙居、临海、金华、东阳各市县。清三十五世孙齐登《峨山陈氏分迁记》载：“第六世告昌公赘居闰溪，后分居莞岙、路边、涧桥、河岙、中扇、沙角、横屋等地；第七世用善公乔居乐邑新坊；第九世演公迁赵岙；欧公迁金华、东阳，又分支天台；十二世铭公迁黄邑云墩；第十五世希豹公居黄岩百步沙；第十七世云第公赘居陆洋，又迁庄里、白峰、下泾头；仁源公迁住岩下、小球；仁赘公迁住车路；仁封公迁居唐山；第十八世敬赐公迁居古城；第十九世迪元公迁居大溪；覃奇公迁居后泾；覃直公迁大池；生公迁芳杜；祥琪公迁蒙岙；寿云公迁杏田；第二十二世良珂公居新河；良璜、良球、良瑯、良环诸公迁岙口；良璃公居湖亭；良公居翁岙；良瑁公居岭下陈；良计公居姚司洋；良璐公居梅溪；良公住河岙；第二十四世世杏公迁临海赤山，世莲公住茅坦，世表公住潭池；二十六世庆顺公迁山后埭；庆公迁虞岙；庆赐公居毛洋、玉城西潭；第二十七

世朝高公迁南山；朝星公由岩下居瓦屿；第二十八世迁献公迁太邑县城；显标公居屏下，后裔迁塔龙头；茂亿公迁小泉；第二十九世承杰公同弟迁莞田；承瑞公迁虞岙；承珮公迁螺屿；承瑛公迁温岭；承辅迁虎啸；承茂公居湖雾；承引公迁居东邑三江；承福、承禄公迁莘山；元庆公居汇头；第三十世进葆公住下岙，第三十一世振亮公自黄岩迁毛燕。

**峨山陈氏字行**，一世至五十世：世弟千维进，诰宋甲义守，尚中庸精纯，得敬蕃盛乾，穆高峰易直，廉慈惠恭宣，介结庄严静，肃和祥福泽，延绵悠远燕，翼诒谋传芳。

峨山陈氏重视大宗宗谱的编纂，自宋至今，据现有有关资料可据，已编修十四次。第一次修于南宋绍定元年（1233），十二世孙景温有序；第二次修于元大德六年（1302），赵文藻有序；第三次修于明洪武四年（1371），王叔英有序；第四次修于永乐八年（1430）；第五次修于明正统六年（1441）；第六次修于明万历八年（1410）；第五次修于明正统六年（1441）；第六次修于明万历八年（1580）；第七次修于清雍正四年（1726）张仕骧有序；第八次修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陈皋有序；第九次修于嘉庆十四年（1809），陈萃有序；第十次修于道光三十年（1850），池杏人有序；第十一次修于同治十年（1871），陈齐登序；第十二次修于光绪二十年（1894）；第十三次修于民国十三年（1924），周乃襄序；第十四次修于一九九一年，王法浪序。从第一次编修至第十四编修，共计 758 年，平均 54



年编修一次。

其支系莞山陈氏自元至今编修十四次，第一次修于元至大元年（1380）；第二次修于元至顺二年（1331）；第三次修于明正德二年（1507）；第四次修于嘉靖二十年（1581）；第五次修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第六次修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第七次修于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第八次修于清雍正五年（1727）；第九次修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第十次修于嘉庆十九年（1814）；第十一次修于咸丰九年（1859）；第十二次修于同治十二年（1872）；第十三次修于1985年；第十四次修于1993年。从第一次编修至第十四次编修时间共685年，平均48年编修一次。

峨山陈氏多次编修宗谱而编入《中华姓氏史——陈姓》一书宗谱存目仅记：清道光三十年（1850）木活字本《浙江温岭·峨山陈氏宗谱》八卷和清同治十年（1871）《浙江温岭·峨山陈氏宗谱》。可见宗谱散佚情况是多么严重。

峨山陈氏，代有名人。据民国十三年（1924）编修大宗宗谱《人物传》入录约63人，其中进士11人。著名人物有：

**陈麟**（817—897），字祉庵，祖籍福建长溪人，为闽陈氏十五世孙，因子贵赠户部尚书。唐僖宗年间，因寇乱携家居台州新城（即今温岭市温峤镇陈家宅村），生三子，即谋、谦、伦，为峨山陈氏鼻祖。

**陈谋**（834—924），字仲猷，麟长子，唐懿宗朝进士，唐

僖宗朝历任户部侍郎，寻擢户部尚书，累迁金紫光禄大夫，以廉能著称，时权奸用事，均为邪妄所制，黄巢进京后，适逢母忧归闽，又逢闽乱，揭家航海竟来兹土，占籍新城。天成二年赐进士赤城张文伏为撰行状。

**陈谦**（841—920），字仲光，麟次子。唐懿宗朝进士，复膺国婚为驸马。广闻博览。黄巢入京后帝走兴元，群盗蜂起，公谋诸王姬，欲兴师剿灭，奈势孤，适逢母忧归里，与诸兄弟商议：“当今朝野交变遁世虽闷，且能安心。”阖室而潜踪焉，卒后与公主合葬于邑唐岭山之麓。东瓯散人崔道融撰《唐驸马陈府君行状》。

**陈伦**（852—915），字仲孟，麟三子。僖宗朝进士，擢郡守，针对当时时局叹曰：“时弊不清则民力疲，民力疲则国愈弱，何以使朝廷恢复之志乎？”配夫人王氏附葬于古城驸马公旁。

**陈韶**（861—926），字君美，谋子，进士出身，授中顺大夫。

**陈诜**（1121—1202），字宁然，号首峰。乾道二年（1166）进士，淳熙间，除韶州知府，后又任池州知府，革弊兴利，民众好评。戴良齐撰《中宪大夫陈首峰公墓志》。

**陈参文**（970—1074），字克己，别号南源，陈家宅人。性敏慧，研究六艺，博通子史，景德二年（1005）北京乡试举人，人称陈夫子，享寿一百有五，为古今稀者，赐进士弟同邑德

夫撰《陈南源先生圻志》。

**陈甲**，字天元，号石先，大闾人。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进士，与弟申同登，官至枢密院副使，在大闾建有联锦坊及双桂堂。

**陈申**，字立教，大闾人，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进士，累官至户部侍郎。

**陈景温**，字纯之，峨山陈氏十二世孙，尝从临海王象祖学，理宗朝尝征不起，隐居教授。宋绍定六年修峨山陈氏第一部宗谱，著有《樗野集》，名入《台州府志》人物传。

**陈泳**，字景沂，号肥遁，陈氏十四世孙。父三常，字海秩，号潮源，博通经史，为人厚行，乡人赞谓陈夫子，生二子一女，长英、次泳。泳幼时岐嶷警敏，年十六起闭户玩索群籍，穷理尽性。入太学生时，尝率六馆诸生王特（厚）、潘凯等上书论恢复，词意甚激，执政者不报，由而退居泉石。著《全芳备祖》前后二集，被现代学者称谓《中国第一部植物学》安阳韩境为序。泳配楼旗王氏，生二子：希瑚、希琏。

**陈直观**，字密表，号桂岩，陈氏二十世孙。元至正间进士，曾仕庆元路同知，避居长沙，诗酒自遣，仿杜牧韵事，自铭墓“名题金榜，身列黄堂。一朝归老，草木舍光。洞观八极，适意徜徉。他日居此，黄土文章。”

**陈国琥**，字君玉，号行素，峨鼻山人，十六世孙。博学善属文，尤长骈俪，隐居教授，从游者众，著有《山中樵稿》。

名入《台州府志》人物传。

**陈仁源**，又名佃，字光跃，号华浙，十七世孙。淹贯经史，明经硕望，教徒球山，迁居岩下小球，为小球始祖。

**陈浚生**（1370—1474），字士平，十九世孙。性聪慧，好读书，精地理好游，至芳杜西林，见山林秀丽，筑室置业，被称为西林陈氏始祖。

**陈铿翁**，字太希，号石门，陈氏十九世孙，居虞岙，性沉静寡言笑，好学不倦，子集百家无不晓，明初荐任东瓯平阳教谕，著有《石门集》。

**陈彬**（1422—1568），字儒珍，谱名茂彬，号敬所，更号秋山居士，谥刚敏，二十三世孙。和谢铎、黄孔昭、林克贤友好。三人在朝为官，他在家乡立义学讲乡约，名闻浙南。成化间邑令袁道登门拜访，彬答诗曰：“样不趋时早息机，小园养晦乐何如？伊同事业今谁在，壹任人间自是非。”卒年87岁。著有《宗谱纂要》、《为政要语》、《丧葬四戒》等书，入太平县乡贤祠。谢铎撰《乡贤刚敏公传》。

**陈进**（？—1508）字崇志，号练溪，敬所侄，明弘治十八年顾鼎臣榜进士。谢铎评曰：“此不羁之才也！”按崇安知县，未仕卒。

吴 小 谦

2006年刊于《温岭民间文学》

# 江馆孔氏考

温岭孔氏系世界文化名人孔子后裔。

温岭孔氏来自三支谱系。第一支始祖孔延集，原籍福建莆田，祖孔伸良曾任莆田县令，因居焉。五代后晋五年（940），福建闽王称帝，在战乱中延集避乱来台州江馆，为温岭江馆始祖。第二支孔端廉系，父孔若虚，奉圣公，宋建炎二年（1128）秋，宋高宗为避金兵，移行宫于扬州，孔端廉与兄孔端友奉诏跟从，次年金兵杀过淮河直至扬州，高宗仓皇南渡，端廉、端友随之经杭州抵达衢州，父若虚去世后端廉迁至台州江馆。第三支孔彦邦系，字必达，曾授杭州教授，明初曾从江西涂县迁入温岭，初居温岭城东乳泉巷，后迁入江馆。

江湾三面濒海，总面积 4.42 平方公里，东和东南临隘顽湾，西南临披山洋与披山岛隔海相望，与玉环县相连，地处盆地，四面环山，盛产旱粮和海鲜，当时交通闭塞，与世隔绝，堪称世外桃源，是隐居好地方，故成为三支系发源地。第一支孔延集系住在何家与上塘连接处一带，后搬到上塘新屋；第二支端廉系居上塘下一带，第三支彦邦从乳泉巷迁入何家。

江馆现有历史遗迹。一、孔子铜像，是孔氏家族的传家之宝，据专家鉴定属唐代文物，高 26 厘米，重一公斤，冠后起两柱横簪，绶笏端坐，形状古穆，铸相奇妙。二、江馆孔庙，房三楹，长 15.5 米，宽 15 米，占地 232 平方米，中间塑有孔子像，像高 2.6 米，宽 0.9 米，庙前有旗杆石。三、延集、克庸墓，墓地座落江馆北面烟登山，坐南朝北，墓穴四座，墓长 12.5 米，宽 8.2 米，后墙高 3.9 米。墓道地一张石桌，四张石

凳。墓四周墙头盖琉璃瓦，作有二龙戏珠，二旁栽有松柏。

江绶孔氏，子孙繁衍分布在温岭各地及玉环、黄岩、乐清、宁海、天台等地，据 2003 编修宗谱统计，分布涉及 23 个镇乡街道、56 个村庄，总人口达 2 万多人。在温岭的有城南镇岙环闸头、上塘、南岙、上岙蒲洞；太平街道山下金、肖河头，城北街道横塘，城西街道莞田，城东街道湖南；箬横镇三甲、庙前、横陈，石塘镇杨柳、钓浜，松门镇南塘等地。玉环县分布在沙门镇日岙、度前、都墩、白岭下、水桶等村庄，楚门镇小塘、中山、筠岗山北；清港镇王家、龙溪、渔业村、清山头、渡头；密溪乡的密溪、安山；城关镇环东后蛟。乐清芙蓉镇筋竹、下街，靖海镇西沽，仙溪镇前岙打铁巷、卓村、横坦，乐城镇土墩塘，大荆镇东里、肖包同。宁海县沥洋镇沥洋孔、沥洋，大塘山横、燕楼，深圳镇孔家、上横山，长街镇长街、张家、岳井。路桥区金清。

江绶孔氏与曲阜孔氏交往，据有文字记载明代四次、当代四次。第一次明洪武年间，克庸任大名府知府，时去曲阜拜祖祭祖。第二次明正统五年（1440）57 世孙孔名伯赴曲阜祭祖；第三次明正统五年（1440）57 世赴曲阜祭祖，第四次正德十一年（1516）60 世孙孔承贤赴曲阜祭祖。当代分别 1994 年 4 月、10 月、1995 年 11 月、2003 年 4 月。江绶孔氏在温岭历代享受政府优惠厚待。

孔氏宗谱历来是全国统一编修，这是中国姓氏中唯一一个氏族，大体是“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江绶孔氏宗谱文革中遭劫一空，现在仅存明宣德二年、正德元年、大清同治十年、民国三年重修时序。1999 年 3 月孔氏发动重修，办公

地点设香港九龙弥敦道 757 号威明大厦 3 楼。委任孔子 77 代“德”字辈嫡系孔德墉任会长，山东孔德坊、福建孔德 为副会长，温岭孔子联谊会列为分支组织承担江馆孔氏宗谱承编任务，2003 年编写完成。

**孔氏行辈**，从 51 代至 105 代统一使用辈字号是：元之仁思克，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衍，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建道敦安定，懋修肇懿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孔氏代有名人，温岭孔氏因地处闭塞记载较少，据温岭历史文献记载仅十多人。主要有：

孔延集，45 代孙，莆田县令孔仲良后，后晋天福五年(940)因闽王王曦与延政兵相攻，遂从福建莆田迁乐清江馆(今温岭市城南镇江馆村，为江馆孔氏始祖。

孔克庸，孔氏 55 代孙，字中夫，江馆人，洪武初武举人，曾随大师靖海侯连年东征，浮海洋，冒险滩，谋赞机务。洪武间任大名知府，赍谱谍诣阙里，拜祭圣祖大成至圣先师，受到曲阜十六世孙孔希学热情接待，“遂立碑记，作诗送行”，建立温台孔氏与曲阜孔氏联系。在江馆续建宗鲁堂，鲁青轩，修孔氏小宗谱，著有《望云堂诗集》。

吴小谦 1996 年 4 月刊于《浙江方志》第 2 期

2006 年刊于《温岭民间文学》

载入《儒学探求》一书，刊台湾温岭同乡会《乡情》

附：

## 古志入太平乡贤祠名录

明《嘉靖太平县志》载：王居安、戴良齐、盛象翁、郭櫓、王叔英、叶黻。续祀：谢省、应志和、林鹗、黄孔昭、谢铎，计 11 人。

清《康熙太平县志》、《嘉庆太平县志》增：邱应辰、李茂弘、程完、林纯、李匡、林克贤、林霄、缪恭、陈彬、赵大佑、戴豪、黄绶、许鸿儒、赵崇贤，计 25 人。

清《光绪太平县志》增：叶良佩、周鉴、林茂冈三人，共计 28 人。



# 后 记

温岭市是省内文化大市，历史悠久，人才辈出，代有著名人物，应该有一本像样的人物传记，把入国史和民间流传很广人物的资料整理汇编，弥补《温岭县志》记载之不足。这是我们在生人士的历史职责，也是建设文化大市的必然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先哲。

在许多同志的鼓励下，我鼓起勇气决定担负这个历史责任。退休后，在编写《温岭历代风光诗词录》、《温岭历代书目录》和《温岭历代人名录》的同时积累了部分资料，90年代末开始编写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后因有关部门邀请主持部门志编写工作而中断。去年年初，当《温岭市渔业志》脱稿后，感到自己年事耄耋，会动笔的时间不多了，应该集中精力整理手头资料，在《温岭县志编修回顾》一书脱稿后，立即投入编写。2007年10月《温岭市乡贤传略》脱稿、打印成册。2008年在原稿基础上又增曹文彦、柯召、朱伯康三人传略，形成《温岭乡贤传略》书稿。由于手头资料有限，加上年事已高，孤家动笔，错误和不妥之处会有不少，敬请批评指教。

在此书的编撰过程中，市档案局（馆）领导十分重视并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将书稿印发至有关领导和部门审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陈高华

为本书作序，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曹鸿、市政府办公室主任陈维立、政协文史委主任吴茂云、党史办主任叶海林等审阅了书稿，温岭日报记者黄晓慧及陈武韬校阅文字，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江致福等同志曾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老朽 吴小谦 时年 78

2008年9月写于鸣远陋室

家址：温岭市太平街道鸣远路 375 号 邮编：317500

家电：(0576) 86118241